Mre Fran. Xavier

Phi[illegible]hi —

1



1

峇罗白[illegible]
事物丁

惟有唯本頭西士奇
厘实道居律氏記号而已

山尉罗明敖
多麻氏
新刊格物窮理
便覽

西一千六百单
七年七月 日立



巴礼 吻媽氏新刊格物窮理錄便覽

序曰僕自我国受風波漂泼三載始到此呂宋東民目擊諸類人品各衙之見以聚集此識始知詳暨現各形合諾俱手采傍衙者也然明白此中華人志聰明特選才貌恢偉勝於外之類者也亦有既礼義無取於別等之徒但現然国土番若與中華人而相討論者旦見其[illegible]奚蓋東民之國实則亦是人物然以礼[illegible]亦風俗[illegible]以比於中華人物家口[illegible]之人物[illegible][illegible]審

之風俗礼義第不可其法中華若此也惟汝中
華之人勝於此類汝何可復加焉予於去歲始
到此土與佛郎国遺界甚遠眼見皆[illegible]類人品
同致集此豈不感動予深乎幸逢汝唐人聰
明超類而愈有感予東耶后来得與汝更人交
談輙習孝唐話例語音語咀問中国原由至日
久愈認愈真亦問汝中国歷代帝王所発政施
仁者焉自盤古至萬曆歷代守君之国承相
継未尝休息豈不堪嘆乎此堪羨之惟將尝劳我心

心俾予劳神殫思欵以驗汝中華今維風原始曾
知此一位無極天主之理否予初看汝鑑斷暨覧
我佛郎国鑑録諒多〻事曾瞭然明白道路可
疑汝中華更聞此理耶因為我諒一本冊有曰
汝中国有一婦人之形像手抱其子此乃我佉
郎人称曰山礁媽厄唖甚尊敬他汝等若諒此
一本冊便可知乃何形像也又有人道汝中国
一形像三箇頭腦合為一頭此情誠將嘗劳我心
疑汝中華于昔有宗荒揆遺此佛卬人之主宰極

極理否伪又一件其事我心疑于古时説道
淂此佛郎道理予現覧汝唐鑑暨伏郎鑑始知一
古时金国滅尽韃人即来占汝其国时元帝并
統當汝中国八十九年先时韃人亦習天主正
教仍有净水和尚并到後韃国誨此天主之激
韃国人有一皇帝名曰高徽勝乘受此天主正
教允徽奇不实典儒予誹此書既畢乃疑白假
如郏皇帝識習此道理則士庶自然亦有多向
順於皇帝者亦從此道焉設汝唐人先乃韃帝之

之孫庶自然諒而随执者亦有畫闕者焉特人雖
有良知良能之資固為物慾所蔽則自然昏昧
而好爭必已忘記故所言道理誠非实然如瞽
者不知見其路之道矣光想為暗暗想為光白
称為黒黒称為白善心者反称為悪悪心者反
称為善比如禽獸無有良知良能皆其正本頭
之正理正路能引人升天之為好者但世人
止愛此世上珎宝貪晶物慾奉祀天地鬼神
明徑伏此乃其正本頭之奴僕甚為深願貪諸

此事善者若立心詳究必自然憂吾之甚村乎
雖我本国受波涛風險来此遠方者非為別事
他故只欲與人道此真正本頭之妙道而已乎
現異類之人不識真正本頭我实憂嘆覽观汝
中華人亦不識真正本頭我心愈加憂慮為其
我識汝唐人聰明之甚勝於別類土番亦知汝
唐人心欲勤劳讀書以至賢達而登科第若愚
昧者何能如是乎特此乃爾賢之根因無人可
識至尽若所為有二三件之事則心内自称為賢

賢而驕傲焉餘別美事俱不能曉亦不識認其
路可以為好爾斯人非為真正賢者乃汚拙鄙
夫爾薄之輩矣乎欲與汝辯此爾賢之根因使
汝等知為孰優孰劣賢者若立心詳究則必择尋
其路以為其事雖路有混雜多端彼亦知其路
之正而從之此乃賢者之本等固能知是若有
不識此事誠為愚劣者矣為其乃賢者心中自
有先見之明而知择認之設若不知其事之可
為則如何能識認而為之乎欲書一譬俾汝等默

默識心通如有一良医者見一人之病欲医之症必先看脉詳審病証之根原然后用藥療之必去其病矣設先不知其病之根原如何自然不能尋其正藥以治之又譬如一夥長者欲往一遠方必先識其彼方之地后用針路駕船使至所欲往之處設若不諳水路則自然茫遡如何用針以至其止所也如此汝知明白賢者自然斟酌其所当從之事而終身為之以至始終如一汝亦知明白賢者知認從一件事乃終善之

之止所如何正似謂医者必先知其病而終能療之愈亦似夥長者必先諳其水路而終能到彼欲往之處者也特予欲與汝解說此事俾汝等曉詩至於深處汝等須知明白此世之賢人止是曉其事之多少而已如医者只能療人之疾病如夥長者只能曉針路之曲直而已因其賢者無有兼全之大賢特如医者夥長者独各執其本身所自能之事而已其餘別等之事則必不能為矣但汝等必欲問曰孰可為之真正大賢

賢乎予荅曰位凡諸事物之大小識認至止所着斯可謂真正大賢也已矣汝苛又問曰不知凡所爭物之止所着是何物也予荅曰此凡事物之終善止所着乃真正天主名曰僚氏是也此一位是咱本頭僚氏他乃諸事物之原始自古时化天地萬物一尽亦乃諸事物之止所故凡事物從他之主意他乃第一大之本頭無形無影無始無終無物不能無物不有能庇祐人自為好爾如此人若知識認此一位本頭酬酌他

自己之所為專心奉事此本頭僚氏后来受此本頭無極之大福心足無遺如斯可謂真正大賢其別類之大賢雖與他比矣此世上之賢者雖人称羡他為賢但不真正賢也因其不識直路可升天為好爾故不可表以為賢者惟是人識認天主亦識認直路使能升天受永遠無窮之珎宝斯人可稱羡他亦可表他為真正大賢者也此事甚是微妙人雖聰明自己亦不能為此大賢焉惟咱本頭僚氏無極慈悲他先时為始救

人又於先時賢人將此事教別人而傳至於今
也又咱本頭僚氏亦覆蔭我等使此世上永有
賢師能教人此微妙之道理要使眾人為賢人
識認他亦知識認正路可為好會咱本頭僚氏
乃無極好變化無窮甚要助人識此道理他自
古及今為多多大事故子書在此冊中人若立
心採聽便能驚動之甚亦要專心奉事此真正
大本頭愛專心惜他亦要不倦尋從此世上真
正道理乃真正路可與人能大賢亦能為好會求世

世無了子自前年來此呂宋到今永常與汝唐
人同住亦諳汝唐人之語多少我甚是立心採
聽汝唐人之鄉俗分曉聰明我真心惜汝亦甚
是愛汝眾人能為好會為其我與別山吵羅明
敖巴礼常常助汝等在此國土子與眾巴礼等
共議可著此冊書汝唐人之字語亦書眾人真
正本頭之道理存為俾汝等能以受誦亦能以
識認此無極大本頭亦使汝知酬酢其所行從
此大本頭之律法專心奉事他台來為好會求在

在天堂受無極大福永遠無窮矣
○冊完成了予雖勞神焦思特僚氏助我為始而
書此一本冊至尽准為贈送汝等之資且我尊
心求汝讀此一本冊為其此冊中有多〻事乃
是大事亦是天主变化之事汝等若立採听便
能忻快我亦典汝等說实〻假如汝等若要從
此冊中之道理則汝便能真正大賢能以識認
直路可升天堂我亦典汝說此一本冊之末篇
書有允件事典汝等識認邪偽之道理而知遠弃

棄之為其真正賢人不特他宜以識認好道理
亦當識遠棄於諸邪偽之道理故也譬如賢医
着不特當尋其妙藥與病着之食亦須使病着
而勿食其毒物也如此因其予款可怜医汝則
自然當典汝等說此真正道理亦當愈功汝等
莫效邪偽之道理也汝等極其聪明常款观書
可以立心而讀此一本冊也汝若專心要為好
俞則宜效彼天主真正之道理為其無別道理
可以医人特惟此道理而已亦無別路可典人升

升天受無極大福特惟其正道理之路而已矣

此書分作三卷首卷凡三章

首卷目錄終

第三章 釋知術瞞人耳目不能与立法比 在二百九十九帙

第三卷目録 終

此首章事理。乃書以教人。當知止有一位無上至真。為天地之主。乃萬物衆事之根源。非余物得而先之。他乃原来自有。不須外物共成。其德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既得而齊之。既得而加之。自茫〻未判之初。他為元始至尊。至真至正。永遠不能变迁。天地萬物。衆生庶類。皆由而成者也。世之欲自求多福者。必當先知此理。然此理亦非難知。求則得之。何者。為其人有良知良能之資。苟格物窮理。而自可得。又不特儒類而能知此理。至汝中国及諸四夷

東之人。苟用心而求此理。可坐而致也。是以自有
天地之初。生民以來。每有聖賢能知此理。今人若
知格物窮理。用心以求之。則亦可得矣。僧今盡此
洗般學理。乃古先聖賢所識之遺言。俾汝等受識
可知普天之下。率土之濱。止有一位真正本主。使
汝等見識高明。亦知古之賢人而有餘師矣。

○第一件事理

乃人目所見天体。如何旋轉。受數有定。亦須知凡
有形体之物能運動者。自然是物之中。或是物之

外。必有功力助之。乃能轉動。且議論之。或人也。或
禽獸也。於身生之時。則能行走運動。何者。為其身
中有一功力助之故也。此一功力名曰神魂。在他
身中助之。乃能走動。若死。則此神魂離身。而功力
無矣。焉能身動哉。又如一片石。乃無性命之物。既
無性命。其中必無本等之功力。自然不能轉動。又
必此外有別功力助之。乃能轉動。知無別功力助
之。豈能自動哉。此等小可之物。乎且致之而不雜
今要與汝等辯此高大之物。夫天之極其高大矣

何能旋轉運動。且試言之。豈領听之。天有十一重。此第十一重之天。不能旋動內十重諸天。俱能旋轉。其所能旋轉者。乃第十重天之功力。此第十重天若動。內九重諸天皆因之而動也。此十重之天。形雖高美。此乃無性命之物。其中必無本等功力。豈能自動。故必於外有別等功力助之。乃能旋動。其余九重天。今且讓說。只辯彼第十重天渾汱等不辯自明。從動第十重天能動之功力。不知此功力有別功力助他否。若曰有。則此別功力还有別功

功力助他。如此則強辯非尽。若曰無。則此助第十重天能動之功力。為至大至剛。能助字內諸物。合當信認之為天地萬物之主。誠非余物之可比矣。

○第二件事理

世人覩見眼前禽獸。非無匹分曉。止有知覺運動而已。亦甚能巧計求食。保身醫病愛子。每順本性。未嘗相背。此有分曉者同然。人若見此無分曉之物。且能如是。則便知必有大分曉之主宰以指引之。乃能固順也。予今書此三四般禽獸知巧計之

事。俾汝詳察之。

○第一乃禽獸自知巧計求食之事

夫蟻之為物。身雖極微小。而机関甚大。何以徵之。於夏天稻麥成熟之時。多積谷麥於窩中。俱不許食。如人積倉以備養。是可禦冬寒。不致餓死。又知先奥谷麥之精粃。而使之後日不致萌芽。又慮其漏濕。則每常搬出晒乾。使之不致臭爛。出而得食。又必相呼。不私獨飽。觀此蟻之微物。且無分晚。而能知善計。豈非有一位大分晚之主宰以指引之。

飲食。如是乎。又見那胡蠅虎。有蠅之在前。他則欽步輕行。從背而來。勿使蠅之知見。至近。則疾跳而擒之。滑落其口矣。又有箇蜘蛛。善能經絲結網。張掛簷前以求食。若見飛虫而來。則知搖動其網。使之罣絆其身。而飛虫落其網矣。又至於茹翁之獸雖初生。幼小。亦知擇食之奇否。而不致於傷身。此等纖微物類。俱有一偏之机巧。豈非有一位至灵之主宰以指引之。而自能然者乎。

又有蜂之為物。机巧过於其類。人若見其作為。無不

不駭然而讚美之。僧今書這般実事。乃昔者賢人目所親覩。乃遺書於此。以長后人之見識。僧今求勸汝等。可立心斟酌此事。其此章乃天地萬物主之蹤跡。俾人跟其迹。而可尋見本主。稱其名而感其德也。論夫蜂群。多莫勝數。共聚一巢。止有一箇蜂王統管。果能平治。其蜂王身大色美。異於蜂群有知世之帝王。身服異製。取為王者之儀表也。此蜂生継既多。又知再做這箇蜂王掌蜂群。分居別巢。但一巢之中。止有一箇蜂王。二則紊乱不能安靜

靜。又極有机関。恐異物入偷其家。則計取若涎之物。塗於門內。使異物初入門之際。食滑若味。不復進取。滑免偷窃之患。其初作帙之時。先作中央一帙。四面圍城。如皇帝殿然。可與蜂王鎮宿。然後作別帙。群众安身。或種子。或住窃。以蜂帙大小相似極其美觀。帙管成行。每行有六管。蹤密員活。齊整四正。不比世之工師架屋。須用篙尺丈量。乃能端的。他則不然。自有机巧之異常也。又別住布粗帙尤小。可與蜂奴宿之。帙既完。便要起工求食。一箇

任一件事。止剩几箇老的。侍伴蜂王。亦有箇在巢伺候作工。與出求食者。承接帶来之物。或為家。或作蠟。那求食之蜂。雨後股有毛。為其能帶物而回。不致失脱。此出求食之蜂。帶物来入門了。有个為之收物。有箇接物。與作工者用度。有个分蜜與作工者食。有箇討水。與作工者飲。至夜来亦有个輪流守更。把門。莫使寇仇盗進。其蜂王自然不須作工。亦不須出外求食。只在巢中掌押蜂群用力作工。積多粮食。有如世之帝王。皆令群臣百姓多積

積倉廩。以俻不虞。僧今書此數事。俾人知有一位至靈之主宰。如何措引微物之巧施為。量亦可矣。但此蜂之机関多策。故僧欵悉筆而尽言之。蜂群遇雨。不涓外出求食。雖在巢中。亦不敢閑懶。各撥蜂糸。整理巢中清淨。或出遇狂風飄打顛倒。雖飛又自知尋兩塊沙土。挾於兩股邊。使之平重。不致風飄。或出遠雖歸。夜宿樹上。睡於葉下。則以脚向上。勿使露湿羽翼。難早歸巢。此蜂雖群多。當食則齊食。不敢參差。為其欵齊食。可齊作工。於敌夜睡之

病之慈。若見群中有疾者。遂扛出於門口。使日烘炙其身熱。亦有蜜置其前以飲之。亦有隨伴以看顧之。至晩則復扛入巢中。莫致露水冷湿。來至平復。亦不許之作工。若病死。則扛出而埋之。此蜂群若要遷移别所。又必蜂王同往。蜂王若不欲往。亦永無擅往之理。若蜂王要往。則蜂王在群蜂之中。众蜂四向扶之。惟恐蜂王不能慣飛。以至墜地。蜂王若要宿那所在。蜂群皆從随之。蜂王若失脱。不見群蜂盡有意躁彔。為其蜂若失王。則擾乱分散

之時。有一蜂大声週圍啾吼。乃吗齊睡之号令。那群蜂則不敢喧閙。安静而齐睡矣。及明早初光之際。那一蜂大声週圍啾吼。乃吗齐醒作工之号令令。群蜂則齊起作工。不敢参差懶惰。或有懶惰。則众攻而咬死之。照觀之蜂之国易治。皆是齐心協力。食則齊食。睡則齊睡。工則齐工。而世人之国雖治民不齐心。事不協力。又不如之矣。此蜂亦甚知嚴謹。日夜巡視。恐異物盗偷他蜜。雖是蜂奴盗蜜。初犯饒之。再犯則定咬死。如此懲盗之衆。亦有

不營巢不求食。而自相残。此乃蛛之本性如是也。
世人若用心弄亮此小〻蟲。而能有此知覺。則
便知有一位至灵之主宰统之以恩及也。

○第二乃禽獸自知保身之事

凡禽獸之類有者善敵。有者善計。有者善走。有者
善驚。知尋生路。以保其身。是故禽獸雖初生幼小。
亦自知愛惜性命。雖種類不一。亦自知驚避仇敵
且覌夫小〻雞兒。見犬不驚。見猫則走。雞母見鷹
鴨則不懼。見鴟梟則保護其兒。見烏雀見鳫不驚。見鷂

鷂則逃入叢林。羊羔見犬不驚。見虎則懼而知避。



此事非止一二次之偶然。實
永〻之如是。驚其仇敵。善其
群朋。知仇則懼之。知群則緊
之。且禽獸甚多詭路。可保其
生。如鹿則善驚。如兔則善走。
善計者如鸕鴣兒。或遇人要
提拿之際。他則疾逃仰倒。以
兩脚推沙蔽身。抵掩人目。可全其命矣。又如兔窟多

多作穴隙相通。使人難以尋取。亦如群鳫夜宿則一鳫守更。恐人乘睡来擒之。此一守更之鳫極有関心。慮恐昏睡而不醒定。則以脚拿一石。使之受着而不睡。若睡則此石必墜地而知醒亮矣。

○第三乃禽獸自知醫病之事

那龜若被蝎咬。慮其將死。則急尋一樣草食之。則免其死。那鹿若被鎗帶箭。自知尋一件草食之。使箭自能脫落。燕兒若眼痛。那燕母則尋一件草與兒医之則痊。那蛇若眼痛。亦知尋此一件草以醫之

之。此事实然。乃人目所親覩者。是以今人若要醫眼疾。則知尋此草以療之。萬無一失。此乃燕子教人以用藥者也。或猫或犬若肚痛。則便知尋草藥食之。使之吐出毒氣。則得痊愈。又有獸類。身太旺熱病。欲割出處血以去疾。則自尋有利刺之草。倒在那裡翻覆。使割破其皮膚以出血。然後又尋爛泥。倒身翻運於其中。使其止血。則不致損傷其身矣。又有鵜鳥。腹有熱病。不得大便。他則飛往海邊。口啣鹹水。穿入糞門。出水於內。使能脫瀉病愈。第

○第四乃禽獸知愛子之事
看那鳥之欵為巢先擇一窩僻之處。勿使人知見然後尋那軟嫩之草以為巢。巳上善能打疊不致漏雨。巢中又鋪別鳥毛。使之温軟勿使鳥兒初生而刺破其身。此鳥母伏蛋。雌雄相代可以求食。及至初出子之時子幼不能食彼粗大之物。鳥母將可食之物先吞之。使其畧消化少頃吐出與兒食之。此兒雖幼小亦自有知覺。於將大便之時亦自知背行於巢邊以泄之。後來鳥母看見則啣出

巢

巢外。使勿汚穢其巢。此鳥母亦自知保護其兒或



有鳥為巢於土裡。若有蛇来要食其蛋。那鳥母則飛遠哀鳴於上。為欵保愛其子故也。又兎母於養子之時若欵出外求食則知以草杜門。勿使獵者見而取子。又牛於帶子之時。若見虎来欲咬其子。則群牛皆圍子於其中。頭角向出。將以觸虎而以保全

全其子。又馬於帶子之時。若見虎来欲咬其子。則
群馬面圍其子於其中。後脚背出。蹄以踢虎。可保
生其子。此世上禽獸。亦有者知其根本。如羊則有
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亦有者知相怜憫。昔者
有一人家养二犬。一犬忽被人殺傷後腿。甚重。將
死。不得自舐其傷處。那一同群之犬見而怜之。則
每為之舐傷至愈。亦知其傷重不得求食。每日啣
一半饅頭與之。又大明張公藝家畜犬百餘。共一牢
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董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来

来哺其兒。啄々庭中拾虫蟻哺之不食。鳴声悲徬
徨躑躅。父不去以翼来覆待狗歸。此事甚灵。雖以
筆尽。僧今書此凢般禽獸本昔机巧諸事。乃昔時
賢者知尋此世上有一位真正本主。欲與人辯眀
他因見此禽獸無正分曉。只有知覺運動而已。亦
有箇知巧計求食。知自保其身。知自医其病。知保
護其子。亦有知恩報本。亦有知義相憐。如此則此
世上當知有一位至灵之主宰。作此禽獸賦之有
此等机巧。加之以指引之力。乃能知是也。僧今再
書



書此一淂道賢者。名曰啞余実环。他極立心究此禽獸本等机巧之事。乃自言曰。我雖自知亦有性命。然亦尤知此世上。須有一位真正本主。乃人善能究此世上物類。便能認他。

第三件事理

世人見此世上禽獸之身。各有異製衣。可使之淂求食。及保衛其身。如魚蝦之在水。則能遊鳥之在木則能飛。獅則利爪尖牙。可壓百獸。鷹鷂尖嘴利爪。可以撲鳥而食。々魚之鳥。脚項口嘴俱長。可以涉水求食。駱駝身高。故必頸長。奇以喫草。象身極大。頭項若尖小則不美觀。故必生長鼻可以取食。又禽獸之身。得衛不一。有厚皮者。有多毛者。有鱗甲者。有深龜者。皆如人之衣服可以蔽身。此禽獸之形。予且致之謾說。今欲解釋八之一体。然此理深藏。雖大賢長於言語。亦不能盡也道僧今畫此一二正理。惟汝等立心而詳究之可

也。僧曰。世人欲知此理者。必先知人身之中。有神魂在焉。而神魂之中。有三般氣力在焉。一般乃助人有分曉。一般乃助人知痛。一般乃助人長大。第一般之力。乃人之聰明。知好善惡惡。識有形無形之物。第二般之力。乃人知有形之物。有目能分黑白。耳能听音聲。鼻知香臭。口知滋味。手知冷熱。澁滑。第三般之力。乃人食物能消。補血補骨補肉。助人身能大。僧今書此人身有骨。自頭至脚。甚是多節。節節相連。有筋繫骨。乃能牢固。又須知一半身有

一百五十余骨。兩邊相对。平大小。無欠剩。手足之骨左右平大平長。指頭左右。節節相似。脉骨相对兩邊。平多平大。無有余不足之差。骨既書完。今當書此人之食物消化。則生肉。可以敵骨。亦化為血。使助人身能大。物入口則嚼爛。口中有齒。前齒尖利。可以喫物。内齒齊大。可以嚼物。亦必有舌。可以翻物。吞物咽喉引物入肚。肚極熱。煑物能滚。肝属火。肚近肝。因能熱。其肚中爛物。乃肝之功力也。肚中物既煑爛。肝中有一條氣管。吸彼肚内物中膏腈。隶於肝下。余之渣粕。乃

乃入大腸為大便。彼物中膏脂在於肝下再煮至紅化
為血。血中有余渣。分出補脾補胆。其正血分與四肢為血
筋。此血筋乃能補又故人多食美味則多血。々多補
肉則能肥。但人身太熱。故肉亦有時消削。雖消削而日
々亦有新進之血以補之。故不至於損失之甚。此肝雖
分血與四肢。亦一半分與心。此血至心中。又在心中重
煮分有類粗者。在此補心。盡精者。分補頭腦。此血筋在
心中引血去頭腦。此血筋之皮。有別血與筋二倍厚。為其
心中血盡熱。筋皮若薄。則必破漏。此血至頭腦中。又重煮

煮至化為頭髓。此頭髓亦有落在背脊骨中。此脊骨中
之髓。又分為四肢之血筋骨筋。是以人身知痛。四肢之
轉動。皆由此筋之力。故於人有瘋疾。遍身不能奔動。亦
不知痛。因此血筋閉塞。血不行氣故也。此事昔時有一
大賢者名曰泌罗泌勒。考包究精詳。無有餘不足之差。
亦不特人身之知此。甚至於众類禽獸居山居水者。亦
如是也。故泌罗泌曰。愿世之人。若知立心詳究此事。便
知此不為偶然。而真有一位無極大本頭。最灵最巧。施化
此人物禽獸。各有與之全躰備用而無遺。如今人若見

一畫圖。物山水。盡其標致。便知乃巧匠妙手之精彩不為常人苟且而亂成也。然人身中亦有二事。盡其大可使人斟酌知識一件。乃身外之事。如耳目能聞見鼻能知香臭一件。乃身內之事。能心思。能記憶。此二事。均乃天主賜與人身有力。置在頭髓中。予今解釋使汝替詳知此事如何。但我要先解彼身內之事。為其與身外目見耳聞鼻知俱出於身內之物。何者。予詳解之。汝傾听之。人於頭髓中。共有四間隔。自額前以至腦後。次第排之。其此額前第一間。人之五孔。若有見聞。必先寄在

此一間中。為其人之耳目鼻中。均有兩條筋通至此間內。此兩條筋中有小孔透入。是以人若有見某事。必從筋孔中入至宿在彼一間內。如目若欲見彼一物。則彼物之形狀。必先入在目瞳子中。後目乃得見彼一物。為其眸子中之形像。乃替彼物來入眼中。與目相接。故能見彼物也。是以物雖遠外。眼亦得及見者。因物之形像已入眼故也。今眼已見彼一物矣。又將彼物之形像。變易為微小。使入彼眼筋中。進宿在彼一間內。物之形像既至此。則此一間亦知認彼一物。乃目之所先見者然

此一間不徒空而已。其中均力之所在。故能認得凡物乃耳目鼻之先知者。如此之力。均從頭髓中之來自也論此一間有。如五孔之主在於高処。能管五孔。又能賜之有力。是以此五孔亦如知覺。若有見聞凡物。則將彼物之形像。便送至彼間中。如與之報息。此乃第一間內之力。出於頭髓中而能如是也。还有別力乃第二間內所出。與第一間同然。能受五孔中知認凡物之形像。為其與第一件之力。雖出於第間中。但此力亦不止能認彼一物而已。若既認記。又必送至第二間內。此第二間

內尤乾燥。更好藏凡物之形像。不比那第一間內尤濕。而不能久藏物形也。其此第二間之力。各有一長。人於睡寐能夢見多少事物。因人日間五孔所見眾多事物之形像。及至夜睡時。彼眾形像。自相插雜。乃能夢見諸事。此皆第二件之大力。為其夢見有如真為彼有。如親見彼事。雖非真實。乃夢寐而已。亦有第三件力。出在第三間內。能認彼五孔先見不等事物。乃第三件力既受彼五孔先見凡物之形像。送寄此第三間內。是以能認之也。論此第三間內尤有大力。彼既受凡物之形像。亦

不特能認彼物而已。亦能認別種大事。何者。譬知彼一人。乃我之冤仇。我目若見彼一人之形像已入目。我目便能認彼一人乃某也。雖送入至第一間第二間。亦止是能認彼一人之形像而已。若既入至第三間。此第三間之力。亦非止能認此一人而已。又能認此一人乃寃之寃仇。此能認得寃仇之事。又非第一第二件力之所能。惟此第三件力所獨能之也。如羊羔之見虎。則便知其為仇。其所知仇者。亦乃第三件力之所独能。非第一第二件之所得知也。又有第四間在腦後顱中。此件力名

名曰記性。凡人若見諸物。能久記而不能忘者。皆由此第四間之力。為其此間尤乾燥。能久藏得事物形像。乃五孔之先開見者。自一二三送至此間。俱能記得。亦有人寡記性者。為其此間之溼故也。此一件力。禽獸亦有箇有之。如豕犬食有餘殘。則埋藏之。至後飢時。便記得尋食原藏之物。又如狐狸得雞。先噉飱其血。復埋雞身。后記食其肉。昔有賢者曰。鵝雖猛烈。若人常與之食。便能記認此人。報義不傷。亦有別種禽獸。有被與搏者。他亦知記報仇。此等物類能記之力。俱乃先時目見諸物形像

僕入至第四間內與人一理但人之記性尤精美予且
爾之容後再詳今欲先畫一譬諭俾汝等尤易曉此四
件力天主何如賦人在於頭髓中譬如人畜欲物之味
若酸鹹惟舌得知之非手足所能知也如此則此四件
力乃無極天主惟賦在人頭髓中不在別處正如惟舌
能知味非余体所能知也惟此第四件記性之力乃天
主浩大恩德有意與人為其人若賢達明敏均乃此記
性之力以長益之是以人有者巧於技藝有者傳其詩
書過眼不再讀一奉成名有者善敵国有者善治民有者

者善語音語到彼地則能言彼地之鄉談均乃天主賦
此一件力而助之乃能如是也是以若記得古往之事
則便知今来之事當知古之所為也然此一件力又能
使人記憶天主之德而知報本之也其此第四件力人
若斟酌詳細亦可知天主無窮之功用何則此若童稚
之輩欲傳學四夷之語先念彼等類之音語易藏於記
性之中如藏雜用器物之一理若遇用彼一物則取而
用之若欲言彼一国之音語則隶而言之彼寄在記性
之音語事物雖多亦不能掉雜各居有定處雖久亦不能

能忘。忽知筆之於書。此事誠非小末。亦非偶然。茍詳究之真。可使人驚動而稱讚之也。然此記性之良。人皆有之。但不齊耳。有者清明。有若暗昧。如昔者有一帝名曰綿知勝提氏。能語二十二類之音語。汝茍詳究此事。則便知人之記性。尤最精美。善能多記事物。而禽獸雖有此記性。焉能記此多事哉。予因感而嘆曰。誰能作此第四件記性之一小間。能多藏不帶音語事物。且又不至柙雜。各以類聚。僻分此之妙用。惟天主之自能如是。豈余物之得能齊也。是故吾人當認之為無上至真。變化無窮之本頭。可矣。但人性頑。不知驚悟此變化之大事。而固不稱其德。不根其本。惜哉。

○予既書彼頭腦中四間之力。今又要書此人身中五孔之事。夫人有五孔。目為最靈。故司視。此乃天主浩大之恩。有意於人。使若人之兩眼閉。則不見宇內之物。而心中自有憂苦矣。今次第解之。人目能見諸物者。為世物之有形色故也。如置目前之物。則是物便出形像。替彼物入目眸子中。與目相接。如與目根知彼物之情。是以目得而見之也。人之眼。比如琉璃鏡掛於眾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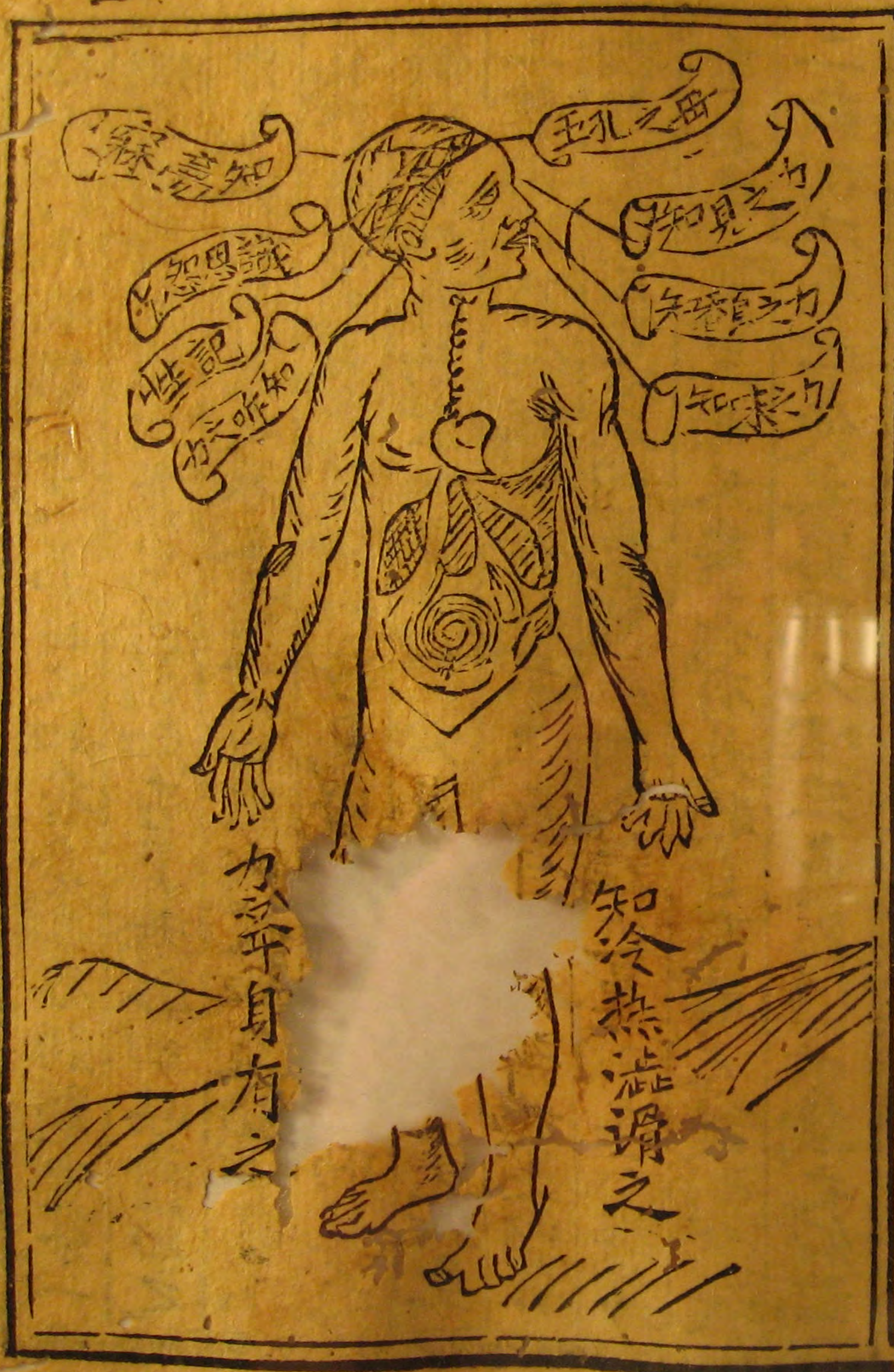
之前那鏡中自有众人之形像在焉不特共众人之形
有在而已凡所及照諸物俱有形在其中其形之均在
鏡不能遺漏者為其鏡背有鏉錫故也若無鏉錫則形
像自然透漏不見矣是以人若看鏡則得見彼凡物之
形像所物雖在背后亦得而見之為其形像之在鏡故
也如此這世物若在人之眼前則彼然之形像便入人
眼内雖天上日月星辰之遠亦得而見之為其彼之出
形像入人之眼中故也然此事实可謂之大故甚至善
机巧之蓋匠若要蓋箇形圖便須先踌精製然后乃成 眼

眼之一見物則彼物之形像巳便亦不須笔力以共成
之又不特一二物之形像雖件乂多乂亦立刻而成形
也此事孰不聞乃天主变化無穷之功力也外物之能
得如是也哉予今再書此眼之本体并須記先言彼
頭髓中第一間内有两條筋生来至两眼中則眼之能
見諸物俱出此二筋之力是以物之形像既巳入眼則
此形像從二筋中引至頭髓中第一间内此乃眼之本
体如斯而巳矣復論眼睛又有三般第一般此眼内有
一格如琉璃之请白完包其眼第二般乃红睛此外有 膜

膜隔之。不致相雜。第三般乃蒼睛。能助眼力。使瞳子見
物。不能轉避此三般。如众物形像之门路。可使形像進
入。引至頭髓中四箇間隔内。又至人神魂中。俾人知能
之良。識認凡物之情。以此現之。此世上物類雖多亦淂
畢到人神魂中。此眼之所以為至要於五孔也。此眼之
所以為世物之门路也。當厚愛而保之矣。論此眼。又
能飾人之丰采。設若有人於此。生帶兩眼瞽盲。則自然
醜陋矣。此眼又能助人称揚天主。何者。人目若見宇内
諸物。如此其華麗。如此其盛大。則益知深感天主之德。如

如昔有大淂道者名曰勝賽。如此言曰。本頭。我仰現天
及日月星辰之容朗。俯察地與庶生万類之繁殖。乃汝
化育生成之德。我实深感謝汝〻〻。此勝賽之眼。有眼力
極能司眼認真。若見此宇内諸物[illegible]不止称此物
而已。便要求進尋彼化物之主。以称讚[illegible]。惡人之眼。無
眼力。不能司眼認真。若見彼物之精美。則止於此而称
彼物之為大。則不復前進以尋化物之主而奉事之。此
目雖司視。亦由人之善用也。
○今解五孔第二件耳司聽之事。此聽[redacted]之力。亦能長人

听



人智識如昔一人名曰。亞𠃌冐他出世雖及言冐但耳听

聰。後来亦至大賢。此聽見之力。均在頭髓中第一间内

有两條筋。生至两耳中。則耳之能听諸音者。乃爻二筋

之力。又耳中各有一箇耳鼓。〻中有[illegible]焉。其知音者。

乃耳鼓之助听也。如擊外物之有[illegible]則[illegible]響至耳中。

如擊耳鼓。乃耳得而聞之。是以耳鼓[illegible]又必有風若鼓

破無風則自不聞矣。唐人以為耳鏡。未知孰是。大槩須

有是物。則耳能听也。

○今解五孔第三之事。鼻之知香臭，亦乃頭髓中第一間內兩條筋，生至鼻中。其所知香臭者，亦由此兩筋之力也。其此兩筋之末，各有一箇軟肉，狀如乳頭，此多小孔，外有薄膜包之，其所知香臭，皆[illegible]助鼻之辯。假若外有物，未知香臭，故必有[illegible]味入至二軟肉間，乃知辯之。若風未至，而自[illegible]辨也，是以有物雖置近鼻，若不因意吸風而入，雖近鼻而亦不辨其香臭也。且天主而又甚嘉，有是物，即有此之護衛，其彼二軟肉，亦未嘗使之露現，又必生鼻筒以蔽藏之，勿致損

損傷其此鼻筒，又能助人之容，兼使人生成，若無鼻筒，則自然不為美現。汝等當細想天主之恩，何若極其周滿。若在一物，又必使之美現，亦不特使之美現而已，又必有益於人。何以見之。此鼻又能為[illegible]世去濕毒。若人身不和，氣乃上升至腦，則頭髓中自[illegible]疾，若非此鼻引液而出，必能害傷其身矣。

○今解五孔第四之事。口之知眾味，乃舌之力。舌中有二大筋，多生小筋，如木枝綢纏周匝，故能味之美惡，此舌舌之体性極濕，是以物入口，則濕透舌空，乃能知味。使

舌之性若乾則物入口乾燥。使未易知味美。且舌上遍有小穿孔。使物之味能入至筋中。方得便其美惡之辨也。又舌之性。本無滋味。耳之性。本無声音。使耳之本性若有声。則雖聞之玉石之音。亦不[…]為耳之声。而舌之本性若有味。雖與之珍饈。而[…]而自以為舌之味。是以人身有疾。則気上升[…]而湿下降于舌。則舌乃有苦味。限於飲食。雖與之肥甘。而尤忌之以為苦也。

○今解五孔第五之事。乃一身能採知冷热滋滑此第五

五能知之事。不指定体。遍身皆能知之。如此者。蓋其有益於一身故也。設若有定体。則不能保全其身。何者。手且議論之。或人也或禽獸也。苟有別物傷其足。而自不能知痛或傷其身。而手足又不知痛[…]何以知避禍之旁。是以手之不指定体。而謂[…]能知者也。其此一身之能知。皆由衆筋繫骨[…]背[…]脚之能轉動。亦由此筋之力也。

○予所解此五孔之本性。亦非欲人奉而知之而已。欲人用心究玩此事。实非小可。亦非偶然。須知有一位

自

無極天主有意賦人而乃能如是之完美也予今復書
昔時一人之事情俾汝等真知此為正理彼一人亦乃
異類未入天主教道但他既詳究此五孔之事便知尋
一位無上至真天主為最智慧為[illegible]豈此人物乃
自言曰天主化人之身非若禽獸[illegible]而[illegible]行俯頭看
低至於人則不然身則豎五頭則[illegible]之能見宇內
容朗華麗之物是故人身雖成於一撮土原其實最為
最貴何者人之處世非比禽獸之徒知眼前口計而已
若見宇內盛美諸物便知求進究得至真之主欽羨而感

感德之也此一本頭又極其通善計賦此五孔之知覺
在于一首中予且譬之一城之地城中便有守更防寇
其守更者亦不在家中而守亦不在低處而守又必在
城上望高臺■而守何者為其人在[illegible]則看遠或有外
寇侵犯則可預防之是以人五孔各[illegible]必在首居众
体之上便之可以遠見世物預知[illegible]衛一身如守
更者然也故曰人有五孔目為最靈者為其生于絕高
之處得以遠知利害而趋避之故也耳之欲在高處者
為其凡物之声要聯上故歆耳之在高可以無遠听聞之

之欲在高處者為其風送氣味亦要上騰故欲之在高
可以預聞香臭又口之欲近鼻者為其口之欲得食必
先鼻過辯其香臭然后入口而食也又舌之欲在口者
為其口乃食物之門路而舌當路之中預驗美惡
而吞之又遍身均能採知冷熱者夫[illegible]利害而保全
众体也予今再書論理使汝等真知[illegible]主[illegible]其權衡既
賦此五孔又知重輕以保懷之且譬之一賢者家中多
積物類但貴賤不一彼賢者必擇其物之貴者重愛而
藏之物之賤者輕視而舍之如此天主備與人之五孔以

以目為貴原加有意而保懷之故於眼内化有三兩重
膜以包固眼睛又於眼外必生有目皮能開閉可護眼
不致衝傷此眼皮亦必極軟不使之硬碍瞳子而目皮
邊又必生有目睫毛以防飛塵入眼又外物行毒污染
甚至汗下亦不致注入又賦此眼[illegible]能[illegible]俾之瞬息
可見而後左右得知趨避之方以此理[illegible]豈非天主尤
加貴重於眼者哉其耳亦賦之耳孔開張欲使之無遺
聽雖人寢息或聞人呼喚或聞声響喨亦自覺醒矣彼
耳孔既常開若孔路正直則穢物必易入耳又必賦之耳

耳孔灣曲。勿使穢物入耳以蔽塞之。又耳之体生必長大者。為其欲抵風声。不致遺漏。以助耳司之听也。其鼻又賦之鼻孔。永常開。而路直。設若張大。則穢物易入。天主又賦之鼻内之孔極細。使毒物不得入。又此鼻口中。必生有毛。永有湿気。正欲使飛虫不得棲宿於其間也。其舌之必在口者。為其欲辨众味之美惡故也。然此五孔之事情。人若立心深究之。果能真知此事。原非自有。亦非偶然。當有一位無上至真之天主。有意以賦人也。如予所舉昔之一人。雖異類。未入天主教道。若詳究此事。則理自得。乃喟然嘆曰。今而後知真有一位無盡天主。有灵慈以賦世人也。論此人身。內外多情。可俾人玩究。如頭必生髮。以蔽容額。項中有两管。一納食。一出気。手掌未始平直。又必有掌窩。可以盛物。手指又多曲節。使之可以把物。余情種種。難以畢記。參自以類推之可也。予雖解此五孔之知灵。今欲復辟一事。在人心中。其实乃神魂之力以分派之也。汝等須知。或人之心。或禽獸之心。知好知惡。知好好色。知惡惡臭。此二者。乃天主有意賦人。使之知趋利避害。能助自己之性命。苟人若無

無此二者如鳥之無兩翼舟之無楫棹將何以取福避禍。故昔有賢者謂此二者如名師之教子弟舟引之修善。而又使之去惡如此則此二事實乃天主有意賦令而使之好善惡惡矣。但汝等當知此事乃事之根本多生枝末何以見之如人若要彼一好事其未得也便生仰望之切。及既得也亦生有喜樂之志如人若惡彼一惡事其未至也便知有恐懼之思。及其至也。亦知有憂苦之慮。又人若愛彼一好物此好物雖大故若立心愛得之便敢自料有能得之理若知此好物之大不為示当

得亦知不敢过望能得之心。又人若專心愛彼一事雖受苦者亦憚煩以求之。如兵者豈立心遠功甚至死戰亦且不懼若知此事。非人力之所能為雖厚弊之亦不敢前進。自知有驚怖退縮之念。又人若立心要求彼一好物或未得之先而有外物阻之或既得之后而有外物奪之則自生嗔怒。然此怒之發實能長彼誠好之力。是以此等事情謂之能保全人之性命也。設若徒知好好而無惡惡之实。則雖勉強受戰競削除阻绊以求進能亦終不能得彼好好之善事。如斯之人實有遺志而不

能全好好之心。故天主灵通圓滿之力。賦人全美盡善。
非特與之好好而已。而且與之五件事。而長彼好好之
力。使得至于善事。一知當得而望得之。二知不當得而
不望得。三知可為。則壯志而勇為。四知不可為。則餒志
而不敢為。五知有拒奪。則使生嗔怒。如此則全保性命
之事畢有。而天主之全功可見矣。此五助之事。予也不、
得已欵漸進而悉陳之特。今且先陳一理。使善心者詳
究而勇於為善。假如有極大好事。此大好事、充實、誰為。篤
其四向俱有外物圍之。絆阻人。而使不可得彼好事。着有

九廿

有人思欲得之。又不壯志大胆。受戰競強企以勇求之。
豈有可得之理。如此之人。徒知好而無益。又如懦夫之
所為。但能言而不能行。不勇於為善。空生於世。日積日
餒死。後天主必謫入地獄受永遠之刑。今予畢陳此
五助之事。論此五助之在人心中。非特能助人之保全
性命而已。亦能助人勇為大好事。且屢論此等五忿怒
之事。如嗔主者醒起仇敵懲惡。此懲惡之事至公。誠為
大美事。假若主者如不知罪事而怒之。便不勇於懲惡
矣。是以謂之亦能助人勇為大好事也。又人若專心彼好

彼一件好事。乃生有二件別事。一件是榮華。一件是恥辱。此二事誠能助人好為善。不敢為惡。亦乃天主善計以御人。知人之好榮華。又知好事之難為。是故天主於好事之中。使有榮華在焉。俾人要得榮華。而勉強好為好事也。又須知人之為好事。以求榮於世者。非實為美事。亦不足為榮華。但為体念天主。順天主之命。而為好事。俾天主報應。永受天堂之福。斯謂真榮華之無比矣。故於昔之異教者。雖英雄苦戰爭宝。欲以声名顯達。求榮於世者。生雖得人之稱譽。而死後必受地獄永遠之刑。

刑。為其不從天主之教。不知体念天主故也。又天主知人之惡恥辱。亦知惡事之易為。是故天主於惡事之中。使有羞辱存焉。俾人欲遠恥辱。而不敢為惡事也。此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天主又知婦人志鈍。不敢男為好事。故多與之羞恥。使其不敢為惡。如昔一婦人。乃異教之流。娼淫之輩。嘗與一男子相愛。既別。欲修書寄辭。書中有曰。我三次欲言。半吞半吐。者不得攄說。不得提為其知恥故也。此等娼妓。亦不敢與男子盤尽情言。以此現之。能非天主多與女人之羞恥乎。又有一国名曰。傀

稱念。是国女子未嫁者。因知何故。迎慮之甚。每日常看
自殺其身。医者欲究其病原以發之。但不得其真由。故
难医之。彼时有一賢者。知此事。乃天主多與女人羞恥
故知此自殺。遂奏皇上出旨張掛示諭。今後如有女子
自殺身者。則祼身露体。置於众前。然後譴之女子渦閙
此事。各自知恥。豈企忍此过慮之事。則不敢自殺其身
矣。以此覌之。此恥辱之事。乃真樂否。可療过慮之疾。亦
可驗天主实有予與女人羞恥也。予今款詳陳此五助
之事。俾汝等真知天主。有意賦在人心中。非與之身外也

也。亦知五孔之灵。乃天主有意賦在頭髓中。為其使之
知認世物。並置之众体之上。此五助之事。賦之在心者。
為其心知愛好事。使之助心之力。而得為之。故於人忿
氣时。則自知心火之焰熱。於憂慮时。則自知其心之狹
窄。於欢喜时。則自知其心之寬大。如此則可知天主賦
彼五助在于人心中。為其人心貴於一体。亦知五覚賦
在于頭髓中。為其頭為众体之上也。予今言此人心之
本性已明。又当與等解一件大事。俾汝等尤詳知彼前
五助之事。亦可始知人神魂之本性。此人心中五助之

力。實在人神魂中之出。自可助人身。使之能喜怒愛惡。此事非特人魂之獨有。雖禽獸亦有之。是以人亦嘗見禽獸。俱有喜怒愛惡。但人魂自有別種良貴之事。乃人魂之真本性。非余物之所同有也。予今欲解明。但須先取一譬。俾人易曉。其此人魂之本性。譬如人君。則統治天下之政令。如知府。則知一府之事。知縣則知一縣之事。大小品級。不敢過越。惟人君為最尊大。故能統御天下。大小州府縣屬矣。此神魂之事亦從是也。草木亦有其魂。但此魂之在木身。止能助其長大而已。則無知覺運動之事。為其草木之品類卑下故也。此魂禽獸亦有之。但此魂在禽獸之身。亦能助其長大。又能使之知覺運動。然其禽獸之品類。尤高於草木故也。此神魂之在人身。則異於是矣。不特能助人長大知覺運而已。自有別種之良貴。良知良能。精靈不昧。有分曉。有主意。有分曉。能知善惡。能認無形無影之物。有主意。能知向善背惡。能惜無形無影之事。此乃人神魂之真性。非禽獸余物之所得全然也。是以謂之人魂最高貴。亢異於禽獸草木物類。正如君王之統御也。故曰不特助人之長

天知覺運動。而且有分曉。知善惡。有主意。識從違。論此人魂有知之三分。一分能扶助長大。知覺運動。與禽獸若不異也。一分自有知能之衰貴。能助人知認大事。知道大事。此豈禽獸所得而同者。彼一分助長大。知覺運動喜怒恩怨者。乃小可之事。如僕役之輩。彼一分能服衰知衰能知認。知惜無形無影之物者。為高大。如家主之使僕役。其此一分高大。如家主之魂。既知善。又知從之且命彼一分乎小。如僕役之魂。隨從以協相之為善。則得全美。實能助人有功。可受天主之報福。其彼一分乎小

小。如僕役之魂。若自從其所知愛。而趨於物欲。則能蔽彼高大家主之靈。使之不知善。又引之為不善。譬如兵者豈聽將之号令。乃能克敵。若不從將之命令。而各從其私欲。不特不能勝仇。而且能自謀殺將。又譬如前之書天体如何轉動。其下之九重諸天所能轉動者。俱第十重天運動之力。其下之九重諸天。亦有本等自動。雖有本等自動。亦當遵度數。而隨第十重天之轉運。假若此下九重天。不遵第十天之轉運。而從本等之自轉。便不能受天主之功力。而生育万物矣。以此現之。彼一分卑

卑小。如僕役之魂比之兵者。一分高大。如家主之魂比
之將者。故兵当從將之号令。乃能克敵有功。又如九重
天當從第十重天之轉運。乃能發天主之功力。而生育
万物。是以彼一分卑小之魂。比之九重諸天。一分高大
之魂。比之第十重天也。如此。彼一分卑小之魂。若從彼
一分高大之魂。定能助人為善。滑以全美而有功矣。此
理汝等若互相詳究。便可知彼前害知愛眼前之好。知
可滑而大胆勇為以望滑之。知不可滑。則餒志退縮。不敢
望知喜怒恩怨。知竟運動之等事。俱從彼一分卑小。如僕

役之魂中所出。留人與禽獸而皆有之也。此一分卑
小魂之本性。非功亦非罪。何者。而禽獸雖有一分卑小
之魂。能知眼前喜怒恩怨之等事。但他止有一分卑小
之魂。故不能為有功滑有罪。是以謂之非功亦非罪也
人則異於是。自有一分高大之魂。能認善道。又能令彼
一分卑小之魂。以從之。苟或從之。則協相並為善。能助
人有功。若不從之。則自專違彼高大。便能惹人有罪。但
此理隱微。人未易曉。予故再詳之。但汝等当知人神魂。能
中。有如一國人之主意。如國主能用四肢分曉。如大臣

能勸国主。大臣若清明無物欲之蔽。乃能指其善惡以導
国主之好惡。如此分曉若清明。則能功主意自善皆思
矣。其此国中尚多僕隸。乃人之四肢耳目鼻口。為其主
意者用彼四肢。則四肢俱從役之。此国亦有讒臣。即前
所書知覺之魂。乃人之一分卑小魂中之出。自是以此
知覺之讒臣。止知愛此眼前之好。故要誘主意国主趋
於物欲而包。其分曉之忠臣。即前所書良貴之魂。乃人
之一分高大魂中所由出。是以此分曉之忠臣。能認吾
道。故要功主意国主不可趋。此眼前無用細物也。永彼 后

后來天上之宝。但彼知覺讒臣。有时氣壮力強。能破彼
分曉忠臣之言。敵之使不得清明。正所謂良知良能。人
皆有之。後因物欲所蔽。則能喪之。故得引主意国主趋
於物欲。而不知正理矣。譬如人有黄疸之疾。他自有分
曉明知不可飲水。欲飲則益增其膧。但彼知覺之讒臣徒
知眼前之快樂。乃誑主意之国王。使之要飲水。主意
国王既被誑。又使分曉之忠臣曰。飲水亦可。乃使四肢
之僕隸取水而飲之。以此觀之。人之一分高大良貴之
魂被彼一分卑小知覺之魂。無多次而愈勝之。足以人 之

之多時作事。得眾天主者。爲此故也。予聞上古之時。人未有得眾天主。此神魂之国太平。爲其彼一分卑小知覺之魂。每順一分高大良貴之魂命令。乃能安泰。及人被魔鬼迷惑。既得罪天主。此神魂之国。則危乱。彼一分卑小知覺之魂。他雖奴僕。尤要僭長。固常逆彼一分高大主意之国主。每引之趋於無用之世物。且魔鬼乃人之冤家。又恐人之從善。每迷人之爲惡。是以用計設詐動彼知覺。勝於主意。使之好爲不善。知火之既熱。又知之以吹噓之力。其燒滅可必矣。又譬之欲者。欲攻一城

必先周圍巡視彼城墻之少有低頹者。可要據而攻之乃可得勝。魔鬼之欲攻人魂之城。亦從是也。乘彼知覺之纖微如城墻之低頹。則從此而攻勝之。是以欲保主意之知從善。使神魂毋致得罪天主。當知善惡。知彼知覺之城墻低頹。則更用兵當處以持把之。乃能無虞。是故明理得道之人。真知此事。乃每常自責本身。毋使卑小之知覺。要逆此高大之良貴。而誑誘之爲不善。此理亦已詳陳。恐有未透處。可用心攻究。及至此篇之末則瞭然明白矣。予之前出神魂之本性。而今又當畢陳其

其終末。蓋以人之神魂實為稱貴之實。是以人與禽獸
大不相侔。何則。其人也有似乎天主之形像。余諸物類
雖美現。止似天主之脚跡而已。其此人之似天主之形
像。予款太明告汝。其人也實與天主難比。予雖曰有似
天主形像者。為其有兩三般類如天主之本等故也。第
一般。乃有主意。若款為則為。款止則止。不類乎世物。如
火近柴則燒。若日升天便照。特人之似乎主君。若款為
則為。款止則止。非外物之能強制著也。第二般。乃有分
曉之力。其此分曉之力。與彼主意之力。均在人神魂中所

所由出。論此分曉之力。畧似無終窮之力。故謂之有似
乎天主。為其非止能曉一事而已。若既曉一事。又能愈
曉別事。益增益進。不有厭足。雖無形無影之事物。甚至
天主之本等。亦能曉得。其此能曉之事。亦如彼五孔能
認無形無影之事物。彼人眼若能看見凡物。必先有彼
物之形像。入在眼中。如此則人分曉。若能曉諸物。亦必
先有形像入彼分曉中。此之形像。乃分曉自有神力居
的。特此分曉之形像。尤精於眼之形像。分曉之形像。乃
無形無影之物。似乎分曉然。眼之形像。乃有形有影之物

物。似乎眼然。其此分曉之大。亦似乎人道時能往諸處
故人身雖在此。亦能曉得遠方別處之事物。甚至天上
之高遠。亦得而知。如人身之親往然。第三般。乃人神魂
之本等。無終窮。故謂之有似乎天主。為其人身雖死。特
此神魂永遠不亡。足以神魂能動人為好。命永遠無窮
者也。此為最大事。人若真知。便要保惜自己神魂。若
不知。乃自想如禽獸死。則休矣。無有別事。是以世人妄
動亂為。專尋此眼前快樂之事而已。不知体認。尋彼后
來享福之事。如此者。實可謂之妄人。不知正道。與禽獸奚

奚擇焉。人就不知禽獸之為最賤。實乃下品。無可論者。
人為貴。故為萬物之灵。甚至天上日月星辰。世間庶生
衆類。而合之。亦與神魂难比。然禽獸有身中。無亦有一
件事。助之有性命能長大。但不知可謂之神魂否。予今
送洪唐人名之曰神魂。但此魂與人之神云猜此為其禽
獸之魂。與禽獸之身一般賤。故也。是以禽獸之父母。生
子之身。亦能生子之魂。此蓋天主灵通。無物不知其詳。
知禽獸之魂。與禽獸之身。同一下賤之物。討一小可之能
事。故於作禽獸之時。非特賜之能生継身而已。亦賜之

能生神魂。是以此魂乃小可之事。在禽獸身中所自出。如此天主既助禽獸能生繼身、自然亦助之能生別禽獸之神魂矣。特人精靈之神魂。天主深知其為最大事。不與人力使之能作此神魂。天主雖賜人能生繼別人之身、但此作神魂之力。不與人有、惟天主之自有而已。故於人受胎有子之身時。天主亦造化之。使能受彼神魂。但此神魂乃天主自賦於人心中、非他人力所能作的、亦非人身所由出的。此理深蘊求易真知、故予也不得已復加詳解之。但汝等當知此世上之物有箇惟大此

些之本性。人尤難知。若人用心詳究彼一物之力。有何等大能。作何等事。后來亦能頗認得彼一物之本性。為其彼物之力。乃彼物之蹤跡、能引人尋見彼物之本性。譬之二工師。賢愚不一。但人未知其何賢何愚。及后此二工師各做一器用。若人見其器之精者、便知其為良工。見其器之粗者、便知其為拙工。如此。人神魂之本性實乃大事。人尤難知。若人果用心詳究神魂之本力、有何等大能。作何等事、亦得頗認他神魂之本性乃何。如又人若認得他神魂之力。與禽獸之魂之力、盡不相類。后又

台来便能認得他神魂之本性。與禽獸魂之本性。大不相侔矣。今汝等当深察彼禽獸魂之力。有何等大能至何等處。此事予雖不明言。量汝等亦可自知。為其予想汝心中自知禽獸魂之在身中。能耽彼有性命。能長大寢食。亦能助禽獸耳目之視听鼻口之知众味。脚之能往来身。之能生継。但知此知覺運動而已。余事則無與禽獸之魂力知斯而已。若人神魂之力。汝等自知彼知覺運動之事全有。亦自知其能助人。不止如此。特人神魂之事別有良知良能之力。有分曉能知正道。能認無形無影之大

事。予今試問汝等曰。禽獸魂之力。與人神魂之力孰愈。汝等必應之曰。人神魂之大。自然尤愈七大。如此則不得已當認人魂之本性。亦尤愈七大矣。汝等又須用心究彼禽獸魂之力。與人神魂之力。有何不同。其彼禽獸魂之力。令在身中。止能助身知覺運動之事。解釋乃魂與身相合。作彼知覺運動之事而已。余事則不能矣。若人神魂之力。非特能助人身作彼知覺運動之事而已又自有別等能作別種之大事。是能曉正理。能認無形無影之物。如此大。禽獸魂之力。實乃小可之力。實乃禽獸身中

中自出之力。解釋非止禽獸之魂能助身。而身亦能助魂。假如不相扶助。則身何能自為。則魂何有可為。必之禽獸者。無目便不能看見何者。為其無目。乃無身之事。不能動魂而見故也。如此禽獸魂之力。假若不能別為余之大事。當與禽獸身相合。乃能為此知覺運動之小末事而已。自然此禽獸魂之力。實乃小可之九。身若無魂力亦無矣。又此禽獸魂之力。既是小可之力。自亡而魂力與之偕亡。則於禽獸魂之本性。亦小可可知。而身亡則魂之本性亦亡。故禽獸之身既死。魂則隨身而滅矣

矣。在人則不然。人身雖死。而精靈之魂。不滅自有別種之本性。別等之功力。使之能認凡物。亦有自有之主意。使之能惜凡事。欲為則為。欲止則止矣。若汝等欲與亦相辨問曰。人目所能見之力。乃神魂中自出。自人若無目。使不能見。如此。則非特人魂之助人身。而人身亦能助神魂矣。乃明言曰。此理非难知。汝等若立心詳稽此我所書神魂之事。則汝等自能識破。不待办而自明。但我九要與汝解釋。使人目能見之力。實乃人魂中之出自。特此事亦非人神魂中之本力。而禽獸亦有之。其人神

神魂之本力者。乃我前書良知良能之事是也。此良知良能之力。乃人魂自有之力。不賴身而用事。是以人身雖死。魂之本力。永不能無。既此魂之本力不能無。而魂之本性。自不能滅可知矣。予要與汝等再詳辯論。前所書五孔知覺之事。說彼目耳鼻口之能知。皆從於頭腦中第一間內所出自。實乃第一間之力。助目司視耳司听。鼻知香臭。口知衆味。為其彼第一間之力尤高大。目耳鼻口之力尤卑小。何者。目只能視。耳只能听。鼻口止能知味。各自有限。余則不能。彼第一間中之力。便能認彼耳目所見聞之事。鼻口所知味之物。廣知博見。不不有定限。是以謂之尤高大也。予且問曰。人目若破。使不能見物。彼第一間中之大休息否。汝當應之曰。不休息。為其此人既無目。而止助見之事休。尚有可助耳听鼻口之知味。此俱同第一間中之助力。謂之不息者然也。亦非不助彼目。但因無目。故不能受彼助見之力。假若天主復賜之有目。則彼第一間中助見之力。自然復助之能看。以此現之。人之神魂。尤高明精美。豈於禽獸之魂遠矣。故彼之力。非特助人之知覺運動而已。則有良

良知良能之美。泥足以人雖眼破不能見。但神魂之力永有。為其雖不能見。還有性命。而口言心思。良知良能在焉。彼之破目不能見。是豈神魂之無。但因無目不能受神魂之力故也。假若天主復賜之有目。可受神魂之力。而神魂便助之使能看矣。又人身雖能死亡。而神魂永不泯滅者。為其此魂不賴身之用事。自有良知良能之本性。若天主賜人身之復生。則神魂復入人身。使助之良知良能。如未死之原性也。予今欲再書二三事理物俾汝等真知此神魂之本性。原無息滅。一則且觀夫世

物若能死滅者。為其有別物相勝相尅故也。如水之與火。乃相尅之物。水多能滅火。火熾能滅水。且人身與禽獸之身。乃地水氣火四物以共成之。若此四物一相勝而相尅。故身乃能死滅。至於人之分曉。則異於是。人之分曉。乃人魂之本性。能曉得凡物之情。無別物之可相尅矣。既能曉得凡物之情。又何者能克之使不能曉。既無可與之相克。則分曉之不能滅可知。分曉既不能滅。而神魂自不能滅也明矣。二則觀世物之能滅者。為其有別物之相尅。如水之尅火。若無別物可相抗。故能滅

滅。亦如目若無。則看見之力亦無。為其無身之事以扶
之故。無可受看見之力也。二則現世物之能滅者。為其
無根本。止比其眼前之氣能光。其所光者。乃日照使之
然也。苟無其日。則根本無矣。而光則滅矣。以此現之世
物之能滅者。果有三事。有者相克能滅。有者不相扶能
滅。有者無根本能滅。在人之神魂。則無此三事。一則能
知凡物之情。無余物之可克勝。故不能滅。二則不賴身
事而相扶。自有精靈之良貴。故不能滅。三則根本固。故
不能滅矣。天主者。乃人魂之根本也。天主既無窮。而人

魂自無窮不息矣。夫既不息。又焉有能滅之理乎。且天
主化此世類。均有用之資。無見存之物。故天主於人心
授化有一件事。乃人人所欲長存。而悠久有福者。但人
有二事。一身。一神魂。身人人所共知其不久立於世。而
能死滅。苟無別事而悠存。則天主化此人身。乃為存物
故必賦有別事人身中之神魂。而使之悠存。永遠有福。
乃天主有全功。而化無存物也。此理汝等當立心詳究。
俾汝等能認自己之本等為大事。知保重神魂。莫使汝
等輕視己從禽獸。身死則休息。但當知凡人身中。均有

一件事。名曰神魂長遠不㓕者也。又此理之末。示款典
汝等解釋一件事。能助人識認天主之力。使汝等大有
驚動。人孰不知此天下万邦。人類衆多。日日生之。不可
勝數。但人之身中。天主均化有一神魂賦之。此事孰不
知乃天主变化無窮之大力。至於世人。合錄天下高明賢
達之士。齊心協力。同謀共議。亦不能作一神魂。但天主
非特化一神魂而已。且日日生之者衆。化魂莫計其數
也。又孰不知天主之最善。試人身雖一様土為之。天主
固欲寄一神魂於身中。且神魂又為最貴。甚至上天下地

地庶生衆類。金玉珍宝。亦不得此之比。事孰不真知乃
天主浩恩。以及人也。此理未詳。予且闡之。但我今求汝
等當開明心目。認此大事。莫輕忽此神魂。尤當愛重而
保惜之可也。且人孰不知愛財宝。為其盼他富貴。如此
尤當保惜神魂。乃能得天上之遺宝。享天堂無窮之富
貴。又人孰不欲長遠有性命。故當愛重神魂。乃有性命
攸久無疆者也。
〇七勸論人物不能自有。
〇第四件事理。使人知此世上。真有一位至灵之主宰。且

且天之穹蒼美麗。無物可加。又日之盈其光耀。一日週
天一度。普照世上。無有不及。月則夜行。如之臨於世物。
然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者。正歎恩及禽獸之生繼。
花菓之秀實。草木之暢茂。然爭乃人之所親覩。冬至則
万物藏閉。禽獸魚蝦不生長。草木花菓尽凋零。立春万
物尽開發。禽獸魚蝦則孕子。草木花菓尽萌芽。年年不
異。千古無更。是以先聖先賢。窮究此理。誠非偶然之自
置。實有一位至灵之主宰。因時而運用。乃能如是也。譬
若有人輒至荒野之処。忽見有一大廈高堂。極其美現內

内有筵席。美味俱全。是人進其門。雖不見其主。甚至下
愚之輩。亦自知此高堂。必有良工之構搆。筵席必有主
人之烹調矣。

○八郎論人物推有一主宰

○第五件事理。使人知此世上。真有一位至灵之主宰。
且現夫世人。一人止有一首。一家止有一長。一国止有
一君。設若有二。国家必乱。其此天下之事物。雖極繁衆。
亦只有一位真正本頭。以主宰之。此理孰不得而見。国
之甚。至禽獸之性偏。蟄虫之微物。如蜂蟻乙窩之中。有止

有一王。此事豈不人人之所目見者乎。僧聞汝唐人奉
祀三界為尊神。則置伊於高仰之處。朝暮焚香以尊敬
之。潔齋淨菓以祭祀之。乃拜之為至尊。祝之以求祐。或
人妄發誓願。恐後陷譴。則備香菓。恭請師巫以懺禳之。
其此名曰三界。乃上中下界。則有三箇至尊矣。既有三箇
而施為便有不同。何能統此万物之順哉。或有者奉祀
天地為至大至尊之無對。感其天生地養之恩。禱汝于
上下神祇。天曰神。地曰祇。則有二之至尊矣。尊既有二。
則行事必有不和。又焉能一此世間万物之情哉。若僧
也

也自有一定之見。真知此世上。惟有一位至靈。為天地
万物之主。至大至尊。盡其富有。变化無窮。非餘物之可
比。蕩蕩而無能名。非言語可得而稱。惟爾于施號稱之
僚氏是也。僧今要與汝並辯一正理。俾汝並知有
一無二之主。設若有二。則此二者之功用。自有不齊矣。
僧今辯問曰。若有二王。則有第一第二之稱。未知此二
者其孰愈。汝將應之曰。此第一之為最善。既此第一之
為最善。則彼第二便為不及。當棄而不當事之矣。若曰
此第一之為不善。則彼第二便為至善。宜事而不宜棄之

之矣。未始有二者能同科而可兼事之乎。惟汝唐人奉祀天神地祇。則兼事二主矣。僧因而問之曰。此二者豈能同等而無有不齊者乎。未知其孰賢。汝將應之曰。天神之為最賢。則彼地祇便不及於天神。奚可以地祇而兼事之。若曰天神之為不賢。則彼地祇尤愈於天神。何可以天神而兼事之。如此。則世上必無二之最好最無窮之真正本頭。惟有一位。衆人當專心尊敬之奉事之而已。人若不知奉敬之。而如瞽者不知道途之正直妄乱横行。必至顛跌矣。譬若人欲架屋。必先定基址之端正

正。然後架屋。乃不能顛覆。此一位最大無極之本頭。乃衆善之本。世人若知專心奉事之。後必能從由正路。以為善。有始而有終矣。譬如基址之既正。則屋便無傾顛之患矣。此天下萬邦之人。雖均有良知良能之善性。亦多着事不得其主。為其為物欲所蔽。乃易認本頭。而不知專事真正天地之主。而如肓瞽。乃妄乱奉事神明廷佛。禽獸天地日月等邪術。於今不說異邦。且說汝大明国之人雖聰明。但未知認此一位真正天主。故妄乱奉祀神明廷佛。及三界天地。此正謂欲為善。但未知最善之

之根本雖曰天下一理無二理又固徃事多種本頭若眞知一理無二理則天下惟有一本頭而無二本頭何故徃事分多别主哉爲其未識展開精神魂眼認此一位眞正天主分人俱被魔鬼迷心瞞目奉祀悪鬼而已予今要書多端事理與汝辨論作此一卷書與汝等玩誦乃知此事俱乃悪鬼瞞人耳目也

○天主化成天地人物章第二 凡五節

予今既書彼多般事物之本性又不可遞進之書别款只宜反而求之深究世上諸物乃古時天主所自化的 正

正敎人能認他乃眞正本頭之本性是故予之勞神焦思集此一卷非特與汝等誦讀之而已止是使他能引汝等徃認此一位眞正天主爲最大本頭如予前言凡物之力乃是物之蹤跡人若知認彼物之力是何作爲便能認彼物之本等如何如此人若詳頗知天主之本性先須用心体認天主之力於上古時如何化此天地万物無些欠缺亦無一外物可協助之惟他自化成之而已現未久千年前之時未有天地物類惟有一位無極天主及後至他自思化此天地万物畢具故此天地万物

物之本性。俱出自於天主。為其元始之時。未有別物可為天地之出自。止有天主而包。此事汝等若立心詳察。予知汝等実能驚甚。何則。且現夫世之工師。若欲興工。無物料則不能為。無器用則不能成甚。器机巧之匠。又不能速成。必有日期之至。在天主。則不然。欲成天地万物。不須物料器用。亦不須努力。亦不須待限。但隨意欲。則成於須臾之際。雖成之速。亦須知天主之化天地人物。非一齊而成。亦有次序。一日而化成乙類。事至六日乃完。雖有六日之期。非実限於作為。因其事物众多故也

也若化一物。則此物立刻而成。予解明之。第一日。天主化天及众多天人。亦化地水気火。化此光般物。雖言一日。不可謂之至滿一日。亦不可謂之一時一刻而後成。但成之速。不待瞬息之間。若隨意欲則便成。余日所化成者。亦如此之速也。第二日。時水淹地上。設若如此。後来人物禽獸何所安息。故天主疏河海以注水。使地離水。亦化有別事在于天上。予且闕之。莫使此書多言難今。第三日。天主使地生草木。品性雖多。亦成於恍惚間。第四日。天主化日月。十二星宿。及諸多星。各居其所。不能

能条乱。第五日。天主使水生魚蝦。氣生禽獸。魚之在水
巨口細鱗。不可勝數。鳥之在空。其類不一。飛滑逍遙。第
六日之所成。百般走獸。置之山野。天主既成此天地物
類。自欲化人。以司世之衆物。為世物之主人。故天主有
意於人。於將化人之際。先有言曰。吾今欲化人。當使之
畧如吾之聰明。稍分曉。有主意。能司此世上諸物。此事
予且闕之。為其於前書神魂之事。有辯人之本性靈
異於衆類在焉。後亦欲參詳此人祖之事。但今欲盡數
事。助汝并探知天主之力。其此天地万物之情。如此之衆

分。雖有大小精粗之品。類。汝并若逐一深究。此凡物實
然。皆美好。始有思。無不定位。無不有用。無太過不及之
差。又此天地雖高厚。万物雖衆多。天主若欲滅。則滅之
若欲成。則復成之。始先時之欲化。即刻而化也。又天主
之化天地万物。不須努力。若要化別世間。亦能化之。雖
重之之世。不可勝數之世。亦能化之。為其非若人之聞
見有限。力有窮。在天主。則無限之大力。無窮之變化
化之既多。又能化之益多。此乃天主之本力如是也。○
○首節論世人同認天主至尊

手想汝等聞此實理。必有驚動。亦知惶愧。為其自有生
身以來。未知体認此天主只有一位。而尊敬奉事之。為
真正本頭。如瞽者冒分黑白。固奉祀天地與諸神佛。疑
之能庇人。能救人罪。汝等今而後。知天地不能庇祐於
人。為其非正本頭。乃正本頭之房屋然。但世人有昔高
傲自尊。不肯詳考事理。格物致知其源。而自以見聞為
是者。見天地之高大盛美。乃不思其有自。則尊敬而祷
祝之。遂不究其有天地之主。斯人既冒認至尊。後人乃
視而習傳之。又有愚昧之小人。僉不知高明之正理。而尤

尤不從他人之聞見。則自任其拙思。乃別尋小可之事
物。拜之為尊神。以求庇蔭。如此之人。比之穴居野處之
輩。一生不見君臣之品級。有人謂之曰。某日有帝主欲
此經過。汝可得見其儀表。至期有一長官。帶左右人先
至。那山人一見其威風。則便以之為帝主而尊敬之。為
其生身以來。未識君臣之品級故也。現此。則世之愚昧
者。或為唐人。久未聞天主之正教。若見眼前事物之美
現。則敬之為尊神。祀天地暨佛等邪道。以之能庇祐。何
者。為其未知天主之正敎故也。如此。則與山人之拜長官

官爲帝王者何異哉。或有睿智明理之士。雖異域異類之人。能謙卑自歎。詳究事物之始。亦可自知天地。豈非人之正主。還有一位至尊。至大至全德。變化無窮。乃天地万物之主。於上古洪荒之時。所化天地人物者是也。故謂天地人物乃天主之踪跡。可使人跟其跡而尋見天主焉。若天地。乃天主之踪跡而已。尚如此之高大盛美。而於制作天地者。有可計其德乎。故明告汝。然天主之汜。普世之賢者。亦难以尽言。但可以類推之而已。如子之前言曰。凡物之力。乃是物本等之迹。力若大。其本等亦大

大知天主之力。變化無穷。則可知天主之本等自無穷矣。若天地人物之本等。俱有始有終之本等。是以賢者能考其詳。如前云天地如何運動化生万物者是也。故孟子亦有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在天主之本等。乃無終穷之本等。而他之力。亦無終穷之力矣。故雖普世之大賢。聚会共稽此天主之德。亦不能到于深處。甚至賢人。多如堆沙会同共究此天主之本等。亦不能至于真處。為其堆沙雖多可數其尽。賢人之見。各有遺漏。故焉能解天主無限之

之本性哉、如此。雖我包多方比論。後亦款再言。汝性不
可謂我能解此天主本性至于真處。亦不可謂我之所
書前事。及亦款再書後事。以為天主本性之限止於如
此。實則天主本性無限。予之所書者。乃人見聞之限也。
譬如人之駕舟浮于海中。遠眼現之。似乎水之與天相
連。誠如水之界限止於彼。及船漸進至遠。而水益遠。乃
可知其非水之界限也。初見之時。疑其有限者。為其人
之眼力短近。視不及遠故也。如此。予之知能。及凡賢者
之見聞。誠然短近。俱有限之力。是以雖書之多。亦不可謂

謂天主之本性。止限于此書中之言也。然天主之本性。
實無窮。實無限。止予雖書之愈多。所遺尤多。天賢所見
雖廣。所失尤廣。此正天主之本性。無終窮。無限量。誰指
實難譬論。非余物之可比。是以我性奇尤。實與儒人與
此天主名之曰僚氏解釋此一位本頭。惟最大無物可
加。我性入教之人。聞此僚氏之名。其心中自生敬畏。為
其乃普世人物之正主。能報善人多福無窮。能罰惡者
受刑不脫矣。
○次斷釋天主無窮之本性

○予所書之前事。如與汝等指引頭路、得往尋見一位
僚氏、亦如指汝等初登一層梯、得至認一位本頭、故予
所書大力無窮之正理、謂之指汝頭路者。行遠必自邇
也。亦謂之初登一層梯者。登高必自卑也。及今予之將
書之道、則在此初層梯、而升登次序漸進。汝等若用心
詳究彼既書之道、後則易曉此將書之理。正所謂溫故
而知新也。我今求汝等、假如汝等若既入路頭、不可止
于此。尤當進步、以求至受彼真正本頭無限無窮之恩
德。如行兵者。有曰進前者賞。退後者斬、假如汝等若既（登）

登、初層梯、亦不可止于此、又當高登。以求至得奉事一
位真正本頭、使之後日援救汝等升天、受他無窮永遠
之大福。故我盡情要傳受汝等於所真知之正道。如
先已言此一位天主之本等。當今亦要書至盡予所識
事理。俾汝等尋詳究玩。亦得進步、認此一位真正本頭之
本等也。予且解之、此一位本頭僚氏。無形無始。他乃原
來自有。先万物之先。始万物之始。非余事之可加。非余
物之得齊。乃化天地万物之自。不須外物共成其德。惟
他能助万物之爽。他為最靈最聖最嘉之根本。無限無窮之（福）

福德他之本等。非從外之由來。万物之本等。皆在他所
從出。此乃真正一位本頭僚氏之本等如斯也。假若有
物能先之。有物能助之。則於能先者。能助者。可謂之正
本頭。如無。則此先天地万物之先者。為元始至尊。有一
無二之正本頭僚氏。他之本等。乃自有之万物之本等。
皆由他之派德也。是以万物均受此正本頭之恩。求始
此本頭有受益於万物者也。其此一位真正本頭僚氏
之本等。無終窮。不待辯而自明。為其予之前解天人。央
神魂之本等。亦無終窮。但此天人之魂。乃此一位真正本

本頭所化。尚無終窮。則於化天人之魂者。自可知其無
終窮矣。使天人之魂。雖無終窮。實有本始。惟此一位真
正本頭。無始無終。又無限量。雖追遠歎究其始。進而
慮其終。積之年數。如堆沙之多。亦無可限量矣。或人問
曰。於未有天地之先。則此本頭將何在乎。答之曰。他在
他本等中。為其他乃無形無影。故不有居止之定處者。
有居止之定處者。乃有形影之物也。論此有形影之物。
自有起居動止。則必須定處。其於無形影者。則不必行
住坐卧奚用其定處哉。觀此則可知古者。此位本頭化夫

天地万物，非為己之坐即訃，特欲為後人之覌感而知認其恩泚，俾之後日得居此天堂之上，受福無疆故也。然承華雖常云，此本頭居在天堂之上者，蓋其古時既化天也，則在天堂之上，復化天人，聰明美貌勝於衆類，亦欲助人在此天上受福，真見其儀表也。其实他雖在天上，亦在前後諸處，亦在大小諸物本等中，為其此本頭非特空化此世物而不加之以恩養，但既化成則亦助之有功力，而使之不能嘁，故謂之不特在彼天上，其实亦在凡物之中，與凡物之相合，入彼凡物之本等中也。

也。此番字且明之後加詳明，但我欲與此恭，解此本頭乃撲氏罕无厨，釋義為最清潔，無形無影之事。其此本頭與凡物之相近，為是物雖有不潔存焉，亦不能浼其德，比之日照污濁之地，焉能染其穢。此一位本頭清潔尤勝於日，故雖與世物之相近，又焉能浼之，况他乃無形無影，又何浼之有，实不能浼之也。又此世上有形影微物之本等，與此本頭之本等，極其相遠，如此，他之不須食飲，如世之有形影者，是故謂之清潔撲氏罕无厨也。此

此一位本頭之本共。人之肉眼不得而見之。此事人亦自知。不待解釋。為其人之肉眼所及見者。不過有形影之物而已。其此本頭。乃無形無影之可驗。人之肉眼又焉得而見之。亦如天人雖與本頭殊此。人之肉眼亦不得而見之者。為其無形影故也。又人神魂。實在已身中。及人之將死。實其魂之離身。但人之肉眼亦不自知其魂從何出。為其他挨氏罕乇厨。無形無影之事。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論此天人與人魂。雖同一本頭所成。原其實。不可與此本頭比。且人不可以肉眼見之。為其無形無

影而已。則於化天人人魂之無形影者。自然有甚於是。又安得以肉眼見之乎。實不可得而見之也。如此則此本頭雖在物之中。或在物之外。或在前後左右。孰得而見之也。

又此本頭。永不不能改移。不如物之無定數。永常變迁。至於人雖為万物之灵。汝等亦自知其無定体。於初生也。乃乳臭之孩兒。後則漸長成人。而見識知能。亦與之漸長。及其中年之將老矣。則日見其老而気力愈衰。愈無施為。不特年久之無定体。雖一日之間。亦知此之無常變

幾一滑之既一失之喜怒愛惡應更否泰禍福無常惟
然一位本頭與人之本等相去甚遠他之本等極有定
度永無改移終無變遷此之衆多天人雖與然本頭惟
此他亦不能變更不如世人之無常爲其於初成之際
不若人之幼小而待漸長亦未始先之無力而後有力
亦未始初之壯而後衰老但自本頭化成之時精英
已備智力俱全故亘古及今自始至終無更變之才無
加減之力現然天人乃然本頭之化成且有永終之常此
理而於化天人無變更者自然爲最定度非余物之可

此矣故於茫茫未判之先他乃眞正本頭傣氏及今有
然天地万物之後亦如然之德無以加減甚至於世之
万物或變遷或泯滅惟他之本等大力德慧無必增減
始終如常故謂之欲滅天地人物則能滅欲復成則能
復成者也
又然本頭傣氏極其靈通凡天上人間事物無不眞知
甚至稀微蟲虫江山沙石園林花木無不曉会且物類
多不齊物情又不一而傣氏亦各詳知毫末至於人品
亦有大小心机又有高低而傣氏亦各眞知其深奧故人

人或有欲為諸事，雖在秘密之地，暗室之中，或未存意
或未開口。此一位本頭僚氏已聞見明白，勝於衆之見
此置在眼前之物，為其人眼之能見。況他之所賦，豈他
之不能自見乎。人耳之能聞，由他之息及，豈他之不能
自聞乎。若原其實，則此本頭僚氏無形無影，既無形影
又焉有耳目。但其分曉無極，高明勝於有形之耳目。故
能見聞世物。又此世物，亦非本頭僚氏今日之能知，甚
至於未判之初，已自知之矣。他之靈通無限，自茫茫未来
有天地之時，已見此天地人物，亦知此萬物之情，雖未

来之事，亦得前知。如汝若之今讀此書，但他先知汝之
定日。是以謂之為最大本頭僚氏，惟最靈通，雖眼前背
後，已往未来之事物，悉先知之明白。如置之眼前也。在
乎人則有限見，譬如人在平地，有一人從東而来，一人
從西而来，但遠而未近，東人則不見西人，西人亦不見
東人。而又此東西之人，亦不自見，皆後遠處之物，為其
人在平地，目有障蔽，而所見不廣，故也。是以世人之見
識淺近。故譬之在平地之見，或人在高樓之上，則任從
東西南北前後左右而来者，均得而見之，若其人在高仰之

之處即能見諸事也是以本頭僚氏因其分曉無極高明在众物之上故于天下萬物悉真知其明白如置之面前他之高明过於日月雖包往未来之事密地暗室之作為亦不能逃避者且万物無有一能遠此本頭為其他乃万物之主在万物之中無一物不受其德故雖天下稀微事物無有难知且世间盛大之物乃皆由其所化又何有纖毫而不俱知是以真知宇内包往未来之事物也予之限見淺近焉能尽称此廣遠無限之德雖加一二之讚言何有少補於太倉而增稊米然甚至於

上

上品聰明睿智諸賢聖其限見合而言之会而書之亦不能尽称此廣遠無限之德比之大海之水雖众人汲之亦何嘗見其竭而此本頭僚氏廣遠無窮之德勝於海水海水雖窮其源則亦有限惟僚氏之德性浩蕩深深遠愈究而愈深豈有限而可名言者欤汝等須知此世上諸物甚至天地人及天人雖盛大美現聰明智力但此皆有限定之可見聞源始之可知自為其皆出於僚氏之所化成者也故古者僚氏於人物初成之際僚氏賦之精英各因其輕重大小用權衡以此之為定限

足

是以世之賢者乃能詳知天地人物之情也但此本頭
僚氏他之靈通自出于自有非出于助有故謂之曰無
始無限之本者滿洋溢之能德力富美福慶禎吉
何有復加是以人與天人不能知其深處惟他之自知
也予今不必贅矣特欲讚之一言曰此一位僚氏無極
靈通變化無窮無盡大力無物不能無盡好衆善全有
無極聖無物不知無盡標致不有醜陋無極大能包天
地人物雖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亦得而包之無極公道
賞善罰惡無私無極慈悲原情宥罪無極富有雖天下

事物繁衆未始無一不受之恩德亦未始能減他之富
無極歡喜孰得而害之無極有福永遠不能變遷他乃
無極眞正本頭無始無終無限無窮雖千言萬語合而
称之惟此一言而已汝等今於易曉本頭僚氏於茫〻
之時如何造化但自見他之本者無極美德無極多福
永常舒泰及化成天地人物他之福德何有少減此世
人大不相侔世之帝王官長若無財宝侍役則不能自
大亦不能安樂此蓋財宝侍役長人之志助人之榮華
者也惟此一位本頭僚氏不須外物共成其泡乃能尊大

大乃能自在為其此等多福及玩好之宝欢喜之自當
在此本頭中之有出亦均在他之本等中而且無盡之
滿故自於無限早之時他原有無限福無限好無限樂
及化成天地万物他之福德榮樂豈曾見增甚至此天
地万物俱滅他之福德榮樂亦不有少減止是永遠如
一無極盈滿無累盈充是也又此本頭僚氏且又甚嘉許
已之福分振众善人使之受至心是無遺永為好命雖
此善人众多各々受之至滿而他之福全無毫髮之少
減特圓滿而永常如一耶三

○三節釋天主全功於人物
此一位本頭僚氏雖無極大變化無窮亦自有無窮之
福不須外物以補相之但汝等尤當知他之已化成天
地人物非使益之而不顧實有意以恩及之甚至木石
𧈢蟻之微物亦付之以化育之功使之不能息滅非若
世之工師若已成便舍而遠之為其功既完矣又何有
別功力以加之但此本頭僚氏大有神異之力非特化
成此天地万物而已雖既化成又必永常管顧之而固
與之精英使之有成而不致息滅實乃與万物之相通而

而在万物之本并中乃能如是之安泰也假若本頭僚氏既化成天地万物含之而此之相離此天地焉能自位万物焉能自育哉如日之離世則世上人物便自無光故日之光非特施光於宇内而已又有助世物之光華使得陽氣而不能滅熄如此本頭僚氏非特化此世物而已既化成矣又加之以恩及使之久遠常有不至息滅甚至禽獸魚虫草木沙石稀微之物類其実本頭僚氏均有意以化育之也然此事亦不难知汝若用心究玩此書之首篇予所解禽獸之本業知保身醫病愛

子之巧計乃本頭僚氏指之頭路使各從其類知孳至於止所雖草木之類亦如此之遂身之軟者則使生有鬚可纏絆以扶身之起子之薄度者必生葉厚使護其子之固覌此則可知此一位本頭僚氏雖最大亦非吝至微之物而均典之造化生成之完功也夫既知僚氏有意於物自然尤加有意於人更欲指示之頭路使之能到終善之位励而永受彼之恩寵也予亦知此世之愚昧者見人之為不善而所行不合於理乃謂僚氏無闗意於人設所為不若禽獸此事性善明理者深惡而惡

聞之為笑愚若之言。全然無理。殊不知人與禽獸。大不相侔。故古有言曰。天地性。人為貴。況人為万物之灵。且禽獸無知能之良。無分曉主意之責。不知作功果。為罪戾。但本頭僚氏特引之一路。而使之各從偏向之本奔。或机巧以求食。或計局以保身。或防衛以养子。此之偏性。及終之。則依歲矣。至於人。則自有知能之良責。分曉主意之美德。故僚氏又與之有二路。一為善而有功。俾報之以無窮之福。一為惡而有罪。俾報之以不脫之禍。此二路。僚氏亦有一端之限定以與之。苟人知善之可好而欲為之。使至有功。則僚氏定引之直路。及滑天上界。乃人真終善之止所也。苟人不知惡之可惡。而固為之。及至重罪。則僚氏俟到期者。不迁改。便定罰之監獄使受不脫之刑。乃人真極惡之到底也。以此現之。則僚氏之輕於物。尤重於人。可知矣。譬之一父有一子。是子有一僕。現其父之厚其子之僕。則可知其尤厚愛於子矣。其此本頭僚氏。化禽獸庶類。实以养人。似乎人之僕。人則如僚氏之子。現僚氏若有意於人之僕。豈不尤加厚意於人乎。我試問汝。以前說僚氏無意於人者。或不

歆為或不能為或不知人汝將應曰乃不知人如此僚
氏則非賢知汝乃屈僚氏之無極賢知汝若曰乃不能為
如此僚氏則非有力汝乃屈僚氏之無盡大力此事皆
难說得汝若曰乃不歆為如此僚氏則非慈悲汝乃屈
僚氏之無盡慈悲又难說得亦明告汝於上古之時僚
氏化此世物乃他主意自愿非有強抑但欲後人知其
無極大力智慧至善多福以欽感之而已則夫僚氏於
先時化人必乃他之自愿不有強抑又何有不加施之
以恩力也又假若僚氏有大力至賢至善自愿化此禽獸

獸諸物又加以調護之使之各從本等以至於止所何
為無力無能無主意要允加厚於人令以明理者現之則
自然有也然可屈其至德以愚昧者之見即謂僚氏無
貴重于人斯誠屈僚氏之全功也但汝等當知欽羨此
一位僚氏為無極大本頭變化無窮於太古時化此宇
內大小物類亦非特化成之而已又必持衛之各安之
一定之止所又須知此一位僚氏雖持衛此世物至過
及他亟安然自在非若世人事多則心煩鳥能如之舒而
泰特此本頭僚氏大異於是他实有精神付與一件物

世人。加倍指引之直路。使之為善。能到底至得僚氏之大福也。

○四節釋天主自有別等福德將以與人非親指授不有人知

但予今要書完此上文。許汝要再詳僚氏之本等。至我自有所傳述之盡限。雖前已多書矣。亦欠有一大事。乃本頭僚氏真正本等。惟他之獨有。凡物俱無。亦非外物之可比。又無一物之可為真譬論。故此事本有難知。俺本頭僚氏。若不與人親言。或不指示人心。人亦不能自識不

而他之精美。完全自在彼物之中。以持衛之甚。至世物之繁殖。伴伴如是。物物亦然。他亦未始其少有不自在也。故吾人稱之為至大至善。至靈至聖。雖世物可謂之多。或至十倍之多。他亦得而均濟之。不能少有無變然者。但見其福德無極充足。如上古時。未化天地人物之先若同也。此僚氏本有意於人之事。今且闡之。及後再書第二篇中。詳解昔時僚氏。如何化此世人。并書有尋爭情。乃自僚氏化人至今為的。如置在汝面前。使汝真知明白。俺本頭僚氏。如何愛此世人。亦如何尤要庇蔭世人

不比予之先言僚氏至大至灵至善至喜智最大丸最慈
悲此雖為大事亦略有可知之理亦尚有可譬之方為
其僚氏淅已有之大力智慧分與人物是以人見人物
之有是灵則原其所自未窮理漸進以至其極亦渇以
知僚氏至大之德乃自嘆曰若泰乃小可革物有賢人
能得知此事彼本頭僚氏乃無極尊大自然原有無極
之賢聖矣又人若見天之昭与日月星辰繫焉而旋轉
度數順四時無少差又見地之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萬物草木生於其間而不紊乱則格物致知

知便称此本頭僚氏極有大力灵通化此天地人物大
加恩力各從其類以衛精之使不失其止所故曰欲知
天主須驗人物者是也若夫此一種之大事予今欲書
之但此一事僚氏不有分與人物惟他自有為其普世
之大賢竭会集之聞見尽自已之分曉亦無力可知此
本頭僚氏最大獨有之本背亦無别方道可使人自能
尋此事但本頭僚氏他惟最慈悲極要恩德與人每照
顧指引人直道使人能得他終善之止所永為好命心
心及無遺而僚氏又真知天上人間絕然無物可延人心

心。止他独有無盡大之本等。万善众福。聚合于其中。無極充滿。惟能常足人心而已。亦真知無一物可為人之真正止所。能使人心安然自在。絕無外慕之思。惟他之独有大本等。福德無極。能使人心永常自在而已。如此俺本頭僚氏自然亦要與人說此大事。使人知他有何真正終善之處。有何真正好命心。是可以感發應世之人。勉強要為好事。從由直道。心中仰望有日能到他真正終善之處。可受俺本頭僚氏無極大福。永為好命。心是無遠。此乃本頭僚氏極大恩德以與人也。是故處世之人

人雖賢智高富貴華。若不知識認他真正終善之止所。實乃棄人。如言棄者。不知由正路也。譬若有人駕。舟泛海。欲往一處。若先未明彼處之路程。則自然游蕩從來無定。而終不得到也。如此。俺本頭僚氏若不與人說此大事。乃人之真正止所。則雖大賢高傑之士。終然反為無用。不能從由正直之路。徒白妄走而已。焉能到其止所。而為好命心是哉。然此事。俺本頭僚氏雖要與人說知。亦不與凡人均知。但與淨水入他教門者。說知之而已。要他奉事之。故承淨水人惟真知之與之為記

号。乃他正教门中之属民。此乃本頭僚氏大有恩泚於
我净水入教者也。若此世之人众。苟知謹早自處。要入
此本頭僚氏正教门中。專心奉事他拜之。為真正本主。
此本頭亦賜之此大恩德開啓其心。使之識達此大道
理。總要庇祐之扶護之。使能專心信此大事。如動亦淨
水者一理也。人若入本頭僚氏正教门。此世上。專心信
此極大道理。亦專心惟事此一位本頭僚氏。后来有日。
此本頭僚氏报应之在。彼天上。使之真見此大事明白。
永為好命而心是矣。以此現之俺本頭僚氏。此無極大 独

独有之本荓。实能是人心也。雖此世上。凡同類之賢者
非惟不能真知此事。而且不能得聞其畧。譬人眼見之
之力能看諸光。其太阳乃諸光之本。人眼便不能对現
太阳。為其阳光之力大。眼見之力小故也。若有狂暴之
徒强企而觀太阳。則眼便得昏暗之疾。似此之譬。雖小
可。亦頗助人見識。可知人分曉之力。实能認得凡荓实
事。如眼力能見諸光。此俺本頭僚氏之正本荓。雖乃众
实事之根本。無極真实。但人之分曉。此世上皆不能識
透。如人眼力不能对現太阳。然眼之不能对太阳光影 於

於分曉。要認真僚氏之本等。何者為其僚氏之真正本等。無極大。人之独自分曉。又甚小。故與之难对也。若有志驕之人。不自量。要求曉僚氏之本等。而他之分曉。又益暗昧矣。知此。人若入此僚氏之教门中。要奉事之。此世上。當專心謹細。深信僚氏微妙道理。乃古時親與人言。后来傳授。我淨水人。我今將與汝辯說。但要先書一二事情。使汝等真知人在世上。不得已當有可信之事。乃人雖未親知灼見。但當深信而已。為其得聞他人之說。如今人雖不親見古之帝王。昔之聖賢。相继治世。何

何法政行道。今人皆信從而悅服者。為其得聞人之傳言。或有徵於遺書者。故深信之也。予亦信汝中華大明国有一聖君。在朝在北京。此皇王亦不常川出遊。每年止一二而出。而一国亦得統治。此事予雖實不親見。而亦深信者。為其得聞汝名唐之傳語也。又凡人無不知愛其親。為人子者。雖未真見其母之生成。無孝順之而不敢忤逆者。為其得聞人以指示之故。深信而竭力以事之也。如此。則世上還有多事。雖不經目之親見。而當信者。為其得聞人之口傳心授也。假若不信此等傳聞之

之事。則世上無君無父。烏滑乎泰然。汝等又當知此
信諸別事之力。與我入教人深信僚氏道理之力。大不
相同。何者。其彼信諸別事之力。乃憑他人之傳說者。則
夫我入教人專心信僚氏正道之力。惟憑僚氏詳語以
告者也。又彼信諸別事之力。乃人自有之力。况彼事亦
乃小可之事。是以人之己力。滑以此並而取信之。若我
入教人專心深信僚氏正道之力。乃本頭僚氏自賦於
我分晩中。使我能識此極大微妙之正道正理。而深信
之也。如此則彼信諸別事之力。奚可與此信僚氏正道之

之力比哉。彼之信諸別事之力。乃小可之力。依人之傳
言而信之。况人亦小可之事。或僞傳者。則能变迁。亦猶
屋之賴墻而立。設若墻基不正。則屋必顛矣。若夫信俺
本頭僚氏之力。乃誠確堅固之力。永不能变迁。蓋其倚
憑僚氏而已。他乃無上至真之正本頭。不能改移。無傳
虛僞者也。其此專心深信僚氏正道之力。乃我淨水等
真正記号。人於初入教門時。僚氏則與之此力。若未入
教者。則絕無之。是以此力爲至貴重者也。此事姑闕之。
至第二篇中再詳之

○五欸釋僚氏有三別孫仔
○予今要畫論本頭僚氏極大微妙道理。然本頭僚氏
雖只一位。他之本體。亦只有一。但他有三般微妙之事。
我將名之曰別孫耶。然之本體不惟本頭僚氏獨有而
已。亦有分曉。有主意。有智慧。識事理者。俱稱之曰別孫
耶。如世人亦乃別孫耶。為其本頭僚氏分與之有分曉
有主意。有知能之良貴。及天上之天人。亦乃別孫耶。因
他有分曉。有主意。有記性。識事理。至於魔鬼亦謂之別
孫耶。能於古時。亦乃天人。因其得罪僚氏。故被謫為畧 但

但他之分曉知能未始無一也。故余物雖盛大華美。俱不
可名之為別孫耶。惟僚氏與人。及天人魔鬼。此四類可
名之為別孫耶而已。甚至天之高大光明。禽獸庶物之
奇異美現。俱不為之別孫耶。為其無分曉。無主意。不達
事理故也。又須知。雖人及天人魔鬼。亦為別孫耶。但與
本頭僚氏別孫仔雖比何者。人與天人魔鬼。雖有良知良
能。有分曉。有主意。善設計。但非己有。俱出於本頭僚氏
所付與之也。又人與天人鬼。彼知能之良。主意善計之
力。乃有限有窮之力。在乎本頭僚氏所自有之分曉主意

意智慧之力乃無限無窮之力如此他之別孫仔之本
并亦乃無限無窮之本并人與天人鬼別孫仔之本并
乃有限有窮之本并矣人與天人鬼雖名之別孫耶
但與本頭僚氏別孫耶大不相侔何者一人則謂一別
孫耶二人合則謂二別孫耶若多人合則多別孫耶又人之
本并亦如是或一別孫耶乃一人二別孫仔乃二人又
別孫仔乃多人此與天人與鬼亦如此推之惟本頭僚氏
雖止一位但他之別孫仔有三一名曰父一名曰子一
名曰挨氏畀无尉山道雖实有三別孫耶但不可想之
為

為有三位僚氏止有一位而包汝并若立心究玩此大
微妙道理使汝并驚動此本頭僚氏有此大無盡之本
并子今再告汝等此俺本頭僚氏实乃三別孫耶第一
名曰僚氏父第二名曰僚氏子第三名曰僚氏挨氏畀
无尉山道彼第一別孫耶名曰僚氏父與彼第二別孫
耶名曰僚氏子及異別孫耶又此第一別孫耶名曰僚
氏父第二別孫耶名曰僚氏子與彼第三別孫耶名曰
僚氏挨氏畀无尉山道又異別孫耶為其僚氏实有三
別孫耶他雖有三別孫耶但僚氏則一而包又彼第一
別

別孫耶名曰僚氏父実乃真其父為其生彼第一別孫耶
名曰僚氏子特此僚氏子不有生別之孫耶也彼第三
別孫耶名曰僚氏挨氏畢无厨山道亦不有生別之孫
耶如此則彼第二別孫耶與第二第三別孫耶大有以
異為其他乃父実為正父而包余之別孫耶復不為父
又彼第二別孫耶名曰僚氏子他乃第一別孫耶僚氏
父所生実乃為子余之則不為子為其他與別之別孫
耶有異又彼第三別孫耶名曰僚氏挨氏畢无除山道
他不在第二別孫耶中所生出而包乃從彼首之二別孫

孫耶中一齊出来如此則此第三別孫耶與彼第一第
二別孫耶又有以異矣為其第一別孫耶不有從別之
孫耶所出惟彼第二別孫耶他乃正子実從第一別孫
耶僚氏正父中所生出又第三別孫耶在彼第一第二
別孫耶中合同一齊而出為其第三別孫耶與彼第二
第一別孫耶俱各有異矣又第一別孫耶與第二之有
異第二與第三之又有異其第一別孫耶乃真正父第
二別孫耶乃真正子第三別孫耶又從首之二別孫耶言
中合同一齊而出名曰僚氏挨氏畢无厨山道此無名

詞。雅以解釋。又此三別孫耶之本昔。尤有难解。為其除
僚氏本昔外。絶無別事。可以譬論。比例也。但雖难言。此
乃惟最实事。是俺本頭僚氏親自。以此告人者。故我等專
心深信之。亦真心尊敬此三別孫耶。称似雖有三。其实
一位。僚氏無極尊大。变化無穷。但汝等当知。彼第一別
孫耶。雖名為僚氏父。乃真父。实生彼第二別孫耶。名曰
僚氏子。但不可比世人物類之生子。世人生子之力。乃
小可之力。乃身之事。為污穢之事。故甚小可之力也。在
僚氏父生子之力。無形無影之力。無形無影之事。是極大

大微妙之力。惟最微妙之事。為最清潔之事也。如此彼
第二別孫耶。雖是真正子。但與此世人所生之子。又大
不同世之人子。與其父為兩人。兩身。兩神魂。兩分曉。兩
記性。兩主意。兩愛。兩般力。故凡人子之本昔。雖父之
所生。而本昔便不能相同如一。或者有同。而本昔又各
一。如子之身。有似同父之身。雖同而体各一。子之魂
亦同父之魂。雖同。而魂各一。人子之分曉。能達事理
亦如父之分曉。雖如。而分曉各一。故多者子之強於。
或者子之不能継父志也。又人子或身之力。或魂之力。或

或身之本䓁或魂之本䓁。雖如於父。但身之力。魂之力。
身之本䓁。魂之本䓁。俱各有一。何若為其為人父生子
之力。乃有限之力。亦小可之力。雖欲生子如之。但不能
如意。故雖生子之身。而不能將已身與之。是以人子之
身不能合同於父之身。為二身。故父子二人。各私一身。
凡本䓁亦如此之各一。不能合一。又此世之人子。必以
年。父必年老。而父必先有及年多。然后生子。何嘗父子
同年而齊有之。此正世之為人父子之本䓁如是也。若
俺本頭僚氏無一極大父子之本䓁。大異於世人父子之本

本䓁。何以見之。徵第一別孫耶名曰僚氏父。他生第二
別孫耶。名曰僚氏子之力。乃無盡大力。生他子。為第二
別孫耶。渾然與他相同。為其僚氏大父。將他自有之力。
分曉主意智慧福德一一以與之。乃能一理也。如此則此
第二別孫耶。名為僚氏子。乃第一別孫耶僚氏父所生
雖與父為二別孫耶。但他不為二位僚氏。為其僚氏之
本䓁。止有一而已。乃僚氏父將此本䓁之力。全與於其
子也。然此第二別孫耶名曰子。實與他父為二別孫耶
其別孫耶雖有二。但分曉止有一而已。故被二別孫耶分

方晚脊等。具同一理為一。無極賢聖。無物不知之也。又
此第二別孫耶。雖與第一別孫耶。為二別孫耶。但他之
聖力。主意智慧。公道福德。等富有之良貴。止有一而已。
故第二別孫耶。名為僚氏子。與彼第一別孫耶。名為僚
氏父。大力脊等。具合同一箇為一。無極大力。無物不能
變化無窮。又彼第三別孫耶。名為僚氏挨氏卑乜厨山
道。實與第一第二別孫耶。湊為三別孫耶。但雖為三別
孫耶。不為三伍僚氏。為其僚氏之本等。止有一而已。乃
僚氏父僚氏子。將他本等之大力智慧。全與僚氏挨氏卑

卑乜厨山道也。然此第三別孫耶。名為僚氏挨氏卑乜
厨山道。實與第一第二別孫耶。湊為三別孫耶。其別孫
耶。雖有三。但分晚。止有一而已。故此三別孫耶。分晚大
力脊等。具同一理。合為一。無極大僚氏。變化無窮。無大
小先後賢否之不齊。故彼三別孫耶。一理具同。合為一
伍。與正本頭僚氏而已也。又此微妙三別孫耶。雖有第
一第二第三。不可想彼第一為先有。及後年多。乃前第
二別孫耶。名曰子。亦不可想此第二別孫耶為少年。彼於
第一別孫耶為年長。又不可想彼第三別孫耶。尤少年。

於二。但汝若當知此三別孫耶。希同一致。出於無限無
先後大小。但於茫乜未判之時。希乜有此三別孫耶。其
第二。與第一同而布其第三。與第二第一同而有。合而
為一。真正本頭僚氏。永無離別分散者也。予益書一小
譬。亦頗長人会悟。彼太阳中有二件。第一件是光。一件
是热。此二事均在彼太阳中所出。但此二事。與太阳希
有。非有先后。於古時。俺本頭僚氏。化成太阳之際。使有
光有热在焉。至今亦永如常。某太阳既於。則使有光有
热。何人有不見此光热。與太阳之希有也。亦未始太阳之

之先布。然后有光。之先有。然后有热。特見其太阳光
热之希有也。此事雖小可。與俺本頭僚氏难比。亦頗能助
汝若。尤易曉此三別孫耶。非參差而有。雖第二名曰子。
实在彼第一父中所生出。第三名曰挨氏卑尼厨山道。
实在彼第一第二中所共出。但不有先後之序。只是一
希而有。自於無限早时。有僚氏大父。則希有此三別孫
耶如太阳之有。則便有光热二事也。故彼第二別孫耶
名曰子。第三別孫耶。名曰挨氏卑尼厨山道。合彼第一
而希有。其第二不在後於第一。第三不在後於第一第二

二。只是𡗝同而有。鋡汞并称僚氏大父為第一。為他乃
亙未自有。無所從出。称僚氏子為第二。因他实從第一
大父所出。称僚氏挨氏畢乞廚山道。為第三。因他实在
彼第一第二中所共出。但以次第為名。而称之而已。不
可謂之有次第先后之不同也。又此三別孫耶。不可謂
之乃第一化第二。此第一第二乃化第三。為其此三別
孫耶。𡗝并禎善。𡗝并大力。假若第一化第二。此第二則
便不能與第一齐并禎善大力。若第一第二化第三。則
此第三。亦不能與彼第乙第二平并禎善大力矣。其实 第

第三不為第二第一所化。但第
二乃從第一中所出而已。第三乃從第一第二中所出
而已。此事理人尤难曉其詳。但乃誠实之事。故此三別
孫耶。实非外物所化之。只是他并具同一理。合為一位
無極大本頭。於太古時。化成天地萬物者也。然此三別
孫耶。果实有三。為其彼第一別孫耶。名曰僚氏父。他独
自乃真正父而已。不從出於別人孫耶。彼第二別孫耶
名曰僚氏子。他独自乃真正子而已。乃從出於第一別
孫耶。彼第三別孫耶。名曰僚氏挨氏畢乞廚山道。乃從

出於首二別孫耶。故此第三別孫耶。與第二別孫耶。不
同別孫耶。又此第二別孫耶。與第一別孫耶。亦不同別
孫耶。惟此別孫耶有三而包。余事。止有一而無二矣。本
頭僚氏之本等。分晩。主意智慧福德等富有之良貴。止
有一而包。故雖三別孫耶。不為三本頭。但彼之等福德
具同一理。合為一位本頭僚氏。雖彼第一別孫耶。名曰。
僚氏父。惟最大力。惟最賢聖。又彼第二別孫耶。名曰。僚
氏子。亦如之大力。如之賢聖。又彼第三別孫耶。名曰。僚
氏挨氏畢无厨山道。亦如彼二之大力。如之賢聖。雖然如

如此。稱其名德。切不可謂之乃三本頭。有第一。第二。第
三。各有無極賢智之本等也。止有一位本頭僚氏而包
為最大力。為最賢聖。其彼三別孫耶。一曰父。一曰子。一
曰挨氏畢无厨山道。果有三別孫耶。故名之第一。第二。
第三。但原其本。則此三別孫耶。一理具同。合為一位真
正本頭僚氏而包。為最大力智慧。變化無窮者也。乎不
敢自専多言。恐獲罪於此無極尊大本。頭僚氏。縱使雖
加之千言萬語。亦不能道盡。亦不能解詳此至大至高
無極深奥。無極微妙。俺本頭僚氏之本等。但我自幼至長

長專心信此俺本頭僚氏真正微妙道理。亦堅心專
守此道至死不二其心惟一心奉敬之奔事之倚怙之。
為其他实乃普世人之本頭能庇蔭人為好命納福心
是永無窮矣。或人若問曰。此一位本頭僚氏乃何其物
我應之曰。此本頭僚氏他非天但他無極好尤勝於天他
非地但他無極好尤勝於地他非人但他無極好尤勝
於人他非天人但他無極好尤勝於天人他非草木庶
類但他無盡好尤勝於草木庶類他非世物但他無極
好尤勝於世物特他乃化天地万物之真正本頭故名之

之曰。俺本頭僚氏或者再問曰。此乃本頭乃何物亦復
應之曰。此俺本頭僚氏他有三別孫耶第一名曰。僚氏
父第二名曰僚氏子第三名曰。僚氏挨氏毘无厨山道。
但此三別孫耶一理具同合為一位本頭僚氏化天地
萬物又能施恩於万物扶助天地以運四時亦能庇蔭
人為好命使之心是無遺而永遠無窮矣。此乃我聞見
之限無他辞可对汝等雖千方次問汝只有此道理可
荅之而已矣但汝明告汝等此乃最為真正道理極為
微妙未易可知故汝等及異邦諸人未既入敎自然尤有

有难晓明白。故不可志驕自思。要詳究此俺本頭僚氏。無極微妙之本。並致被俺本頭僚氏。謹汝分晓。反為暗昧。如人勉强要現太阳之精。則眼被克而反昏昧矣。然世人雖不晓。此俺本頭僚氏。微妙道理。又不驕言屈他正道。不為真实。以致得罪之也。論此世間。亦有好多真实事理。人所难知。此之婦人。於初受孕之際。乃點點精血。月月漸成。又分男女。及至順月。則便分孩。此事。孰不謂之实事。孰不謂之正理。承今且問汝等。何尝親見此成胎之事。汝毋自然皆曰。未尝親見。亦不詳知。知何

月漸長。但众人均知。此乃实事。莫敢謂之為虚誕之説如此。則俺本頭僚氏。無極微妙之正理。雖汝等自有难知其詳。故不可謂之不為实理。但当謹畢自處心口如一。欽矣。此俺本頭僚氏。稱他乃三別孫耶。第一名曰僚氏父。第二名曰僚氏子。第三名曰僚氏梹氏。甲乞廚山道。大力智慧齊等。不有先后大小之差。但此三別孫耶具同一理。合為一位真正本頭僚氏而已。他無極尊夻変化無窮者也。其此書之首。乃我告汝等。此世上。只有一位真正本頭僚氏。今我又要告汝。此一位本頭之根

為微妙。雖有聰明睿智之士。亦不能詳細其義。蓋其此
一位真正本頭僚氏。他為最大最。最喜。最有力。最智慧。最
富有。最福德。無一物可加。他之本等大力。無終窮。無一物不
能。他之分曉。無終窮。無一物不知。他之国度。無一物不有。無
終窮。無善不備。他在等處。無物不見。亦曉得人心徹底。
世人知面不知心。他知人知面也知心。他乃無形無影。
無始無終。亦無一物能害他。世物雖大雖美。不得與之並。
凡他之本等。俱無始。而又無終。如此。人何能曉得此極
大本頭僚氏之根因。可能解釋他至尽。雖此普世之大賢

因。彼先之教汝等。認一位天主者。乃如開地基。使之深
而且正。今之教汝詳釋此一位天主。乃架高堂大廈。若
人要造宅。必先深固其基址。若基址之不正。焉能架屋
之吾等美也。又須知乎。今所書之道。不為我之自能的。亦
不為我之自創的。乃古之得道賢者。遺書教人。我今述
而解之。使汝等可知此正理。然此正理。非古之得道者
者所自出。乃於上古時。天主口傳心授之。令以告人也。
其此正道。亦非特我係們篤信之而已。自生民以来。有
好善人賢士。信此正道。而每讃揚之也。其此正道。蓋為

貪。聚会而辯論。傳多書記多言。亦难解釋此理得尽。雖
人否知湧汲之多。亦不能道尽此理。昔有一得道大賢。
自思欲尽知此天主之根因。一日在於海邊往来尋究
此理。見一童子。閑一小窟。手執漏碗。大賢问曰。子欲何
為。童子答曰。我執漏碗。欲汲海水。注於小窟中。使海枯
竭。大賢笑曰。子言謬矣。此一漏碗。何能汲竭滄海之水。
童子曰。汝既知漏碗不能汲竭海水。而又欲尽知天主
根因。豈不大謬。須臾童子化不見矣。此大賢便驚悟其
為天人之指示也。如此。我何能尽解此天主根因之妙道

妙道。故海水深多。一碗不可汲竭。妙道深奧。尤有甚於
海水。我之分曉。累如小碗。又焉能曉其尽哉。我今計欲
篤専求知天主道理。當如幼児於初学行之時。氣力未
壯。必須緩步而行。得不仆地。若疾走。則多顛躓矣。亦如
人目。若要正覩太阳。則阳光便克人目。故必先用梢跡
之物。藉眼。使眼得藉見太阳矣。是以人欲求知天主根
因。尤無智力。故必從究玩此世物。乃能認真天主。若要
速知天主之道。則必至冒認矣。又如人欲知彼帝王之
何等尊大。先須探問彼之殿宇何如。及視其臣之行仪動

動他又看其如何治国臨民此等事理若有規矩雖不
見帝亦可知其為聖君也此一位天主無形無影之可
見但人現此宇内物類如此何定度而不紊亂則便知此
一位無極天主有何大力能撑得此天地萬物也。

○釋天地万物諸情章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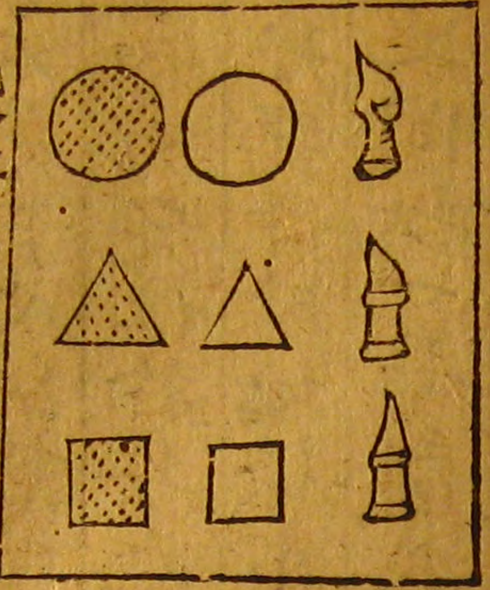
上古之時天地未判止有一位天主而已無物與之侶
伴雖如此之孤寂但他最為有福為其他乃凡事衆善
之根源他之根源自有至灵至聖不有外物協相雖亦
有天地或既有天地他之福德永常圓滿后来亦自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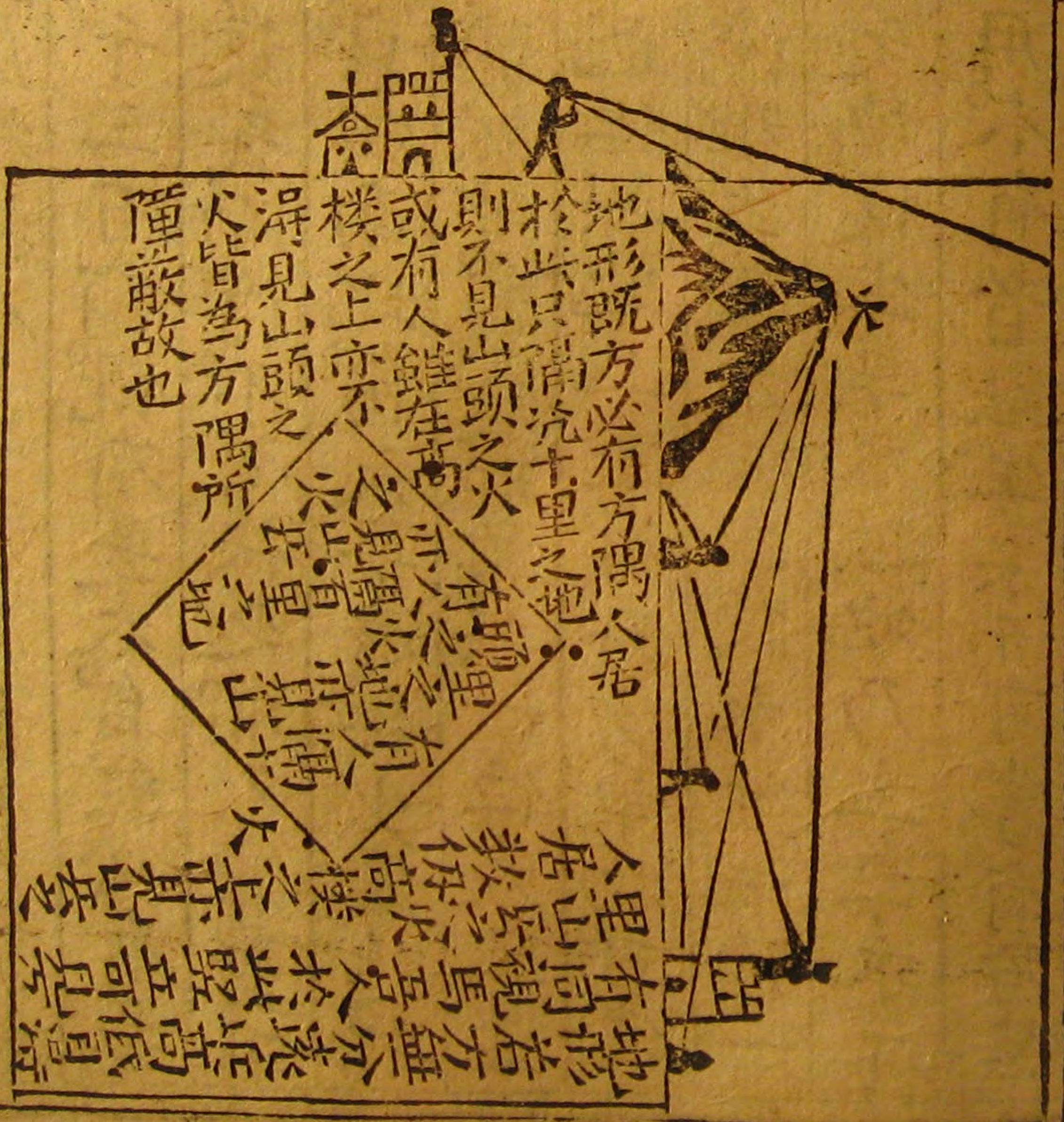
化人祖使之覌感其恩德能認他為其正本頭能奉為
好命處但於未化之時則先為之捐搆其房屋乃化天
地万物也可使人住於其間此天地為二處一處乃與人
住此世上受用万物至死感天主之德天乃報應人死
后神魂升于其間永受天主之福也予今先要告汝天
下萬物之情試垂听之夫天下有四般之物火氣水地
火性最熱故炎上以至近天天者火之所寄也火下乃
氣氣之本性甚寒然氣無不充足於宇内氣下乃水水
之本性甚温故就下以帰于海海者水之所注也水下乃

乃地。巳之本性。極其乾燥。古者天主化此天下。火氣水
地。故予言水下乃地者。汝等又須知古時。水包地外。人
物不得其所居。故天主分水。使注在一半地。俾一半地
離水。而人物有所安息。天主於初化成天地之際。字内
尚瞎。未始有光明。無分晝夜。而天主又化日月。日可司
昼。月可司夜。則有陰阳日月之可紀也。彼上天精微之
事。人尤難知。予且闕之。今告汝等下地粗顯之物。尤
曉其此下地之物雖粗。人若能究其詳。亦可知此一位天
主。無極大力。無極灵通。可作一切事也。首

○首鄭辯天圓地圓

今觧地形。其地形圓而不方。汝大明人謂之天負地方
者謬也。予今與汝等辯此地員之故。使汝等心中瞭然
明白。其天体半浮半沉。度数共三百六十。浮一百八十
沉亦一百八十。人居世上。雖在東西南北。目前所及見
者。有九十度而已。無多無减。為其地員。不有土角遮隔
人眼故也。假若地方。人居近土角之處。目前見天之度数
非多則减。不得定額矣。我又與汝取譬其形影之相似
者。理之然也。如有物置在燭火之前。那一物之形若員。其





其影亦員。彼物之形若方其影亦方。雖尖長而形影每相似。未始有異。此理乃众人同目所見者也。且現彼月之蝕。乃為地之形影所障。汝並見彼遮月光之地影。員乎抑方乎。予但見其每員而未始有方也。知此則地形之實員可知矣。此事予欲盡圖像。使汝並尤易曉。次

○次節解地形及生庶物利人

然地甚廣。週圍有六千三百鋪。既有是大。自然必有是重。雖如然之重大。乃乘氣而浮。不有扶之。亦不能墜下永遠居中。上下左右。東西南北。離天平遠。無少偏近。然爭人若用心細想。則駭然驚動。便知称然一位天主。最善智力。定位於然地也。但然地上。還有好多事物。可使人尋究。昔時。地被水淹。雖生草木。天主使水往注於一半地間。然一半離水之地。使生草本。故地乃生草木亦有多種。可以資人食用。木有者能生菓而可嗜。有若堪為

為材而搆屋。有者可燒火而熟物。草亦有者能香腦稱人意。有者能開花。適人情。有者可為藥。療疾病。有者養禽獸之肥澤。又木之高大者。頭必壯。根必深。乃能多生枝葉。雖高亦不能倒偃也。又草之藤生者。身必軟柔。難發。又使之生有鬚蔓。可以纏絆而扶起。然等小節之草木。而天主尚有意以恩及之也。復現夫對木之種子。彼木之種子雖小。及萌芽而生矣。又能漸長。至如對母之高大。此如梨柑之類。對身則亦大矣。但梨柑之子。又細小雖細小。又能萌芽而出。漸長而與對母有六其然能出

出能大之力非木之自有乃天主意與之令之傳種不滅汝現自天主化成天地万物今有六千餘年何嘗有一草木之滅種只見其永相續而不息者也天主又化有多類禽獸長牙利爪巨口尖嘴大小不一有在田野者有在山林者有在人家者此禽獸天主又化之有雌雄使之生継不息如豬雞可以養人牛可以代耕馬可以載物犬可以看家均乃天主有意欵以資人之用也又此禽獸之身雖有大小之不同亦類乎人之身外有耳目鼻口可以求食內有肝腸脾肚可以消食皮膚血骨

覺冷熱補瀉亦與人同觧見首章矣汝等若詳究此凡禽獸俱有知覺運動我知汝等亦甚要称此一位天主為至灵矣其禽獸之本等觧見首章矣我今故不言多但陳一二汝宜立心斟酌可也彼蚕之為物也初出卵之時身甚微細當用柔嫩桑葉以食之及七日即眠脫殼復醒身頗大矣則用畧粗桑葉以食之至七日復眠脫殼身則大矣可用粗桑葉食之及至三眠三復則身肥壯肚中有絲自要吐絲作繭伏於繭內亦不能死及数日間彼身在繭內自化為蚕蛾咬出有翼能飛有雌

雄相交復生卵以相継此事若立心細想人不得已當
稱賛天主善化於蚕雖微物又賦之自能作繭造於工
師其彼繭内清潔光澤如粉壁然又助之在彼繭中變
為蚕蛾咬出有翼能飛如復生然此事極為奇異得非
常見則不為驚動耳若賢者尋詳其真便加称羨此其
位天主為最尽通大力善助此世上諸物也我今教爾
一件事乃汝等所罕見之物使汝等知驚動而賛羨之
有一国名曰唖勝微耶是国有乙小鳥名曰庆嘛氏此
鳥天下止有一箇無雌雄食至五百年乃死及其將死

又能自知乃尋取安息香及別等香枝為一巢於当太
阳之處入死於巢中后来香枝及安息香正当太阳炊
炙熱極乃自燃火焼彼鳥身既焚其火燻化為一虫
此虫日日漸長又化為鳥継之不使滅絶但止有一箇
非有二也此我所言之事均乃天主化而置之地上多
不可勝数言不可得尽姑言数事俾汝等心中自想推
類此例能曉得此一位本頭僚氏乃如何為最大力無
窮也此地之事尚解未完為其地内亦有許多事物可甚
使人尋詳彼地内又有水源如人身之血筋然地之本性

甚旱若無泉水則地必崩離故又須有泉源使之暑濕
乃能浹洽而堅固又此源泉亦有處混混然而自湧出
注於坑溪使人渴而共飲亦有處焦焦然而無流若
鑿井則得泉而飲又彼地內出有金銀玉石鉛銅錫鐵
等寶以資人用使無欠缺者也汝等既玩此等理我劝
汝心中獨自尋詳彼地之內外所產諸物如此之盛大
知此之華美而又不能識絕則於古時天主化此世物
者有何大力有何智慧而無窮也況此世物均乃天主
有意念人而化正欲人之各有所得故此地之內外諸物

物莫不天主恩德及人雖大雖小雖貴雖賤亦未始有
棄物也予今不書多事只要叮嚀汝等立心尋詳此二
事而已第一件事乃蠶之有益於人論此蠶雖微物而
利於人甚大何者蠶之能吐系作繭使人抽織以為衣
服實可謂之珍貴甚至帝王亦用此以為錦袍御衣以
飾其体之華美并廟礼拜亦用此系紬為幃壁使之潔
淨標致又孰不知此系之多方可與人之经紀謀利以
致富此豈非蠶之微物而多利益於人也第二件事乃
金銀財寶均乃地內所產其此金銀寶具孰不知為貴物

物。众人五心爱之不。停烦而求之。為其人若ョ丿財宝。則
便富贵。得人之欽敬。飲食則尽肥其。如此。則有蚕而得
衣。有財而得食。故凡人類。合当尊敬此一位天主。感謝
其恩德。享爱之勝於世物。為其蚕出系綫地産財宝。均
非自有之力。乃天主付之。而使之然也。故人有一衣一
食。當深感天主之泥也。

○三節鮮地中有地獄四處

又此地内。有一件事。雖人眼不得而見。但实有之。名曰
地獄。此乃汝唐人名之。我人名之曰。陰別懦。解釋為深 函

函之處。此地獄在地心。常以羞辱之子。在於梨中。故此處
名中。雖東西南北之人。與此處均一遠近。此獄有四重。
第一重在極函深之處。為鳥茶陰別懦。中有火刑。此火勝
於世俗之火。何者。世之火止能燒人形身而已。地獄之
火能燒人身。又能燒人神魂。世之火燒人。能死。地獄之
火燒人不死。論其热。有甚於世火。其所不能燒死人者。
非火力之不能也。乃天主固意使之燒人不死。欲以罰
惡者。長受限难。而無息也。雖獄中之有火。不可謂之有
光明。特函暗之甚。為其乃硫磺火。極臭穢难当。又無可 其

與人適情解憂。見之惡鬼吼喝辱罵苦楚盡刑萬狀
又變態猛虎毒蛇。使人見之戰慄不勝。此地獄之刑法
多端。惟以悉舉。雖受此凌虐。亦無一息離刑。又永遠無
盡。此乃天主固意創之。欲以罰惡者。受刑而不脫也。亦
猶天堂。乃天主固意化之。欲以賞善者。受福而無窮也。
但此二事之相反耳。第二重包在第一重之外。名曰麭
呂交刀寮。解釋乃消鎔其渣滓。使神魂清潔。如煎金去
其鉛銅。使其金高貴。此處只有火刑。如陀別慄之酷熱。
但無惡鬼諸毒。此乃入教人有微罪。未盡去。故天主責之

之受此限滿。及日當之期。則出升天受福。此天堂之福
天主非洗賜之特典。入教神魂清潔者。受之也。
○第三重。名曰臨暮。此處只幽暗而已。並無火刑惡鬼
等毒。乃幼小兒女。未受一大事。名曰沙交覺民廚。其之
淨水洗潔神魂。假若忽死。當入此處。永住於其中。不得
升天而見天主。蓋其此小事。雖未知為惡。但在胎之時
染彼始祖遺識所累。神魂不潔。故自然不得升天也。
○第四重。亦名曰臨暮。此處亦無火燒惡鬼等刑。只幽
暗而已。乃古之得道者。神魂在此伺候。至天主可憐他乃

乃拔出亦天受福。或處自西士氏降世。受刑賄罪。今無人到此矣。此事后来汝等尤得詳曉。但今陳一二。俾汝等真知於天主化地之時。便化有地獄四處。或有人問曰。此天主化地時。尚未有人。為何先化地獄。我答之曰。亦如今世王者治国。雖未有人民犯法。則先有牢獄法場之設。正欲使未人見之。不敢違律。如違便刑于此是故天主於化地時。則已知后欲化人。立此地上。故先化地獄。俾將来者知畏而不敢為惡。若為惡則刑於地獄矣。如天主於化天之時。雖未有人。亦化便有受福之天天堂。俾后人心念此妙處。便要為善。以求得天主之報福而無窮也。天体候詳于后也。


此第四重亦名曰臨暮乃古之淨道若神魂在此
地獄

○四節解水

地形既解。今当解海水。俾人循序漸進。究玩至天体處。
因為地外是水。水上是氣。氣上是火。火上是天。故水為
第二重。次第解之。古時水包地外。天主分水作一半。地
為海。此海中。亦有好多争物。使人究玩。此海甚濶。人若
駕船在海。只見天之近海。但行船愈遠。而海愈濶。正所
謂大海無邊者也。如此。故人可到諸国上經紀。以其所
有。易其所無。雖旱路崎嶇。阻遠難到。山不相連。水亦遠
人滑相逢相助。故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又此海水。亦甚

甚有力。雖船重載。且浮泛而不能沉沒。雖海中之深處。
亦有小嶼。此嶼。每被風浪淘打。又不能分崩。此嶼之中。
或者有人家。亦有者無人家。雖無人家。亦有禽獸瓜菓
食用之物。源泉止渴之水。此乃天主有意怜人。久泛於
海中。絕粮失水。止見大海連天。有何計較。故必海中生
有小嶼。可俾人泊船。復整桅具。備粮取水。乃浮到其往
處也。又海水一日二度。潮汐有信。此事人尤難曉。但善
心者。以謙卑自取。知天主為最通。此乃天主仁意之
事深奧難知。但見則謂然。稱讚天主無窮之德。又海水有

有一事如叠圖。可使人為模式。得知天主如何慈悲要
可怜人。亦如何發威要責罰人。彼海水有时風平浪静。
好行船。欢喜無虞。此比之天主慈悲要可怜人也。有时
風狂浪滚。險沉船。艰难苦甚。此比之天主發威要責罰
人也。愚者遠險而登岸。即忘記是桒。如俗云。上山要钱
落水要命也。善心雖包登岸。亦常記而不忘。極加称羡
天主。惟最大力能助風之滚浪。又能止風之息浪也。又
海中。極其多魚。大口細鱗。不可勝数。然魚類雖多。各有
本性。不能相同。多々取之而不竭。日々用之而不盡。又
魚

魚之子。極其微小。雖微小。亦箇々能出。漸長而似魚母。
此魚子。人熟不見其多之甚。故遍海有魚。此乃天主善
計以利人。為其漁者。眼不得見其魚之有無。但任意撒
網。俱有得魚。故數魚之多。以利人之取也。海内魚形。又
甚多種。有者像人物之形。有者似禽獸之形。然種類雖
多。天主均識其名。亦知其本性。如此熟不驚動。熟不称
羡天主為最靈。通博覧物類之詳也。予今與汝等陳一
實事。昔时有一大魚。死於其海中。被風飄流至岸。人多
自
見之。此魚極大。其身長有八丈。大有一丈。尾又闊一丈



目長有二尺其齒兩邊共数有三十二箇嘴大有一尺



圓齒踈七寸牙體骨長一丈六尺頭高八尺且離水口生近肚此乃天主與之前之位頭目既高離水口若生於頭則眼見水底魚見難以捷取而食故必口生近肚目雖在水上若見水底魚其口近肚浮以捷取而食之以此而觀之豈非天主有意用功於物

物類乎

〇五郎鮮氣

水既鮮完當書水上之氣古時水包地氣包水及后天主分水離地一半故氣包水亦包地氣之本性爲甚寒此氣亦有多利於人爲其人若無氣爲嗒喘息故乎夙與夜寐之際必呼吸出入乃有性命至於禽獸亦然故謂之地生草木水養魚蝦氣育禽獸者也又人心甚熱若無此寒氣以制之則心火太熱而人必死又天之日月星辰所能照臨者亦是氣在此中夾引之而過也又須

須知此気之本性雖寒。亦有三般不同。彼極高之気又甚熱。為其近火故也。此下之気亦熱。為其近地。日烘地々生熱。地気上升。乃能熱也。彼中之気。乃本性原在。故甚寒。或有時亢[redacted]阳熇地。々気上升。至此陰阳不順。冷熱不和。故化為雲雨霧露霜雷雹若是也。故此気実有益於人。於冬寒時。露結為霜。使凄草木之零落。正欲枝木。護發根本生深。及春来。乃萌芽發盛。而多生花菓実。其夜露之降。以滋草木之暢茂。誰見花菓之不当露者。而能秀実乎。又雲騰而致雨。使田園之成熟。而人淂食

食於五谷。地亦生多菊草。以養牛羊之畜牲。而人淂衣於系衆。但人当詳思天主恩德之浩大。此地雖有水矣。亦止流注於坑壑湊下之地。焉能遍及。豈若雨露之同沾耶。此雨之降。點々滴々。疎々漏々。滋潤花菓之秀実。准根本之温透。雖有利于物。而実濟于人。故曰。天主化天地生物以養人也。但汝等亦須知天主。雖厚恩於人。尤要譴責悪人。彼及時之順雨。田園成熟。人皆飽暖。此天主之厚恩也。亢旱不雨。田园飢饉。人皆凍餓。此天主之罰悪也。又非特大旱之可懲戒。若使之久雨不晴

晴洪水泛溢出。則田園崩壞。五谷淹死。人畜損失。此降水
災以罰惡人也。予聞汝大明國漳洲於數年前。有洪水
為災。飄船上山。浮屋出海。人民溺死。田園崩壞。此豈非
天主降災以罰惡也。此事乃汝唐人之傳來。非予之自
設也。我現古鑑。亦有水災尤甚於是。后觧詳之。

○次節觧火

地水氣既觧。我今書氣上之火。此火內包氣。外近天火。
之本性甚熱。能燒毀凡物。故世物之凡有熱。均乃火之
力以度之。如凡有濕。均乃水之力以度之。凡有冷。均乃氣

氣之力以度之。凡有燥。均乃地之力以度之也。是以人
之身。與禽獸之身。俱有地水氣火四般以共成之。乃有
性命。故人之身。與禽獸之身。或有疾病能死者。乃此四
般有相克故也。熱與冷相克。濕與燥相克也。人身之無
疾病者。乃四般之中和也。若此四般一有太勝。便生疾
病而能死矣。禽獸亦然。故凡天下有形之物。所能滅者。
為其均有四般事也。特天無此四般事。故不能滅。不能
變遷。火雖甚近之。而亦不能燒之也。予今書一二事理
以明之。此火與氣永相克。此二事若均盛。則不能相勝火

火雖最熱。亦不能滅氣也。雖甚寒。亦不能滅火。若有一
衰則被彼盛者而勝之。且觀夫夜間於近天之處有火
飛光渋。唐人謂之曰。星过宮。此実非也。若是星則居其
所永不能動。且火不能燒他。彼乃氣而包下之有些冷
気不至近火。為其気少火多。則被火燒滅。人見其形影。
則謂之星过宮。此実非星。乃火之滅氣也。若彼火之尤
少。而気之尤盛則火之被気包于其中。不得出。及至気
之漸散中之火終出。則震而為雷。是以雷鳴。人見其有
火者是也。予書此地水気火。俾汝等深知此一位天主

深

深有意化生物。以利便於人。但人当知其本而感謝之
若不然則以其所養之其為所害。何則。説不知人非水
火不生活。則其利大矣。尚天主之欲罰惡則以水火為
災而其害又深矣。火之禍淫。容后解註。

○七 略解天体

地水気火之四大事。予已解之可使汝等。知認天主無
窮之力。今欲書彼高明之天体。及其本性。尤為至大之
事。但汝等須知天有十一重。我今要簡單解其本性。特
我不要躐等而先解彼第十一重之天。但当自下而上

次

次第解之以便汝等之尋詳也第一重天乃近人之吞
其体清似琉璃又永遠不滅此二事非特此第一重而
有至於十一重亦如是也為其此天下諸物凡有地水
氣火共成者乃能滅壞惟天之体絶無此四事相結故不
能滅壞自于天主化成至今亦可謂之久矣但見其永常
旋轉如故此豈偶然也哉實乃天主有意化之賜之有
力可助天下万物之萌動人與禽獸之生継靠天之旋
轉能止息或運動之能变迁則此天下万物便滅一尽合
此天之悠久所以成物也為其天主於化天之時賜之 輕

輕清光潔異於眾類而又賜之高明悠久之力高明所
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此第一重天內包火氣水
地外貼第二重天天体厚似自天至地此第一重天全
未有星辰只有月而已月之在天如木節之在板但月
質本自無光乃借日光以為光此月乃天所結成尤清
於天故日照之乃能尤光於天人見之乃成月月体團
圓此对面一面尤清日照之極其皎潔兩邊尤濁日照
之缺有不明為其十五望日日月相对世人居中乃見 缺
月員居未日行進前或退後照之有过不及人見其月

缺。月亦有時能蝕。因乃地影障蔽日光。照之不及。故月
無光。人見其蝕。及少頃間。日行過地。光照及月。而月復
光矣。此乃實然之理也。予聞汝大明國人見月之蝕。官
府人民。置香案鳴鼓而救之。及其明也。則謂救之有功。
予真知雖不救之。亦能復光。為其少頃日行過地。而月
光自有矣。予書此等。使汝等知詳。后來月蝕。切不可從
流俗以救之也。此月之旋轉。能助世物。雖有力可助世
物。而尤偏助水濕之物。為其海之潮汐。亦隨月之出沒光
又凡性濕之物。於月光時。尤加發達。如草木之類。月若

光盈則露重而多生。月若弦晦。則露輕而減發。此亦可
謂之大事。月雖離地甚遠。亦能助此世上之物。月之大
小。潮水亦與之大小。凡人及禽獸草木。亦如此隨之榮
枯。故曰清風明月可[redacted]人天也。以此現之。月能照物之
力。乃從光中所出。而此光。又非特照此世物。而包且註。
助世物之繁華。不如燭之只能照光。而助力之事無知。
故於月蝕時。雖不久之無光。而世上之物。有似悲傷之
狀。此月體尤小於日。尤小於星。人之見月尤大於星实
者。為其月在此第一重天尤近。故人見之乃能大也。星

实大於月。人之見星尤小於月者。為其星在第八重天極遠。故人見之乃能小也。就不見此世物雖小。若置之近。亦見其大。雖大。若置之遠。便見其小也。此月尤小於地。何以見之。於月蝕之時。能盡暗無光。乃地影尤大而遮之遍及也。須益天体。使便覧尤易曉。

○第一重既解。今書第二重天之本性。此第二重天內包第一重天。外貼第三重天。此天止有一水星。凡星亦無自有之光。乃日之旋光也。此星日照之。亦甚光。有力可助天下之物。每一件俱有益於世物。汝等自尋詳之

之可也。恐書之致濫人之眼力。但汝等當用心斟酌。此第二重天有何等之高大。其第一重天厚有自天至地內又包火氣水地。今此第二重天厚亦如之。厚且包第一重天。汝等細想之。有何等之大也。

○今書第三重天之本性。此第三重天內包第二重天。外貼第四重天。此重天只有一金星。此星日照之。發其光燦。有力能助天下之物。予且闕之。但要汝等用心尋詳。此第三重天有何等之高大。此重天亦與下二天均厚。又包此下二重天。汝等細想之。有何等之大也。今

〇今畫第四重天之本性。此第四重天内包第三重天。外貼第五重天。此重天止有日輪在焉。此日之本性自有甚光。能施光於別物。故為众光之本。此日極其有力。雖天及星月之能助世物。亦乃日先照而使之有光。乃能助天下之物。非天及星月之本性。而自有其光。實乃日之力以施與之也。又日可使人能知年月晝夜。為其於第八重天上。有十二星宿。排列定所。為十二月之數。日布三十日。行在彼一星宿之前。為一月。後又復行過別星宿前三十日。又為一月。行至十二星宿完則為十二

二箇月日乃筭為一年。此日早起。出使人可作工。黄昏入使人可寢息。乃有晝夜陰陽。又此日。行有时左近。人亦有时行左遠。人於暑时乃行近。人於寒时乃行遠。合故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寒來暑往。此四季均乃天主有意按定。以利益於人。為其人身有四悉。乾温寒熱。於春天。人身有温。天主固行春令以湏之温。於夏天。人身有熱。天主固行夏令。亦熱以和之。於秋天。人身有乾。天主固行秋令。亦乾以培之。於冬天。人身有寒。天主固行冬令。亦寒以養之。故此四季均欲助人身之乾温令熱調

曰日蝕及火西、間日行过月其光自有失亦不須必流
倍鳴鼓以救之又此日雖蝕不能尽暗為其日極大而
月極小故盈日不得週及而日雖蝕所以不能尽暗也
予今不得已要與汝等解此日体有何等之大俾汝等
喟嘆稱羨此一位天主為最聖最通最有大力善化凡等
事物此日形尤大於地已大有六千三百舖此日有地
六百六十六倍大汝看此日有這等之大而所居之吞
量有何等大耶亦須知此日体者是其大耐而流行又極
其速汝看於最早日將升之際初見其一邊小小不須頃

調和而使之康泰也又須知此寒暑之漸来漸徃而未
始遽迫也汝看夏天於三箇月甚熱亦未尝大暑徃而
大寒来又必有三箇凡秋天而秋風凛烈漸觧熱氣使
之生凉然后三箇月冬天大寒亦未始大寒徃而大暑
来又必有三箇月春天而春日融和使去寒而漸生温
然后暑至如此中和有序有相生而無相尅故人物乃
滑繁華也此日亦有时蝕但日之蝕異於月之蝕為其
日之本性甚光出於自有無火遺缺但日在此第四重
天月在第一重天有時月行盈日遮人眼不見日光故日

頃刻間便出離形繪想出日形有况十方鋪之大。只能
流行似前之速。况此亦可知天主無窮之德也。
○今書第五重天之本性。此第五重天內包有四重天。
而外又貼第六重天。此重天。止有一火星。此星受日之
照。本重其光燦有力能助天下之物。今且閣之。但要汝等
用心究此第五重天有何者之大也。
○今書第六重天之本性。此第六重天內包有五重天
而外又貼第七重天。此重天。止有一木星。此星受日之
照。極光有力。能助天下之物。今且閣之。但要汝等用心

究此第六重天有何者高大也。
○今書第七重天之本性。此第七重天內包有六重天。
而外又貼第八重天。此重天。止有一土星。此星受日之
光。亦有力能助天下之物。今且閣之。但汝等当立心究
此第七重天有何者之高大也。
○今書第八重天之本性。此第八重天。內包有七重天。而
外又貼第九重天。此重天。乃众星居之。多莫勝数。雖先
聖先賢。每夜立心詳究。亦不能曉会。只能認况箇星宿
之本性。此众星受日之照。極其燦爛。極其美。觀其形大

大於地。世人見其極小者。爲其第八重天之中、高遠故
也。假若星之尤小於地。則人眼便不及見之矣。又凡星
之得日光、箇箇俱有、獨自本性。共別星不同。此星雖如
此之多。並無兩箇相同本性。一箇知此之能助世物。一
箇如彼之能助世物。此星亦乃飾天之艷台。而在世之
人夜間仰觀天文、多布衆星。不疎不密、極其燦爛、便要
稱羨一位天主、至靈至聖、至善安排、凡物至於如此之華
麗也。昔一善心賢者、現見此事。乃言曰。天者乃告人天
主之力也。彼一賢者、他明知天無一性命、無一分曉、有何言哉

哉。但將以取譬之而已。如人若見畫圖中。人物山水標
致、便知此一畫匠之良巧。則知畫圖之告人知也。亦猶
人要識帝王之面貌。若見彼帝王之畫形。便知彼帝王
生得有何者之丰采。此豈不爲形圖之能告人歟。如此
人若見天之高明廣大。厚而且清。重重疊疊。上下相包。
又有日月星辰之燦爛。晝夜輪轉之不息。雖久亦無差
度。亦不損壞之。如此甚至愚昧之人。若見此天之華麗
而且悠久。亦便知於上古化此天星日月者。爲最靈通
大力之正本源也。雖此天之極其標致。今人見之。不以

為尺美者。為其常見故也。假若有一人自生身置於密室之中。俱不使見天星日月。及至年長。或遇一夜天色晴明。星月交輝。乃引出是人而見之。是人則自然驚動之甚。極欽羨此一位天主。大力無窮。善化天星日月。此乃論理而已。今之善人賢者。予真知其格物。雖常見此事。亦甚驚動欽羨。為他知其立心而詳究至於真故也。

○今書第九重天之本性。此第九重天內包有八重天。外貼第十重天。此重天尤高明尤精美。而又善輪轉。為其遠愈高大而愈路遠。故必須善輪轉。雖此重天之尤大。尤遠路。亦與別天之齊轉齊到。以此觀之。則此第九重天棟轉之甚也。此第九重天無星辰所居。只有水。乃是天主因以化之。此水似霜結固。如玻琉璃之耀。

○第十重天包第九重天。外貼十一重天。此第十重天。甚大甚高甚厚。又甚能旋轉。此重天之外。無別重天能轉止。此第十重天若轉。而內九重諸天皆與之同轉。故此第十重天乃諸天轉動之本也。此重天自東至西。一日輪轉一遍。此乃他自有之本等。余別重雖如此之輪轉。但非自有之本等。俱靠乃此第十重天輪轉如捩之。而使

使之同轉。故此內九重諸天。亦一日輪轉一週。乃隨第十重天而行者也。然。此第十重天。自天主化成至今。永永自東至西。一日輪轉一週。無少差錯。豈以昔之大賢。用心詳究此第十重天之本性。每如此之輪轉。乃能曉得年月。日時晝夜。况點鐘漏。亦曉得凡年日月时刻之有定也。予既解此第十重天。如何輪轉。一日一週。今欲與汝等解彼諸天。亦有时隨自有之本等而旋轉。

○第九重天。四万九千年。一度隨自有之本等輪轉。異於日。已一过旋轉。俱從第十重天之本等旋動。第

○第八重天。七千年。一度隨自有之本等輪轉。異於日。日一过旋轉。俱從第十重天之本等旋動。

○第七重天。二十九年。一百六十二日。零六時。一次隨自有之本等旋轉。異於日。已一过旋轉。均從第十重天之本等旋動。

○第六重天。十一年。三百一十日。零十时久。一次隨自有之本等旋動。異於日。已一过旋轉。均從第十重天之本等旋轉。

○第五重天。一年三百二十一日。十一时零四刻。一次

隨

随自有之本并。與於日旋轉。日一過轮轉。俱從第十重
天之本并旋轉。
○第四重天。三百六十五日。二时四刻夕。一次随自有
之本并旋動與于日。已一过旋轉俱從第十重天之本
并旋轉。
○第三重天。三百六十五日三时夕。一次随自有之本
并旋動與於日。已一过旋轉。俱從第十重天之本并而
旋轉。
○第二重天。三百六十五日三时夕。一次随自有之本
并

并旋動與於日。已一过旋轉俱從第十重天之本并而
轉。
○第一重天。二十七日三时零五刻夕。一次随自有之
本并旋動與於日。已一过旋轉俱從第十重天之本并
旋轉也。
○今解此第十重外还有一重天為第十一。此天体亦
與別重天相似。但尤高大。尤清明。此之本并與別重之
本并不同。別重天俱能轉動。惟此重之天安鎮自在
必運轉。但見其自有光耀。非余光之可比。此乃天主有意

意付與之而使之能然。有如陞之梯萃於諸天也。此第
十一重天。乃天主有意尤加化之。欲與善心者樂居於
此。使之真見天主。受天主之恩寵。能為好命。心足無遺。
永遠不竭矣。其此世上。但凡好物。均乃天主所化與人。
欲人歡喜。但有終窮之日至此。與彼天上之好。雅比。天上
之好。悠久無疆。永無變易。世上之好。不久便能泯滅。且
此歷世。乃究床之處。不有安寧。屢屢變迁。彼天上淨境
與樂之所。乃人之本處。無一好不有。無究家。無猜忌。和順
相愛。眼見天主。常稱謝。受福無窮矣。此天堂之福 雅

雅以尽詳。今且闕之。后加再譯。俾汝等畧知一二。亦要
為善。永常思念此處也。


第十一重
第九重
第八重
第七重
第五重乃火星也
第四重乃日所行之天
第三重
第二重
第一重

○八節解天人

予既書有多般事物。乃天主古时所化。欲人覌感其恩德。知認之為真正本頭。但不止此数般。而包。雖書之既多。而所遺尤多。亦有者愈于彼。而尤能引人尋見天主之本等也。汝等須知於古时天主化天之際。亦化有众多天人。在於第十一重天之上。不可勝数。此天人盡為至善。此世上無物可與之比。為其此世上之物。雖精美。俱有形影。特此天人。乃無形無影之可見。雖名之曰天人。不可謂之如人之有肉身。予量汝唐人無别話。故名之

之曰天人。我輩名之曰。挨氏卑尼尉。釋義為無形無影。故人眼不得而見之。為其人之眼。乃有形尤粗。但得見此世上有形尤粗之物。如之本等。不得見彼無形無影尤精之物。隱微莫測。若人之分曉。乃神魂之真眼。為無形無影之眼。尤精神。尤大力。能認得無形無影之物。亦能認得此天主之本等。雖為尊大之物。隱微之象。但予真知昔时有一類世人。尤愚昧。尤倡狂。不知至理。止識認此世上眼見粗俗之物而已。若眼不得見之物。則謂曰之無矣。在乎聰明睿智之士。知認人神魂之本等。不但

曰人止能認此世上得眼見尤粗之物而已。且曰亦能認彼無形無影尤精之物。此事汝唐人亦不自謂為不知。尚常言曰。人莫不知道。此道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亦何嘗有形声之可驗。人每常言而行。常用而遵之。知此則雖至大無形之事物。亦可得而知之矣。又事物雖目不可得而見之。切不可如愚昧之人。則曰無焉。其天主為最是通者。化諸物均有合用。設者天主賦人有能認無形無影之力。苟無無形無影之物可認。則彼能認無形無影之力。將何用哉。譬如火有能燒之力。苟無無

無化柴木以應用之。則能燒之力又何施哉。如此則此天人雖無形影。其原實須有之。他之本等乃無形影之本等。絕無有形之物以共成之。若天主許之變態。亦能如有形之物。但當知此天人雖變態似人形。不可謂之能長大。須食用。為其此事乃神魂之本性故也。若天人變態似人形。人亦見其形。雖不見其天人原實。天人之在身中。雖曰不能助之長大。不須食用。其實能引身之行動往來。亦有声言。而使人得聞。若知此則可知天人之在身中矣。又此天人能往凡處。不須勞倦。不待日至

至。但瞬息而在眼前。且極其聰明。能深知自已之本性。亦能認得宇內普類雖大小精粗之物。及草木之性。亦詳知之。蓋其天主於初化天人之時。非特賦之有分曉而已。而分曉之中。又賦之有精灵。如前書人眼中之眸子。有多形像在焉。其實不可謂之如人肉眼中之形像乃有形影之物。他分曉中之精灵。乃無形。而有形之物。蓋其天人之本性。原無形影之可驗故也。其天人。亦能識認天主。但不能至於深處。故雖甚聰明。但天主無極深蘊。有何者能窮究而尽識之也。其天人雖識天下諸

諸物。若後來未過之物。人心若為未為之事。則不知之矣。此二事。惟天主獨得而知之矣。此天人又有主意。欲為則為。欲止則止。好之則憐。惡之則憎而好惡又不能迁改。此天人永不能滅亡。原來有生之始。而無歸之終。乃天主原化之一性。無外物以共成之。亦不有天下之物以和之。是故不能滅也。世之物。所能滅者。為其有别物以共成之。以扶助之。物亦乃小可之事。故不能永保其長久也。如人之身。或禽獸之身。共成于地水氣火。故不久延於世。而能泯没。其此天人。乃天主無終窮之力。自

之故有不及之差。此為第三類者。此三類六天人。一類之中。又分三品。如世之人。上品者治國。中品者治家。下品者工利。天人之在天上。亦如之上中下品。有不齊者。然此事不能究其實。亦不能解其詳。及后天主可怜人援至于天上。須時乃見明白也。予今解此多少。等情汝不可謂乃泰之自創。但我实述古之聖賢所遺言。亦非此聖賢之所能自有。乃天主諄諄然命之。及行事示之。今書以授后學者也。但此九品天人之名。予詳玩在天主聖鑑中。今狀于此。以便汝等閱覽。自下而上以名言之

自賦一性而成。並無外物扶助。天主既無始終。而天人亦無終窮。可知矣。此類天人多不可勝數。雖此世上人物草木沙石。亦不得與之比然。雖多亦各有稟性。不能相同。有者賢。有者尤賢。而又不能拚雜。自有次序。如征兵。雖多。亦不能混乱。各有隊伍行列。又須知此天人。雖甚聰明賢達。亦有者近侍天主。乃天主自教導之。又有分曉高明。此為第一類者。有者稍遠。非特天主自教引之而已。又有高明天人照引之。使之理会。此為第二類者。又其次者。亦非天主教之而已。乃此第二類天人教之

之下第一品名曰瑟奚辣氏此等天人乃天主差之爲
人傳報消息第二品名曰亞奚江奚黎氏此等天人乃
天主差之傳報重情第三品名曰微不誤奚黎氏此等
天人乃天主差之代行變化第四品名曰保茶碼低氏
此等天人乃天主差之助人破敵寃家第五名曰賓民
巴勝氏此乃天人首者能管制天人第六品名曰多民
勝訟挨氏此尤尊大能使喚別天人第七品名曰陀罗
儒士此乃隨從天主以判人第八品名曰佳庐民挨氏
尤等大于众高明聰敏善識天主第九品名曰西勝品挨

挨氏此乃近侍天主尤知敬愛天主此众天人雖聰明
美貌均為天主之役使而已亦昔时天主化在第十乙
重天極妙之處也其天人雖如此之众多又不可謂之
初化一二及后而漸有乃天主一时化而齊有之天主
化此天人亦與之多福使之知承事天主知愛敬天主
能受天堂永遠無穷之樂但天人方成之際天主亦未
始遽與之多福先考試之曰汝等若謹恭順命專一愛
我則能受我之福汝若驕慢逆命不專一愛我則不許其
受我之福此二者随汝等主意自裁之彼時天人自知

其聰明美貌，神通有力矣。有者謹恭自揣，知己之賢能，皆由天主之所賦，非己之自有。知感天主之德，遵天主之命，專一愛敬天主，勝於異物，乎是天主寵愛之，與之說透天主之根因，故能受天主之恩，同享天堂之福，永遠無窮。有者驕傲自恃，不知感天主之德，以己有之明敏，謂天主合當與之，不謂天主乃憐憫之恩，及於天堂之福，謂之自己所能得，不謂乃天主之所賜。如此之天人，盡為得罪天主，驕泰犯分之甚，不知愛天主，勝於余物，不欲效彼孝順之天人，只知自愛而已，是故天主將此

此逆命天人首者，并其嘗下同犯者，逐謫遂下，如當之之震罰，入地獄為魔鬼，制壓之使途服于火，受苦變永遠不脫，有者置之塵世之間，雖在此塵世，而受苦不減於地獄，此等逆惡天人，自于被逐之時，常含恨怨世人，故每欲誑惑人心，以為罪事，是以世人有欲為善，此逆惡天人，遂張計以誘之，使之不遂，恐其異日升天，充他已空之位，受他未遂之福，此逆惡天人，我輩名之曰，黎汎娘，乃魔鬼，彼唐人亦嘗知道，故有名之曰，魔鬼，亦知此之為邪崇，但未知原來之詳，故謂凶惡之人，死為魔鬼

垂念世人。每欲引人為善。俾后日升天。與為侶伴。同歡
天主。此之甚怨恨世人。常欲誑人為惡。使與同入獄。為
之役使。同受苦刑。而無窮也。以此現之。此魔鬼先時實
乃天人。甚是聰明美貌。與別天人同然。天主亦同仁愛
之。及後自驕。背天主之德。極為有罪。是故天主逐落下
界。易其容貌。甚是醜陋。因名之曰魔鬼。解釋為最惡物
為最污穢。為最無福。他實失卻天主遺賜之恩。亦不能失
卻本性聰明之資。亦如人之性。習於善。則所行原善。習
於惡。而所行反為惡。特所為善惡之不同耳。何嘗能失本

此事非也。人之本性。與魔鬼之本性。大不相同。如草木
禽獸之性。與人甚異。故人雖凶惡。何嘗見之易為禽獸
之態。禽獸雖機巧。亦何嘗易為人身。如此。則魔鬼之非
人之態可知矣。其實魔鬼乃昔時被謫天人。他之本性
與別天人同然。他之智力聰明。與別天人亦同。但所為
之不同耳。彼之謙恭。此之驕泰。彼之專一愛天主。此之
惟念知自愛。彼之受無窮之福。此之受永遠之刑。彼之
與天主同居天堂享福之處。此之被天主謫入地獄受
刑之所。彼之與天主相愛。此之與天主為仇。彼之盡念

本性而非人類也哉。如此光时天人原好。與別天人同然。及后得罪天主。而所行反為悪。故因名之曰魔鬼。他之所行。雖反為悪。而又絶無其福。但他之聰明智力。未始有少欠缺。是故天主若許之作為。則能作為。如前書天人之能曉众事也。此書末章。予欲再詳。俾汝等真知此魔鬼之本性。併天人之本性。及汝知此魔鬼乃進悪天人。亦可知彼天上。迩有孝順之天人也。為其天主凡所化之物俱善。而未嘗原化其悪。彼天人若為悪。則其當者為魔鬼。乃天人之自取耳。正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

者也上卷終

○第二卷解始祖人元歷代鑑紀章第一 凡七節

○首節熟辯中國鑑紀

予既解此下地有形体粗俗物類及上天無形影精微天人今當書此中人之性俾汝等倘知此理于前雖解人身之筋骨亦畧辯神魂之原自但未詳盡今当復辯俾汝等能認自己之本性知答天主生成之恩德化汝非若禽獸之賤乃成人之貴必須知非以人身之為貴而已必有固有之良貴乃為可貴若無此良貴則此身何異於犬為其人身有死則臭爛如犬故也是以人必有別種之良貴在於人身之中名曰神魂能活人之性命助人之長大相人之為事雖至人身之死而此精灵之魂永不能滅故予名言之曰中人之性為其人有二分一分乃肉身有形能死人與物同一分乃神魂無形與天人同然不能死人與物異但此理汝曹人尤未易曉是故予欲詳辯汝宜用心究玩使此理真得而無疑也前言天主何如化成天地万物今言天主如何化人之古混沌之際未有三才及后天主先化天地以定二位一位在世使人居之澤天主之恩尊敬而報答之

但世之位。不居而易辞。一位在天使人居之。受天主永遠無穹之福。此天地二位既定。而万物俻矣。天主乃欲化人。使掌世物。為世物之主。立刻間便成一男人身。乃土為之。彼时人身雖成。但未有性命。為其未賦之神魂及少頃間。天主又化一件物於人身中。此一件物名曰神魂。能助人身有性命。此身既得此魂。乃能知覺運動。視听言思。自有良知良能。識遍世上諸物。其此一人。乃天主自化之為人祖。非有父母之孕生者。故於初成人之際。則已長大。非若幼小而漸長也。此人祖甚是聰明美 貌

貌。乃天主有意與之。因欲之為普世人祖。可以遺訓子孫。他能識尽世物。各與之表名。亦知認天主。愛之勝於世物。天主使居甚好光景。乃世上高貴之處。為其他乃人王。當與之帝都也。此光景之中。百菓俱俻。天主乃誡命之曰。世上諸物。我皆賜汝。但凡菓子。俱許汝食。惟此一菓。不許汝食。此乃我之旨令。汝若順命。我賜汝万寿無疆。此世多福。及后接汝同享天堂無穹之樂。以見天人之位。又此多福。蔭及汝后世子孫。亦如之。汝若逆命違誡。食此禁菓。汝身有死。此世無福。亦當受多艰難。且 累

累及后世子孫也。天主又思一男無女。不能生継嗣。化
一女與之匹配。使之継續子孫。天主於將化女人之時。
先使男人寢息。乃抜一肋骨。化為女人之身。亦賦之神
魂於身中。如男人之魂一理。此女人亦甚美貌。天主既
化成此女人。則引之見彼男人。〻〻一見。乃開声言曰。此
乃我骨肉所化成。指此女實乃男人身中所出。是以男
人自然厚愛之。為其人若有妻。則慕妻而離父母也。此
二人。男乃天主名之曰啞當。解說乃土成之。女乃男人
為之名。曰微勝傲。解說乃男骨成之。又名曰娥媽。乃世之

之祖。漢此二人為夫妻。傳繼子孫。乃天下普世之人祖。
二人先时裸身露躰。雖裸露。而亦不見知恥之事。為其
未有得罪天主。而自不知恥也。但魔鬼最惡。見此夫妻
純善。知愛天主。能享長生無窮之福。便生妬忌之心。遂
要誑惑之。惹罪魔鬼乃入大蛇身中。往見娥媽。乃問之
曰。天主何故禁汝勿食此一佳菓。娥媽答曰。天主賜衆
許多菓食。惟禁此一菓。不許我食者。欲使我不至於死
亡也。魔鬼曰。非也。天主所不許汝食此一菓者。恐汝既
食此菓。則能尊大。如天主之靈通。識盡凡物之善惡。不待天主

主之指示。彼时娥媽婦人無定見。則被惑落鬼之計。見
那禁菓佳美。摘而食之。又進劝與夫亞當食之。其亞當
明知此菓不当食。亦知已身被鬼之誆。但过愛其妻。爱
劝不过。故乃食之。既食此菓。則便知逆命違誡。獲罪于
天主。亦自見其身裸露。而知羞耻。乃採樹葉以蔽其躰。
是时天主令一天人傳旨。斥彼亞當娥媽夫妻。聞命。知
天主將来怒責。遂逃入於光景之中。頃刻間。天主乃喚
問之曰。汝昔何在。亞當應之曰。我聞道汝来此光景中。
我逃避之。盖其我身裸露而羞見也。天主曰。汝何為知
身

身之裸露。其所知者。為汝之食我禁菓故也。亞當曰。乃
汝與我為妻者。特此菓而劝我食也。天主乃問娥媽曰。
汝何為作此罪孽。娥媽答曰。乃一蛇来誘我食。彼时天
主乃罵蛇曰。汝要誘人得罪。汝当尤惡於鱗虫之類。常
以胸拖土而行。槁壤為食。亦與是女之子孫為仇怨。女
人亦能碎汝之頭。為汝之每欲害他。天主謂娥媽曰。我責
汝此世上受多艰难。生子难産。亦当服本夫之教道。天
主謂亞當曰。汝要听婦人之言。食我禁菓。地当生草棘。
使汝必受汗劳。方乃得食。后来亦当身死。我今與汝道明

明汝身乃土為之死当帰土斯时天主逐遊此夫妻出居於光景之外從耕活食天主乃嘱第八品天人名曰住戶民管此光景不許之後入天主不遠逐之者乃固意使之常見光景中之美哉追悔在彼為罪孽此夫妻自被逐之日每每追悔流涕自怨自艾后生一子名曰偕因又生次子名曰亞迷此亞迷為人朴素正直牧羊羔為活其偕因耕農為事一日偕因將田中所収之物供係天主亞迷亦以羊羔首胎之子肥甘者供係天主其偕因供係之緣天主知其心之不善而不鑒之也

火燒其儀物而亞迷供係之物天主喜其心之純善而鑒納之則有降火燒其儀物偕因見此鑒格不均便起妬弟之心每低頭憂慮時有一天人代天主来問偕由曰汝何故低頭憂甚汝若為善報善為悪報悪此事我真知后来又須公道根應但為善為悪惟汝自裁之天人去後偕因逐計設款害其弟誘遊郊野而弟從之至荒僻之處偕因打死其弟有一天人代天主来問偕因曰汝弟何在偕因答曰不知我会管他乎天人曰汝何故作此大逆之事汝所作之事不可謂我之不知但我

已知之明矣。汝弟亞迷被汝打死。血注沙土為証。如他
投我。今與汝明言。汝最命薄。後來凡汝所居之處。豈
處之人俱怨罵汝。先棄汝身之血污於地。后來凡汝
所踏之地。是地必瘦。雖汝勞耕苦種。凡物亦不秀矣。但
因謂天人曰。汝今如此棄我。必奔逃流於四方。若有
遇見我者。便殺我無妨。天人慰之曰。不可。如斯者。有人
殺汝。我必重責他。天人乃作一記号於身中。使後人見
之。不敢殺其偕因。此偕因遂往居東方之地。时偕因娶
親妹為妻。為其未有別人。故天主有命許之。後偕因生乙

乙子名曰挨駱。偕因於是地築一城。亦同子名曰挨駱。
後生一子名曰夷力。生一子名曰麻徹亞旦。生
一子名曰麻誅沙理。生一子名曰南盎。以惡行不徒
善。偕娶二妻。一名曰亞勝。一名曰紗勝。彼亞勝生一子
名曰沙默。始教人起蓋羊廝。乃牧者之首倡。沙默有
一弟名曰誅識。始教人彈琴。乃絃歌之首倡。南盎次
妻生一子名曰誅識偕因。始教人之首倡。亦有一女名
曰郎挨嫣。始教人織紝之事。亞蘭復生有一子名曰免。
此子朴素純善。亞蘭乃感曰。天主賜我此子。可代彼亞迷

迷彼兄偕因打死。此夕后生一子名曰。挨嚅士。以始教
人念經道理。可以稱義天主。唖蘭既生此子。外。又享壽
八百年。後多生男女。唖蘭自天主化生身。共享壽九百三
十歲死。釋他之神魂離身。謂之死。他死身歸土。化為
土。乃天主前所之言。但他之魂。不可謂之隨身而亡。自
有精靈本性。永不能滅也。予想或者要與我辨問曰。天
主化人身。何以土為之。予答曰。天主極有意憐人。恐其
知彼犯分之天人。致失天堂之福。乃以土為形。使之知
身下賤而不敢驕傲。天主雖賜之有神魂。猷聰明賢達若

若知身乃下賤之物所成。則自知安分而不敢放肆也。
或人又問曰。天主化女人。何必拔男之胸骨以成之。予
答曰。此乃天主善計之策。欲男女配彼男為妻。使之極
相愛。夫唱婦隨。又人莫不自愛其身。彼女人乃男骨之
所成。自然保愛婦人。如己身矣。或人又問曰。男人胸骨
既被拔。則胸前便欠一骨。而不全体矣。予答曰。天主於
化男人之時。又非欲只此一男而已。但欲之為普世人
祖。使生繼不息。故先有意多賜男胸一骨。以備為女頭。問
男人胸骨未始有減。但婦人多一骨在前者也。或人又

問曰前言人身成於地水氣火當能死滅而亞蘭乃土
為之今又言亞蘭若不違天主命誡則万寿無疆敢問
何說也予答曰人身实乃土水氣火以共成之但土尤
多於水氣火是故謂之土成也而人身本能死亞蘭若
順天主之旨則不能死者為其天主要報順命之人身
與神魂同受多福故助之乃不能死但亞蘭不能守彼
命戒獲罪於天主故天主不祐之致其身还於本性是
故能死也以此観之彼亞蘭若不違誡先时天主所與
之多福亦不能失長為好命之人身與魂俱平善神魂 知

知愛天主要從正道身亦不違神魂所欲為之事每服
從之要相之伏事天主而世之凡物俱不能害此亞蘭
禽獸鉗猛皆服之為主身無疾病疴痒亦無災难憂慮
此亞蘭若不違戒实有多福難語之尽此皆天主有意
于人非特與之世上玩好之物及后又要援至于天上
受納無窮之福心足畢遺矣人祖彼时若不違命則此
多福又能蔭至后世子孫而天下万物悉順乎汝今既
違戒則天主將其福基而改易之又其罪而貽於后世
子孫天下万物不順乎汝矣予且歷言之哥有小人於此 皇

皇帝自欲與之爵祿。乃命戒之曰。汝若安為臣下之職
尽忠根固。保寵之恩。許汝子孫習職。汝若遵吾之命。好
謨犯上。我便革汝祿。並汝之子孫。不能受我之恩。如
原旧之。尔人知此。則天主之誡。唖蘭亦由是也。人祖若
不違誡法。受天主無穷之大福。我之子孫。亦能得其遺
惠。特怨其違誡。天主將其福址而改易之。罪悪又貽我
之子孫。人祖違誡之后。最為薄福。有受苦流涕。有疾病
勞苦。身便逆神魂。而神魂又無力可愛天主。分曉昏昧
不知正道而行。天主先时凡所與之多福。失却一尽。天主怨曰啻。

怨之如鎖閉天门。不許之升天。此人祖罪累我子孫。乃
我得他遺禍。是以今世之人。自有父母生成。雖在胎中。
亦有祖累之罪。不待知為善悪。而神魂已自穢污。不得
天主之意。欲美。是以今世之人。不知睦。亦有疾病夭亡
之害。生產汗血之勞。草莿多生。虎蛇行毒。一切災危俱
因人祖違誡貽罪。則使普世之人。薄福也。誠可哀哉。或
又问曰。先言人祖身雖死。而魂不死。但不知此魂將何
往乎。答曰。此人祖之魂。非入彼地獄之中。為其知得罪
天主。哀哭流涕。每每追悔之甚。非若天人之性。欲為一

事。終不变易迁移。故天人既得罪天主。則絕無悔过之思。而天主亦不宥之。乃遂責入地獄。若人祖过而知悔每哀吿天主求赦。天主則亦恕之。免墜地獄受永遠之刑。止貶入臨暮之中。如監禁之使之受苦。俟天主可憐日至。乃釋放升天受福。譬如太子。大有得罪於君父。宜重譴之。但此子后来知悔。君父則亦恕之。雖恕之罪而免於死。亦貶在外。不許入見君父之面。如此。人祖乃天主之太子。既得大罪於天主。可使天主責之入地獄而矣。但人祖知悔之甚。天主亦恕之。而不使入地獄受刑

而天堂之福。未始還與之。乃貶之居於臨暮之中。及至天主自發慈悲。要憐憫之。為之開天門。釋放之。升天受福。彼人祖既死过先年間。娛媽亦死。神魂亦俟臨暮之中。次子亞迷被兄打死。亦在臨暮之中。后凡有得道人魂。亦在臨暮之中。為其始祖違誡罪累故也。此臨暮之處。雖火刑受苦。亦被監禁。黑暗無光。每仰望天主降世可憐他。援他升天。受彼天主先时許賜之福無窮。此事予且闕之。今欲言亞蘭之子孫。俾汝等真知古者天主分自化人至今。各有前定與人。但汝亦須知亞蘭之子孫

众多不可尽記。特記其高明继位者而已。先言人祖手一百三十歲时生一子名夕。此夕於一百单五歲生一子名曰挨懦士。又享八百单七歲。生男女子众多不記共享九百一十二歲終。挨懦士於九十歲时生一子名曰。偕因南。既生此子。又享八百一十五歲生多子女不記。挨懦士共享九百单五歲終。偕因南於七十歲时生一子名曰瑪勝黎乙。既生此子。又享八百四十歲生多子女不記。偕因南共享九百一十歲終。瑪勝黎乙於六十五歲时生一子名曰耶尼。既生此子。又享八百三十五

五歲生多子女不記。瑪勝黎乙共享八百九十五歲終。耶尼於一百六十二歲时生一子名曰紛駱。既生此子。又享八百歲多生子女不記。耶尼共享九百六十二歲終。紛駱為人最善心。於六十五歲时生一子名曰麻誅沙南。既生此子。又享三百歲生多子女不記。此紛駱共享三百六十五歲。不見在世。乃天主引之在於前書好兆景示。及至后世將終穹时。與一道者名曰挨里亞氏。同出救人正道。麻誅沙南於一百八十七歲时。生一子名曰南益。既生此子。又享七百八十二歲多生子女不記

記。麻謀沙南共享九百六十九歲終。南盃於一百八十
二歲時。生一子名曰。懦挨。既生此子。又享五百九十五
歲。多生子女不記。南盃共享七百七十七歲終。懦挨於
五百歲時。生下三子。長名曰甚。次名曰其。三名曰耶肸。
古人多寿者。為其人未多务。天主有意與之。欲人多継
子孫故也。此懦挨為人最善心。尊一知愛天主。斯時有
六百歲世人相習為惡。雖受天主無計恩德。悉皆棄而
不知根本。與隨己意。而不遵上命。繼耳目之所欲。無所
不為。邪大惡極。日積月盛。故天主欲尽滅之。特憐此懦挨

挨一家純善。乃令造一大箱也。多間隔。內外擦油塗抹
堅壯。使不入水。如船之能浮泛。此箱長六十丈。濶十丈
高六丈。此下雖廣。但箱頂收合。止有二尺。濶箱邊有一
門。六及懦挨造箱既完。天主令其一家搬住在箱中。及
載凡禽獸種類。天主約之第七日。要降大雨四十日連
夜不晴。致成水災。滅此世上人物。懦挨遂天主之命。將
一家男婦八人。及禽獸種類。悉載在箱。至第七日。果降
四十晝夜大雨。时懦挨有六百歲。二月十七日。下雨為高
災。天下汜濫。彼一大箱。從水浮至極高。天下之人。雖登

高山之上。欲保性命不淂。因其水更高山有三丈之数。故天下人物一切淪沒。只存懦挨一家八口。及箱上所載禽獸種類。皆大雨雖晴。至一百五十日。洪水横流泛濫於天下。人物無所安息。天主發慈悲憐懦挨箱中所遺人物。及一百五十日外。天主令水漸退。至七月廿七日。大箱閣在彼地名亞勒綿領。後懦挨卸候至水離地。自入箱之日。至出箱。有一年。时懦挨有六百单一歲正月初一日。地乃離水一尽。懦挨乃開大箱門。登於箱上。四顧地頗乾矣。又至二月廿七日。地果乾燥。斯时天主

主乃令懦挨妻子男婦共八人。齊出箱居地。及放諸般禽獸傳種生續。懦挨既出大箱。築排儀物。供祭天主。感其大恩。后来三子生継子孫。復布滿天下。故凡唐人日本万邦人類。俱此懦挨三子之支派也。

○首節兼講中国鑑義

○此章予亦嘗覌汝中国通鑑。当堯之時。洪水横流泛濫於天下。民無所安息。辟臣舉鯀治水。鯀方命圮族。舜攝政。殛鯀之子名禹。使續父業。禹傷父治水無功。受誅。乃劳神焦思。居外治水十三年。过家門不入。及疏九

河。然後水害皆息。此事多屬必實。極差訛。但予真知於
尧时。洪水為災。氾濫天下。止有一年。非若汝鑑中。道有
百余年。洪水乃息。彼洪水為害。乃天主罰悪。溺尽天下
人物。止存儒挨一家八口而已。據汝鑑中說洪水為災。
氾濫於天下。民無所安息。此氾濫之說。豈小小之害而
而已則如沉溺世無人矣。又說有人民群且衆多。斯言
謬矣。又說禹疏九河。称其治水有功。論禹亦人耳。豈自
力之能是乎。或謂众人攻之。雖衆力而能㴱九河之事。
決濫水之渠乎。其不足信也明矣。予真知此非禹之功绩

绩。乃天主行水災。罰悪既完。一年間。天主令水去地。使
地燥水。俾儒挨及三子得以安息。但予量汝嫒禹时。略
閗水災之事。傳於后人。人得其傳。而失其真。久遠忘忽
便作鑑為妄禹治水有功也。予实用心稽汝年数。自今
上皇帝萬曆。義上至禹。自禹至伏羲三皇盤古之行事。
予悉考之詳矣。今自萬曆二十四年。籌至禹共有三千
九百单一年。我自今筭至儒挨水息时。亦三千九百单
一年。與汝年紀相同。是故我量彼时洪水既息。儒挨子
孫乃往唐山居住。至繼人多。乃立王名禹。斯时人雖众多

多天下字語皆同予真知汝唐人亦未有如今之字語
俱乃下迷晋之字語此字語乃始祖啞蘭傳至儒族之
水尖后又傳之子孫故天下書同文也此事非予創造
妄誕之說但予用心詳考彼儒族之書亦比对汝唐人
之書果然汝之数年月與儒族相同又闻唐山有一古
石碑之中字跡今人不曉我下迷晋字與汝唐人看
比汝唐人皆曰相似况我稽考年数自萬曆等上至禹
我自今等上至儒族不相同予愈疑汝唐人乃洪水休
息時或儒族或其子孫継人便往唐山後至一百三十三

三年音語乃变多般語既異而字亦異矣此事予且閲
之此傳詳解及多字語之情予今便要辨盤古三皇
五帝歴至夏禹紀数不同予心不能無疑夠其儒族水
哭时天下人物溺死一尽止存儒族一家八口而已假
若於近禹之时汜濫沒溺人民滅絶何於禹前有歴代
帝王而相承継以至禹也雖未汜濫之先有汝国土以
予考之自太古三皇至禹年紀実有差訛然此事汝若
用心究玩亦不难知為其自太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
燧人俱不定記在位年紀亦無接受子孫但称天皇兄弟

弟有十二。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兄弟有十一。各一万八
千歲。人皇兄弟有九。合四万五千六百年。並無父母之
称。予实不知其何從自也。今且問汝。已唐人乃上古时
天主化汝為天下人祖。如我之謂嗹蘭為普世之人祖
否。汝若荅曰是。若既是。汝之書言享理。因何俱未有傳
授異邦異域等人。若荅曰不是。又何彼天皇兄弟享有
多壽。勝於嗹蘭。如此則古之年紀实有差矣。我明告汝
予之謂嗹蘭為普世之祖。特此嗹蘭乃天主以土成形
而包解兄弟竟余皆嗹蘭子孫。世世相继。年寿可稽。但他

他等之多寿若。非人之巳力。乃天主有意於人国人之
稀少。因使之多寿。可以多生子孫。而擴布滿天下故也。
假若唐人非普世人祖。何為天地人皇諸兄弟享此多
寿。現此則此天地人皇之説誠虚誕之詞也。又此天皇
未知是人否。汝將應曰非人。我辨曰既非人。又何有多
兄弟。若應曰是人。我辨曰既是人。又何不称祖父之姓
名。只徒虚指兄弟之多少也。又此天皇。汝謂之與天齊
出。故名之。但不知他宰天地万物。抑宰人間国土否。汝
將應曰。他宰天地万物。予辯曰。既宰天地万物。又何他之

之言行事理而不洋溢於天下。止數诶中国而已。予聞
汝中華轄廣盛国。但四方諸国有甚於中華者。亦有之。
而人物尤高明事理尤端的者。亦有之。吾未見四方同
宗中華之道為天下之正道。咸称。天皇之祖為普世之
人祖。雖見聞之影響。亦未有也。如此則可知天皇。实非
普世之祖。為天下之君上者也。汝將應曰。此天皇雖與
天同出。但他不能宰天地万物。特宰我中華之国土耳。
予復問曰。世上諸国。亦有別太祖皇帝以御之。亦與天
齊出。如汝之天皇。亦各有別種道理否。汝必應我曰。有一
一国。自有太祖。與天齊出以御民。但他不知三綱五常
知我中華之善。倚予辯曰。此事乃驕傲之邪慝虛誕之
根本耳。所怨聞者。何則。況天下之廣土。有土則有人。汝
中華之土。自謂若是其大乎。汝中華之人。乃為正人。而
已。予曰非也。此乃無知乳臭之戲言耳。若盛德高明之
士。則不有是說。或有愚昧不知正理。從惡鬼之傲志而
執一偏之鄙見者。恐有是言也。予今不欲與汝多辯。亦
不指我之遠国。僅一年之水陸無使汝之驚異。止指汝心
之近国韃人。此人乃正人乎。若曰非正人。又何他知齊

心協力。義勇向戰。昔之中土。屢遭篡奪。今者尚加用力防備。知此則可知雖異邦四夷。人同道亦同也。予復問曰。汝說世上諸國。各有一太祖皇帝。與天齊出。亦知道以治國。但不知此太祖。或自有之乎。或均天主化成之乎。汝若曰乃自有也。此事又說不得。蓋其有人之來自。均天主之造化。如予之前書之言。若人能自有其身。則便自有其德。此凡國之太祖。則如天主矣。蓋其此原有之事。惟天主之能自有。乃他之本昔然也。但凡宇內人物。皆從其出自。他之德。非自外至。原來自有。極圓滿。無終

終焉。如予前言天主之德者也。如此。汝須曰。普世之人物。實從天主之來自矣。噫。我明告汝。但凡宇內人物。以論尊庚等類。實均從天主之所有出。汝之謂天主化天地。又化有諸國之太祖。各與天齊有。而又各教之有私道。不同者。此事非也。蓋其天主惟一。如予之前言其德盡善盡美。至公至正。非欲世人之相殘。特欲相人之和順。以此現之世人雖多。則天主自然教之一理。此事汝中華人亦頗知之。尚曰。天主生蒸民以來。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曰。三才並立。一理俱同。故謂之天

天下一理無二理。誠哉是言也。此理之外。別無正理。此
此正理。實乃天主化成天地。又化普世人祖啞囒賦之
此正理。傳之後世。以為日用常行者也。如此則普世惟
有一人祖。惟有一正理。非若洪之謂一國各有一人祖。
一人祖各有一私道。此事太謬。天下具此人則具此理
豈有華夷之不類。而道亦有不同乎。予現次中華之書。
亦曰。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此正一理也。予深賛
之。但洪今謂之有不同者。予疑於禹前之泥濫無人能
傳此理。至禹時。乃儒楱之子孫。復生繼將此一正理。授之

之子孫。及後世得其傳。而失其真。況又惡鬼懷恨世人。
每欲誑人為惡。乃敷道邪正兼行。使人無定見。則知能
之良貴日蔽已深。乃各徇私欲。而忘正理。則中惡鬼之
計。乃功人驕傲自喜。不得認真正主。及后年久。正道漸
微。邪說愈彰。而信之者深。從之者衆。乃動次中華智術
之士。書彼太古通鑑。訛傳事績。皆驕泰誇張之言。謬自
渾沌初開。惟設尊人太古與天脊荊。天皇地皇人皇伏
羲神農相授繼位。不稱父母。胃記彐壽。全無實錄紀年。
誠乃魑魅魍魎虛誕邪說。即此始也。其此惡鬼之善計誘

誘人背道徇物似德非德人若恍惚覌之如有可信從者但此邪說不能尽善每有弊蹟似乎脚跡可使人追究其源得真知其為虛誕惑世誣民也人若用心究之則必能至彼虛誕之源如汝之信天地人皇有巢燧人伏羲神農之行事為其汝昔不用心詳究故也試若立心稽考精詳求真知此事之弊隙而追究至虛誕之源如我之先考以道之詳便能解釋使汝真知其邪正此學亦非我之自短汝通鑑之虛謬且汝中華賢者余宗海亦已自開闢以来固有民物帝王繁以書契亦是無從

從稽考雖曰天地人皇蓋亦固其名而已何能指其實而宗海追考此事便斷作鑑者之灑泒豈真有一万八千歲之理乎汝昔自思彼宗海短作史者之非當真知此事乃真虛誣之談其不足信也明矣予今與汝明言彼通鑑之首道既誣又焉知中之道及終之道而能尽善乎故曰尽信書則不如無書譬若人將架屋基址若不端正而牆屋豈能堅固乎又若人之頭腦若痛而一身自然不安如此首章之道既虛而下文之理豈能独善乎亦從菓之根本乃樹而花葉子实亦樹若道之根本

本既屈而中末之理亦屈。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之謂也。汝之道理中。雖有忠恕仁義之善。若合諸行而暨言之則未盡美。故不可謂之為正道也。亦就真金。若有鉛銅摻之。則不可謂之為真金矣。又不可盡信汝中華之道。實由天主之亦賦。為其他乃無上至真之真正本頭無極公道。不能與人一毫之私偽也。但汝之道。乃惡鬼張計惑人。多書惡事。復書少善。以掩人目。欲使之信從也。汝当勉強開心明目。尋究彼弊隙。使汝得入識破惡鬼之邪行。如伏羲亦可知其乃為惡鬼。為其惡鬼之

之本性最驕傲。被天主譴逐之后。每常怨恨乎方百計惑人尊敬之。但不明言。只是誑人之祀天地神明等說似德非德。以掩人之衷。貴錯后世亦從其教。使人皆正理。而徇物欲。則如事他。而獲罪於天主。乃中其計矣。如此伏羲之教人殺牲祀神祇。乃惡鬼之行矣。何以見之彼作鑑者。先書盤古天地人皇之紀。則已被余宗海之斷誣矣。又立伏羲為王。令人供犧牲以祀神祇。使民從之亦始畫八卦。教人占卜。可知未來之事。此豈不為邪說妖術之行乎。此事亦可助人見破伏羲之心術。為其后

后来之事。孰淂而預知之矣。雖盖世之達士。天人之聰敏。亦不能知此未来之事。惟我本頭儌氏。他乃天地万物之主。独淂而知之而巳。他自有至灵至聖。能知人心未尝閑吕。一先知矣。能識事体。未至之物。巳詳識矣。故曰此未来未為之二事。惟正本頭独淂而知之矣。前之書天人之魔。巳有解釋焉。知此彼伏羲真乃悪鬼。他之行事皆邪魔妖怪之術也。又予現鑑。称彼伏羲之母履巨人跡遂動。虹而成孕。生羲然。此孰不謂乃妖怪之事也。又言伏羲乃人首蛇身。其妖怪尤甚矣。其為魔鬼益真矣 且

且人之所以為貴者。異於禽獸也。彼伏羲之人首蛇身。可謂之正人乎。可以為帝王乎。予且論之。有人於此或加一指或减一指。众皆謂之怪異。雖曰怪異。但他其实一身人形。此人雖有。亦罕見矣。彼伏羲之身如蛇可以人而名之乎。此真魔鬼変態為人首蛇身。詐以惑人。如上古之謊人祖食禁菓。即此状也。又炎帝神農牛首人身。何以異於伏羲之人首蛇身。且不可以人為名。而况可以為帝王乎。人而非人。獸而非獸。魔鬼之態真。如是也。予亦稽考汝歷代帝王年紀。自天皇至禹洪水時 有

有四万余年。此又太謬無稽之說。予真知自太古天主化成天地及化普世人祖啞蘭時。算至懦挨氾濫間止有一千六百五十六年。二千之数尚不滿。豈有四万余年之差乎。予於前書啞蘭相継相授至懦挨水災时。汝可自計算方知止有一千六百五十六年。懦挨水災之際。乃当堯舜禹洪水之时。其事的矣。然亦非我之自作聰明能知彼古遠之事。且人之常情若事已経三四年之久便不能詳記。況此古遠之大事乎。但此事乃予讀在天主聖鑑中。明明可稽。故予乃能真知並無少差訛

訛也。特汝因魔鬼惑誑。從其驕傲。自謂能知包從未来之事物。故自作盤古之鑑義於首章。妄書天地人皇無稽之歳壽。及後又集相授受継位之定紀。致年数差訛之甚而不可考。如此自盤古継至禹王先之理。必非正理。因其年数之無定額。予且與之候功完之末卷。我本頭僚氏若助我。已尤要辯明。今只書此一二至理。如與汝毋之開頭路而包使汝真知彼惡鬼。自元始时。有何張計以惑人也。

○次鄧承継前世子

○予今書進彼懦挨三子及洪水息後如何相継懦挨長子名甚至水息二年间生一子名曰亞伐薩。甚享六百歲終。亞伐薩於三十五歲时生一子名曰沙歷。亞伐薩享寿二百三十八終。沙歷於三十歲时生挨默。沙歷享寿四百三十三終。挨默於三十四歲时生一子名曰花懷。挨默享寿四百六十四終。数至此花懷时。我欲與汝說一大事。汝普須知古者天主自化人祖亞蘭至此世人雖多。住遍天下万邦。但音語相同。未有中導日本即普音語之異。只是一類音語。乃亞蘭之言。名曰下

迷音佛

普傳於天下众人此語相傳。及水災至水息。懦挨子孫。又傳至此花懷。是时人生众多。分居四方。间有一人名曰林巫巴。乃懦挨次子名韋之子孫此林巫巴甚有智力志驕。欲為大帝。誘众人從之。乃曰。我普当作英雄。使后世記得我普之威風。可造一連天高塔。俾后人見之。必欽羨我普之大風力。时人多者亦如之志驕遊離原住之東方。前往一地名曰心拿見是一地勝美。乃住于此人众相議與工燒磚築城造塔。此塔計欲連天之高。以為我普大帝之号。俾后人見而称之。众皆然其言。齊心

心協力。造塔日高。天主見人傲驕。必將獲罪於天主。乃計責之。於一日人眾作工时。譴之。隨即音語不同。說話多般。好如欲取水。則與之泥。如欲取泥。則與之磚。言既不同。取不應其用。又何能進工夫哉。故此塔乃造不完。不得已欲分居別所。时儒挨之子孫。雜居于此。但音語多般。甚對之子孫。音語有二十六樣。耶脟之子孫。音語有十四樣。其對之子孫。音語有三十一樣。此音語㕘啞蘭之祖語。共有七十二樣。惟挨默之子孫。言啞蘭之祖語。為其挨默子孫。不與林巫甩同黨造塔故也。此志驕造塔之衆

衆。語既多般。不得已當分居之。中間各從同音語者。聚居一處。散於四方。如先时儒挨命子分居諸国。傳繼子孫。布滿天下。是时有一人名曰。誅識乃儒挨第三子名耶脟之子孫。往我国干施耶。至地乃築城架屋而居。以此現之我国。於未造塔之先。實未有也。其儒挨次子名甚對之子孫。居地東北。而亦儒挨於水息后。往東北地而生。汝等。為其儒挨於水息后。往居東地而生汝。此說子知的實。別無異種也。自始祖啞蘭至此林巫甩志驕造塔被天主責之。音語不同。時雖汝中華有国有民。但語字

字均同於亞蘭下迷晉。未有別類之字語。及至諠造塔之后。則有汝今之尊字尊語。此事汝若立心詳究。彼子諭書之言。誠然有理。為其於水息後过有一百二十余年。方有梯亞巴造高塔。彼未造塔於一百三十余年之先。乃不久間即然。汝亦均言儒拔下迷晉之音語。為其斯时未有別類之音語故也。及造塔之后。被諠音語不同。斯时汝等自然言殊字異。即此始矣。此事予已解明。今欲承接書彼花慄之年寿。花慄於三十歲时生一子名曰稱之字。花慄享寿一百三十九終。稱之字於三十二

二歲時生一子名曰。汝路稱之字享寿二百三十九終。汝路於三十歲时生一子名曰那骨。汝路享寿二百三十終。那骨於二十九歲时生一子名曰礁礼。那骨享寿一百四十八終。礁礼於七十歲时生一子名曰亞猶勝漢礁礼享寿二百单五終。自洪水休息过二年间儒拔長子名甚。生子孫継続至此。共二百九十二年。的実可稽。予書至此。且止于此。欲與汝等陳説二三件事。此亞猶勝漢汝当知乃最善心人。極尊心遵信本頭儋氏之言。儋氏若命往諸卑。他極勇為無少推辞。若儋氏有賜之

之好事。他便知报本供傒之。以感其恩。論此人实然善心。雖勇於為善。而信傢氏之言。尤加尽力致至畢。故傢氏要报應他。乃許之曰。我常庇祐汝覆蔭汝。但汝之子孫昌盛有福。后来我選汝姓中。出一大得道他之功绩能蔭世人為好命。但今我令汝割皮從教。及后汝之子孫亦当從此教門。割皮為記。俾人知汝乃我之属民。奉事我。爱惜我。為汝之真正本頭。但凡男子出世八日乃割阳茎之皮。從吾之教。我便可怜之。赦其祖累之罪。汝若永長從此教門。專心奉事我。我亦永常庇蔭汝。漢從命

命。是日独自割皮。漢娶妻名曰汝勝。乃石女。為其年高無嗣。后来本頭傢氏可怜之。祐此汝勝生一子。名曰依棟。时漢一百歲矣。本頭傢氏令漢離祖迁居別處。漢從傢氏之命。遂搬家離祖。时有漢弟之子。名曰罗尉亦央漢同往同居。及有九年。家多積蓄。各有羊羔繁殖。时有為漢牧者。亦有為罗尉牧者。二牧每每言競。漢謂罗尉曰。此二牧羊之人。若不分離。永相忤逆。不能和順。汝可自擇好地別居。以免相鬪之禍。罗尉從漢之言。遂分居一所。名曰(唆罗馬)。此處尚近漢地。漢亦迁居往唆罗馬 后

后地隔遠居住。此處罗馬濟。近共有五城。乜人相習淫悪。將男作女。天主怒欲罰滅一尽。但此罗尉他乃善心恭敬儕氏。盡知敬畏儕氏。不與淫悪者同流俗。故天主欲怜惜之。先差二天人降下。変態為后生家。極其聰俊美貌。自城外而進。往彼善心罗尉者。坐在城門之首。一見二后生。便識他乃天人。就起身迎接至家晋宿。彼二后生固推不入。只要在庭中安歇。罗尉尽情懇留。彼二后生推受他求。從之入家。罗尉款飯已畢。將晚臨睡時。彼城中淫悪大小諸人。齊来攻圍罗尉之屋。說纔自。彼二

二后生来汝家。目今何在。汝可與我說明。我欲與之伴睡。彼罗尉劝之曰。汝輩切不可欲行此事。但此淫徒不從劝言。固意與之究取彼二后生。乃鬧言曰。汝若不放还彼二后生與我。㠯必打破汝門户。但彼二后生。扶助罗尉。令之鎖門。莫使淫人進入。亦譴責彼淫人。俱各盲瞽。使不見門户之從何入。是时彼二后生。乃謂罗尉曰。此處汝若有内親外戚。子女及女婿。可令之速出此城外。我輩欲滅此城。為其此城人。皆淫悪罪大。彼罗尉遂出。與其婿報知此情。婿以之為戲言不信之。至明早。彼二

二后生。極力劝罗尉速引妻子走出城外。莫使汝與謹
徒俱滅。彼罗尉有些緩怠之意。其二后生明知天主欲
怜之。乃速牽引罗尉同妻及二女走出城外。亦囑之須
遠走。住於山上。不可近附此處。又囑之走时。不可回顧。
彼罗尉乃祝曰。本頭假若汝欲可怜我。勿使我與此遥
徒同滅。汝亦莫使我往彼高遠山上。爲其我若在彼山
上。如有疾者。何可相顧我。只要往彼附近之處。名曰莎
紇勝。彼一后生許之曰。我亦賜彼汝欲往之處。不滅。但
汝當速往之。爲其汝若未到彼所。我亦未滅此處。及明
早

早日出之時。罗尉到彼所矣。斯时天主令降大火。燒滅
彼五城。不論男女老幼。禽獸物類。燒滅一尽。彼罗尉之
妻不听天人之言。走時要回顧。天主遂譴之。身死。所化
成鹽。雖化如鹽。不像人形也。至此天主重罰遥惡。已解
明矣。予今書田別一大事。乃天主有意欲人民知其當
如何專心信從天主之言。彼亞備勝漢既生依棟唯本
頭儚氏。欲試其心。儚氏乃謂漢曰。汝子依棟。當送全彼
高山上。供儀我。後来我與汝指定山名。漢聞儚氏此語
無以推托。但一心念欲爲此事。其漢止有一子。厚愛不待言

言矣。若僚氏一命之。殺以祭祀。便不肯辞。且僚氏先許
之歆。亦養其傳繼。子孫昌盛。漢亦不循豫思至此子既
死。后来絶嗣。焉能继續子孫之多。但漢真知僚氏有無
旁之德。無事不能。只是看佑僚氏。專心信他前許之言
不誣。特要忍心進順從僚氏之命。殺子祭祀。一日命僕裝
柴付載在驢。帶火引其子依撒。同往彼僚氏前指之山
及至山下。漢命僕卸柴付依撒。負登山上。僕驢伺在此
山下。漢帶火與其子同上。及至山頂。漢安排石桌置柴
于上。乃令依撒上桌。漢即開刀欲殺依撒。尽焚其身供

倸僚氏。漢將下刀之时。僚氏令一天人拒漢手。曰本頭
僚氏已知汝堅心信從其言。甚至殺子亦念及他。要勇
為之。今可止矣。不可因殺己子。只宜殺一羊羔。代己子
以供祭祀可也。漢回顧忽有羊羔一隻。此乃僚氏令天
人送来的。漢從天人之言。遂殺羊羔供倸僚氏。得免不
殺子而帰。其本頭僚氏。無事不知。漢之心誠否。已知詳
矣。其所為此者。非欲試破其心。但欲后人。誠信順從僚
氏之言。效漢之美範。專心信從僚氏之命。看佑他前許之
之言有憑。甚至殺子供祀。亦忍為之而不辞。汝曹当效

之也。其此亞循勝漢。知尊敬天主。誠信天主。天主亦恒
愛之。與之恩德極多。於將降火燒滅五城淫惡之時。
傈氏先差三位天人降報于亞使之預知其情。但孚款
告汝此漢有何等知恭敬天人。雖見此三天人。但称之
一本頭。乃謂之曰。本頭汝若要怜我。可入宿我家。彼天
人從番入宿。漢厚礼待之。亦甚恭敬之。此爭子謾詳念
但汝等須用心窺彼漢。雖敬此三天人。但不逐一称之。
止咸称之曰。一本頭。為其漢真知此三天人。非正本頭
傈氏持奉命而降根於漢。漢雖番教此三天人。但称之一

一本頭者。寘其心不特敬此三天人而已。尤盡力前進
敬咱真正本頭條氏。雖有三别孫仔。止有一本頭條氏
如子之釋義前章。故雖敬此三天人。亦止稱之曰一本
頭。此正謂敬其主。以及其使也。此尊三别孫仔。止有一
位本頭條氏。非子之今有是說。乃天主於上古時。已教
授得道之人。故傳至于今日。是以自始祖亞蘭至達督
寘全今。我入天主教門之人。亦終如一。無少差謬。並於
奉祀神佛和說異端之教者。則使不能同道。爲其他乃
魔鬼張誑惑人。而各從偏見之長。私自創造。從信不一。傳



傳道多端。惟我天主正教。雖天下萬邦。亦一其傳。亦一其道。亘古及今。万世不易。爲其乃天主親自教人。非人所自作虛辞以授人故也。亦如本治則末治。未始有本乱而末治者也。儒氏既真正而道教豈有邪偽乎。儒氏既一。而正道教豈有二乎。噫。公道無二者。不易斯言也。汝若問我奉祀彼神佚之說。何者為之首倡。我当應之曰。此非上古與人並立之道。乃末世魔鬼誑人。悉趋利欲。良知良能。蔽錮已深。正道心德。日亡愈甚。則有從信奉祀神佚之邪說。但我尤要與汝陳詳。其此奉祀神佚之說

說。自上古至近世。猶勝漢之時。俱未有也。世人只是奉事儒氏。尊敬之。供俸之而已。雖有悪人好傲自專。所為逆理。亦乃得罪儒氏而已。俱未始有祷神佚之說。及至漢時。迷者愈迷。惑者愈惑。心無定主。意必妄趋。邪說之作。自此始矣。今陳之。汝且聽之。是時有一富者。單父隻子。甚溺愛之。此子不久間。一旦而亡。父母哀傷。無人能慰其懷。乃自生計。繪畫死子之形像。俾朝夕見之。聊解其憂。又令家僕視親之。進食供献之。故后人乃視效而從之。及后世愈久愈數。益加用力。攻此異端。不特

特爲圖而已。仍且雕汞成像。則有面目相貌。或用金銀
鎔鑄者亦有之。當時人君若能善治清政。恩惠及民。此
君去后。民者則雕其像。立祠宇以祀之。一以報其德。一
以祷其祐。及世遠而後。傳者愈訛。不特東人之像。甚至
禽獸。或餓代勞有益於人者。亦塑形像以祀之。如昔之
有两国相征。皆以弓矢為戰。一夜有老鼠齧咬彼一
国兵營中弓弦尽断。次早遇敵。有弓無弦。勢必敗矣。勝
敵之国。見那老鼠有功。乃塑像祭祀以報之。亦有見牛
之代耕。咒人之食用。亦塑像以祭祀之。情態種種。多不畢

記。但見者必亦效之。及后魔鬼。異人。祭祀人畜等像。則
中心也。時。而洛語其計。尤加用力蠱動人心。惑於此事。使
淨堅固不舍。皆棄。故魔鬼乃入於神像之中。能與人言
有應。及后帝王欲為諸事。則先祷祝之。果有應驗。於是
国君行令。示諸庶民。俱各奉事之。如有不從者。又重刑
之。故愚昧庶民。敢有不祭祀之乎。惟有明理善心者。知
尊敬儀氏。畏惧儀氏。雖被人刑戮。亦不從之。此事今且
刪之。書末再詳。予今只書一二祀神佚之原素。俾汝可
知此事始於何代。其實上古之时。果無此祀神佚之說

全哑循勝漢乃有之漢父毑礼亦甚惑於邪教他為列
匠之首。雕刻神像。專與人奉祀。但子漢永不離僚氏之
正道。全無一毫從信於邪教之流。亦每常諍父之过。故
咱本頭僚氏命之出祖外居。漢將父所製神像。尽行擣
碎。從上命。舍父離祖而出。是以僚氏乃令漢與割皮之
教。以傳授子孫。是該別僚氏正教之記認。以斥邪說異
端之非類也。其與割皮之教。乃僚氏吾赦祖累之邪。故
以此為憑。但此為幼子割皮之人。於將為人割皮之時。
當知尊心信僚氏。乃世人之真正本頭。能赦人邪。亦當知

知尊心看怙僚氏。仰望他。后來有日定討。能贖人魂升
天。故乃割皮能赦祖累之邪也。其幼兒既從此教。受此
法。倘身死。則神魂往臨暮之處。與得道人魂同候至本
頭僚氏。可怜日至。則贖出升天受福。故於昔时幼子若
有不受割皮之教法者。死則神魂。不與得道者同處受
別監禁。而終不得升天見僚氏也。漢之行事書已完矣。
宜且止之。予今書進至漢之子孫。如何生繼。亦可使汝
昔真知咱本頭僚氏。如何看顧他。前已書二世矣。一世
乃哑蘭全儒挨水災。有一千陸百五十六年。第二世。自儒

懦揀筭至漢出世時。有二百九十二年。今欲書此第三
世使汝共知漢於百歲時。生一子。名曰依揀漢壽一
百七十終。子依揀於六十歲時。生双胎二子。一名沙字。
一名沙果。其沙字先出世。沙果徙后接字之足而生。此
子雖相推連生。但心性各異。彩体不同。字身多毛性顽
心傲。沙果心性純善。朴素正直。今且離字。書果。依漢壽
一百八十終。沙果於百余歲時。共生有十二子。長曰品
明。次曰心寘客。三曰黎徵。四曰須勝。五曰依沙葛。六曰
沙無浪。七曰呀猩。八曰西夕。九曰蘭干。十曰五確臨。十一曰

唆躍。十二曰明沙民。其唖猶勝漢。依揀。沙果此三得
道人。咱本頭僚氏。極有意助之。每與他說明。許多大事。
於先時。雖有許漢之后福。又非特許漢一人而已。亦欲
均許此三人。后有一日。僚氏謂依揀曰。汝雖週流寄跡
凡處。但且寓居于此。后来我要賜勝地。與汝之子孫。后
来汝娃中。出有一大浔道人。能賺世人神魂。升天受福。
如我前許汝父漢之言。其子沙果亦如父之週流外鄉。
一日晚將歇時。本頭僚氏乃謂之曰。我乃汝祖父唖猶布
勝漢依揀之本頭。汝今且歇于此。后来我賜汝子孫。多

布四方。汝姓中出一大浔道人。能蔭世人多福我極尽情扶助汝。但汝往来諸處。我亦随伴汝。不舍與汝分離直至前許汝祖父之言。各有應驗也。古者之人。不論貧富。均牧羊羔為業。果家雖富盛多畜。其众子俱牧羊羔。果雖子多。豈不痛愛。但尤惜第十一子唆習。故众子乃妬唆習。此唆習本性純善。異於众兄。儫氏亦常祐之默指其心。唆習一夜浔夢。次早將夜夢之事。告于众兄曰。我夜夢偕众兄弟。齊往割麥。我之麥把獨立。汝等之麥把週圍而參拜之。众兄詰之曰。汝后来敢能為氚使我

我等拜汝乎。于是众心益增妬忌唆習。一夜復夢一事。又將夢情告于众兄曰。我夜夢日月十一星宿。一齊拜我父聞而諭之曰。憑汝之夢。我與汝母。並十一兄弟。俱當拜汝乎。众兄見此唆習誇大。益增妬忌之怨。但念父而不敢言耳。其父雖諭唆習說夢之大言。但心中自思此夢奇稀。非若魍魎之夢幻而已。乃知此子異日必有大地步。后習之众兄。俱往山名时錦牧羊羔。日久未回。父命習往时錦山上。探問众兄及羊羔安否。習承父命起次程。行至时錦之處。四顧不見众兄。忽遇一人問於習曰

汝將尋誰。習荅曰。我欲尋我众兄。彼一人乃謂習曰。我聞汝众兄往彼（罗礁囙）之處。習信從斯人之言。遂前進。欲到彼謁見众兄。但習之兄。積妒致恨習所說夢之大言。遠見習在前途而來。乃共計議曰。彼前來者。乃善信夢之咳習也。候他來至。則可殺而委之溝壑。誑父之被山中悪獸所害。使之后來夜夢無憑。但長兄呂明聞知此事。要護咳習不致殺死。乃功众弟曰。念反同父所生。汝莫殺之。可將生身致之坑陷之中。使之自餓而死。托此計着。恐其众弟遷殺。姑雖畱之。欲係其不知。而容放 囬

囬之也。少頃間。習至。众兄遂將習身上長衣剝下。此衣長而且美。乃父厚意加習者也。則將習生身致之坑陷之中。而坐食時。偶見一遠方客商。提駱駝載穌合香。欲往（挨習道）。第四兄須勝。乃謂众兄弟曰。彼咳習亦同父所生。雖害之。托為山獸所咬。亦何忍為。不有何益。不若賣與。此商人。帶往別国之尤愈。众兄弟允諾。援出賣與商人銀錢二十文。習則隨商人往（挨習道）之国。時長兄呂明不知。及見陷中咳習不在。極加憂苦。乃自碎衣。謂众弟曰。咳習不見。我將何往。彼众弟遂將習原剝衣裳。 計

計殺羊羔染血帶回。與父見之。乃曰。我在山上。拾得此衣。與父認之。乃唆習之衣否。父見此衣。便認得乃唆習平日所着的。遂哀傷曰。吾子唆習被山獸所害矣。則自碎衣裳。乃換喪服。極其痛戚。無人可解。其憂特每〻流涕曰。我至死亦当哀傷此子矣。其唆習被賣至（挨習道）此商人將唆習轉賣與撐兵官。名曰勃知法。但習卜入勃知法之家。〻中進益。凡事皆亨。遂命習爲管家。但家中諸務。悉付之撐管。此乃係氏庇祐而使之然也。習亦日添丰姿。法妻慕其容色。每欲與之私情。習不從。乃謂之

之曰。家主付我撐管家中諸務。汝乃他正妻。亦我之主母。我焉敢作此罪業。而犯我家主乎。習既如此執正。法妻亦每調戲之。以試其心。但習無少動情。及㐌日法因事外出。並無左右在家。止有法妻與習而已。法妻仍前復戲唆習。扯習之衣曰。汝當與我私通。習惧棄衣而走。法妻見習拒絕不就。恥而生嗔。乃高声叫隣右人至。則謂之曰。我夫用此（下迷畨）唆習在家。辱我門風。今日我夫外出。遂欲強行奸我。他見我不從。急叫隣右。則慌忙脫走。衣裳被我執着矣。及本夫法回家。則將前日誣指之

之言。及習之被扯衣裳。誣告于夫。聞此事。深信之以
為实然。遂發大怒。令人將習監于帝獄中。但僚氏扶護
之。不典分離。感動禁子之心。爱此喚習。其監中事務悉
付之代理。时有二人在監。乃本帝之左右。一廚子。一酒
户。因犯罪而被囚。習既許人代理監事。当尽情看守彼
二人。罪一夜彼二人各得一夢。未知吉凶。正憂慮間。習忽
入監。見彼二人面帶憂容。乃問之曰。汝二位早間何故
愁眉不展。異於前日。二人答曰。我輩夜間各得一夢。未
知禍福。亦無人可為解之。是故憂悶。習答曰。我本頭僚 氏

氏。無物不能。無事不知。他能助我與汝解夢。汝昔夜夢
何事。可說來。我與汝解之。那一酒戶。先告夢曰。我夢見
一株葡萄。新發三枝。后開花結子成熟。我摘那葡萄子。
在手中取汁。以銀鍾盛而與居飲之。習乃與之解曰。此
夢吉祥。葡萄三枝。乃三日。間居王赦免汝罪。放汝歸家。
仍前用汝造酒獻居。但汝既歸寧滑麗。可為我陳居宥
我。酒戶應曰。諾。彼廚子見喚習善解。乃告已之夢以求
解之曰。我夢見頭戴三盤品味。被鳥來啄去。習為之解
曰。此夢不祥。三盤亦乃三日。汝三日間被居問罪斬首 分

分尸示衆。該之尸內。被鳥啄食。后至三日。君王壽旦請客多設酒饌。君飲酒時。憶此二左右人。乃令人放四酒尸。仍前重用造酒。彼厨子。君乃究案。則問鼻者分尸示衆。此事果應吟習之解。但此酒尹釋歸之后。忘記吟習吁囑吹噓之言。及至二年之久。本帝名曰花勝王。夜夢見大溪邊。有黃牛七隻。遊食青草。極其肥壯。又有七隻極瘦。遂彼七隻肥牛。俱吞噬之。此七隻瘦牛。亦不見飽。亦不能肥。帝見此事。夢魂驚醒。思不解意。睡而復覺。又夢見一根發。生有七穟。極其飽實。又夢見一根發。生七穟空虛

盡無實。葉亦枯焦。彼七穟飽發。被此七穟空發。所壓而滅。及次早。帝令通國賢士。及邪術諸人齊至。帝將是夜二夢。令衆解之。無一會意。那酒尹方憶得吟習與他解夢有驗。乃告帝曰。我前年與厨子犯罪。被監在獄。我二人夜間各得一夢。自不能解。時有下述番人氏名吟習者。乃受人囑託。代管監事。與我二人解夢。一一有驗。居可居此人未解。必知吉凶。帝從言。遂命召吟習。匕因久監。頭髮鬆鬆。衣衫襤褸。乃為之剪髮兩面。與着新潔衣服。送見於帝。帝謂習曰。我得夜夢。無人可解。耳聞汝善能

能解夢。今可為我解之。習荅曰。汝國之賢士。自然不能解夢。為此解夢之事。非賢者之力。惟咱本頭僚氏之力。自能及此也。他若不、精亦人心。雖大賢亦不能会意。故我若能解夢者。乃僚氏之力助我也。是帝則將夜夢之事。悉付咬習解之。習乃解曰。此七隻牛。與七穗麥。俱一理。乃僚氏后來欲為之事。今先與君言之。君須知彼七隻肥牛。與七穗飽麥。解說乃今有七年。田园倍熟。五穀豐登。彼七隻瘦牛。七穗空麥。乃后七年。田园飢饉。五谷失收。雖此七年豐足。彼后七年飢饉。食此七年豐足之物亦

尤不足。且至飢餓失所。雖此七隻牛。與七穗麥。均一理。但使君二次夢見者。乃僚氏正欲使君詳知此事真实。而當速備之也。君可早防。速差一员長官。着落該屬并處。管取稻麥。凡各家所收。五分之一。取入邑倉。以備年飢不足之用。帝聞斯言至理。極其喜悅。乃謂群臣曰。我雖召遍國賢士。亦無一如此咬習之高明神見。帝謂咬習曰。咱本頭僚氏。实有意助汝。彼未來之事。先與汝道盡矣。我想欲得賢人。实非如汝之智慧。我今超陞汝相。我共攝國政。我之皇宮殿宇。及所轄諸處。大小事務。俱付

付汝掌管。但存我為正国君之名而已。爲其我祛陞汝
為副君。斯时帝解戒指、親與之帶。又授之白袍金鈿。乃
為副君之號。命坐御駕迎之。帝令傳喜高声唱曰。喏
習。即今国君超陞之、代理国政。凡百官當拜事之、從他旨
意。帝復謂喏習曰。我乃此国之君。今我自愿要陞汝與我
代攝国政。我今與汝明言。此国官民、不論大小、無敢妄
動事務。不擇巨细、無敢擅專。但当先禀。听汝有令。然后
方行。帝又與喏習表一聖号。汝唐語為之善吟救世人徃
帝亦聖旨主婚。命配名家之女為妻。时喏習方十三歲

徃遍挨習道、合屬諸處、查勘民间收積如何。是年豐登
大熟。多如堆沙。習取五分之一入倉。未及七年間。習生
有二子。長名曰馬拿西氏。次名曰。挨伕未蔭。至七年豐
年已过。后七年、果然田国飢饉。人民餓損。雖外国亦如
此凶荒。本国人民、皆奏花勝王。乞賑救飢民。王曰。汝当
徃見喏習、随他主意。他若命汝有何作為。汝可從之。人
民听令、徃見喏習。以見人民飢餓失所。乃發開麥倉糶
與救飢。雖外国亦来此挨習道羅麥。时干那罕氏果聞
知挨習道有麥。命十子来此羅麥救飢。止存一幼子明汝

明汝民在家。怜此子幼。恐远途有所傷害。此十兄弟来
（挨揆習道）。見唆習大人之威風。各参拜之。不能認得為
十一弟唆習。但習能認此十兄。乃記得先年憂間之事
布憑矣。習雖能認此十兄。而众番之曰。汝等乃何鄉人
氏。来此何幹。十人答曰。我等乃（干那罕）人氏。来此羅發
救飢。習嚇之曰。汝莫乃奸細之徒。来此打探事情乎。十
人答曰。本頭我等实非奸細之徒。乃汝奴僕。来此羅發
救命而已。我雖有十人。乃同一父所生。奴僕之父。住在
（干那罕）生。我兄弟十二人。还有第十二幼弟。随父在家 習

習曰。恐汝等藉以羅發為由。来此行探国度我要詳察
此事。我今與汝明言。汝当在此勿回。可使一人往引汝
幼弟来此。听我審問明白。此十人被監三日。習乃謂之
曰。汝等当從我之命。免致餓死。為其我鷩僚氏。汝等若
非奸細之徒。今可羅發回家。止留一人在監。候汝帶引
幼弟来此。番知汝等情由真否。時十兄弟各思悔。而相
告曰。此事乃我等之罪。先年要害第十一弟。不與之人
情。今僚氏要責罰我等。受此狠傷。長兄呂明曰。彼先年
要殺弟之事。非乃我之劝汝莫為。奈汝等不從吾言。当今

今徐氏自然要現報禍此十人言事之时喚習雖在前
但十人疑習不諳他鄉語為其先时喚習與之問答乃
撰習道之音譯令通事回言誰知喚習尽曉彼十人之
言事聞彼長兄呂明之言激切心中难忍其情発見乃
離背地双眼淚下及少頃復向前與十人說話遂令人
將第二时冥容拿綁不許之回余者糴與之麥各裝滿
包又將麥價錢私藏於麥包口使之帯回至中途有一
人開麥包見包口有錢乃謂众兄弟曰我麥價錢在我
包內还我众兄弟驚惧但且思𠡠行路及至家众子則將

撰習道與大人問答考勘事情悉告于父也聞此事
極其憂苦乃言曰先年喚習我甚愛之他死亡矣今时
冥容又被監在撰習道还要此幼子明以民帯往撰習
道此事俱添我烦惱汝若何故說有幼弟在家我今切
不舍此幼子付汝帯往但函年未丞麥包食尽父不得
已又命众子復往撰習道糴麥众子告父曰若不許此
幼弟與我等同往我等不敢往為其彼大人有意要見
此幼弟其必果心中实不忍舍但各處凶荒並無積麥
惟撰習道有之时第四子須瞞向前保曰此幼弟我既領

領我路上有事，我恐代當父不濟，已姑從之。乃謂众子
曰：汝等欲往，可備土儀，送彼大人，求羅麥來救命，亦当
帶去前在麥包中錢，恐人失落要銀，斯可还之。言畢，乃
曰：條氏伴汝众子去，亦祈祐此幼子，與时與容大家無
事回来。此兄弟及行至（獲習道）見大人。大人見前人帶幼
弟同來，心中喜慰，命管家安排盛饌，要請此众兄弟。此
众兄弟聞知此事，各心中疑懼，而相告曰：莫非大人怒
我前日帶回他麥價錢乎？乃私問於管家曰：汝須知明
昔日我等羅麥回去，解開麥包時，看見有原麥價錢在包

中。但我等不知此從何來。今我等現帶來在此。管家答
曰：汝等不必憂懼，想汝極有平善，必須問那管家，亦放
出時與容，引入大人之堂上，又取水與众人濯足。此众
兄弟打叠土儀，待大人昇堂，欲遞送之。大人既昇堂，此
十一人送土儀，叩拜畢，大人有欣然喜色，而相告曰：昔
者汝謂我有老父住在（于那里），今安否？如何？众答曰：我
父乃汝之僕，托庇平安。众復鞠躬肩拜。大人見那幼弟
乃問長者曰：此年幼者，乃昔日汝謂同老父在家者否？
众曰：然。大人乃謂年幼者曰：咱本頭條氏庇祐汝大合快

聽盡其言。心恐老父無情。繁見自有不能忍者。遂入房中涕泣。少頃拭淚而出。令人進食。請其十一兄弟。俱金銀器皿盛珍饈美味。席設三座。大人坐一席在上。十一兄弟共一席在左。本處官僚一席在右。爲其宗迷畫人不可與禮習道同食故也。雖此人從兄弟同席。但大人分物。多與幼弟。此十一兄弟既詳此筵席。但見大人感傷殊甚。極有惶恐。席罷。大人喚管官察囑之曰。汝可將麥糴此十一人。但其所帶來麥包。俱盛至滿。亦將原價錢各藏麥包中。使之帶回。又令管家將已所欽之銀鍾。密藏

於幼弟麥包內。此乃習設計款試衆兄之心。有盡情友愛幼弟乎。抑亦殘忍如前之嫉弟否。至次日。放此十一兄弟回程。行至中途。大人令管家追之。至曰。汝等知此薄情。我本頭好意請汝兄弟。汝何背義盜他銀鍾。此十一兄弟聞說此事。心中各驚怖無地。乃告之曰。豈有此理。昔者同知何困我麥包中有錢帶回。今尚隨送來還。又蒙大人今日佳送恩賜。既報無由。豈有盜銀鍾之理。乃與之訣曰。我等各任汝搜。過者。有人盜汝銀鍾者。是人聽殺死。余人具爲汝本頭之奴。管家曰。此言有理

理我正款知此逆將众参包樓搶至幼弟包中搜得銀鍾現在管家要拿回幼弟众見甚苦自碎衣服將参各負回餘習道管家引此幼弟入見大人須勝與之同見参拜下礼後大人怒曰汝何敢為此薄情之事不惧我知而捉獲之乎頭勝曰本頭我無詞可対我知此事乃我前日得罪僚氏今本頭滌代討款責罰我如此我众人耳為大人之奴僕大人曰此事不可累众特那一人盗我銀鍾者為我奴今若放回須勝復拜大人曰本頭奴有一言懇祈万乞大人停感息怒大人許之乃言曰

司本頭談矣乃本国之副君代花勝王管轄万民昭明若鑑巨細諸事奴并焉敢佐虐前日大人查我姓名我实供我父生我兄弟十二人止有第十一弟死了还有第十二幼弟伴老父在家大人命要引他来此老父不舍乃我若求領他来見今此幼弟若不放回老父必至哀傷送命我愿代之為奴驾其我與老父有約若此幼弟倘有阻滞我其代之今我孩喜在此為大人之奴僕听従使與万乞放回幼弟一則免我失約不敢回見老父二則免老父痛幼傷身伏望大人慈悲見怜时刻習听

听此悲切之言心中惟忍真情發見双眼淚垂乃喝退左右閒声喧哭衆亦知闻習乃吐哭謂衆兄弟曰我乃喚習也我父还有性命康寧否彼衆兄弟一闻此言驚甚失神不能回答習乃怡怡然復謂之曰我乃汝第十一弟喚習也我前年雖被弟兄来此国汝今不必煩惱其此事乃傺氏先定計引我来此使我今日能周助汝現此二年飢饉各處人無粮食后还有五年均如此凶荒但咱本頭傺氏先引我来此積蓄可助汝得濟飢餓此事实非汝之計較乃咱本頭傺氏注定排布然也是故

故我雖被汝弟来此国土傺氏有意助我使我能得大位管此一国巨細事務也今汝可速回家將此傺氏祐我富貴之事告知我父則將一家大小尽搬来此我擇一好地與汝居住俾汝並同享富貴免致在彼飢荒破敗家業言畢習乃與衆兄弟各相抱掯愛敬無不淚下后是国官民各欣然而相告曰俺本頭有衆兄弟来此相尋花勝王得知此情亦甚喜慰乃謂習曰汝可用車運載多吝送汝兄弟回家亦囑之將汝父一家大小俱搬脊来此處我有好地與他居住我極要尽力扶護他喚

唆習從飭以車載夯付兄弟回家。亦與共之路費食用之物。飭人仍送衣裳二付。幼弟多與之銀錢三百。另好衣裳五付。咨送老父。習用心叮囑兄弟。路上万勿爭讐。盡而別。此十一兄弟及回至家。喜告父曰。汝子唆習現生在猴習道為副居。代花勝王撐國事。沙果詳聞其言。如夢醒。然喜而且疑。后眾子將实情從頭啓告於父。見眾子直言有理。又見載夯車中。乃猴習道之物。方信之則曰。吾子唆習若在此。乃好事。吾当欢喜。我未死。当先往見習面。后一夜。條氏指點。沙果曰。汝可速造我 隨

隨伴汝。不離汝。不須驚惧。我於先時許汝子孫。众然看大風为。俱有憑信。果從條氏之命。便收拾家眷款起身。乃往井邊。安置儀物。供儀條氏。事畢。众子扶老父母升車。及大小家眷。巨細事物。悉搬載往猴習道。时沙果家眷子孫共七十人。往猴習道国去。沙果先令一子名須勝。往猴習道报知唆習。已乘車出接。及車相近。習則下車抱父涕泣。詢問久曠之情。老父謂習曰。我今得見汝而老身雖死亦甘心矣。时沙果有一百三十歲。唆習遂往見花勝王。报知搬家已到。但我父兄皆牧羊羔為 業

業。有多羊羔帶来。為彼等那罕年荒。無可芻牧他等之地。要亦君之屬下奴僕彼一地(各奂省)可以芻牧羊羔。欲與君求。求審尊旨如何。王答曰。此国土。乃我俱賜汝代管。隨汝主裁。討一好地與汝父親別居。彼(各奂省)之小地。若中他意。則可與之。其中若有善能牧羊羔者。可使之来見我。欲封之為牧羊羔之首。習將(各奂省)地與父兄居住。迂沈时間。習引父見君。乜甚禮將。詢其年壽多少。果對曰。老身行年一百三十。俱是週流四方。如我之祖父君極欽羨之。安慰之。唆習在此。盡子職。看顧父母兄弟。僚

傈氏祐沙果子孫。日見昌盛。果住(稱習道)至十七年。壽終。其享乙百四十七歲。果於將終之時。万渴唆習不可埋他自在此。當運回(千鄰罕)與祖父同墳。亦與众子先道未来之事。他知众子后来如何。其、沙果所能先知者。乃傈氏指示之。以遺子孫也。但我今與汝說一件事。彼时沙果有謂子曰。咱姓未能滅絕。即有首牧管轄。至后来。有一大并道者出。乃能滅絕此并道者。乃众人與我每仰望其至者也。此事乃果之將終时。以遺子孫后来各有効驗。此、沙果入(稱習道)之时。唆習有三十九歲

歲渠既卒。習從父之嘱付。遂與众兄弟及子孫等運父
身回(干那𡉏)葬之。極其哀哭。埜畢。習與众兄弟子孫復
回(様習道)居住。众兄弟自忖老父已故。恐習要報前年
責己之怨。乃謂習曰。老父將終之时。嘱汝勿致恨我前
年責汝之罪。我等今亦與求人情。饒我。習荅曰。汝列兄
不須憂慮。及此。我不敢逆僚氏主意。汝等其実得罪僚
氏。亦責我。但僚氏可怜我。引我來此国土。陞我作大王。
助世人。多〻所在人。救他莫乞他餓死。此乃僚氏主意
前定之事。我不怨汝。汝〻等不必煩惱。我尤当扶持汝與汝

汝衣食看顧子孫。始終如一。众兄弟話畢。各寧家。那習
及后。咳習享寿一百乙十歲終。於將終之时。謂众兄弟
曰。我雖死矣。汝当知咱本頭僚氏。実要庇祐汝。令汝雖
此国土。引汝往住別好地。乃本頭僚氏於先时許咱祖
父哑循勝漢。依揀泌果。要與之子孫的。習嘱曰。汝若離
此地时。亦當記我。念我。將我骨骸帶回(干那𡉏)葬與父
同壙。众曰諾。習死后。族內生多子孫。国王花勝王亦崩
矣。又有繼位花勝王。此花勝王非帝之本名。乃總聖号
雖他人繼位。亦名花勝王。此王忘記咳習之功。乃謂群臣

臣百姓曰。此下迷番人生。継如此之多。力強於我。宜早
除之。莫使后来生变不測。王亦差人代管此下迷番人。
凡有国事差役。勿拍本地人。専抽下迷番人作工。使之
勞困。仍本地之人。又加制抑之。此下迷番之人。雖受勞
困。但生継日多。王復設計嘱彼地之産婆曰。但凡下迷
番婦人生子时。汝看是男。則可害死。若是女。則可放生。
王雖如此令嘱彼。産婆驚懼戒。不敢作此罪事。僚氏当
報應之是。以下迷番人生。継愈多。此王悪性难忍。残心
遍發。遂出告示禁曰。但凡下迷番人生子女許番羞男当

当投河浸死。違禁者。查出重譴。時有下迷番人。乃稱微
之子孫。娶妻方生一男子。極其標致。母見此子可愛。密
藏三日。誠恐露覔。乃計取芦竹。做一小箱。用灰塗密。置
兒於内。委之河邊水草中。令此兒之姊。在遠處伺候。看
那后来如何。时遇本王公子。與侍婢遊玩河邊。見那水
草中芦竹箱内有。一孩兒。令侍婢拾之。公子見此孩兒
哀叫。生有顔容可愛。乃可怜曰。此子乃下迷番人生的。
恐君父知而責之。故棄在此。真可惜。〻〻。其此孩兒之姊。
見公子拾起孩兒。則往近之。乃言曰。公子若要養此兒我

我為討一下迷番婦人來爲汝乳養公子然之曰汝可
叫他來此兒之娘則叫其親母來見公子公子亦不知
此婦人乃孩兒之母但謂之曰汝用心乳養此幼兒我
当重恨汝此婦人領此幼兒回家養及稍長送还公子
公子因其表名曰毛以西氏解說乃河邊拾来的自唆
習死后至此有六十四年此毛以西氏為人善心仁慈
憫恤本頭僚氏極護祐之選之作大嘱付他許多大事
是时下迷番俱被虜為僕習道奴僕狠苦不勝息呼本
頭僚氏助他唱本頭僚氏可怜之如先之許埋循勝漢依

依揀沙果一日僚氏差一天人降下與毛以西氏言事
是时毛以西氏在山牧羊忽見青樹爛火但枝葉秀茂
原合並不被燒毛以西氏見奇異大事欲近看之而使
知詳乃聞樹中有声叫曰毛以西氏汝不可来近汝若
欲来近当先脱鞋我乃汝祖父亞猫勝漢依揀沙果之
正本頭毛以西氏乃掩眼不敢看真此大事天人代僚
氏復謂西氏曰我看見我百姓下迷番人在此国艱受
多狠瑪我要可怜他我陞汝為下迷番人之首收引之
往彼前地乃我先时許亞猫勝漢依揀沙果要與之子孫

孫者。汝当見花勝王道明。西氏答曰。我有何能堪見王禀事。亦有何能可引此(下迷番)人出此国土。僚氏曰。我扶護汝。亦隨伴汝。西氏曰。既然如此。我当往(下迷番)與人告知此事。說汝祖父啞猫勝蘭依棟泌果之本頭僚氏使我來與汝等言事。假若(下迷番人)問我說僚氏乃何名。我將如何答之。僚氏教之答曰。我乃無始無終。西氏曰。他若不信我之言。而不听從之。乃曰。咱本頭僚氏未嘗見他。亦未嘗使我來。我將如何答之。僚氏乃問西氏曰。汝手中所有何物。西氏答曰。止有一杖。僚氏曰。汝將

將此杖弃之在地。西氏從之。此杖便化為蛇。西氏驚而欲避之。僚氏令他伸手擒其蛇尾。西氏擒之。此蛇便化為原杖。僚氏曰。此乃第一記認。可使人知。乃啞猫勝蘭依棟泌果之真正本頭僚氏見汝差汝。僚氏又與之第二变化。令西氏將手藏於胸中。少頃挽出。則变色潔白。又令之手復藏於胸中。少頃挽出手。則如旧。此二变化可助汝使人深信汝之見我。已之差汝。若不信汝之第一变化。亦当信汝之第二变化。西氏復謹言告白。本頭僚氏。汝可差別人往之。我沒有功劳。且我短於言語。僚氏曰

曰特汝当往。不必推托。凡人之長短於言語。乃均我所
賦之。我随伴汝指引汝。教示汝。亦差汝兄啞倫同汝去
他尤善能言。長於應荅。我先所教汝之道。他代汝與人
解説。僚氏命西氏執杖而往。西氏從之。臨行时僚氏復
謂之曰。汝須立心堅守。凡我所教汝何等大事。汝可当
花勝王面前演之。我知他悪性残賊。未肯遽放汝出伊
汝当謂之曰。我本頭僚氏使我如此傳言。此下迷番人。
是他真正百姓。他甚愛之。如父之愛長子。汝若不放他
出。要殺汝之長子。囑畢。西氏起程时僚氏動啞倫之心
前

前未接之兄。弟相遇。西氏遂將僚氏前囑之言事。遂告
于啞倫。々々則與之同往下迷番人族间。倫將僚氏前言
悉陳於众人。亦作僚氏前與之変化。下迷番人。々々信
之以為真实之事。乃本頭僚氏要可怜他。各々謹畢下
礼感謝僚氏恩德。后一日西氏與倫同往見花勝王曰。
我所言者。乃本頭僚氏之言。令汝放下迷番人出此国
去供侍他。彼花勝王乃驕言曰。汝僚氏他乃何昔本頭
我不識他。我不要放彼下迷番人出去。西倫二人。再謂
花勝王曰。此僚氏。乃我下迷番人本頭。僚氏此花勝王
乃

乃罵西偷曰。汝不令人勤謹作工。固要常說欲出供佛僚氏。自此花勝王加倍苦楚(下迷番人)。西氏乃懇祝僚氏曰。本頭僚氏。即汝差我二人往見花勝王。道釋放之事。我(下迷番人)益增苦楚。今將如之何。僚氏答曰。汝不須憂慮。且待后来。汝着我如何令彼花勝王如何須放汝等出此国土。汝須知我乃正僚氏。先时見啞猫勝漢依揀洌剌。他過流所至之地。許他欲與之子孫。汝可將此言傳與(下迷番人)知之。說我乃他真正本頭。能贖他被虜。引他出離此所在。西氏從令。傳與(下迷番人)知情

情。但(下迷番人)令似有不信之状。為其受多苦楚。西氏復謂僚氏曰。此(下迷番人)乃汝百姓。尚不信從吾言。況王乃異端之徒。而還肯信之乎。我如何往見花勝王。僚氏慰西氏曰。汝不須憂慮。我陞汝勝过花勝王之風力。他心雖硬甚。我作变化。使此(挨習道)人民。知矣我乃汝之正本頭。能助汝等放(下迷番人)出此国土。汝当今可復見花勝王。他若與汝討憑証。使他信認我為真正本頭。汝可令啞偷將杖放下地。則便化為蛇。使他信之。西氏從命。與偷同見王。偷將杖当王面致之地上。即化為蛇。王見

作為此事，但不能息滅此事。王乃召面倫同至，王懇之為祝僚氏息滅此蛙，便要釋放眾下迷國人出去。其事予未詳盡，為其新書進別事，但汝等須記此書之末章。予欲尋議，而今之讀者，既得一句，宜咀嚼一句之味。彼花勝王既命術者變蛙，何不命之滅蛙？惡必須懇面倫為求僚氏而滅蛙，以此觀之，則邪正可別矣。斯時面氏乃問王曰：汝要何時滅此蛙？王曰：明日可滅之。面曰：我從汝命，俾汝真知我僚氏乃天下迷國人之僚氏，乃真主本頭並無一物不能，並事不知，非余物之可比。至次日，面倫王

見此事，遂召邪術者至，術者亦一杖棄之在地，亦化為蛇，但此邪術之蛇，却被倫之蛇所吞矣。倫將蛇尾持之，復化為杖。王見此事，惡性愈堅，不放僚氏。又令面倫往見王曰：此乃僚氏之言。命汝釋放眾下迷國人出往供侍他，汝若不放他出，僚氏要責罰汝國中多生蛙，甚至皇宮殿寢眠床食席亦有之，庶民之家亦如此之，免擾人難以寢食。面倫從令而往，將上言陳告于王，王心殘忍，又不放出。面命倫，倫將杖推舞於河澗之上，則凡河澗水中多生蛙，滿處皆有，擾人難以寢食。王又令術者亦能作

兄弟同見花朕駕之懇求僚氏。遂滅此蛙。但祈滅着。乃
人家之蛙。而河水中尚有之。后王見国中人民安靜。旧
性不改。仍前不放僚氏。又令西倫將杖擊壞。使之飛塵
化蚊。西倫從令。教倫以杖擊壞。化成蚊子。群多散處嚴人
膏血。攪擾難第。王令術者化蚊。術者勉強盡力為之。但
不能耳。乃謂王曰。此西氏之正法變化。实乃僚氏之力。
非人所能自為也。但此王頑性執迷堅硬太甚。又不信
聽西氏之傳命僚氏。故僚氏又令西倫復見王曰。我承
僚氏之命。教汝釋放(下迷番)人出離此国。汝若不肯。要譴

譴此国中。多生蒼蠅。但凡人家俱滿。攪人不安。此蠅惟
此国土有之。彼(下迷番)人所居之處。則無之。正欲
使王知之為正本頭僚氏。無一物不能。后一日多生蒼蠅
攪人難堪。王召西倫至而許之曰。我許汝供儀僚氏。但
要在我此之国中。不許汝等往離遠之處。西荅曰。此国
中。没有儀物可供僚氏之享。我在此不能供儀僚氏。当
往三日路程。在彼供儀僚氏。王謂西曰。我許汝荒野之
處。供儀僚氏。但不許汝等去遠。汝等供儀僚氏。亦可為
求僚氏庇祐我。西荅曰然。西倫同(下迷番)人往荒野之所

所佚僚氏爲求息滅此蝗。則亡矣。王見蝗滅。又不
許下迷番人出他国。上帝故僚氏復責之。国中六畜死
滅一尽。王令人往看下迷番人之六畜。如何。差人復命曰。
奚省下迷番人所居之地。六畜具旺。並無災害。王之惡
性愈堅。並不知悔。欲放之意。本頭僚氏又責之。使雷霆
大震。忽降大雹。上帝国人民驚動。皆曰。自古罕見。人物若
遇荒野之處。悉被打死。其奚省地方。具無雹。人物安
寧。王懼而召西氏至曰。我實有罪。本頭僚氏他實公道。
況我国人民。又甚愚暗。汝求僚氏赦我。庇祐我。使此冰雹
雹休息。我欲放汝等出去。西答曰。我將懇求僚氏庇祐
汝。但汝與庶民均乃惡心之人。未知畏懼咱本頭僚氏
王復求西。即與僚氏求人情。懇雹便息矣。王見懇雹既
息。民物安生。又不許放。後僚氏又令西往見王。說汝若
不放下迷番人出去。僚氏要責汝。使生蝗蟲。衆多爲傷
汝国稻麥。西從上帝往見王。傳言此事。乃回。時是国人
民往見王曰。我王汝曾不見此国妖孽日生。將於滅沒
皆因不放下迷番人所致。王何不放此輩。以保固国家
也。王從庶民之諫。乃召西至。而問曰。汝何人欲出。西答曰

曰我輩男婦老幼俱要盡出為其斯时乃我本頭僚氏令繫拜往供條之王曰不可盡出只是若大人男子而出余之婦女家眷俱不許出西偷聞王斯言遂離帝而回條氏令西高擡手即熱風暴發一晝夜台生蝗蟲群多飛食盡谷田菜諸物王見此事大驚急召西偷至而謂之曰我甚得罪汝本頭條氏我今知悔汝可為縂條氏祈祐赦罪息滅此蝗蟲我實汝汝等出去西偷辭王而出求條氏息靜熱風滅亡蝗蟲王又不改原性不肯放出條氏又令西推手於空中則三晝夜黑暗無光人

人皆莫知何向不得寢食工夫王召西偷至而謂之曰汝等男婦老幼俱許出往供條僚氏但羊羔当留在此不許隨去西偷答曰我等欲出去羊羔俱要盡帶去一隻亦不留此為其若無羊羔何有儀物可供條僚氏此王性惡心迷乃謂西偷曰汝后若未見我已便殺汝西偷答曰從爾今后再不敢來見西偷則畏懼僚氏謂西曰今只用一次大典與王受之王則許汝出亦要強汝速出前者我知此王性殘堅執因我当作多变化使一国人民見之今者只用一次大典之王則許出后一半夜间我欲

欵謔死王之長子。及人民之長子。雖禽獸之長子。亦典
之死。特汝（下迷番）人無恙。甚有平善。傺氏屬西倫曰。此
日乃正月十四日。后来汝当記此令節。供傺我。感我大
恩。傺氏亦教之用何様礼。當食何物。事理多端。寫不
尽。筆。傺氏令西倫傳此作節之事理。使人众週知。乃傺
氏助汝。救汝出（猍習道）之大恩。使汝子孫。后来見此作
節之郷。倍則要問。洛々可典之說。知此乃昔时咱在於
（猍習道）国土。被花勝王苦楚。不肯釋放。咱本頭傺氏助
咱作多变化。釋放咱被擄。令離彼国土之大恩。西傳此傺

傺氏所囑之等事。使众知悉。（迷辨）合用儀物。后至夜半。
咱本頭傺氏。行彼死長子之災。令一国家々見哭丧。是夜
君民斉起。各々驚惶。王速召西倫而至。乃強之曰。汝等
速々將家眷男婦老幼。六畜羊羔諸類。尽行搬出。亦自
言曰。汝等若不出去。我国人民。必能死滅。西倫田而令
众收拾起身。时（下迷番）令傺氏引之出（猍習道）。從荒野
海濱而去。傺氏指引之路。日行則有雲柱引路。夜行則
有火柱引路。每日夜如是。不有踈失。行路时。傺氏謂西
曰汝可令众從此（氺唖希律）一路而去。為其花勝王心性

性堅硬要復追害汝但我有意扶護汝使他等知我乃真正本頭後王聞知(下迷番)人去了怨怒絲人選精車六百輛同兵众追之遂見(下迷番)人宿在海邊(下迷番)人見追兵未近乃訊議西曰我若在(挨習道)雖死亦有埋身之地汝何故引我等來此今追兵若至我必死於海水矣西慰之曰汝等不必憂惧汝今日得見咱本頭條氏作大变化之事條氏乃謂西曰追兵若近汝令人前進汝將杖置之海上海水則使分開有路可行亦不能淹溺人是追兵雖欲害汝均我之事無奈汝何待我变

变化使之知我乃真正本頭西從令众起身有一天人代條氏引众夜行(下迷番)人在前天人火柱在中追兵在後此火柱所照前光後暗致一夜追不相近后西將杖置於海上海水則自分開成路(下迷番)人從海路而行追兵隨之至天光时條氏見追兵亦從海路而入責之車覆兵將死多时(挨習道)兵人亦相告曰我等当速回避此乃條氏替他與我相戰及(下迷番)人過海將盡條氏令西置杖於海上海水復合追車兵將溺死一尽(下迷番)人並無一失乃相謂曰此之大变化掠睬我等矣

奚乃傈氏之深恩亦極信硒之傳言有憑。此(下迷畨人)出(挨習道)硒时已八十歲至此乃第三世。共計有五百单五年。此硒乃(下迷畨)人司牧引(下迷畨)人出(挨習道)周流野處有四十年不滞。此四十年间傈氏甚多变化助此(下迷畨)人。但我要書進别事。姑且删之。中有一件大事。不淂已当書之。以使人知。自上古雖有文字特未有條陳律法。以备人遵守。及至硒时於与众行路。一日至大山。名曰(申那依)。人众歇在山下。硒独登山上。及至山頂。於念经时有濃雲罩山。電闪雷轟。其在山下之人。極

極其驚怖。独硒在山頂念经。全然無異。时有一天人代傈氏降下。带来有石碑二面。中書十條律法。第一面中。有三條事情。俱是奉敬傈氏。第二碑中。有七條事情。俱是和順众人。硒带此二碑下山。見众。解典知悉。但硒满面光艷。众不敢觀之。硒乃以手中杖掩面。而与众言。此律法后来詳陳於末章。此(下迷畨)人行路。雖四十余年之久。本頭傈氏。永常扶助之。庇蔭之。雖值荒野偏僻之處。飲食足用。衣履不敝。或遇強梁仇怨。亦能克之。故可前進。淂至彼傈氏所許之地。傈氏雖如此扶護他。中若有

有犯罪者，便責之而不姑寬。時人衆中有一人，不禮拜日
作工拾柴。僚氏令衆撿石頭亂擲至死，為其不禮拜日。不
可作工，國違僚氏第十條之中。一條律法，又一次有三
人，一名高黎，一名膽冉，一名㗰徵朝，此三人討議結黨，
欲害死西，以奪其權。一日此三人各與其妻子居在孚
晉氏之中。僚氏現責之，使地開裂，三家俱陷，以示衆人。
仍復降天火燒死同黨者二百五十人。又一次衆人辱
罵西僚氏，復降火燒死一萬四千六百人。此下迷晉人心
性剛特頑。雖親見僚氏罰惡之兆，仍不知畏懼，尚無真

心信僚氏。看怙僚氏，若有些少艰難，便要背義，毛以西
氏、僚氏責之。変化多生毒蛇，咬傷人，足熱如火燒，死者
亦多。時人衆驚惧，懇西可怜之。西為求僚氏赦宥。僚氏
令西鑄一尾銅蛇，置於植木上。或有被蛇傷者，往見此
銅蛇，即痊愈。此銅蛇下迷晉人，乃久藏之，設與后人記
得僚氏之大恩德。及至年久，有一皇帝名曰挨西已，即
氏怒此久藏銅蛇，則令人銷之，以除其說。此下迷晉人合
多着忘恩，失教僚氏，雖無常助之，或遇有小阻，則不念
大恩，而棄嫌僚氏。但咱本頭僚氏為最公道，為最尽善雖

雖厚愛彼(下迷畨)人若有爲惡則亦現譴之爲其罪惡
不能合僚氏之意故也此毛以西氏引众行路至四十
年间死於野道至此乃第四世当筭此四十年○
西既死又一善心名曰和稅代西管此(下迷畨)合引之
行路有十七年至此又当筭此十七年○
此和稅乃名將善歆淂勝三十一帝引众人前進至淂
彼先時僚氏許漢㮚果要與子孫之福地此近北極妙
和稅將此地分與十二房子孫居之甚有太平和稅自
擇一地名曰世罕居之及和稅既死又有一人名曰阿多

多尼乙代稅管此(下迷畨)人四十年終至此又当筭此
四十年○　阿多尼乙既死又有一人名曰哀欝代乙
管(下迷畨)合有八十年終至此又当筭此八十年○
哀欝既死有二人一名猫六交一名黎巫勝此二合代
欝管(下迷畨)合有四十年終至此又当筭此四十年○
此二人既死又有一人名曰奚黎王代管四十年又当
筭此四十年○　王既死又有一人名曰啞微冥歷代
管三年又当筭此三年○　歷既死又一人名曰倒勝
代管二十三年又当筭此二十三年○　倒勝既死又一

一人名曰㤥乙代管二十二年終又当第二十二年白
㤥乙既死又一人名曰翕短代管六年終又当筭卅六
年○ 翕短既死有一人名曰𠸄递産代管七年終又
当筭卅七年○ 産既死又有一人名曰𡑐希朗代管
十年終又当筭卅十年○ 朗既死又有一人名曰柳朗
代管八年終又当記卅八年○ 柳朗既死又一人名
曰三順代管三十年又当記卅三十年○ 順既没又一
人名曰奚里代管四十年終又当筭卅四十年○ 里
既没有一人名曰沙㦘（下述番）人前乃司牧之属至此汉

沙㦘始為皇帝之称在位四十年終又当記卅四十年
○ 沙㦘既死有一朥登继位四十年終又当筭卅四十
年○ 蜜既没子沙罗汶继父位至四年间架造一極
大贵室礼拜在一山○ 乜高卅山乃先时沙果行路歌于
卅僚氏正在卅山○ 与沙果言事卅沙罗汶性極聪敏家
甚富室今人驾帆来至近麻六甲处採集金玉至旦自
古至今無一如汶之明敏富室者也自第四世筭至卅汶
四年间起礼拜寺時共計四百八十年四世終○
汶继位共有四十年但除四年筭在第四世内余三十六

六年筭在五世内又当筭三十六年○ 汶既没子罗
磨咠継父為帝轄管京𨛦西呂汶陵十七年終又当記
此十七年○ 咠既没子唖美耶氏継父位三年終又当
筭此三年○ 唖美耶氏既没子名唖汶継父位四十
一年終又当筭此四十一年○ 唖汶既没子名呂汶
伐継父位二十五年終又当筭此二十五年○
伐既死子名邀南継父位八年又当筭此八年○
南既死子名阿施唖氏代位一年又当筭此一年○
有一帝名唖禖里耶在位六年又当筭此六年○有

○有一帝名華氏在位四十年終又当筭此四十年○
○有一帝名亜麻施耶氏在位二十九年又筭此二十
九年○ 有二帝名唖沙里唖氏在位五十二年終又
記此五十二年○ 有一帝名扶華談在位十六年又
当筭此十六年○ 子名唖膠氏継父位十六年終又
当筭此十六年○ 子名唖西巳耶氏継父位二十九
年終又当筭此二十九年○ 有一帝名馬那西氏在
位五十五年終又当筭此五十五年○ 子名唖汶継
父位二年又当筭此二年○ 子名咬始聊氏継父位

三十一年又当筭此三十一年○ 有一帝名唆哑咬
氏在位三箇月○ 有一帝名華謹在位乙十乙年又
当筭此十乙年○ 子名華謹继位三箇月○
○有一帝名西称巳哑氏在位十一年篡又当筭此十
一年○ 前膀蜜在位多半年。有二帝各在位三箇月。
共該筭乙年○ 自泑罗汶筭至此共計有四百三十
年。五世終此末。華謹三帝不仁。滘罪僚氏。罰之使外
国名(猫里俞耶)。国王名曰那巫高儒罗梭来征勝西称
巳哑氏。占此京都(西吕泑陵)毁大礼拜寺及諸宝器。(下迷

畨)人被擄一尽受苦至七十年○ 六世記起。
○此(猫里俞耶)又被别国名(别舍)国王名施罗末伐勝。
為贖(下迷畨)被擄人此(下迷畨)人雖属外国所轄。但本
類中。自有一司牧承管时有一人名唆罗猫蜜管(下迷
畨五十八年。又記筭○ 有一名曰称螺泑自管(下迷
畨)人六十六年又記筭○ 有一名曰羡那。代管五十
三年。又記筭○ 有一名曰爭勝氏代管十四年終。又
記筭○ 是时(白舍)有一皇帝名曰哑黎山罗。此帝善
征滘勝多国征至近(東埔寨)築有一城現在為記為其

其自想至此爲極穹民故回兵歸祖其下迷番人服
此帝。不待言矣。但他自有司牧承管有一名曰須習浩。
自管七年。又記筭○ 有一名曰押里。代管十一年。又
記筭○ 有一名曰挨里。代管十二年。又記筭○
○有一人名曰亜谈勝萬。代管九年。又記筭○
○有一人名曰媽記。代管十年。又当記筭○
○有一人名曰雪源以。代管八年。又記筭○
○有一人名曰媽唆罗撒。代管七年。又記筭○
○有一人名曰。唖毛去。代管十四年終。又記筭○有

○有一人名曰麻撫知唖氏。代管十年終。又記筭○
○有一人名曰須習浩。代管六十年終。又当記筭○
有一人名曰戎乇干懦。代管十六年。又当記筭○
○是時下迷番人。雖自有民牧。但屬大国所轄。有不勝
之苦。每疾首蹙頞而相告曰。我等既被外国所營。可從
外国異端之教。背却本頭條氏。免致受苦無盡。省者然
其衆言。遂令人往告施里耶国王。名曰安趙高。說從此
衆。安趙高極喜。受下迷番人爲百姓。但安趙高慮此輩
后来生变。遂発兵往伐番吕谈陵。毀滅宝寺。殺死七八千

千令安趙高委一人鎮守(西吕汲陵)他四本国。是时有
一人名曰。麻礁知唖氏。乃(下迷畨)令他有五子。不愿降
别国亦不順從與教特遵本頭僚氏律法。雖安趙高每
強柳之。他亦不從。一日見他類中有一人從借安趙高
奉祀廷佚媽。礁知唖氏。怒而闲刼殺之。亦并殺彼安趙
高委使亦毁滅彼之神像。乃髙声叫曰。时人雖悉從安
趙髙之裔。拜祀神明。但我父子。永不屈從邪教。特要尊
心遵僚氏律法而已。若有者歆信從吾之正教。則可来
之言。畢。則與五子遂離此地。往居山岩。居有族令不從安

安趙高之裔。隱逃於僻處者。聞礁知唖氏。在山岩。則往
從之日盛。彼安趙高每。兵来征此(下迷畨)。但僚氏默
祐(下迷畨)人浔勝他有冘地。及媽礁知唖氏既没。子名
曰。孚勝氏。继父管(下迷畨)令五年。又記算。 有弟名
曰。分那達氏。管十九年。又記算○ 有弟名曰。心文管
八年。又記算○ 心文既没。子名曰。奚丕千懦。管廿六
年。又記算○ 子名曰。唖丕实道艇吕。继父位。復称皇
帝。存位一年終○弟名曰。唖称双螺。在位二十七年終。
又記算○、 既崩。妻名曰。唖黎双勝。有二子。乙名曰。劉乙

乇千懦一名曰哑乇实道無呂。妻繼夫位九年終。又記
箕呂 哑豨双朌既死。二子争位。各欲私往罗瑪六国
求託英雄助戰。皆奪帝位。时有罗瑪一名将名曰号敝
卑來征勝哑豨。宜其領国土。又来至番乇施里耶亚巽慶稱
近下迷晋之地。奚乇千懦乃令人往見此名将。求託助
戰。名将乃欲至番呂以陵此處。乃下迷晋人界内之首
地。名将将至哑乇实道無呂沮之。不許入境。名将不淂
包典之相敵。哑乇实道無呂敗兵。被召此地。生擒哑乇
实道無呂。帶回罗瑪士。此乃罗瑪之首地。名将欲回时。乃

乃陞奚乇千懦為下迷晋人司牧。亦命有一人名曰安剋
知巴厨呂。以輔相之。此人乃異類小可之人。有一子名
曰換罗氏。此奚乇千懦。管二十四年。又記箕。被哑乇实
道無呂。鮮被擒去罗瑪。过次年落計逃回。又欲與承争
位。罗瑪人探知。復與兵来擒。被擒去罗瑪。用藥毒死。还
有二子。長名曰哑豨双豨。次名曰安知敖懦。長子被罗
瑪人殺死。次子思欲為父報仇。常念争篡叔位。乃往巴
实士国。求兵助戰。伐伊叔。以報父仇。是国人從之。遂與
兵来攻。一戰淂勝。奚乇千懦被擒。巴实士人將位與剋知

知敖儒坐理时安知巴廚呂子挨罗氏。則為罗瑪人根
仇。遂征此安知敖儒浔勝。安知敖儒被擒。送與安兹巴
耶處將官名嫣罗閔敦由殺之。此將乃罗瑪人。將此情
報知於罗瑪国主。ヒ欽賞功於挨罗氏。遂封之為下迷
畨人国王。至此下迷畨人国滅绝矣。為罗瑪大国之屬
下庶民挨罗氏受封為王。三十五年。又記筭〇自猫
乞爺耶国王筭至此。共計五百八十九年。六世終。〇

〇三鄧天下太平西士將出

〇此挨罗氏。乃異端異類之人。但受罗瑪封汗為王。至此

此下迷畨人国滅世绝。納罗瑪之稅。此挨罗氏。治下迷
畨人有三十乜年。时罗瑪正皇帝名曰。歐恳逑道西沙。
在本位。五十六年。於四十二年。时正值挨罗氏三十年。
斯时天下太平。乃先时僚氏指定此时要施善。計可怜
世人。造化一件大事。雖太古化生天地人物。亦不可典
之比。然此事雖隱微。乎亦不浔巳当隊之。以顕前言。僚
氏許人有憑。亦可知有何無極慈悲。要可怜世人。时有
一道女名曰。嫣乞啞。生在牙㮴里耶。乃下迷畨属国。
有一地名那沭陵。伊父名曰。華錦。母名曰。安那。此夫

此夫妻也得道乃真下迷遭之祖宗。亞備勝漢依據以
果勝蚕大皇帝之子孫。此女子媽乇啞自幼至長求挑
善道性德溫柔。並以爵遺他配一夫名曰唆習。普最善
心為人忠義。與此道女。乃同類人。此二人雖配正相敬
愛但自愿不行情交感。為其此女自幼許下僚氏要貞
烈潔白。故至死不有受玷男人。我干系蠟人名之曰微
里智。其唆習亦微里智。自幼至死。不受女人之玷。此二
道人住在那以後他乃聰明上知之。資識透咱本頭僚
氏在鑑中。有許約讖言。是故每常懇求僚氏卻望他。要可

可怜世人之日何时得至。一日僚氏差第三品啞称江
奚螺天人。名曰止呀勝威降下與道女媽石哩報喜称
說第二別孫仔僚氏子。要為人投胎在媽乇啞微里智
腹內其此天人变態為后生童子。昔是美貌。未入媽乇
哩房內拜採他傳僚氏所囑之言曰啞迷媽乇啞。汝有
大福。呀勝舍盈福。僚氏在汝心中。僚氏惜汝賜汝多福
勝於众女人。此道女忽聞斯言。心中驚動天人慰之曰
媽乇啞汝不須驚惧咱本頭僚氏極愛惜汝。汝当受孕
生一子名曰西士氏。此乃無極大僚氏之子。僚氏賜之代

代勝蹇為帝王。御彼沙果之子孫。他之屬国。𣎏不能滅
絶时。媽𠄼哑問於天人曰。我不識男人氣味何能生子。
天人答曰。汝雖許僚氏為徵里𡥵。亦能生此一子。名曰。
西士氏但此事。誠非男人血脉所生成。实乃僚氏变化
無穹之大力。此道女酌此天人之言。知之為僚氏差来
傳命。乃謹遜荅曰。我乃僚氏之奴婢。我今在此。尚僚氏
主意。道女言畢。斯时咱本頭僚氏变化無穹。即刻取淂
山礁媽𠄼哑貞絜之血。娘於腹中。為一小〻孩見形身。
又賦之神魂於身中。則第二別孫仔共之相合矣。但汝当

当知第二別孫仔。未些之相合。身共䰟並。無先後漸成。
僚氏变化無穹。成則齊成。不有次第之差矣。又雖無先
后之殊。又当知䰟形。乃三位別孫仔所共成之。所共保
之所共恩及之特。此第二別孫仔共此形此䰟相合為
人而已。其第一別孫仔。與第三別孫仔則不為人矣。其
所不為人者。非不能。是不為也。苟。欲為之有何唯哉。但
咱本頭僚氏善計要此第二別孫仔為人而已。欲之濟
此世人之罪故也。其此第二別孫仔。雖投胎在山礁媽
𠄼哑徵里𡥵腹中為人。他亦乃真正僚氏。如先之未為人

為其真僚氏之本性。雖既為人。或未為合永遠無極好。無極大無終穷無変迁。豈有能憂苦死失之理乎。如此則此第二別孫仔雖止一位。他既為人合則有二事。第一件事。乃真僚氏之本性。於無限太古之时。僚氏大父將其福德賜與之齊有。故此第二別孫仔。與第乙第三別孫仔合其德而無先後賢否之不齊。第二為真人之本性。乃仙𩵋媽𠀧唖徵里𠛌生之有真正形䰟。故此第二別孫仔。能憂苦能死失。與凡人一理。是以此第二別孫仔雖止一位。能兼兩般事。一般乃能变化無穷。作為諸

人一理。但他未既為人之先。乃僚氏而已。與第一別孫仔。第三別孫仔。同然合德。变化無穷。無物不能。及既為人之後。非止僚氏而已。亦乃人也。於先未為人时。無別本性。止乃僚氏為最微妙之本性而已。及后既為人。便亦有正僚氏之本性。亦有正人之本性。則有真身真䰟。实如世人之本性也。他於先时未為人。無憂慮勞苦。亦不能死。為其乃真正僚氏而已。及后既為人。則有勞苦。亦能死。為其乃真正人。而與世人同也。但此能勞苦能死之事。非由僚氏之真性而出。乃出於真人之由自也。

等最大事。乃由真正僚氏本等力中而出。一般。乃能愛若。亦須寢食行坐。实從真正人本性中而出。此事雖極微妙。亦有一件比方。可助畧曉。此之老圃者。若欵一株樹而生兩般菓。以為珍奇玩好。或以梨之身。而取桃之枝。以接於其上。用糞土塗之日久。則此兩菓之枝接合而生。及其日至之时而生菓子。雖一株樹。亦生梨。亦生桃。人見之以為奇異。為其有二樣枝故也。此事雖小可比方而已。亦能助人小有見識。使之畧認彼第二別孫仔。如何為人。他雖一位別孫仔。乃於無限先之时。有僚 氏

氏無極大之本性。后既投胎為人。亦有人之本性。故謂之能發二般事。一般乃僚氏之事。是能作凡等大變化之事。一般乃人之事。是須食用往來。憂苦死失之事。又此二事。亦非雜出於兩間。其能变化之事。止出於僚氏之本性中。其能憂苦之事。止出於正人之本性中。故如梨之接桃樹身則一。而菓則二。為其有二樣枝梨身生梨子。桃枝生桃子也。此事予今要詳陳。但汝等須知此第二別孫仔。乃真正僚氏。亦乃真正人。又須知第一別孫仔僚氏父实。乃第二別孫仔之真正父。他將自己之 福

福德一齊與之無別有婦人而為之母及后為今独山
礁媽乞啞為之正母生成正人之本性又無別有男人
而為之父故此仙礁媽乞啞雖有嫁夫但他二人貞潔
相配而已不有行情交感是故山礁媽乞啞之夫非山
礁媽乞啞子之父止是山礁媽乞啞為之正母其實孕
之其实生之乃為正人之本性但此山礁媽乞啞娘孕
之事與別婦人大不相同其別婦人之受孕必須有男
人行情交感助之故子胎日長母身日重及順月之期
慮其生死未必特此山礁媽乞啞之娘孕大異於是他不

不須男人交感止是㳄氏变化投胎之事故子胎雖日
長而母身愈康健及至順月之时並無憂慮特加喜慰
為其真知孕子出世要助他亦要庇護世人故也或者
問我曰彼山礁媽乞啞之夫既不為子之父又娘孕不
須交感何須欵二人而相配我答曰本頭僚氏他為最
灵最嘉尚有聖定與此世物自当尤有聖定與其生母
他明知此山礁媽乞啞既受孕必須步行前往別所故
有意賜此一潔夫可以隨伴之往亦可助之求食养育
其児又此山礁媽乞啞若無配夫旁人見其有孕則不免

免被人訕笑。是故本頭僚氏。極有意思愛此山礁媽乙
唖囮賜之一羕夫以釋人疑。但此二人雖配偶。兩情貞
羕。絕無一毫萌慾之思。故山唆習見山礁媽乙唖有孕。
心中亦甚驚動。焉其他真知夫妻並無交情。況此山礁
媽乙唖。極其淂道貞烈。緬想而並驚動。彼时僚氏乃差
一天降下。而慰唆習曰。汝妻孃孕。乃僚氏变化之事。唆
習淂聞此言。則無驚動。及山礁媽乙唖孕子日長。时罗
瑪皇帝。唖愚述道西泭。自許為大帝。管轄多国。要报名
納籍。使之可知民庶多寡。遂出告示。严令散處寄居軍民

民。俱要歸祖报名。以便稽查。其唆習乃勝蜜之子孫。聞
見此帝有命。遂逆之要回祖勝蜜之本處。名曰默尚嶺之一
日與妻山礁媽乙唖起身。行至默尚嶺此默尚嶺離京都西
吕泭陵有二铺路。时山礁媽乙唖孕子已順月。無人要
留住他。不淂已夫妻姑出城外。有一駐馬寮中安歇寮
中有一黄牛騎毋。时天寒冰凍。正值十二月廿五日夜
半之时。山礁媽乙唖分娩一男子。以破巾包之。置於馬
槽中。在那牛騎之前。此事乃僚氏識定前言。俱要有憑。
故於古时。有一先知道者。預斷曰。此默尚嶺之處可謂之勝

勝境。後當出一大帝。乃拏畱氏之正主。又山礁媽丕唖
之子。雖生在馬寮中。汝等不須驚疑。為其他要謹細可
為世人之模範。故生在御陋之處。其实乃真僚氏正皇
帝。故於降誕之際。有众多天人降下參拜他。尊敬他。作
樂慶賀。嘗經唱曰。世人從今可喜。、、。是夜又有牧羊
羔人近在(西呂沙陵)之處。見一天人。变態為如童子。但
豪光燦爛。開声言曰。汝等当立心傾听。我欲與汝报知
一無窮喜事。乃能贖世人神魂之大滑道人。今已出世
於勝蜜之本處。我今與汝說一憑准。汝若往彼則見有

一幼兒。用破巾包身。倒在馬槽中。牧羊羔人。先見此一
天人傳言报喜。后復見極多天人。齊声喧經。称讚僚氏
大発慈悲。普施憐憫。與牧羊羔着。乃相謂曰。我等可至
(默嶺)。看彼天人與报僚氏变化之大事。众曰。然。速同往
至默嶺。果見一婦人。乃山礁媽丕唖。與山唆習同在。亦
見一孩兒身。包破巾。倒在馬槽中。众見此事。則信彼天
人預报之言。有憑。众極驚動。各參拜訖。乃將此事。报知
众人。聞着莫不齊声贊嘆。但此山礁媽丕唖。見彼天人
及牧羊羔着讚美之事。只自蘊於心中。他在幼子之前 極

極其謹恭下礼。雖曰他之子。亦曰他之本主。雖知乃巳
之所生。亦知乃上古化天地萬物之本頭。雖見之乃幼
小孩兒。倒在馬槽中飲乳。亦知之实乃無極大真正本
頭。化育普世人物。雖見之微軀柔弱。如倩之幼兒。亦知
之為無極大力。甚至地獄之惡鬼。亦恐怖之。此非山礁
嗎乭啞聰明出類。淂道先知。而誰能識及此着乎。但汝
等亦須知此山礁嗎乭啞微里紹。我亦嘗與汝解釋矣。
他雖真实生子。他之子又实從腹裡而生。但他之体。原
全完固。不有汚穢。非如倩之婦人生子。必須破腹。其山礁

礁嗎乭啞雖生子。仍前全躰無以異於未孕时。而且光
潔。譬如太阳射光於琉璃窓中。光雖透入而琉璃窓依
前不穿漏。而且益增光潔。如此。山礁嗎乭啞之子。比之
日。雖出母之腹。而母未嘗破腹。但益加光潔而巳。亦如
毛以西氏見青樹爝火。其实青樹未始被焼。此乃比之
山礁嗎厘啞之子。青樹比之山礁嗎乭啞之身。实有子
出他腹。而他之身。未始破損。此事我真知非人力之所
能為。只是本頭僚氏变化無為而成之德。非特能為此
事。夫苟欲為之。雖愈太而愈成功。譬若有人於此。坐在房

房舍之中。四面石壁，高而且客。予想其終，不能出，若倷氏有意欲之出。則亦能出。且石壁之固亦不能碍身。而墙壁又無損壞。此乃僚氏無窮之力。豈人之自能如是者乎。是故山礁媽石唖之子。他雖為人，亦乃真正僚氏。無物不能。他欲出母之腹，又何有碍母之身哉。此事实乃僚氏要助山礁媽石唖為之母。亦欲有應山礁媽石唖前許永為徵里矧之意。此二事。極為相背，孕子不能徵里矧〻〻不能孕子。但僚氏要报應山礁媽石唖，勝於衆婦，故善計使之亦能孕子。亦能徵里矧〻者，得其兩全

全。以此現之奇，是僚氏真有意厚愛於媽石唖，是故僧要世人齊称羨此山礁媽石唖為正母。亦乃真徵里矧他自幼至死，永〻貞潔，絕無男人之玷污，但他亦果生一子。乃真正僚氏，亦真正人身。能贖普世人罪。援救魂灵升天。助之為好爾。受福無窮。山礁媽石唖生此一子。至八日間，听涎先人之法。與其子受割皮之教，亦為衆名曰西士氏。此名乃先时天人預报與山礁媽石唖的。此名西士氏。釋義乃能贖人神魂，助人得升天。其此西士氏，他乃真正僚氏。奚有已罪，彼始祖所貽之罪，亦不能

能累及因其他非男人血脈所生。但他之身與現実傢氏変化於山瞧嫣乙唖徹里矧貞潔腹内。他之所降世為人者。特欲可怜世人而已。願代世人受艱難。使人得升天。是以他受割皮艱難。非為己計。他有何罪。但此事亦乃妙藥。可療他人。彼始祖所累之罪。亦可使人真知其乃唖蒲勝漢之子孫。俾是類之人見之。尤要遵此法教。不敢托故。為其自唖蒲勝漢至此。並無別法教。可贖祖累之罪。如此。彼西士雖受此割皮之教。他実無罪。但他雖自幼少願受艱難。以尽贖世人之罪。故名之曰西士氏

氏。或西士奇乙実道。均一理。釋羕謂能庇蔭人為好命。受福無窮。不可謂之割皮受艱難。亦如世人之有罪。但当知他乃世人之主。來贖普世之罪。教人正道。引人升天者也。此西士氏降生於十三日。有三国貢君。從東北而來。尋此幼子咱本頭西士奇乙実道。為其西士氏於降誕之夜。此三君見有一點星光耀異常。尤近於人間此三君極知天文。識之為帝星。亦記得先时識語。乃疑其出有大帝之兆。遂相議会同。往尋之。及行路时。此星光照引路。行至十三日。到孚晋氏之国。西品 沙陵之處 進

進謁是国之君名曰挨罗氏三君問曰此孚晋氏人大帝初生在何處我輩看見一點光星異常乃他降誕之記号故我等便離本国迢遞而来尋欵拜貢他挨罗黎氏聞此三君之言心中極其憂苦是国人民忽見外国三君齊至莫知何故無不驚動挨罗黎氏令賢士看彼先聖遺書讖語此太帝当生何處賢士看畢乃告答於君曰此帝当生於(默嶺)之處挨罗黎氏乃謂三君曰汝等先往尋之若已拜見外可回報我知我亦欵往拜之此挨罗黎氏之言口蜜心劔意欲害之此三君別挨罗黎

黎氏而出進行之時此一光星又引路而至默嶺之處此星便不行動只加倍光耀照臨知指之定處三君則入馬廄中見山熊嫣石亞山哎習有一初生孩兒破巾包身倒在馬槽中三君雖見此子幼小而且貧窮他亦真知其為正大皇帝皆拜服之答礼貢之其此三君初時咱本頭僚氏指點他能認得此幼子為大帝後亦指引他不從原路而回見挨罗黎氏但引之從別路而去為其咱本頭僚氏已知挨罗黎氏欲媢害西士氏故也先日有一天人降下謂哎習曰汝可與此母子密往挨嘗

習道)之国居住。后来可免挨罗黎氏殺害此子。唆習從
天人之言。同往(挨習道)居住。後挨罗黎氏見此三王不
回復来报。心中愈惧恐其国位被奪。嫉妬𠍱發。遂出令
兵众將(默𡽫领)之處。及與(默𡽫领)相近者。凡幼子初生一二
月者。或乙二歲者。尽行殺死。為其莫知孰是帝子。故渾
殺幼兒。量其必與之俱亡。但西士氏他之自息死期未
至。况他幼小而受刑。亦為小故。非所本心。特俟其長大
而受刑亦大故。挨罗黎氏欲害之。豈能落其手乎。于是
西士氏。與母住在(挨習道)。至挨罗黎氏死乃回。此幼子 西

西士氏。他之身日長月大。亦如借之人子。為其鲑乃真
正僚氏無極大。亦乃真正人。有正人身。他正僚氏之本
性。不须日長。特正人之身。果見日長。如凡人之幼子一
理。他既稍長。每與其母在家。從母之命。亦從山唆習之
命。極知孝順。若命之作為諸事。無不听從。但此山唆習
與山瞧媽乞哑。亦甚尊敬此子西士氏。因其雖見之乃
幼子。实知其真正本頭。雖命之作為諸事。亦知之乃天
人魔鬼之正本頭。無物可拒逆之。是以心中謹遜敬此
幼子。及至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於初入三十歲时尚此

典母在家。至三十歲全時，則離母而出，周流行道於乎晋氏之国，教人正理，究要可怜此国之人，為其乃昔时條氏許他后来此地，出一大人，能煉人神魂，要照顧他可怜他，住在此国，彼时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集有先人為之一李生。要道之周流於乎晋氏等處，教人正道，其西士氏，雖教人正道，若有意真傳妙道於徒，因其后日要命之分，遍天下，代他行化，教人正道。但西士奇无实道，究在乎晋氏，白教人正道，亦非只住一處，常周流於四方。俾众人得闻正道，暗昧者，心能開明，有邪者，知悔

悔前非，要專心奉事真正本頭條氏，為其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不嫌罪人，只要常招呼之，親近之，與之道柔嬈之言，亦與之坐食，正欲罪者不畏惧之，知恒愛之，要听他講道，使之自知改过迁善。效西士之所為，又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若往每處，非特教人正道而已，亦常作大变化之事。使人見之驚悟其非，止人而已，亦乃真正本頭條氏，無物不能。或遇瞽，則化之能視，跛則化之能履，瘂則化之能言，聾則化之能听，或有犯邪魔而受諸苦，楚难堪者，則為之驅逐恶鬼出身，或有一切重久痼

病患者醫之則便痊愈。此等変化又非一二處之偶然
但每每如是。亦非有别種藥石以療之。只是他之一言。
而自應驗。又彼疾病者。雖在遠方之處。不在眼前。若有
為之來求見之誠。他若要怜之。雖遠亦能痊安。何者。為
其他雖如人。实乃真正僚氏。故無物不知。無事不能。変
化無窮之力。無所不至。此事人众多。今不尽詳。因欲速成
此書。免致多言。姑且闕之。但我只要書此件事理。使汝
等頗認淂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之所為。亦識他如何
曉此世人神魂。此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一日行至荒野

野之處。登於高山之上。從之者多不可勝数。為其欲見
他作変化之事。时人众行糧已尽。不有粒食。咱本頭西
士奇尼实道慈心發見。要可怜人众。先问一徒弟名卑
里撒曰。今有何處可买饅頭。以济众人之飢。其西士氏
已知何處之有無。但问此徒弟者。正欲試其心。知着估
他否也。卑里撒答曰。若有饅頭。雖两百钱买亦不充众
人之腹。為其人众多。雖一人淂火許。亦不足於口。时有
一徒弟名安直黎氏。進出告曰。此處有五箇大麥饅頭。二
尾魚。但此微小之物。焉能济众。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唤

喚徒弟令人众坐下。共数男人長成者。有五千人婦人及幼小者。不算。咱本頭西士奇乜實道執此五箇饅頭先感謝僚氏大父。后將此饅頭付徒弟。分與众人食之。又此二尾魚。亦照如此。令分與众人。雖止有五箇饅頭二尾魚。分不能及。但見愈多。分至遍及。為其咱本頭西士奇乜實道乃變化無窮之正本頭。如一初萌芽之小木。后來能發枝葉茂盛也。此众人既得飽饅頭矣。西士令徒弟收拾。还剩有十二籠。众人見此西士奇乜實道作大變化之事。極其欽羡之。便謂之實乃真正先知得道道

道人來此世上。要可怜人。咱本頭西士奇乜實道。后又一次變化。可怜众人。如前之從者遇飢。止有七箇饅頭亦足四千人之飽。其西士奇乜實道三年在於孚晉氏之國。常作大變化之事。每日教人不倦。故本地之人尊敬之。隨從之甚至偏僻荒野之處。經山涉海之勞。亦跟之同往。此众人雖未知之乃真正僚氏。但亦知尊敬之為大人。每称羡之為先知大得道。故孚晉氏之官長怒西士者為此事之為第一也。彼孚晉氏和尚長老者。總名曰單嗹西由。他亦常供俾僚氏。教人道理。與人解釋條

傺氏聖鑑中。古时先知之言。他并但徒假善心而已。外
正而内邪。外善而内恶他。乃驕傲自專好為人上。若欸
為何并善事。只欸人称之為善心尊敬之為大賢先生。
乃司牧善教人道理。众人合当听從之。是以此輩見西
士奇乞实道從之者。众愛敬之勝於彼類。他極有恥故
生妬忌怨。怒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乃尋計欸害之。但
不能速害。為其人众多愛西士氏故也。又此輩称西由。
益用心打探西士之言。欸乘机乘隙而告害之。雖如此
之尋風捉影。亦無路可入。為其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 他

他乃至公至正。凡所言為諸事。無不至理故也。彼輩称
西由。每見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從之者。日積月盛。尤
愈憂怨。但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全無恐惧。每斥罵之
假公行私。說破其肺腑。只是要瞞人目。要人錢要驕傲
要自尊。要為人上。要人敬他。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每
常設譬訓諭之。而輩称西由。羞耻無顔。故加積妬積怨
尤立心尋路。要害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乃每親近訪
問之多般事理。但口蜜心釼。但所問者。俱欸探其言事
有失。而捉影乘隙以告害之也。但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

道識破辈稀西由心机。知他来问道理。俱是致飾於外
而中心实藏刀斧。特咱本頭西士哥无实道所言無不
中理。故彼辈稀西由雖千方百計。亦不能添揑寓書。而
何由可害之也。只彼辈稀西由。雖急計害，言死西士哥
无实道。終亦不能為其西士哥无实道。他乃生死之源。
他若未欲死之速。豈待彼他之指定死期日到彼辈稀
西由。將來之何牂婦根之而已。有一日看見咱本頭西
士哥无实道在礼拜中。教人微妙正道。使人淂淂之為
真正傢氏。彼辈稀西由人悪性雖凡容拾石頭要擲死。咱

咱本頭西士哥无实道。但咱本頭西士哥无实道亦不
走闪之。只徐行緩步於彼辈稀西由人群中。並無人敢動
手。亦無敢侮弄之。只众眼相觀而已。何者。為其咱本頭
西士哥无实道死期未至故也。及后死期已至。他雖在
別處。亦自往西呂以淩。此處乃他昔時自擇死所故也。
若死期未至。雖欲害之。其如他何。后来咱本頭西士哥
无实道往遍處教人正道。常作変化之事。近有三年。死
期將至。故自往西呂以淩之處。自愿代人受害。彼时辈
稀西由積忿。欲深害。心愈切。咱本頭西士哥无实道雖明

明知此輩欵極刑之。使之受多艰难至死。但咱本頭西
士奇乞实道亦未尝以之為介意。特尤要與人道他心
中有如何愛於世人。及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入西呂
沙陵。與十二徒弟同宿一家。一日。遭遇孚畨氏人大節
季。乃古時咱本頭僚氏令众孚畨氏人作此令節所飲
食何物。各有定載。时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與十二徒
弟。共食一隻羊羔。乃孚畨氏人作此節所当食者。於食
时。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臨时起身。解却外長衣。取一
長巾揀腰。捧一銅盆水。置在徒弟之前。與之濯足。又將揀

揀腰之巾。而與之拭。既畢。復着長衣。坐在原位。乃問於
众徒弟曰。我今親作此事。汝等能曉之乎。汝等称我為
本頭為先生。此言極當理。我实乃汝之本頭。实乃汝之
先生。但我亦尚為汝洗足。汝等当效我之謙遜。相和順
相愛。相扶護。為其我乃本頭先生。尚如此謙遜。汝等乃
徒弟之輩。豈可不視效之乎。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教
徒弟此理既畢。乃挽起座上一饅頭。先感謝僚氏大父
畢。遂破開饅頭。分作十三分。置於座上。欵與众徒弟食
之。乃言曰。女等可斉食之。此乃我自巳之身。后將送我大

大父以赎普世之罪。时咱本头西士奇石实道先自食一分。随后众徒弟亦各食之。但汝等当知此亟褒士多黎氏所食非馒头。乃本头西士奇石实道化身于其中。乃真正真正神魂与僚氏真正本性一完俱全之。汝等又须知咱本头西士奇石实道於先时未說乃我之肉身时。其实正馒头与别馒头無異。及巳説乃我之身时。彼馒头乃变易為西士奇石实道之巳身矣。虽眼見如馒头之形色。但西士奇石实道巳言乃巳身时。则馒头之本性無矣。其中乃咱本头西士奇石实道在焉。他之

之巳身。虽与众徒弟坐席言事。而亦在于阿实爹中。此名阿实爹。乃我于施耶之言。乃馒头变易為西士氏之身。故名之為阿实爹。亦执银锺斟少许葡萄酒。乃言曰。此乃我自巳之血。後能流出至尽要赎世人之罪。言毕。此酒乃化為血矣。但汝等须知此血非止血而巳。而西士奇石实道二一身与神魂真正僚氏之本性均在於其中。咱本头西士奇石实道作此大变化之事。既毕。乃谓徒弟曰。汝等亦当效為此大事。但汝欵為此事之際。当記憶我如何受刑至死要赎世人之罪。此西士之言。非若

若常人之徒言無益而已何有言力而随意万事特唯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他乃真正僚氏大力無邊変化無窮於太古时止一夅意便能化成天地人物后雖降世為人亦如此無限大力变化無穷若他夅意要為何等大事不须劳力止用一言甚至大事亦能克济矣是以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言命众徒弟当效為彼大变化之事時斯言極有大力乃陞众嘢嚢士多黍氏為正和尚賜之有大力能代他作彼大变化之事如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一言指饅頭乃已身遂变易為已身及命众徒弟当效為此大事之言時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以己無穷之大力賜與于众徒弟矣故众嘢嚢士多黍氏傳至于今亦能如是也及后众嘢嚢士多黍氏代西士奇乞实道乃陞别人為和尚首着名為阿微彝嚢分與之此大力可使之能為此大事亦能陞别人為和尚亦分與之此大力可為此事如此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無穷之大力傳至于今日也

○四郎彝阿实爹

○故我奇乞实典儒之正教和尚亦能傳継至万世與

天地同終窮者為其今我正教和尚每请早有作一福
事。名曰綿卅。解說乃供係本頭僚氏。亦效咱本頭西士。
奇尼实道先時作彼大变化之事。捧起小饅頭。代咱本
頭西士奇尼实道說此為已身。斯時饅頭之本性遂無
乃变易為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之身。又捧起銀鍾中葡
萄酒。說彼西士奇尼实道所授之言曰。此為已血。後來
流出至尽。以贖世人之罪。斯時銀鍾中葡萄酒乃变易
為西士奇尼实道血。但汝等又須知此血非特血而已。
而西士奇尼实道一身典神魂正僚氏之本性均完全在

在于其中。如西士奇尼实道之為人自有身体血脉骨
肉神魂正僚氏之本性。均一完備。故彼酒雖化為血非
特血而已。而西士一身典神魂正僚氏之本性自然完
全。如他之自有一体也。又雖天下我正教中和尚雖多
而且遥隔於每请早齐作綿卅時。若念彼西士奇尼实
道先授之言。而西士奇尼实道正人身。正僚氏俱完全
隨其所在而各赴于何实参中。此正僚氏之本性变化
無窮。無往而不在者是也。又雖何实参众多。若言彼西
士所授之前言。而西士各已一身完全。有在于其中無一

一遺漏。故於和尚住綿卅时。既念彼西士所授之前言。
真实彼饅頭之本性遂無。变易為西士氏真正一身矣。
但汝等当用心斟酌此言。我非止曰。饅頭变易為西士
氏之正身。而但曰。饅頭之本性。变易為西士之正身。此
事汝宜詳究。我今與汝解釋。但汝須知彼饅頭或凡物。
皆有二性。一曰。形色滋味。一曰。本性。彼形色滋味。乃見
於外。為小可。若本性之隐於内者。為至大。何則。彼形色
滋味。人眼可及見。其大小方員黒白。而口亦可知其味
彼内之本性。非人眼之及見。惟䰟灵之分曉。乃淂知其何

何如。故我有意言曰。饅頭之本性。变易為西士奇乞实
道之正身者。恐汝謂饅頭形色滋味。并本性。俱易為西
士奇乞实道之正身。然此事誠非如是也。止乃饅頭之
本性。变易為西士奇乞实道之身。其於形色滋味。亦未
尝有異也。如此。和尚於住綿卅时。念彼西士所授之前
言。斯时饅頭之本性实無。乃变易為西士氏之正身矣
其於形色滋味之本質原在。亦未始有異於未变易时
也。是以和尚念彼西士所授变化之言时。咱本頭西士
奇乞实道乃自入於阿实爹中。代饅頭之本性。易為巴身

身但其外之形色滋味未尝少有变異其形象活大小
如舊其色絜白味似饅頭实似先之未变易一理故於
和尚雖説作此大变化之事而目亦見此阿实爹之形
色原在口亦知味之似乎饅頭為其人之目口可得而
瞞昧之謂之如世俗之饅頭而包在乎入教人之分曉
高明不得而瞞昧之他真知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之
言為最大加亦深信和尚代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念
彼变化之言时饅頭之本性实变易為西士之正身矣
此乃入教人之分曉高明能知彼内之本性微妙之事也

乃自亦於肉眼向口曰汝雖見彼饅頭之形色原全亦
知滋味之如舊但当知於自和尚念彼西士所授之言
时須信認之乃西士代饅頭本性在於阿实爹内裡矣
以我入教人雖目見乃饅頭之形色可食乃饅頭之滋
味其实專心深信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正身真魂正
僚氏之本性均完全在於其中是饅頭滋形色掩人之
借眼而不使人見之也但我昔雖不親見其实專心
尊敬之在于阿实爹内如親見之者同也又人須知彼
阿实爹些有大小不同其实西士氏真身一完無分大小

小恶在于其中。又何实多。虽破分细匕分作多分。而西
士氏一身完全。俱各有在于其内。無一少有遗失者。此事
我真知之。乃最微妙之事。異教者实未易知。特我净水
正教者曉得正僚氏之奴道。乃能理会端的。故專心深
信之。我亦要取一譬論略能助人見識。如鏡之未破时
人若看鏡。則有一人面在焉。鏡若破碎多片。人若看鏡
則片匕之中。各有一人面在焉。又如人在群稠匕中。開
声一言。虽止是一声。均闻于众人之耳。此二者小譬。亦
颇長人見識。虽彼何实多。破分作多分。但西士氏之身完

全。均在於各分中。如鏡雖破碎。而人面各有在於片
片中。亦如人一言。而一言完備。入于众人耳中。此乃將
就小可之比方而已焉。能解释其詳。亦無有别等事物
可議論之。為其此乃僚氏無極微妙事理。予雖多言。亦
不可解其詳。而顯其迹。故不当強辯。特專心信之可也。
為其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他。乃正僚氏自能变化此
大事。又傳授此大事於人。故不須尋别路。究憑証。但此
理精微。惟深信得見之。以理而不可得見之。以目也。且
人之肉眼易瞞。多时見此世俗之小事。亦不得真。況此精

精微之大事而得可知其詳乎予指一小事便能瞞人之眼俾汝等知之或有一枝竹竿生成正直令插於池中半浮半沉人眼看之於竹竿稍離水處便見屈曲若取而看之其竹竿之本体又原真此非竹竿之能変迁曲直之殊特人眼之見有可瞞故也以此現之彼微妙之大事豈信眼之可見其真乎且人之分曉実有高明之衆貴而不比目見之粗陋若僚氏不先默示之亦不能自知此大事況人眼之見乃小末之事與禽獸不異止能見彼有形之倍物而已豈能見此隱微精妙之至理

理哉但見此阿実爹形色滋味如和尚未作変化时同然不能識透其中変化之妙乃曰如世信小可饅頭而已特我淨水入正教者之分曉咱本頭僚氏照之使之光明賜之大力能識透彼形色滋味而深知彼中之微妙故目雖見似饅頭而分曉深信於其內乃咱本頭西士奇尼実道正僚氏正人身完全俱在之也若欲知其詳必也俟至僚氏主意天地終穷之日在于天上分曉可見咱本頭西士奇尼実道正身明白雖眼亦可得而見之絶無物可得而瞞掩之乎為其此世上知信此妙道

道遵守此法度。是故僚氏要报應之使在天上親見此
大事明白。奴不可言。但我聊書此数言。俾汝畧知之而
已。今欲書進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如何所為。可贖世
人。自始祖啞蘭被累至今。俱為魔鬼之役使。

○五節釋西士　如何舍身急贖普世之罪

○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既作此大变化之事。與众徒
弟飯畢。謂众徒弟曰。汝等今夜必驚惧。皆我而兆為其
昔有先知者。識語　曰。無牧羊之人。羊羔必走散。但我雖
死。后必能復生。見汝慰懷。徒弟荅曰。我等至死。亦不敢離

離散背師。时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乃與众徒弟進往
一所名曰。昊奚西媽唯。此處。乃西士常往念经之所。他已
先知有仇者欲拿之。乃固往於此處。但他心中自在。絶
無憂惧。时一人名曰。扶勝氏。乃西士之徒弟。已受西士
封迁。賜之為和尚。賜之能作大变化之事。亦甚爱之。與
之座食。與之洗足。一視同仁。多與之恩德。但此扶勝氏
不知義。亦被鬼侵犯。惑之使。然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
思欲报說得財。共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便往首奚柰
西由曰。汝若有物與我。巳則與汝报知西士之下落。使汝

汝诗擒之。彼革黎西由首者。許之三十丟。一日出扶勝
氏同孚晋氏人。從奚兵西嗎唓。因其詳知咱本頭西士奇
无实道每在此處念经。及兵人將至。咱本頭西士奇无
实道已先知。乃喚徒弟醒曰。汝可醒起迴避。那款謀害
我死者。已將至矣。言畢。彼扶勝氏即同陣兵。各執器械
来至。此兵乃革黎西由首者。及大地人上差来的要擒
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此扶勝氏先有與兵人約曰。我
若嗳是人。嗳是人則乃西士。汝可擒之。时西士見兵人已
至。自往迎之曰。汝將尋誰。兵人荅曰。我要尋西士氏咱本

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曰。西士氏乃正是我。兵着听浔此
言。驚皆仰倒。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喚之起。而復問之
曰。汝等真尋何人。兵人荅曰。我等实尋西士氏。斯时扶
勝氏乃近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與之叙礼而嗳之。兵
人便知之為真西士氏。乃齐擒之。西士並不動手。於先
时兵人雖怒款擒之。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止。開口一
言。众兵尽驚仰倒。豈能擒之。為其咱本頭西士奇无实
道若不許之擒。而終不能。但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自
知昔时指定要代人受苦之期已至。方許之擒。恩听從之

之时众兵人果擒之。两手缚後。亦一綫缚项。拖迫趕他速行。斯时從弟遂逃。離散偶藏。其兵等甚是輕戲咱本頭西士。將西士遞往於西呂汝陵。要投見判事。誣告之死罪。及至西呂汝陵時。往見彼和尚王。名曰該華氏。此輩及是地鄉老。極致意尋計欲害西士奇无实道。誘黨惡干證。使之誣害西士奇无实道。雖有多人商議。欲作虛證。亦無一火非路可入。以計害西士奇无实道。但众口雖消囂。已不知。后和尚首者。乃問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曰。此众人告汝。汝為何無可對詞。咱本頭西士奇无

无实道全不開口。又有一和尚首者。謂西士奇无实道曰。汝若是僚氏子。西士奇无实道。汝可與我言。訴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答曰。此乃汝之自謂我言。但我明告汝。后來有日。尔見我駕雲復降于世。彼和尚首者親聽此言。則怒憑目。碎衣服。乃謂众人曰。汝等不必尋別干證。皆聽他即今自發之言。汝等作何區處。众人皆曰。可殺。彼时兵人將西士唾面。打嘴凌辱。及次早。彼和尚首者與鄉老等公議。皆曰。可殺。將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押赴往見一大人。名曰本事卑勝厨苦多氏。代巡之職。彼

彼时孚勝氏自知害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罪恶重大
当不可赦。宜墜地獄。永受不脫之刑。乃自知悔。將彼三
十受送还華稔西由着曰。我盡有罪。謀害此大淂道人
之身。彼輩稔西由及鄉老者。荅曰。此乃汝之自作自当。
與我何干。不收他所还之錢。时孚勝氏乃棄錢于庙内。
出外自縊而亡。魂入地獄。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被送
至卑勝廚家。卑勝廚審之曰。汝乃是孚番氏人皇帝否。
西士氏荅之曰。此乃汝之自道也。时人众齐声乱諧乱
指之。卑勝廚復謂西士曰。汝独不見此众人。齐声乱指汝

汝。西士氏半句不言。彼卑勝廚心中極有驚異。要開路
釋放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為其知他無罪。但不敢自
專。恐众人奏知丕上。是时。正值孚番氏人大節季鄉借。
凡每年遇此節日。俱赦一死罪。时有一人名曰猫勝識
氏。與西士氏同監。為殺人事。問死罪。故卑勝廚問众人
曰。今遇此節。照舊例。当赦一人。汝等將欲赦誰。众人齐声
應曰。当赦猫勝識氏。不可赦此西士氏。众人出此言者
受輩稔西由之買囑也。卑勝廚乃問众人曰。憑汝等之言。
此西士氏当問何罪。众人皆曰。釘死在居律上。卑勝廚復

復問众人曰。他有何罪。彼众人皆虛張妄言曰汝当鐙
死〻〻。時畢勝除仍令人打西士氏。彼兵人听得此言。將
咱本頭西士奇厄实道扯排乱拖。綁於石柱上。打之五
千餘遍。身被爛。血流不止。雖加若重刑。兵人心尚不滿
又討取箣箴〻西士之頭。使之受苦無尽。亦使之枕竹
杖。着長紅衣。众兵人齊來面前假跪。假朝拜。称他為孚普
氏人帝王。后畢勝廚引咱本頭西士奇厄实道在众人
面前曰。他亦人耳。受此重傷。我送與汝等見之。為其我
無路可入他罪。其畢勝廚立此意。若凝其孚普氏見西士

士之受重責。量亦放之而不尽較也。誰想孚普氏之人。
頑性愈堅。嫉妬愈甚。齊曰。当殺死西士奇厄实道。時畢
勝廚乃曰。我無路可入他死罪。汝若欲害他。我令送汝。
隨汝等主意。彼孚普氏人答曰。我有律法。汝若從此律
法。当殺此人。為其他自称為條氏王。其畢勝廚聞此言。
極有恐怖。但他自知西士氏無罪。因人妬之而已。故欲
尋生路。放此西士氏。但孚普氏人忿怒不休。齊曰。可殺
之〻〻。彼時畢勝廚將西士氏送與孚普氏众人。同之枉此
法釘死。其孚普氏众人遂帶咱本頭西士奇厄实道同

往。取箇重大紫木。做一居律氏。汝等唐人名之為十字
号。令西士氏自負至（西呂泌陵城外一山。名曰交勝苗
寮。及至山时。將西士氏手足鐙在居律氏上。聖勝厨書
一号令牌於上。有三般字義曰。西士氏（那泌陵孚晋氏
人皇帝。时孚晋氏人令讀此字語。大怒斯言。乃謂聖勝厨
曰。汝勿書如此。宜当書曰。乃他自称為孚晋氏皇帝。聖
勝厨答曰。我既書矣。不必易之。彼孚晋氏人盡要尋討
取辱西士氏。非特釘死。尤要尋彼重罪人。與之齊死。以
羞之。故宪彼二盜人。與西士氏一齊殺死。其西士氏在

在中。盜人一左一右。此二盜者。一信西士氏為僚氏子。
一不信之。為其見之如凡人一体。與之同受罪。亦且恥
笑之。彼一信者。遂罵此不信者曰。汝不可如此。咱实有
罪。当如此受刑。彼西士氏。雖受此枉法。他实無罪。彼西
士氏受鐙于居律氏上。正当午时至三點鍾。各尚有性
命。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在居律上。三點鍾久受苦無
極。彼孚晋氏人在他面前。皆言恥辱之事。意欲使之自
然。但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含忍之。全然不較。特與僚
氏大父求赦此惡人之罪。為其他識麽道理。及至三點鍾

鍾尽咱本頭西士有言曰我今終期至矣斯言既畢自愿俯首氣絶死矣真如倍人之死焉其他乃僚氏其實亦正人他之有身有魂與凡人一理是以他能受彼千辛萬苦又如凡人至期当死故乎番氏人實能證死於居律上其實咱本頭西士奇兀實道死矣他之魂與身相離此魂既離身則謂之死而與凡人同然是以凡人之身所生活着乃魂之在身中以助之有性命也魂既離身故身必死是以人身或遇艰难疾苦之甚則不能受魂之自在而魂終不得已以離身而身乃無性命以為死 如

如此咱本頭西士奇兀實道他受彼無極艰难时而魂必離於身亦如凡人之死矣特他之魂不能死有如凡人身死而魂不死者一理此乃人魂之本性原如是也又咱本頭西士奇兀實道他乃僚氏彼僚氏之根因自有不死自有不異自有不蹇雖小小之艰难亦不能滅之如我之先言僚氏根因不能死滅者一理特他之正人根因彼时身魂相離則死矣是故我入教輩專心信咱本頭西士奇兀實道他為真正僚氏彼僚氏無始無終之根因不能妨害此所能死於乎番氏之手者為其他

事。出在僚氏聖鑑中。俾汝曉得咱本頭西士奇乃实道被孚畨氏既鐙在居律上。三點鍾各日失明。此世上皆暗。非特西呂沙陵之一處。而率土之濱。亦如是。及咱本頭西士奇乃实道既死。地大震動。石自相触。西呂沙陵廟幃自列。是地得道者之墳自開。果見復生。彼孚畨氏人先雖毀謗西士之死。后見此事。亦自搥胸追悔。乃言曰。此人真為僚氏之子。以此現之這大变化之事。甚是奇異。豈不為路引使人進知咱本頭西士奇乃实道。非若世人而已。然此正路。实可俾人能認得咱本頭西士奇

他亦正人。故自然能死。汝等讀玩此理。当記得我於先時。譬一株菓樹。別菓。便能生二樣菓子。亦当俟我此將書之妙道。使汝能曉此隱微之事。不致於讀咱本頭西士奇实道之艰難時。與凡人同為小可事而已。故我譬之如菓樹既接別枝。一半生自本之菓。一半生別接之菓。如此。咱本頭西士奇乃实道。他亦乃正僚氏。亦乃正人。他自然有二性。一乃正僚氏之本性。一乃正人之本性。如此。人雖見咱本頭西士奇乃实道受艰難之事。亦自然有鑄㒓可知。他亦乃真正僚氏。于今書進一二件事

奇无实道雖是正人。被孚晋氏鐙死在居律上。但他亦
乃真正僚氏變化無穷為天地万物之本主。是故於死
之際。天地万物俱為之悲哀者。昔有一人。名曰晋哖鞳。
乃未入正教者。他極聰明格理。知日雖蝕。亦不能尽暗
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於死时。此人在外方。與孚晋氏
陽遠。他亦不聞此僚氏子為人之事。亦不知僚氏子被
釘死於居律上。但見是时。日蝕尽暗。乃言曰。此日尽蝕
喪明我疑世上万物甚滅。抑亦万物之主。自有危大災
危此人之言。予指实之姓名。可稽考。以証咱本頭西士奇

奇无实道受彼枉法逆刑。釘死在居律上。他乃真正僚
氏化天地万物之主。故於臨死之際。天地万物俱為之
悲傷。如此人亦知。乃他本主。故我入教輩。極專心信此
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雖正人出世。如倍子之領善。自
幼至長。素受艰辛。雖身外如此之虞。而身中自有真僚
氏之本性存焉。故泰謂之正主。皆拜之。尊敬之。奉事之。
餘之别類者。聞此西士奇无实道如此之受苦。必疑慮
其若為正僚氏。何者而款受此極刑。蓋其不入正教者。
不立心而穷究此事之如何也。然咱本头西士奇无实道

道真乃正僚氏他当不須受此苦难。又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真乃正人。且無罪累。亦不当鮠此極刑。但他真知世人。俱獲罪僚氏有罪累之得升天自。人祖啞蘭得罪貽至于今。悉被魔鬼擄掠。雖有得道人之神魂亦被羈於臨暮幽暗之處。乃前地獄名。故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思見世人會寒自要哥怜之。乃善計款代世人鮠此災厄。受彼刑法。至鐙死于居律上。使可贖普世之魂灵升天故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忍受大限难者。正為此也。假若有人問我曰。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他乃正僚

僚氏無物不能。他若要恩赦人罪。雖重大众多。亦能赦免一尽。或若別等善計可怜世人。亦能為之。況有多路可為世人。又何必着匕降世為人。而受此大艰催。我答曰。咱本頭僚氏昔时差多先知道着。代他教人正道。俾世人知奉事之遵守他法度。亦使人知罪过為最恶事。未能與僚氏相合。特人尤未易曉。故咱本頭僚氏至后大發慈悲。乃自善計。降世為人。諄匕然教人正道。亦非声言傳授而已。又必親身急替众人。受多艰难。使人知咱本頭僚氏何等狠此罪恶。亦欲人自思咱本頭西士奇乙

无实迫他無毫罪。只為愿替世人贖罪。而当受此重大艰難。人之自己有罪。豈可不自当受多艰难乐。又咱本頭條氏明知世人无未易棄此世物。因魔鬼瞞捲人目。惑人迷愛此世之財色。玩好之事。是以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降世為人。自幼至死。愿作穷人。遂絶物欲。使人親效。亦知之舍却世間之物。專心思憶天上之宝。又咱本頭條氏如此善計。為人替人受艰难。使人知咱本頭條氏。有何等愛人。亦欲人知咱本頭條氏如何無極苦計。可怜人魂。魔鬼之国度此事子且致之謾說。為其後来

未数再解多詳。俾人尤易曉彼。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雖替人受極刑至死。他乃正條氏之子。乃古时得道人望他来此世上。可怜众人。亦乃昔时众先知人有定之讖語。使人知他受此大艰难。非屈之無為之德。但国众人尤当加倍尊敬。而称讚之也。

○六郎釋西士死後如何

○今當晝進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死后如何。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既被人鐙死在居律上至晚。有一酋長名曰泒習。甚是眷念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招人同来

解惡。咱本頭西士奇乜实道身尸。用白布殮畢。舁而埋
之於巳光景中。特此事我要尤詳細書之。彼酋長人光
景中。有高阜處。一大石。々中打有新石壙。々中有一新
石棺。此乃酋長若自創的。候他死時。欲埋于此。但此人
極知愛咱本頭西士奇乜实道。故舁而埋於新石壙中。
置尸于石棺内。此乃昔时孚畨氏人。鄉佫不用土埋。只
藏于石棺内。壙門被孚畨氏人閉之。仍推一大石抵之從常
又用印封之。令隊兵守之。恐咱本頭西士奇乜实道盜
椅其尸。此咱本頭西士奇乜实道之神魂。我亦当與汝廿

奇解明。咱本頭西士奇乜实道既死。魂則離身矣。死身
既埋在石壙中。神魂離身。則何往乎。今與汝道明。咱本
頭西士奇乜实道神魂離身。乃入彼地内有一處名曰。
臨暮中。乃我於前既解此處。乃古時善心人之神魂俱
在此處。仰候他来援出升天。但汝当知非止西士之魂。
往臨暮而已。而僚氏之根因同與之進入。永不與之相
離。自他投胎在山礁媽乜哑微里娲腹内时。僚氏根原。
永與之相合。如此咱本頭西士奇乜实道他死時。其实
魂與身相離。特僚氏之根因。不與身離。亦不與魂離。但先

完全伴身在石壙中。亦完全伴魂進臨暮中。并事亦非難知。條氏之德。变化無穷。無事不能。無物不在。亦在上天。亦在下地。亦在萬物之中。如此。自然亦在身中。亦在魂中。譬之一弓掛絃。弓身比之西士氏。弓絃比之條氏根因。弓身雖拆。而弓絃兩頭永不離弓身。此乃小可譬論而已。因欲人有比方容易曉也。咱本頭西士奇石實道魂與條氏根因。至臨暮中。彼古之凡得道魂。灵疏卽欢喜甚極。彼臨暮之幽。而化光矣。凡古得道之魂。極快樂心足。焉與咱本頭條氏與之解自巳之根因。此根因。無極

極樂妙。無極有福之根因。彼凡古得道之魂。及見此景。受彼無窮大福。自然無極欢喜。為好。命心足無遺矣。咱本頭西士奇石實道。止到臨暮而已。非到彼幽獄陰別獄。雖不至彼惡鬼之獄。而惡鬼亦自知咱本頭西士奇石實道至臨暮之處。亦知之来救彼凡古得道之魂。解其被擄。但雖知此事。特不能抗拒之。徒自惶恐憂慮之甚。焉其咱本頭西士奇石實道。戚其境內。不敢而勝。故也。自此之后。惡鬼鍛志。不能惑人矣。昔之咱本頭西士奇石實道未為人時。惡鬼之四境廣大。服之者众。及咱本

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既為今遊往征之勝奪其境。是以
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至臨暮之間。故惡鬼自然憂苦
之甚。為其真知後来從之者寡。亦自知無力敵勝之者
多。棄之邪道尋信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之正理矣。其
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之魂非久延於臨暮間。只至第
三日。後回於前日被埋之石壙中。入其本身。魂既入身。
則身便復生。從出於石壙外。壙门雖有大石抵塞。咱本
頭西士奇乞实道之身。亦自化出。而石壙原封不動。時
有一天人降下。光如閃電雷轟。衆守壙之兵。驚皆失神

神天人乃開石壙门。移彼塞壙之大石。乃坐於大石之
上。是日乃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死后第三日。我入教
者名之曰。礼拜日。於天近曉之時。有兑位浮道婦人。乃
前日随從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听講道者。相邀同行。
欲探石壙。路中相謂曰。咱乃婦人力弱。有何者可助咱
移開大石。及行至。彼天人謂道婦曰。汝等不必驚惧。只
可來近我。知汝要尋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他乃前日
被孚畱氏人鐙死在居律上。埋在此石壙中。他今已復
生。不在此壙内矣。彼前日許汝。謂他雖能被人鐙死。至第

第三日又能復生。此言不誣。汝可近前來看石壙俾汝
眞知此情。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既復貝生要至一所。
名曰呀里螺耶。與汝相見。彼道婦遂出壙外。一則以喜。
一則以惧。要速回與亞襪士多黎氏報知此事。行路時。
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來見此道婦。與之相詢問。此道
婦便参拜之。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謂道婦曰。汝等不
須驚惧。可回與我朋友謂之当往呀里螺耶。我在彼與
他相見。道婦從令。速回與众夲生報知此情。與守壙之
兵。有者回於西品沙後。將此事尽報知于車黎西由首者

着。幸黎西由首者。乃招集鄉長等。胥來相議。各出錢重
賂此兵人。囑之不可報知別人。西士復生之事。只道汝
兵等睡時。被他之夲生盜去身尸。假若皇帝得知此情。
我等尽心扶汝。必不致汝之獲罪。汝不須憂惧彼兵人
收錢去說。如賄囑之言。告知众人。后乎番氏別人聞此
兵人誑言。以為实。至今尚被鬼迷。未肯信認咱本頭西
士奇无实道。為條氏子。然彼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夲
生第一十一人。往彼呀里螺耶之所。至一山。乃先时咱
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指定之處。至时。遂見咱本頭西士奇

哥乙实道在焉。众孝生拜之。亦有着。尤未深信。尚有反
覆之恩。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乃近前。而謂之曰。我在
天上。或在世上。此事我皆能為。汝当信之。我今命汝等
分遍天下。教人正道。與之淨首教之專心信僚氏父子。
畀乙廚山廚之正理。亦教之遵我前陳之律法。咱本頭
西士奇乙实道既復生在此世上。四十日。與众徒弟詳
問。授之正教。傳之正道。照他心尤光明。愈堅固。使之后
来能教別人道理。是故於四十日間。咱本頭西士奇乙
实道多次常来見他。欲使之真見他身。乃前日被手畨氏

氏人鐙死在居律上。今已真实復生。自有性命矣。間有
一孝生名曰多。媽氏。他未看見西士奇乙实道。时有別
孝生謂之曰。我等親見本頭西士復生了。多媽氏答之
曰。我若不親指入他釘孔。剟孔。亦不信他。有必反覆思
疑。一日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来在群孝生中。乃謂多
媽氏曰。汝伸手来探我脅前剟孔。亦看我手足釘孔。此
多媽氏看模畀。乃高声叫曰。汝乃我等真正本頭。真正
僚氏。及至四十日間。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極有意處
他孝生。分遍天下。教人正僚氏道理。與人淨水。乃告之曰

曰。若有人專心信我之正道。能升天受福。永為好命無窮。假若不信我之正道。当入地獄受刑。永遠不脫矣。此淨水之事。我名之曰。沙勝覓民厨。此乃微妙之事。有微妙之大力。能赦人罪。巴礼者與人淨水時。言彼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識定之言。便能透入人神魂中。赦彼祖累之罪。或有别等罪愆。均一赦免。而神魂洗潔矣。其此淨水之教。改易彼古時割皮之法。故今人不可割皮。当受此淨水之。沙勝覓民厨。使可能入此正教門中。是以此淨水之正教門。乃第一正教門之門。無別門無別道。止

止是此淨水之正道而已。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既囑此事於爺生。亦授之好多道理。助之堅心壯力。亦有言許之曰。我永常助汝與汝相合。任多大变化之事。可使人当信汝之言行。汝勿慢此世人。若有制孥要害汝者。亦不必憂慮。為其世人既害汝本頭。自然亦要害汝等。但汝当記我所許之言。仰望倚怙我。能助汝。亦能賜汝受彼天堂無窮之大福。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亦囑一爺生名曰敝罗為鼻。代他管此世上。凡淨水入教之人一尽。我為之耒名曰。山厨巴羅。亦賜之有力。可登別人無

有人助之。但他將自己之魂。復入自己之身。而自復生於世。如此。彼於四十日之際。自能升天。又何疑其很哉。但我尚疑汝等。將欵问我。咱本頭西士奇乞寀道於死後第三日復生。他出石壙外而石壙門尚有大石抵塞。又原封不動。此事何如。我当應之曰。此事。咱本頭西士奇乞寀道甚不難為。因其他乃僚氏之子。变化無窮。無物不能。先时降世為人。投胎在山礁媽乞啞腹內。又不須交感。他之出世。又不破山礁媽乞啞之腹。而仍前全体。如此。於復生之时。能出石壙外。不須推石開封。有何難

為和尚。其此大力。非特賜此山散罗而已。后或有人继此山散罗。轄管淨水之教者。亦有此大力。可陞别人。故今者永有山廚巴羅。管此入教淨水之人。乃山散罗之大力。以傳继之。而故能然也。咱本頭西士奇乞寀道既作此淨水之教门矣。自復生至此有四十日。他自欵升天。他之毋山礁媽乞啞。及众啞褒士多黎氏。齐在彼一山。名曰阿里迷除。親見咱本頭西士奇乞寀道之身。緩々騰起上天。無人助之。亦無天人扶之。乃他自己之力。為其他乃真正僚氏。無物不能。如前日之自復生。何嘗有

难哉諭此事。非特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之身。能如是。后凡淂道人之身。咱本頭僚氏與之復生。亦能如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之身。無物可碍。此事可詳解使汝等知彼善心者後能如何。亦不特與汝等解彼神魂之大福。且其此事隱微。难以淺言。但我要與汝等解此身之事。后来復生如何。彼神魂之大福。非止在於魂中。亦能度入其身。此乃本頭僚氏前定之事。要根人魂。亦要根人身。使淂全功。其善心人之身。既復生。有四件事。一件。光輝勝於太阳。因其世之凡光明者。乃日之施光也。特此

此善心人之身光明。非出於日。乃出於僚氏變化無窮之力。而賦之大光明。是以能勝於日之光。第二件。輕清。今之生身重濁。行則不免劳倦。登高則有不易。在乎淂道人身。既已復生。自異於是。其性輕清。雖善飛之鳥。亦與之难比。假若欵往諸處。雖高遠。亦不难。久亦不倦劳。第三件。乃無物能害。今之生身。能疾苦劳役死失。亦有多類。與之仇敵傷害。特淂道人之身。既已復生。極有奇異。不能劳苦。不有仇怨。無傷無害。無病無死。永遠常存矣。第四件。無物能碍。今之生身。若有物隔在前。便阻滞之

之。而不能進。特淂道人之身。既已復生。無物淂而阻之。
無物淂而碍之。隨之来往。任之出入。雖無門戶穴隙亦
淂以進。如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之身。既復生使化出
石壙外。雖有大石抵塞。亦不能碍。后来升天。而天亦不
能阻。故凡淂道人之身。后既復生。亦能如是也。故於咱
本頭僚氏聖鑑中有曰。后来報應善惡人之身。能如本
頭西士奇尼实道之本性。此四件事。自然最乃大事。是
以普之淂道人名曰。山吝罗。詳究此四事。乃言曰。人身
自初生至死。乃小可之物。及至死后。埋在土中。如種子既

既種。俟其臭爛。乃萌芽再發。極其華美矣。我净水葉其
知此理確实。是以人身既死。非委之暴露。特埋之於礼
拜中。俟彼后日。咱本頭僚氏將他本䰟入其本身。與之
復生。身起。俾能享天堂無窮之福。正如農者之種子。既
種。俟后萌菜。則秀茂結实矣。又人之身。雖被蛇傷虎咬。
雷打波沉。火燒。苛尼亦能如之復生。非特有埋尸而能
若此也。但此身之復生。亦止他之本身而已。豈能如别
身哉。此事咱本頭僚氏無物不能。變化無窮。乃他独自
主意。启日要為此事。使可根善惡者。身䰟同升天受福心

心先無遺攸久無疆。如此者、因其咱本頭僚氏明知善
心者、身居塵世、善能扶助本䰟而為好事。專心奉事僚
氏。是以咱本頭僚氏原最公道、后来亦特要报人䰟、亦
要合报人身、使之同受無穷大福。此事予今不要多言。
惟汝立心詳察此事。若知此身乃小可之物、能受此無
穷之大福、而於神䰟之大故者、能不加报之以福乎。亦
欲汝既知此事。使要勉強奉事僚氏。仰望他、靠估他、能
可怜汝、后来有日、要报應汝身䰟獲福無穷矣。

○七節 释世人当信此七件微妙事

○予今要講進與汝等解释六七件事。第一件、是咱本
頭西士竒厄实道既升天。坐在僚氏大父右手邊。此言
乃人之譬方、如世之帝王。若欲封迁一人。欲使人知之
得寵、則便賜之坐於大位。如此咱本頭西士竒厄实道
乃僚氏大父之子。為凡人及众天人之本頭。他既升天。
故我等謂之坐在僚氏大父右手邊。其实僚氏大父無
形無影。既無形影、又何有左右手乎。但世人乃小可無
用之物、难曉此微妙大事、故不得已取譬於近借之小
事。使人易曉其尤大於等類、故我淨水輩。比之既升天！

上。坐在僚氏大父右手邊。使人知咱本頭僚氏有如何封賞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亦欲人知他。乃众天人及凢人之本頭也。

○第二件。是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既升天矣。他之徒弟。亦未始便往天下万邦教人。尤要合聚一家。在於西呂沙陵。日夜念经仰候。及至第十一日。臨时震動。如大風雷。于其家。亦有火舌降下。各宿於众徒弟頭上。此乃第三別孫仔。名曰畢乞廚山廚。入宿在众徒弟神魂中。故彼众徒弟之心堅固。全無恐惧。不有反覆之思。只要

要当众顯揚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正教正理。甚至舊仇。孚晋氏人。及別類尊畢并众。此唖褭士多称氏。亦敢当他面前。條陳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正理。而無火有畏惧也。又此本頭僚氏揆氏畢乞廚山廚。亦賜彼众唖褭士多称氏極其聰明。能諳天下萬邦之語。彼西呂沙陵孚晋氏人。得聞此事。極其驚動。罔知其從何来。实乃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雖在天上。極眷念他徒弟。以扶護之。乃能如是。亦欲以証前之許欲常助之言。不誣也。其此众唖褭士多称氏。既受此畢乞廚山廚之聖力。即便

礼社。他乃淨水人尊卑大小。及和尚王芋正司牧。他尤有大力。是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有意將巳力典之。可使之能赦人罪。亦使之能典众淨水人解釋一切微妙正道。此山厨巴罷。我淨水人教門中。永遠常有。為其乃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於將升天時。初墜山敝罗為第一巴罷。及山敝罗既崩。又有人継位。管此山礁盖礼社。此第二既没。又有継之。世世相承。不絕至今。現任名曰。奇乞民治。為山厨巴罷。自山敝罗為巴罷。傳至今日。亦可謂之久矣。雖有異端別類之今毋害我淨水人。而淨水亦

使分遍天下。教人從此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正教正理。他雖寡少人數。且亦貧窮。又兼溫柔。無帶凶器。止是固執正道教人。便能敵勝諸国。大小君民。使服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入此淨水之正教。為僚氏之臣子。專心信之正道。永尊敬而奉事之也。

○第三件。是咱淨水人正教門。名曰。山礁盖礼社。解釋天下万邦。众淨水人。止有一頭人。名山厨巴罷。御位在罗瑪之處。此處是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指定要典此淨水教門中山厨巴罷居之。此山厨巴罷管此山礁盖礼

水人之正教门。永不能無。亦不能变迁。特永常如一。有
此凈水之人。亦有此頭人。名曰。山厨巴邏。每〻相继。甚
至设世之日。此山礁盖礼社之正教门常長有為其是
咱本頭西士奇乜实道於在世时。有言許他徒衆。說此
山礁盖礼社之正教與凈水人。雖至设世。亦不能無。任
彼地獄中。众魔鬼及普世之帝王。合而攻此山礁盖礼
社之正教。亦不能戚。此咱本頭西士奇乜实道之言。極
有憑信。故於自咱本頭西士奇乜实道升天之后。而悪
鬼常誑惑此世之帝王。雖敌每害我凈水人。且被害之 亦

亦不能戚此山礁盖礼社之正教门。亦不能使之变更。
但永常如一。有凈水人專心信正僚氏道理。亦有一頭
人。名曰。山厨巴邏。此山厨巴邏世不有二。惟止有一。予
詳知自山厰罗授受相継至今。奇乜民治巴邏姓名实
有可考。御治年數各有可稽。但我不笔之於此書之遥多名
予今止要與汝解此山礁盖礼社之名。俾汝昔知此世
上止有一正教门。此名山礁盖礼社。解釋此世上。凡凈
水人俱合属彼一頭人。名曰。山厨巴邏。為山礁盖礼社
正教门中之龍。此山礁盖礼社。普世之惟精惟一。雖天下

下净水人众多。散居等處。亦有尊卑大小。富貴賢否之
不同。但此同類者。俱止有一正教门。山礁盖礼社。為其
彼众净水道同。而律法亦如之。彼微妙之事。名曰汲膠
覧民厨。乃人䰟之妙藥。亦相同彼受福之天堂。亦止有
一。彼頭人名曰。山厨巴羅。亦止有一。当今在世。代僚氏
管此众净水人。众净水人之本頭名曰。僚氏。亦止有一。
如此則普世之正教门名曰。山礁盖礼社。必無三矣。
○第四件。乃我净水人。今謂之山厨相覆蔭。我亦要解釋。
與汝等知之。但我先要取一比譬。使汝等容易曉此山礁

礁盖礼社。比之人身。人之一身。止有一首。雖一首。亦有
眼目手足。目之與手。自然不同。手之與足。亦各有異。雖
目手足之相殊。亦要相扶護。足自要助目。若目之要見
遠物。必足行之至近。而目乃得見彼物。此乃是之助目
也。目亦要助足。彼目若不看路。而足焉措。此乃目之助
足也。又彼足若有疾傷。目則為之常觀痛處。而手亦每
為之搔爬。一身亦為之痛疾。何者。為其雖目手足之相
殊。而首惟一。而䰟亦一。故也。如此。山礁盖礼社之正
教门。比之一人身。中有多净水人。亦多善心。今比之一身

身有四肢曰手足故凡善心雖遠方異国亦極相爱相
覆蔭若闻别善心者有受艰难為之痛傷若已有之若
一善心人有為好事或减飧念経贵指别善心人亦能
有益若已為之此善心人能相覆蔭者為其人雖众多
合一本頭僚氏故也此一位真正本頭僚氏助此善心
人賜之呀勝舍壯神魂有力使之相愛相覆蔭其恶人
則不能受善人之蔭為其他無受咱本頭僚氏彼大恩
德名曰呀勝舍他雖净水亦在正教门中但不能與善
心人相愛相覆蔭比如人之四肢有疾不能牽動為其手

手足死矣不能得頭项之行气故也如此恶人雖與善
着全教门如全一身但其四肢已死無受本乓僚氏之
呀勝舍故不能得善心人之善事而與之相覆蔭也
○第五件事是衆净水人專心信此山礁盖礼社正教
门中有幾件蘊奥大微妙之事名曰沙膠覔民厨乃人
神魂之真正好藥能赦人罪能賜人呀勝舍乃人神魂
之富貴榮華此呀勝舍人魂若有可得咱本乓僚氏之
愛惜亦可称表之為僚氏之臣子人若知保守此事在
於神魂中至死能得咱本乓僚氏大父之遺宝釋義為能

能受天堂之大福。此事今且闕之。及至書末再講。
○第六件。是衆淨水人專心信僚氏能赦人罪。乃他與
衆等指定此微妙之事。名曰。洗瞑覧民厨。能赦除人罪
悪能助人與僚氏為和好。亦能助人遵守僚氏律法。而
不致再犯也。
○第七件。是淨水人真知後有日。咱本長西士奇丕实
道復降于世。判人生死。賞善人升天受福。罰罪人入地
獄受刑。永遠不徹矣。第一。彼時生有一人。名曰。安治奇
丕实道。為最悪行。最驕傲。要害善人。誑之他乃真正本長

長西士奇丕实道。可信從之道教。可效視之所為
此人代魔鬼假作变化之事。要瞞昧人目。其实被
迷者亦多。其善心人。咱本長僚氏若不加意扶助
之。亦能被之迷誑。善心人因不從之邪教。故受之
苦楚。彼時此世上不論善悪諸人俱受艱難。而毋自
在也。
○第二。彼近日是先有記號。使人知没世終窮日
近。而日[illegible]蝕。月化如血。星無光。天不旋轉。此世亦
有記認。地大動。海大吼。風大吼。浪大滿。雷多震。歆會

猷逃竄無地人極煩惱心宲身枯驚欲逃藏或登高或
愊深無少平定者也
○第三彼一日名曰没世終穹之日是日咱本頭僚氏
变化譴降大火焼滅此世上諸物一尽然後咱本兵僚
氏差天人降下與天下人死身雖淨水不淨水善人悪
人各隨其本魂入於本身各々復生而起既已復生則
齊往一山坑名曰呂沙花伐聚集一處然後咱本兵西
士奇乞实道親身降下極多天人隨他凡諸善悪人等
俱舷認乃本兵僚氏子先時降世為人名曰西士奇乞实

实道被人鐙死在君侍上他手足現有鐙孔肖前亦有
剽孔此乃咱本兵西士奇乞实道於復生時固音畱畫
此傷孔欲待降下判人生死時以証他前日為人甘受
逆刑被人鐙死要代人贖罪斯時罪悪者極憂苦甚驚
怖不敢仰覌咱本兵西士奇乞实道之面為其真知自
已罪悪可听之責罰但善心人歡喜無尽為其知看怙
僚氏仰望他福之受福無穹斯時咱本兵西士奇乞实
道令天人分開善悪人等善者在右手送悪者在左手
送咱本兵西士奇乞实道時謂善人曰汝等極浔大父之

之寵愛。當今可來受豖國度。乃豖於元始時化有天則
化有此。欲以報善者。為其豖飢汝濟食。豖渴汝濟飲。豖
寒汝濟衣。豖若汝濟甘。善人聞此咱本頭西士奇尼実
道之言。乃答曰。本頭豖何尝見汝飢渴寒若。亦何尝有
賑濟汝咱本頭西士奇尼実道答曰。汝濟飢寒渴若之
人。猶如濟豖。故豖當報汝等。又謂惡人曰。汝等極得豖
父之怒譴。汝當遠豖。遂入地獄。永受大刑。此乃豖於元
始時化有地。而化有此。以罰惡鬼及諸惡人者。因其雖
見豖之飢寒渴若。特強富而不舍賑濟惡人告咱本頭

西士奇尼実道曰。豖等何嘗見飢寒渴若咱本頭西士
奇尼実道答曰。汝嘗不見彼窮苦之人。與汝求施。汝固慳吝
而不濟之。実如不濟於豖。我斯時惡人無可推托。亦不
敢不認罪。為其真知咱本頭西士奇尼実道識破他心。
亦不須証見。亦自知無處可強詐。因其真知無別皇帝
可加咱本頭西士奇尼実道。亦自知不能久延條限。些
其真知此日。乃沒世終窮之日。非有可怜之限。斯时咱
本頭西士奇尼実道。賞善人身與神魂受福。罰惡人身
與神魂受刑。永遠無窮。今之人死。他之神魂遂受條氏許

斷判善人神魂即升天受福。惡人神魂即墜地獄受刑
只是身埋土中。至沒世終窮之日。儒氏喚之復生。與神
魂一齊判斷。因其彼沒世之日。非止判魂而已。而身與
魂均一齊判。又非特判斷一人。而天下普世之人均一
齊判。咱本頭西士奇乜實道是日完案。善心人身魂與
之升天受福。攸久無疆。惡心人身魂。謫之墜獄受刑。永
遠不脫。斯時被魔鬼拖推觸墜。此事子且啣之。惟汝自
思彼惡人為最命歹。既已墜獄。又有何等受苦。而且永
遠無盡。被惡鬼之拖挨。受猛火之衝燒。無一刻之離刑無

無必樂之鮮慰。特自知其受苦無休矣。汝等既知此事。
今可與我言進而解別理。以便汝等詳之可也 一
○第八件。是咱淨水人。專心信有性命。永世無了。別類
者。不知此理。疑以人如禽獸一體。身死則休。以之為無
別種性命。若我淨水人。分曉高明。識儒氏之正道。與知
人之非止有身生於世而已。又知后來能長生不滅。性
命無休。如此者。因其實有別種之長生。而永遠無窮也。
汝等若用心詳玩我前言之事理。自然能信有性命之本
事為實。故我於先時言人魂之本性。乃永遠不滅亡之

本性。亦解彼没世之日。謂咱本頭西士奇乞実道要判人生死时先与之死身復生。得以随其善悪。從而賞罰之。為其咱本頭西士奇乞実道他与其正條氏。為普世無極大之皇帝。無極大力之正本頭。無極公道。故自然非止款報人之小事。但款盡報人之無極大福。乃無限無終之事。是以善人身魂。受無限無窮之福在天上。悪人身魂受永遠不脱之刑在地獄。如此。故当有別種長生不滅之性命。得以從其功罪而賞罰之。彼悪人之性命。予雖其己書当在地獄受刑不脱。但聊略而未詳。止叮寧

嚀汝等之自想耳。為其雖書多卷。終不能道盡彼地獄之刑。亦难解明。彼最命多之性命。又彼善心人性命。乃最命好之性命。孰能道盡。孰能書盡。為其人之本力聡明。乃小可之力。彼善心人之福。乃無窮之福。故人自然不能道盡。雖天瀾盡為紙。海水盡為墨。衆天人盡為書手。亦不得書盡。昔有一得道人。名山労羅。嘗言曰。耳不得听盡。目不得見盡。舌不言盡。心不得思盡。彼無窮無限之大福。乃元始时咱本頭條氏有使在彼。将以報善人者。假若此山厨氏尚如此言。予何能書盡之。自然。亦毫末

亦不能加焉。又有一淂道人名曰山唖余実珎。率性極聡明。一日独居房中。忽思此福事。想彼淂道人在天上。如何受福。想彼福之何等浩大。要書之寄與別淂道人名曰山奚倫里昂。此山唖余実珎将下笔要書彼上天山廚氏之福时。已之房中。忽然光輝燦爛。盖世之光难與之比。亦有奇異香味。凡人之罕聞者。此山唖余実珎驚動而自嘆曰。我自幼至長。未嘗見大光極香有如此。心中恐怖甚不自任。此山唖余実珎止見此光香之事而已。又聞有声從光中而出曰。唖余実珎。汝尋究何物要

要任何事。汝能將海水尽貯在小礶中乎。抑亦能把起一團地乎。抑亦能使天勿輪轉乎。彼微妙大福之事。非人耳所淂而聞。独汝能聞之乎。非人目所及見。汝独能見之乎。非人心所能思。汝独能思之乎。非人力所能量。汝独能量之乎。彼海水之尽貯礶中。一地之尽把起使天之不能旋轉。此事尤易。若彼善心人在天上受福無窮。人心此世上尤思不淂。尤曉不淂。直至自己升天淂僚氏之恩寵。乃可真知其詳。汝今可以止矣。不可思想。欲書此事。○原乃自本岳僚氏変化。可使人真見彼淂

道人天上之福。此世上，雖賢亦不能曉得。如此我当今不敢詳書此事。不敢驕傲自恃以為已能。但我聊書一二句而已。亦可使汝等畧聞此事。第一句是善心者之身。既復生之本性。包書于前第四件事中。乃人魂之福裡出来的。似乎人魂福之影。尚能如此之光華。如此之美妙。而神魂之福尤無極光美可知矣。第二句乃如斯咱本頭僚氏。乃無極之道無窮至好。凡好均在其中。他之大力無限無物不能。他若自愿要報善心人身與魂合。自然能賜善心人身魂合有無極好處之所行。又賜

賜善心人身。有凡好物。使之能為好處。至足無遺。亦当賜善心人魂。有凡好物。使之能為好處。至足無遺。又能賜善心人身魂。受無窮極之大福。享無窮極之富貴。比如世之官長。若过愛彼一人。即自然與之盡已有之大好物。若官品尤大。而所與之物亦尤大。若是帝王。自然亦将盡已有之好物以與之。而賜之平安。如此咱本頭僚氏。乃無極大為普世帝王之主君。他之德變化無窮。他若要報應善心人以褒賞之。即自然賜以盡已有之宝物。理之為帝在天上。如之僚氏有無限無窮之福。然此

○此净水人正道。乎自始書至此。合而言之。止有一经。
乃我净水人常念的○
○经曰。我信僚氏娘父。変化無窮。化天化地。亦信伊止有一子。名吽西士奇乞安道。是阮本頭。投胎在山碓媽乞唖美里𡛔腹内。是畢乞厨山厨化箇。是山碓媽乞唖美里𡛔生箇。乞本事畢勝厨。枉法釘死在居律上。埋在石壙内落去臨暮内。第三日。復生起来。上天上去在無極僚氏娘父大手邉坐。后落来。判人生。判人死。我信僚氏畢乞厨山厨。亦信一箇正教門名吽山䃺盐礼社。加多

多乞咬亦信众山厨相𩃬𡇗。亦信僚氏赦人罪。亦信死貝后有日再活起来。亦信有牲命永世無了。
○唖民西士○
○第二卷終
○第三卷凡三章
○第一章釋正教自有正道。正道使有正人以証正教○
○此道理。我众净水人專心極信。爲其此理。至中至正。微妙包涵。是咱本頭僚氏独自傳授教人專信。嘗有言曰。人若不信此正道。不能入此我山䃺盐礼社正教門中



中。亦不能升天受福。此理為最真实為最直路能引人
至為好徇心。是此理為最正。無餘可加。如正教门亦止
有一。是山礁益礼社正本頭。惟止有一。是咱本呂僚氏。
如此。不得已正理惟此一也。正所謂天下一理無二理。
着是也。此僚氏道理。惟最有理之道理。众人宜信之宜
從之。又宜遠棄彼異端之邪說可也。予今要言九件事
理。俾汝等可知此浄水之道惟至中正也
○第一件事。乃如斯。此僚氏道理。原非人所自有。实乃
本呂僚氏於元始时傳授於人。或者問曰。已礼汝何以知

知此理乃由僚氏親自教令。非人所私有。我荅曰。此世
之人。雖極聰明。亦不能善計教授人。此最微妙之正道
為其人之分曉。雖能自知九件真实之事。若要精究多
覧彼微妙之道。便能差錯。如小子初李行九步若常行。
若亞老則必劳倦顛躓。如此世之賢者。实能談九件有
理之事。但事理之中。便有多着差訛。亦不雷同。而一人
各有一聞見。如昔之賢者。人莫不敬其賢。但所見各有
其偏。有着曰。此世有己無二。有着曰。世多不可勝數。有
着曰。此世有始之初有着曰。无始之自有着曰。此世能成

滅。有者曰、永無終窮。有者曰、天主施恩於世物。有者曰、
乃世之偶然。而有者曰、人魂不死、但人身既死、魂則離
身為禽獸。有者曰、人魂實不能死、亦不能為禽獸。有者
曰、人魂能死、此道人謂能死之一類。賢者亦各偏見不
同。有者曰、人身與魂各死。有者曰、人身先死、后过沱时、
而魂乃死。兄此世之大賢、他其知人莫不欲有福為好
命。為其天主賦此理於人心中。故人常念此事也。彼賢
者亦自知人實能至有福好命。假若不能至、而天主自
不賜人心中常念此事。彼賢者既知此理、乃日夜勤者尋

尋究有何事可使人能全真好命處。特雖知如此、追尋
亦終不能曉得。有者曰、乃身之事。有者曰、乃魂之事。有
者曰、亦身之事、亦魂之事。有者曰、飽煖歡樂於世是也。
有者尤賢、乃曰、人在世、安樂富貴聰明達理、知為善事。
是為之能至好命也。但我要辯此賢者所言亦差、為其
此世乃風波之處、何人能永常自在、且世又屢變迁。有
时安樂、有时涙苦、有时歡喜、有时愁悶。人在塵世、故不
能永常長安而為真好命於此也。惟我淨水人知認彼
遠終之事。能助人為真正好命、永常有福、乃曰、人至天上

上。是為真正自在之妙境受咱本岳僚氏無極無限之
大福乃能至為真正好命心是無遺永無変迁不有尽
處。爭今與汝復辨假若世之大賢俱能錯言而道理又
不一。此我淨水正道微妙世人自能定計言之正直而
無少差訛否。當答曰不能自然不能惟咱本岳僚氏無
極賢聖無限智慧永不能道毫忽之差。此正理乃他先
時將以授人傳至今日教人專心信之如此我淨水人道
理為最微妙為最正直可使世人信從之而已。非別教
之可比也。第

○第二件事乃如是。此理若至正便知称讃正本岳白
不能屈其真若屈其真自然乃非正理。此事孰不闻之。
如世有一善人被屈則众皆曰此人正直被屈乃非理
也。如此若有異端邪説之寺教能屈咱本岳僚氏不知
称賛他彼之道誠非正道也。人不可信從之我淨水人
正教门之道極知称讃咱本岳僚氏俱不能屈他極称
揚他名之為無形無影。化天地萬物各有定所而與天
上天下之物惟最通無物不能無事不知無物不在。
極其慈悲甚要可怜無極公道不有受私罰悪不論大小

小貧富諸人。此称義僚氏之事。而已多書。今不尽筆。但
是均称僚氏之德。全無敢屈之。此別教門之邪說。俱能
屈咱本頭僚氏。有者屈之曰。俱無恩德與此世物。亦不
知报應世人之善悪。有者屈之曰。非他本意乃不得巳
而化天地万物。有者屈之曰。非止他之一。本頭还有多
多。有者俱不知專爭他要爭天地世物。如唐人之信此
事自然極屈咱本頭僚氏。俱不知真欸称義之如此彼別教
之道必非正道。惟我等水人山礁益礼社正教門之道
乃正道真实知称義咱本頭僚氏。無片言敢屈其德。此理

理世人可信之。可從之。俾人知其实称義之。
○第三件事乃如是。教門既正道。既正。自然功人為善
去悪。亦必有律法。使人遵守。若為善。加之善。若為悪根
之悪。彼別教門。俱無此正理。亦無此正律法。可使人向
善背悪。罰罪賞功。今不必多書。別類之道。只書汝唐
人一二事理。汝唐人雖聰明達理。而律法亦未始尽正
可助人行直道。至為真有福。尚亦多為不法之事。多論
非法之理。如罪及妻孥。勤九族。此事極為不公。有罪当當
殺因身。無罪鳥可加刑。又有多為醜事。一夫一妻。理之

當然之醮之命。終身不改汝唐人要離則離。要娶娶多。則
娶多。此豈正律法乎。又有放債倍利車筭人家業。估折
人妻子。此豈正條理乎。又有狡詐強梁之徒。見癆癧者。
滑瞞昧。而瞞騙之。或恃勢凌貧。欺孤壓小。許多違法情
弊。亦縱容而不盡較之。此非特汝唐人之如是。與異類者
多多種種。准以畢記。以此觀之。汝之法度。及諸類之教
門。均非正理。惟我淨水人之正道。不許人犯此前弊。雖
小惡。亦劝人莫為。恐因小犯而致大罪。又我淨水人正
律法。能助人行直道。至為真有福。故此我淨水人正教之

之道。乃正道也。我淨水人律法。乎今要書于此。為其先
書毛以西氏。僚氏付之三面石碑。內有十條律法。乎許
汝散解。故今條陳。以備汝等知之
○僚氏律法只有十件。其三件。是尊敬僚氏。后七件。和
順衆人。第一件。惜僚氏。勝過各衆物。第二件。不可亂發
誓言。第三件。尊敬礼拜好日。不可做工夫。第四件。孝順父
母。第五件。不可害死人。第六件。不可姦淫等事。第七件。
不可盜偷。第八件。不可生事害人。第九件。不可思想別
人妻。第十件。不可貪圖別人財物。此十件律法。合上那有

有二件事。第一件，惜僚氏勝过各諸物。第二件，惜別人合
親像惜独自。此二事，就不知之为最有理，咱本頭僚氏
乃普世人之正主，尤好，九大至尊無付。故凡人当惜之
勝於世物，與愛人如愛己，就不謂之為至理。古有曰：將
心比心，比我似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我浄水人之
正律法，如斯而已矣。
○第四件，乃如斯此正教者，為正教自然当有妙藥，可
醫人神魂賜之有力，能為好事，言人之性雖有良知良為
能。因自始祖亞蘭娭嫣，浮罪咱本頭僚氏，使知能之害。

為物所蔽，皆趨於世利，神魂罪病，倦瘦無力，可為好
事。后来當有藥者，療之病痊，如世人有病，自然有藥可
治之愈。如此，若正教門中，亦当有妙藥，可療神魂。假若
無藥，何為正教？予見異端邪教，俱無藥者，惟我浄水人
之正教，真有徽妙藥者，可医神魂罪病，如此則可知別
類之教，誠非正教。切不信于邪說也，惟我山熊血礼社
天下有一無二之正教，眾人可信從此正道也。
○當今予盡此神魂之妙藥，使汝等知其力如何，但汝等
當先知人魂罪，非止一端之病，还有多方，如人於幼小時使

便有疲倦瘓痛瘦弱。及其壯也。又有多方病症。故人於
初入正教時。如初生之小兒。乍棄邪道。辞去舊性命。初
受正道。乃納新性命。故我淨水之正教門。山礁益礼社。
有第一件大微妙之事。名曰享知氏畐。是巴礼典人淨
首時言彼况句微妙之話。乃昔時咱本岳西士奇乞实
道指定之言。傳典巴礼。欲典人淨水時言之此事。乃巴
礼典人淨水時言彼微妙之言。名曰淨水之沙膠覧民
厨。鮮釋為大微妙之力。是咱本岳西士奇乞实道之功
劳所出自也。為其巴礼典人淨水時。非特洗人身外而巳

巳而西士奇乞实道彼功劳之力。能透入人神魂中。賜
之呀勝舍。乃人神魂之聖水。能洗人神魂清潔。能去罪
累。及諸悪行為。其此罪悪。乃人神魂之穢浊性命也。又
能助人入山礁益礼社之正教門受咱本頭西士奇乞
实道之恩德。為他属下信之正道。遵之律法。要效他好
所為。此乃人神魂之新性命也。故於人初受此淨水沙
膠覧民厨。如新出世一理也。又此淨水之沙膠覧民厨。
名曰享知氏畐。乃山礁益礼社正教門之門。是以人若
不受此淨水之沙膠覧民厨。永不能入此山礁益礼社之

之正教門中不能為咱本頭僚氏之屬民也。
○第二件大微妙之事。我名曰。光丕馬松。解釋是和尚王與人抹山厨油。亦言有光句微妙之話。是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指定。將此言傳授之。此事亦有大微妙之力。是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自已功勞出来的。能透入人神魂中。賜之守勝。含有力。能專心信咱本頭僚氏道理。因其如人之初生。未有氣力。未能為諸事。故當助之然后能也。是以人於入教之初。有如幼小之兒。氣力未壯。尤未能專心信僚氏正道。故有此先丕馬松大微妙之

之事。助之專心堅信正僚氏道理。
○第三件大微妙之事。我名之曰。腰巧乞实爹。釋義乃巴礼做綿卅时念彼大微妙之言。是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指定。將此言傳授巴礼。巴礼若念此言。則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之身。便在彼巴礼手中哥实爹内。可使人滑食受之在神魂中。此事自然極有大微妙之力。為其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他之正僚氏。正人現在。斯人若受此大事。神魂自然日進壯力。如幼子初生。加以乳养。則必日長成人矣。如此。人之神魂若受此腰巧乞实爹

參之大沙朦覽民厨。魂力愈壯。可使之專心信倸氏正
道。勇為諸善事矣。
○第四件大微妙之事。是鮮罪。入教人。假若復被鬼迷
而為罪事。后来知思悔。要改过。曾與巴礼供認已罪。巴
礼代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念彼兄句微妙大力之言。
此乃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自已功勞中所自出。能透
入神魂中。赦免之罪惡。此乃人神魂之正藥。是咱本頭
西士奇无实道指定以與人。或淨水入教人。有时被鬼
迷惑。濁罪倸氏。神魂有大罪。如病症危篤。然此人若與巴

巴礼求解受此微妙藥石。便能赦罪。神魂光潔而得痊
愈矣。
○第五件大微妙之事。我名之曰。摸氏馬温松釋為是
我淨水人于病臨死時。巴礼與之抹山厨油。念说句微
妙之言。亦乃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指定囑付巴礼。而
為此事。亦有大微妙之力。是咱本頭西士奇无实道自
己功勞中出来。能透入神魂。賜之大力。有能忍淂彼將死
时大艰難。亦能洗其神魂光潔。無疵。予且譬之一理。俾
汝等與知此事。極其有理。如病着雖服藥。後愈。但身疲倦

倦。尚未平復為其病迹未尽。故必服補藥。使去病迹。乃
滑身壮如常矣。如此。尺既鮮罪。受第四件之妙藥。神魂
雖潔。但罪迹未尽去。因其魂之弱力。故必受此第五件
微妙之補藥。乃能尽去其罪迹。俾神魂堅壮如常矣。
○第六件大微妙之事。我名之曰阿陵。乃和尚王陞別
人為和尚。與之抹山厨油。亦作有好多別事。但我今不
尽鮮。亦念有沇句大微妙之言。是咱本兵西士奇石实
道指定之言。傳授之此事。亦有大微妙之力。能透入人
神魂中。賜之有大力。可使是人能為和尚。代西士奇石实
实道能赦人罪。與人净水。微綿卅。及諸微妙等事。此乃
和尚人本分所能。餘人雖賢。亦不能為。亦不可為。因其
是人作和尚时。他之神魂中。有一件事。乃和尚之記号、
亦乃大力。可使和尚能作大微妙之事故也
○第七件大微妙之事。乃净水着。牽手嫁娶之沙腂覧
民厨男女二人欲嫁娶时。齐来和尚面前相議。願為夫
妻。此事雖当巴礼面前既説兩願。咱本兵僚氏賜之此
事。極有大力。能透入二人神魂中。賜之大呀勝舍。俾此
夫妻相和順、相協助至死。終不能離異也

此七件大事。總名曰。以聹乾氏屬釋豢為最微奴之事。甚有大力。能透入人神魂中。療除凡昔邪惡。賜人呀勝舍。乃人神魂之主物。亦人神魂之氣力。可助人能為諸好事。此七件微奴之事。均乃咱本頭西士奇石實道善計独自為之。可医净水人神魂邪病也。此七件微奴之事。如七條聖績水溝。可使咱本頭西士奇石實道恩露乃神魂之水。從此而流至人神魂中。此事異端之邪教俱無之。惟我净水人正教門有之。故予謂之別類之教非正教。彼我净水人教門。與其正教。知路可医人神魂邪病

病也。

○第五件。乃今將書于此。甚能助人能認此净水人教門。山碓盎礼社。其實乃正教。他之妙道實乃正道。為其我净水人之正道。有多善心者証實此山碓盎礼社之道理。乃其實之道理。我名之曰。馬低氏釋豢乃為証。亦非止口証此道。而包但他之本身。雖被人逆法苦楚受諸極刑至死。俱不以有畏惧躊躇。離此山碓盎礼社正教門之道。特專信極擊自棄其性命。及世之珍寶。尤不忍舍此正理。此乃為最好之干証。亦乃最為大事。因其世

事他。遵他律法。彼魔鬼之国民乃惡心人。被鬼迷惑。每
為惡事。要去奉敬惡鬼。為之正本頭。要從之邪道。恋慕此
世之安樂。要致恨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之善民。每與
之搆怨。要害他死。此魔鬼之国。昔最大国。為其世人多
罪。咱本頭僚氏要責之。故許惡鬼尤能誑人為惡。是以
昔者惡鬼之民極多。天下諸国尽奉事鬼。止有一国乃
(下迷畨)人之国。知奉事正本岳僚氏。后来此(下迷畨人)
民。亦被惡鬼誑惑。多着棄咱本岳僚氏。為惡鬼之屬民。
故予謂之。昔時惡鬼之国極大着也。及后咱本岳僚氏自

世人孰不好生惡死。雖小子不待教而自知之。假若有
賢者善人。自要舍生取義。不忍舍山陞盃礼社之正道。
斯人实乃最好干証。〻此正道之能助人為好。俞永遠
無疆矣
○此馬低氏好干証。如何受逹刑。予今要書于此。但汝
等当先知此世上有如二国。一善国一惡国。善国之王。
是咱本頭僚氏。惡国之王。是魔鬼。此二国之民。每〻相
征。為其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之国民。乃善心人。永常
為善事。要服他本皇帝。是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要奉事

自愿要可怜世人善討降世為男子名曰西士哥尼实道教人正道為善心人之司牧以身先之多為好事作好模範使人視效見其至中至正便信之為正道遵之好所為乃皆惡鬼之国為咱本頭僚氏之属民怨恨為之兵士随之高詔旗是山碓居律氏與被魔鬼之兵征戰要滅魔鬼国度故於昔时咱本頭西士哥尼实道将近被人釘死时即有言曰今世之王是魔鬼我能征勝他国度尽滅為其我先受多艰难被惡人鐙死以代世人邪惡后来此世之人見此居律氏之記号乃我大高詔

詔旗使怯懦之艰难怨恨為兵士随從我高詔旗是山碓居律氏要專心信我之正道放我之所為離惡鬼之國為我之百姓與心奉事我如此魔鬼之国能滅絕矣今人須立心斟酌此二樣兵者一乃咱本頭西士哥尼实道為善心人之首將一乃魔鬼為惡人之首將此二將所募何兵所與何器可使之征戰咱本頭西士哥尼实道他不選此世之賢富者為兵特募有沇領愚者而已亦不與堅甲利兵為器械但賜之僚氏畀尼厨山道之呀勝舍乃神魂之力可使之能專心信僚氏之正理

理。亦能專心知看估他。亦能專心惜他勝过各人物。此三大事。此三大事咱本兵西士奇乞実道氺特賜之火有而已。但賜之極其富有深滿為其咱本兵西士奇乞実道之兵士。亦氺止畧信咱本兵西士奇乞実道之道理而已。特專心深信之無物可奪其志使離此正道。亦氺頓有看估咱本兵西士奇乞実道。但堅心看估之無物可勝其心而使之不倚頼。亦氺冷意知惜咱本兵西士奇乞実道。但熱中愛惜咱本兵西士奇乞実道。無物可復加之。此事是咱本兵西士奇乞実道兵士之軍器也。予

予今亦要書惡兇之兵乃誰。亦用何器。但我要先書一故事。乃昔时咱本頭僚氏变化。使一浔道人名曰。山羡。見之。此浔道人。一日入神看見一婦人。日蔽其身。月在脚下。頭上一圍豪光。有十二星辰。極其標致。此婦人如臨分娩甚有艰難。又此浔道人見一條四脚蛇。大如鱷有十角七頭。待在彼婦人之面前。若此婦生產。便要咬死其子。此事釋義彼一婦人。乃淨水人正教門。山礁益礼社。其日遮遍其身。釋義是咱本頭西士奇乞実道尤光於日照。此淨水之正教。極其光明。遍及一尽。要復前他不

不能滅没此一婦人有大艰非将分娩釋羕是山碓盃
礼社教门要呼吁世人從之正道受彼净水之律法。方
像氏之邑。今彼一尾四脚蛇釋羕為悪鬼甚侯欲咬死
彼婦人所生之子。釋羕者有初净水為奇无实與腐如
新出世之子。伺欲害之。彼有十角。釋羕乃十位大皇帝
此皇帝乃罗瑪国之王。名曰陀丕勝律为众王之首。特
乃不入教之流。彼七頭釋羕乃此世。多假好心人驕傲
人要屈此净水人正教门之道理。要邪偽之説設計迷
誑入教人。如此。悪鬼之兵人。有二類。一類乃高家富之今

一類乃假善心人假賢人驕傲自專每以和説教人也
予今欲畫悪鬼之兵。用何凶器。其利兵者。乃言虛誕之
詞謊。彼大皇帝。如元始時。誑人祖唖蘭娥嫣者。食此菓
便能睿智如像氏。如此。彼凡大帝。悪鬼尤加有意尋計
謊之説。彼諸神明在佛。乃其正本頭像氏能助汝打勝
天下諸国。亦能助汝国度不滅。汝若不事神明在佛。則
人民不安。国度絶滅。又以世之凡君王。欲爲保家固国
便從悪鬼之誑詞。伏事神明在佛。以求庇也。惟我净水
人乃山碓盃礼社正教门中之子。識正本頭像氏道理每人

每媍神佚之邪說謂之乃惡鬼設計惑人之事。而形像
乃紫頭鬼魍之流。倚何益於身䰟。亦無性命口不能言。
目不能視耳不能听。如此。何益於人。何補於事。是何其
尊敬之。其不可也必矣。彼凡世之帝王。乃魔鬼之兵卒。
岡此净水之正道。便怒甚極。憶彼魔鬼之誑言。如彼之
兵器。且惡鬼復言。汝若不事神佚。汝之国度便能滅絶
故彼世之諸帝。遂發怒甚。每尋計欲害此净水人。要滅
之正教。時有一帝名曰。目心綿罗。出告示。銘在銅牌上。
亦曰凡净水人小子。務要習熟邪說妖術。違者重譴。以之七

此示者。正使之能屈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之正道也。
彼諸皇帝。乃魔鬼之兵。遂整器械器械者。何乃歷誕妖
邪之教。俱是尋計可使之能若楚害滅净水人。有者被
之割项之刑。有者受火燒之刑。有者受雜打之刑。便其
碎爛皮膚。有者繫於馬尾策馬拖拽之刑。有者手足繫
於桊又上。用鉄爬爪破遍身之。刑有者被之万刀剉碎
其身。撒於海中飼魚之刑。有者將身致於路旁。受犬喫
之刑。有者受剥皮之刑。有者去衣致於霜雪中。受寒凍
之刑。有者受鑽出兩眼之刑。逆刑多端。难以畢記。此之刑

刑法。又非一人。而受一般。或着一人而受多般着有之。
但雖受此等逆刑。而心中無少变易。無少舍離咱本頭
西士奇乞实道之道。乎今要畫先箇善心人。雖受極刑
不能改節易心。可使汝等詳覽。便能篤動。知称羡咱本
頭僚氏有如何無極变化。能助人得勝此世之艰难。為
着他而喜受之者。昔有一女子。名曰。阿末耶。生在宾里
勝之所。他之父毋。乃淨水入正教着。知羰謹教此女子。
專心尊敬咱本頭僚氏。惜之勝於諸物。是以此女聰明
日進智慧日生。尤知愛敬咱本頭僚氏。心中自思雖被

人殺死。亦当惜僚氏。亦許忌終身不嫁。彼时有一長官
乃罗瑪皇帝差来宾里勝地方。害死淨水人等。此長官
听知此女。與其父毋有令名。差人往獲之时。此女子住
在君斜儒之所。與一善心 女子名孚里耶同居。彼奉差
人既到彼處。乃謂阿末耶曰。汝父與别淨水人。斉拿去
監了。汝亦当與之同監。為其汝亦淨水人。與之同罪。此
阿末耶听此言。極其欢喜。便速與奉差人来見長官。及
至見时。乃謂長官曰。汝乃我本頭僚氏之寃仇。何故来
此要害我淨水人。要苦楚我善心人。長官斥此女子曰汝

汝是少年。何故要自棄汝標致之軀女子荅曰。我实少年。方有十三歲。但汝不可疑我能恐慄。汝放刁之言。長官復斥之曰。汝這薄俞合汝何故言汝自身被淨水人譏惑。汝当从我之言。拜事我神仸為真正僚氏。莫使汝后未能受大艱難。汝若順我之俞。我極要作承汝典汝尋箇富豪清俊子弟。典汝為婚配此女荅曰。我絕此婚事久矣。我之身典神魂許息送我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他為最富為最標致。他乃我等真正本頭。我尤要惜他。尤不要此世上諸物。長官聞此女子之言貞烈。乃設計典言

言柔順之詞曰。我極愛汝。汝匕佚我之子。汝当保惜汝自已之身。典我供係神明。莫致汝身能死。女子荅曰。我乃淨水人。永不能供係神明。長官听此言大怒。令人將此女一身遍打沉重。但此女心中極憶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亦稱羨他。嫌彼神仸之妖怪。罵彼不仁之皇帝。長官又令人引此女子復見而謂之曰。小覎女。汝何故要典我相違。汝可来供係神仸。莫使汝身能死。此女荅曰。汝何故令人去衣打我遍身傷重。莫畏汝疑我恐慎汝能離我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之正道乎。我真实告汝我

我身雖被汝極刑。但我之神䰟不能改移。汝亦不能苦
楚他。亦不能為他。特我本頭儕氏乃人身與䰟之正頭。本
惟他自能之。我故復與汝言。使汝眞知我心如何。我總
自嬉汝神佚。罵汝皇帝。我当今又要再罵彼官長忿怒
又發。尋計要苦楚彼女人之身。令人砍取樹枝極多。即
目着。用水浸重。可以痛责。一日將是女發在堂中。当公
重打。遍身俱破。时此女斥長官着曰。老奸汝為最薄命
汝不可疑我能恐惧汝。即汝放刀我之时我心益堅胆
力益壮。長官听此言語。遂令劊子手取油入在瓶中煑沸

沸斟在此女之两乳间。此女乃謂長官曰。汝計取沸油。
本欲害我身。但此油雖斟注在我。乳间俱不能熱傷我
身。只能熱我心。尤要惜我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故我当
今尤加思憶他。長官听此言。令劊子手取新灰一堆。將
此女子致於灰中。然后温水於其间。使其灰發熱以毒
此女身。雖加此極刑。亦不能害他身。亦不能改他心。后
來長官心尚未滿。每求計欲凌剧此女。又令劊子手取
鉛在小鍋内焼鎔。令此女子倒在鉄床上。先與之見此
鉛水。意欲使之知畏。誰疑此女意堅难奪。全無恐惧。長官

官遂令劊子手。將鉛水斟遍女子之身。此女兩眼高仰
看怙咱本頭僚氏。斯时咱本頭僚氏。作大变化。使鉛水
忽堅。斟不得出。故不能燒此女子之身。止燒彼劊子之
手。此事尤添長官之怒。又令人復取前之多節木枝重
打女身。破碎。又令人取破尾之類。爬傷其四体。但此女
子極能忍耐此大艰难。而心中無少改移。長官見此女
子心堅。又放刀曰。汝不可謂我止有此刑法而已。我还
要尋箇多般刑法淩治汝。使汝心悅誠服。女子荅曰。任
汝多方計較。終不能勝我。為其我本頭西士奇乞实道

助我與汝相戰。而我自能勝汝。長官聽此言。乃令人取
大烛燃火烹炙女子之身。此女受此大艰难。謂長官曰。
我身既被汝燒烹。好下些塩於我身中。使有滋味可悅
我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之意。長官聞得斯言。又見彼女
子尤加堅心。極有驚動。乃令人引此女子放在火炉中。
燒之至死。但此女子入彼火炉中。尤無憂惧。而身亦不
致火燒。且加看经作樂。称羨咱本兵僚氏。彼長官在火
炉邊往来。聽見此女子在火炉中。高声誦经。称羨本頭
僚氏。亦自知他前日計取多刑。不能奪此一女子之志

亦自知今后無别刑法可害他乃言曰我疑此女子能
勝于我爲其見他受多逆刑全無恐惧之情今致之在
火炉中尚看经称羡他本兵僚氏我今要設計使之后
来勿驕傲乃令人引此女出火炉来剪光頭髮去衣迎
遊於街市使之羞耻此女聞長官之言乃謂之曰雖汝
典我此等凌辱恥笑我極欢喜要受念及我本頭西士
奇乙实道我亦有怙他有日爲我报怨重责汝受刑不
脱長官曰假若汝羞恥削髮去衣遊街之事汝可来奉長
事我神佚此女荅曰我止供俸我本頭西士奇乙实道

長官聞此言令人取绞床来將女子一身绞損又令人
放火於身邉以熖炙之此女受此大刑法时尤甚称羡
咱本頭僚氏曰本頭汝試我心堅否亦驗我身受苦乎
惟汝真知我心與身俱不得罪汝止是愛汝而已后長
官令劊子取鉄爪爬碎此女之身斯时道女有言謂本
頭僚氏曰本頭僚我此鉄爪之痕傷有如字之書於吾
身上可使后人見而讀之便要称讃汝爲最有力善助
我受此艰难能勝彼要害我之恶人后此劊子手將此
女子前被剪之頭髮編一條馬繮索縛此女子之頭面如

如勒馬之狀牽往城外法場中。及至塲又將此女復致
於絞床上再打之傷重。此長官乃魔鬼之兵。被惡鬼迷
惑固每尋毒刑若。此道女。此道女乃本頭西士奇乞实
道之兵與之相戰長官雖見此事。心尤未足又燃大烛
在道女之身邊以燒炙之。彼时道女乃謂長官曰汝心
何如若是之堅硬固要運刑枉法我汝可張目詳細認
我頭容使后日没世終穹之期能認得我彼时众人俱
在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之面前。汝当受責無穷之禍
时人众見此道女之言確实悉皆驚嘆曰此一年少女子

子。從何由有此胆力可與長官辯此言語自然此事非
自己之力。真乃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之力助他乃能
如是此人众既議論此事。就棄神佚邪教從咱本頭西
士奇乞实道之正教尊心信其正道遵其律法彼时劊
子手將火圍此道女之身死於其间魂離身升天受福
彼長官見此女至死不能奪其志不能勝他又思欲报
其尸令人將道女之尸吊在高柱上三日示众但咱本
頭僚氐極有灵感與他屬民非特报應此道女之魂而
已亦要可怜其身尸乃変化忽降大雪凍蔽此道女之身

身。阿耒耶事実止於此矣。
我要復書一别淂道女子。名曰馬勝珍耶。此女乃名家
之子。住在罗瑪之處。此女父毋既喪。他淂遺資甚富。有
多珎宝。但他雖富。亦不驕泰志傲。亦不奢華蕩用。極知
施與貧穷無託者。作多好事。專心奉事咱本頭僚氏。為
善日進。心力日大。愈愛僚氏。是时。罗瑪皇帝。極怒净水
入教者。令人遍處挨尋。若有净水者。拿之来見。使之供
儀神佚。差人領命。遂往井處挨尋净水人。时遇此女在
彼净水人太庙中念经。差人便能認此女乃大家之女。不

不敢輕侮。但謂之曰。皇帝命汝與我同往。供儀他一神。
名曰。唖保罗。此道女荅曰。汝可待耍久容。我求僚氏保
庇汝了。我便欢喜與汝同往。差人從之。此女念经既畢。
遂與之同往。及至近殿。差人先報知於皇帝曰。我等帶
一净水女。今乃名家之子。極欢喜来供儀唖保罗。亦要
劝别净水人從此神佚道理。帝聞此言甚喜。速令人引此
女往見之。及見。乃謂此女曰。我心中極有安樂。因汝乃
名家之女。此等標致。要棄汝净水詭譎道理。專心要奉
事唖保罗本頭。汝若為此事。我今許汝極作成汝道女荅

荅曰。皇帝汝若使我供僸我浄人僚氏。我欢喜为之。因
我真知他乃真正本頭僚氏。於混沌未有天地之时。乃
他自己之力。化成天地万物。我若供僸他。汝之神佚怪
力。便減一尽。使汝可知善心者看怙我本頭西士奇乞
实道。俱不能被之迷惑。皇帝欵知此事如何。令人引此
女往大庙中。随之供僸道女謂帝曰。汝当典我同往。及
汝奉神之和尚。祭祀神佚等众。俱同我同往。俾汝等看
我供僸之事如何。称汞本頭僚氏。帝即令軍士看殿。遂
典和尚等众同道女齐往大庙中。看彼道女之作为如何

何。及至庙。此道女專心求僚氏庇祐他。畫居律氏於巳
面上。念经專心看怙僚氏。念经既毕。时地大動。庙倒一
半。彼哑保罗之神像。打碎一尽。祀神之和尚等众俱壓
死一尽。皇帝雖見此事。但亦不知此乃本頭之加為其
他被鬼迷心中暗昧眼如双盲。不識認真正本頭。遷怒
令人打此道女。嘗遍用鉄氏吧破道女之身。彼劊子手。
從帝令而行。但此道女。任從用刑。只見容易無少艰訃。
彼劊子手巳劳困。乃高声叫曰。此事如何。我用刑劳力。
手巳劳困。他尚容易受刑。我等看見而四位后生家極其

其羡貌為此女㨿佗帝見劊子劳倦怒責此輩無用又
令人将此女身高吊起用破利尾石割碎其軀此道女
受艰难时撻頭仰現称羡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曰本
頭西士奇乙实道汝為最嘉為最慈悲若有人專心看
怙汝乜極要栗伏蔭他言畢便有大豪光在天上出来彼
劊子八人驚動跌倒乃懇此道女為求僚氏饒他皆言
曰我䒭非自歆如此加刑汝但皇帝严令我䒭出於無
柰何此道女欢喜答曰假若汝䒭要專心思悔真意信
我本頭西士奇乙实道正道理看怙他信他能报應好心

心令受永遠無穷之福亦能責罰悪人令受永遠不脫之
刑汝䒭若信此事我典汝明言他便可怜汝䒭〻若要
信從别類邪神我典汝明言他实要責罰汝此八劊子
乃高声叫咱本頭西士奇乙实道乃真正僚氏要專心
信之正道此八劊子亦高声典皇帝曰我䒭自今后不
信汝神伕假偽僚氏只要專心信凈水人真正僚氏亦
專心信伊子名曰西士奇乙实道此乃這道女教我彼
皇帝大怒乃令人高吊起八人之身用刀割碎其軀但
此八人雖受此大艰难善能忍耐俱無半言止撻兵仰現

現尊心看怗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此帝心大驚異。恐
有別人看見此事。亦能從之為奇尼实典。臨便速差禁
斬此八人之首。此八人亦無憂懼。但會居律氏記号。在
他面上。極欢喜待決。及斬死。他等神魂升天受福無窮。
至次日。皇帝引此女来見逆之供像神伕。此女不從。帝
大怒。令人將此女脱衣吊起。重打一番。遍身破裂。此女
受此大艰难。但極欢喜。極称羨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
不已。帝復令人觧下此女。將手足綁在四枝柱上。再重
打一番。此女亦称羨咱本頭僚氏不已。彼劊子手雖倦勞

勞。亦強企相流輪打。但此道女之心。無少迁改。此皆咱
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之力扶之。乃能如是。彼劊子看見
此事。皆與皇帝求人情饒此女人。勿再打他。為我打他。
尚有劳者。他心全無少異。但帝心愈堅愈怒。又喚別劊
子。相流再打此女。时有一高富人。亦乃帝之親眷。見帝
大怒不勝。乃為之設計。唆之曰。汝何患此一小兒女不
服。汝可令人齧馨此女。用热油浸之。使他傷處疾痛。則
女心必服矣。帝從唆听之。但此女極欢喜受之。随往於彼
處。帝听之逆刑。特女心一夜至光促乃称羨僚氏不已。

彼受𠦳人听見此女高声称羡。似有人典之齐吉賛嘆
咱本頭僚氏。后至第三日。再引此女往見皇帝。乜令人
𦬑往大庙。使之供𠌨神伏祭。嘱之曰。汝若不從吾命。應
当死罪。此道女將入大庙 时昼居律氏記号呼咱本兵
西士奇乙实道。助他念経專心。若怙他。使彼神像中魔
鬼出形。其魔鬼出時。地大震動。亦有火從天降。燒彼神
像。而大庙半座倒壊。壓死祀神和尚並众。帝見此事大
驚。乃委別官代他用刑。但此道女心愈堅。止惜西士奇
乙实道。若怙之而已。此女謂委官曰。汝雖苦用毒刑加我

我。但我之心終不改移。永不從汝邪怪之術。而祀汝神
明。委官聞此女言。乃令人吊起女身。用鉄篦爬破骨間
痕傷。有一百八十八。此道女雖受此大艰。准时全不開
口。只撻頭仰面。將己身之苦刑。供𠌨僚氏。其委官疑此
女死矣。乃令人且止。及火頃間。復知其未死。乃喚問之
曰。汝今要事我神明否。汝若不肯。我还要討取別刑重
加于汝。此女答曰。我專心信我本頭西士奇乙实道。是
我正本頭。是我正僚氏。他極能保護我。極能福蔭我。乜
何事要供𠌨汝神明。他是魔鬼。要瞞人目。要惑人心。我永

永不愿为此事。彼委官怒甚。如频使令人抱此女监在囚中。当其疑此女伤重难行。但此女不许之抱。喜自行至囚中。帝闻此事。乃完案问此女生身飼獅。一日众人齐在。帝令人将此女致之庭中。牢内放出一餓獅。使之吞噬。彼獅至近女身。不敢咬之。乃跪下舐道女之足。此道女極感謝僚氏恩德。亦求赐之至死。莫雖他。彼獅乃僚氏意示之勿咬。此道女。專咬死一别人。乃帝之親眷。此人先时唆帝问罚此女飼獅者。帝又令人引此女监在囚中。后至况日。復令此女往大庙中。供儀神佚。此道女

女謂帝曰。汝雖遍寻别等毒刑苦我。心终不離我本头西士奇无实道。帝復怒。令人吊起此女身。重打至骨碎。为其皮肉盡打已爛露出骨頭。时有一劊子心孝。劝此道女曰。汝可從之供儀神佚。他便放汝。此女人答曰。我乃净水人。奉事我本頭西士奇无实道。帝闻此言。遂问此烧女火之刑。劊子領命。使起焊火。将道女放于火中烧。但本頭僚氏大变化。降雨打失近女身之火。又有狂風大作吹火飛烧彼祀神人等。帝大驚慎疑此女乃邪術人。有邪術之法力。在于頭髮中。乃令人剪其頭髮以取笑之

尤不可謂止有此二女一男之湼道而已也。此湼道男人名曰罗嗹鞘。生於伕郎国。童稚时往罗瑪之處。彼时罗瑪有二帝。一名曰猶黎嗹儒。一名曰黎鞘。此帝乃祀邪魔悪鬼。甚怨浄水入教。令时拿多人逆刑苦楚之。亦拿此罗嗹鞘。甚加之毒刑。但此男之心。皆不变易。有一次被人将他手足用索繫固。以車轉索使之手足張紧痛急。又用鉄爪爬破他身。彼时有一兵人名曰罗老蛮。咱本頭僚氏照他心。使之看見此男身邊有一標致童子。手中执巾。共此男拭血。此男既受此刑矣。帝又令人引

之後引入大庙中。令之祭祀神佚。疑其既去髮而無法力。要回心信從之。但此道女在大庙中。二晝夜不食不眠。止是称羨僚氏不已。至三日完尽力求僚氏賜之能離此塵世。得至于天上。后帝見此女心堅莫奪。苦刑莫勝。遂完案問他斬首示衆。此道女及至法場中跪下念经时。被劊子斬之死矣。他之毒刑尽矣。他之神魂升天受僚氏永遠無穷之大福。此馬勝珍耶事实止于此○

○復書一湼道男人事实。但我不要尽書此湼道善人至尽。恐此書之濫文不完。故聊陳一二。俾汝等之自推尤

引之監于獄中。彼時有一淨水人，名曰依褒里除幼。此罗老蛮到獄。探彼得道男人，其罗老蛮一見便跪，求彼得道人與之淨水。彼得道人便與之淨水。帝聞此事，遂令人拿罗老蛮毒刑之，斬死。此帝怒甚，罵其雖極刑亦不勝彼罗嗹鞴之心。一日令之來見，與之言曰：汝實乃妖邪之輩。前日與汝逆刑，故能忍得。汝今不可行此邪術。當民告我，汝乃何人。得道答曰：我生在猴实班耶之國，後來此罗瑪之處，居于此。念我实非妖邪之輩。但我自幼受淨水之教，專心信僚氏道理，知奉事真正

本頭僚氏帝謂之曰：汝當今須供佛神佛，乃我僚氏，汝若不從此，一夜至光，要極刑若楚汝不止。此得道人答曰：此一夜汝若苦楚我，心極歡喜。帝聞此言，遂令人打破口唇。此得道歡喜大笑，感謝僚氏，罵其助之，能忍得此狠殘。此帝只益增怨怒，復要計款苦楚害死彼得道之人。令之橫身倒在鉄床上。又令人剥去衣裳，盡微火于床下，使之謾烹。受又狠殘，不致易死，彼劊子極用心整火，罵其皇帝在彼督視，彼得道人受烹時，謂帝曰：汝若最講命，汝當知此火極能助我歡喜。但後來此火亦能

苦楚汝永遠無穷故我身雖被汝绞亦終不能不認我
本頭僚氏当今又被汝用火烹燒我亦知尊敬他称羡
他感謝他彼时人众看見此事甚是驚動俱議帝心太
殘此淂道人久受火烹亦不特燒此身外而已亦透熱
彼心中他身一半已熟乃謂帝曰最薄命人汝看我身
一半已熟矣汝当翻轉我那一邊身使之烹炙全熟可
與汝食至火頃間此淂道人謂本頭僚氏曰本頭我極
感謝汝為汝乃我真正本頭乃我真正僚氏極有意助
我使我能受此極刑心力永終堅固当今汝亦援我升天

天受汝大福永遠無穷使我感謝汝恩德言畢気絶身
死帝見此事極有驚動想彼后生家雖受此極刑而忠
亦不可奪帝不淂已羞恥而帰殿此淂道之人罗嗹勒
事情止于此。

○昔罗瑪皇帝皆如此怨怒淨水人有一次拿一万人
皆淨水此一万人雖被帝強之棄正僚氏道理奉事神
侯他不肯棄正僚氏特専心信極故帝發怒乃完案问
此一万人一齐鐙死于啞勝山上並無一人異心又一
次罗瑪皇帝名曰貓陵知乞啞儒是时有一万一千淨水

水婦人。一斉被人苦楚至死。此万一婦人首者，名曰須須勝。乃皇帝之女。他是得道乞姑撑院。悪人来拿他出去。令之下船。亦拿同徒婦人一万一千人。亦令之下別船。要往彼一国。名曰貓黎丹耶。行海时遇大風飄打推以丘往。姑泊一所。名曰高崙里耶。此處多有不淨水人甚悪行残心。及見彼多淨水婦人。遂欲與行淫事。但此衆婦人俱不從之。并高声呼僚氏保庇之。寧受死，不要作醜事。得耶僚氏。彼悪人原是兵人。遂乱殺此婦人。此婦人雖被悪人乱殺。亦無憂惧。特歡喜大家相攬待殺。

心中看怙僚氏為其明知身雖被殺。魂魄升天受福。彼一得道婦人。頇須勝。他乃首者。如善將掌兵。引彼衆婦人專心看怙僚氏。雖死無妨。彼万一婦人。被殺一尽。止畱首者頇須勝。彼悪人見此頇須勝。極其標致。量其秀名家之女。遂引見他掌兵官。掌兵官一見此婦。絕色美貌。與思欲娶之。乃安慰其心。許之多財物。說若與之為夫妻。要厚待他。但此婦人俱不從之。止嗁斥之。其掌兵官怒甚。便開弓射死此婦人。如此頇須勝與万一同徒俱死一尽矣。此得道人愈受艱難。忍彼別敬者逆刑至死

死。多莫勝數，難以書盡。茲其有一国，名曰隆道。此處有淨
水洗道者，一万九千人，受刑死於此。汝視一城之地，便
死有許多人，故予不必多書至詳，但不得已須叮嚀汝
等斟酌細想此事，俾汝等知我淨水人教門，乃光明正
教。因此洗道之人，其死於道旁者，極多，非止一二而已。且
世之賢愚大小人等，莫不知愛其身，亦莫不知惜其寶。
特我淨水洗道者，原棄性命財寶，尤不忍舍此淨水正
教門中道理。如此，他必明知我淨水人之教，乃正教也。
又彼凡洗道之人，雖受惡人極刑害死，我書于此，為汝之証

証見。証此淨水正教门道理，乃知何又此淨水洗道者，
俱乃高尚明晳之人，雖受鞭絞極刑，亦不能易心改節，
亦不能不認此山熊盗礼拜正教門。

○第七件事理，可勸人莫知灼見此淨人之教门，乃僚
氏之正教，非余教之可論者也。果為清淨光明之正教，
則必有聖驗甚多之發見。特此教門之正法，誠妙秘隱
微，難顯其迹，故僚氏素將變化之正法以發見之，惟其
所發見者，亦乃微妙正教門之正理，庶足以驗淨水之
正教，則有此發見之正法，苟非淨水之正教，雖有其端余

餘術則擬以為怪行邪謨茲惑茲甚矣。如此。惟淨水之教门正教也。正道也。真正法也。餘之異端邪說。奚足道哉。此發見之情乎。今欲從寬陳觧。汝等當虔心傾聽之。可也。其变化發見之事。我佛即音語名之曰。綿勝教罗。解釋能神助变化使人駭然讚美。又非村俗之輩以嘉稱。雖大聖贤亦欽羨之如此。乃真正教中变化之正法也。其此發見之情有二般。一乃贵重罕見不比泛常。一乃雖大聖贤不能識破其机。苟無此二般之高贵。則非正法之發見。亦不能使人之欽服讚羨。譬如天中之月。其

其时有蝕。此事雖罕見。而於贤達之士者。則不語其奇怪。亦不驚動其心。因其明知為地影障蔽故也。在乎村夫俗子之流。是見月之蝕。則必以為異常。而有驚動之之心為其不知其由自故也。雖驚動亦自知必有贤者可知其原。又如病者得良医用藥療其愈。雖如此之高方。然是事乃常也。則不能使人驚動。因其真知乃得効驗之良藥。有高方之手段。誠非变化發見之正法也。其於正法变化發見之事。人或見之。則便知其乃僚氏之人真法力。实非別等之力也。或從別等之力。人必能知之。

而驚動者矣。其第二般之事奚秘法深藏。非若宇內之物假力所能為之。彼僚氏自有變化無窮之德。不動而变之力着。惟能為之也。苟有人於此從胎帶疾殁肯雖天人魔鬼之神力。亦不得開其光明。世之良医国手亦不能療其視見。惟僚氏之德隨處發見。無物不能變化而使之開光。則瞬子瞭乌矣。又如人身既死既死者能助其復甦。雖天人魔鬼之神机。而亦不能。況世人之節硒而固有能為之乎。此事惟僚氏乃天地萬物之主。無物事不知。無物不能變為。則為之矣。如上古之时空無一

人必能為之矣。惟有僚氏無上至真無窮大力。雖欲從之來由也已。如此並變化終見之事。誠由僚氏之德力而出。非餘力之所能為者也。但汝等当知此宇內有二般之力。一般乃宇內之物有運用之生長。非特僚氏專務致至之力而已。如人之男女合歡之雌雄。則自能繼續。非止僚氏之用功專務者也。且地亦能生發草木之秀實。因於上古僚氏化天地万物之時。非特化成而已。又必有賦之能生生不息之力故也。此等自能運長之事。人孰不目擊昭然。且又常有而習見。故不以為奇異而

物他若自愿款化天地萬物則便成於恍惚間令使死身之復生有何难哉此第二般發見之事。非偶然而常有必有所為而固作。然僚氏款作此大微妙変化功人着。正款人称賛其完德大力。当認之為真正本頭。亦引人尊心信他正道故也。此第二般之事。真乃正法変化可使人驚動賛嘆。因其人雖目擊真情。但不能以識其机此事惟僚氏之独能。非人所浔知其由自。非人所浔闡其如何。只宜謹卑自忖。驚怖之甚。惟称羨尊敬僚氏為真正本頭変化無穷者也第

○第二章釋真変化法見之事

○予今款書先件事。乃古时大変化發見之事。俾后人之瞻仰。可知此山礁盖礼社正教门之道理。為至中正也。

○第一件發見之事。是咱本頭西士哥乞实道於古先被人逆刑鏟死之时。日頭尽暗。無火光耀。此乃誠確之事。非我自創之詞。昔有四得道者。乃大賢俊士。每人各集録咱本頭西士哥乞实道之事实。此四人亦不聚会而書。但所書之事情各々雷同。亦有此理在焉。又有吴顯

類來入教之人。亦知集記此事。故此事乃的確誠實。而
世人均信認之也。予今欲詳解此事。俾汝等知為大變
化猶見之可驚悟也。

○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於被釘之際。值是月十四日。
斯时日蝕尽暗。且定製有曰。日蝕初[redacted]。因其日月最早
均在東同升。日在第四重。月在第一重。或行同道。則
盈日。故日無光為蝕。其十四日。日在東。而月在西。斯时
則月不得盈日。而日不能蝕也。明矣。且別时。日雖蝕。不
过頃刻間。便復更明。斯时日蝕。足有三點鐘久。此日之
原

原蝕不久者。因其日之流行迅速。離月而復明矣。奚容
有三點鐘之待哉。斯时日蝕尽暗。全無光。天下萬邦
人皆見之。非比常时之日蝕。異时之日蝕。只有虧缺而
已。尚有餘光。不能尽暗。因其日大月小。故月不能尽蔽
其日。只是遏遮。及者能暗。不及者能光。斯时諸大賢凡
瞻仰者。無不疑惧。因其真知此字內並無別力可致此
事。誠乃僚氏作大变化之事也。斯时。荊多子番氏人。居
在西呂沙陵之所。雖見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受此苦事
難。被人凌辱極逆刑。釘死。及至死後。見此反常变異之

事。便知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氺特人而已。始知其为
僚氏子。他能变化無穹。乃天地万物之本主。此等孚畨
氏人。方知悔过国住大逆害死正天地万物之主。乃自
忖曰。斯人。若能致此大变化。則可知其氺特人而已。誠
有僚氏之大力。我等当今宜專心信向西士奇乞实道
之正教。乃僚氏之正道也。彼时亦有一大賢者。名曰隆
迩施阿在于别国。土未聞咱本頭西士奇乞实道之行
事。則尽棄邪術。而飲向淨水之正教。信從其正道也。
○第二件事实。昔有一童子年方八歲。乃争水從正教。知

知事正本頭僚氏。每思憶西士奇乞实道居律氏記号。
要尊拜之恭敬之特。此童子之父母。乃不入正教着。每
攞此子不許之尊敬居律氏。然此子雖受父母斥罵全
無少顺父母之命。永常尊敬居律氏而不舍離。其父母
乃誠之曰。后来汝若仍前再作此事。我必重责汝此子
既受父母之戒誡。但勉強阿意。在父母之前姑不敢為。
以掩親目。及退父母之后。則加敬山礁居律氏及父母
知此子之不悔。痛行毒打之強而后可。一日。此子滑病
沉重。屡称羨居律氏之記号。乃告父母曰。汝当今宜尊敬

敍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此居律氏之記号。因其凡人
有福及諸善事。皆從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豋死在居
律氏之所由来言畢。此子氣絶而死。其父母将此情報
知於隣右。聞者莫不驚異。其此子之父母。亦有沈时記
憶子言。雖憶其言。但心未始改悔。后一日適遇礼拜。其
母令女婢取一白衣来穿。女婢則取过新浣潔白之衣
以授之。是婦欲穿衣之時。忽見白衣之肩背有一居律
氏極大甚明。是婦忿怒遽發。誣措女婢。詈居律氏於衣
背。想其欲效子之所為。要尊敬居律氏。然此女婢实不知

知此情。但不知其所從何来。始發重誓以解之。是婦迴
令女婢取水来洗此居律氏。雖洗多次而居律氏愈其
愈明。时有多人来看。見者無不欽羨其奇巧。無不驚動
其發見。是婦心方知省。極其知悔。后来虔誠尊敬西士
奇尼实道居律氏之記号。專心奉事咱真本頭條啓
信從其道理。因其明見大变化發見之事故也。
○第三件事。昔有一国。名曰啞輝尼咬。是国之人。乃不
入净水正教。不知微妙正道。有一人。名曰施劳勝。甚是
悪行。要众人遵之邪説。一日設計。欲作变化發見之事以

以動众心。亦要当众面前使見者驚動嗟嘆而扬之。但此二人亦自知本等無力。不能作真变化発見以令人服。故慮計欸作一假变化之事以惑人。遂與一賤人計議。賂之五十錢。令之詐双瞽。伏於路旁。待我同人众行过之时。汝則高声叫我医汝。㔾即时張開两眼。疾趋而拜謝。賤人得錢。從其計約。及前二位和尚王。乃浄水正教门之大人。一日與此施劳勝同行。彼詐双瞽者。高声叫曰施劳勝可怜我医我双瞽。使之光明。此施劳勝。乃伸手摸彼詐双瞽人目。乃言曰。我使汝瞽目開明。俾人知我

我之教法。乃真僚氏之正道。斯言既畢。彼詐双瞽者。将己手乱自搔目。反為真双瞽矣。即时爱怨。高声告曰。我最倫薄。為着五十錢。要棄嫌侮慢僚氏之正道。我此罪浩大。被僚氏譴責。為真双瞽矣。亦謂施劳勝曰。汝之原錢。我今还汝。此錢與我何益。但汝当还我两眼光明。斯时這施劳勝。憂苦無柰。乃懇二位正教和尚王。與僚氏求人情。賜彼双瞽者。得光明。二和尚王。乃教彼双瞽者。僚氏道理。亦劝他尽棄施劳勝等邪道。彼双瞽者。悉從和尚王之言。要遵僚氏之正道。此二位和尚王。一名曰。鸟

烏藍迤阿。岙居律氏記号於双瞽者之目上。有如此言
曰。咱本頭條氏有三别孫仔名。父子并一氏卑厄厨山
道雖三一別孫仔。合只一伍條氏。他庇祐汝。助汝瞽眼能
見。與其他乃变化無穷。凡發見之事。均能為之。言畢。彼
瞽者則光明如舊矣。此等变化發見事情。多莫勝数。若
欲書之。雖滿一卷。亦不能尽。因其咱本頭西士奇厄実
道。於昔往生之時。屢作大变化發見之事。欲人知其原
因。乃真正條氏。降世為人。教人正道。有时與死者復生。
與瞽者能視。医病者痊愈。及後咱本頭西士奇厄実道徒

徒弟。分遍天下教人正道时。呼咱本頭西士奇厄実道
助他。亦有多次随作大变化之事。今不尽筆。因前章已
有條陳。惟汝等用心詳之可也。予今事繁。特欲速成此
書。故聊記其端而已。汝等若詳究此理。則使知我净水
正教中。有多变化發見。似乎証明能証我净水之正道。
亦可知别等邪教。無行此大事。亦不有此真变化發見
之正法也。因其處見乃異教之主。特作假变化之邪術。
掩人之耳目。誑人之為惡而已。彼有何力而能成此真
發見之事哉。此理予今極欲與汝等解釋。俾汝等得知此

此魔晃如何掩人耳目。誑人為惡也。但我於先書一件
事。至大至真。乃僚氏所变化発見者。能俾人莫不驚動
称讃僚氏之大力。亦可顕揚我浄水之正教。而又正道
也。但汝等須知於昔时。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未被人
極刑苦楚鐙死在居律氏时。此世之国人無不奉祀神
明廷佚。如今汝唐国之類。惟有孚晋氏之国。知認真正
僚氏。其中亦有多者背棄僚氏教道。信從别国奉祀神
佚。因古者尤罕識真正僚氏故也。及後至咱本頭西士
奇尼实道。並受苦難。被人鐙死在居律上。以贖凡人之罪

罪死后第三日復生。及升天堂。十二徒弟。滑有真見。乃
分遍天下。授人西士奇尼实道之教門。顕揚其正道。聞
者莫不易心改过。尽棄邪神。歸從西士氏之正教。此豈
不為大变化発見之事乎。此理我明告汝。彼咱本頭西
士奇尼实道之徒弟。教世人之正道曰。僚氏父子弟一
氏早尼厨山道鋯。此三别孫耶合止一位僚氏。又曰。彼
第二别孫仔僚氏子。降世為人。名曰西士奇尼实道。他
乃真正僚氏。亦乃真正人。受多苦難。被人鐙死於居律日
上。代凡人之罪。死后第三日。自能復生。又升天堂。后有

日降下，與天下死人復生，隨善惡而判斷，賞善人，則與
神魂同升天堂，永享無疆之福。罰惡者，則與神魂均入
地獄，長受不脫之刑。亦教人好多正道，如予著作此書
中之道理，惟最微妙，實有難知。雖普世之大賢，亦不能
識其真，但當以謹畏自處，而信認之可也。又彼咱本頭
西士哥尼實道之徒衆，講古訓導時，每每教人當受此
世之艱難，自責己身，不可放曠閑遊，亦不可貪畜物慾。
然此事實有難為，因自始祖人元浮罪，僚氏累及眾人。
是以吾人自欺趨惡，貪淫樂利，故為惡易，為善難者也。

予今鑒古人之所為，俾汝等可知其如何。彼時之人
俱祀邪神，或者祀禽獸，亦有之，全不識認真正僚氏，亦
不識死後之禍福，神魂之大本，不惜僚氏，不畏僚氏，如
此即然，從耳目之欲，貪淫樂利，無所不至，只思現生當
如此為快，不想死后有何等為根。此乃古人之惡行也。
又非特偏僻之鄉村一二之節，夾而固如是之所為甚，
是名邦大国之君庶，亦如此之習俗從流也。然汝等又
当究訪彼咱本頭西士哥尼實道之徒衆，分遍天下，教
化惡人，援之僚氏正道，彼乃何人也。我明告世，彼咱本頭

頭西士奇乞实道之徒弟。初穷困侗徃下賎之輩。寡德弱力。不諳戦策。無帯凶器。只執僚氏正理。誨人不倦。雖受千般劳苦。或被万状凌欺。他亦死守善道。故浔克勝。凡諸悪人之心。及至元年間。世人多着易心改行。舍邪敀正。碎諸神像。毀庙堂。專心致意。尊敬於西士奇乞实道。信從其正理。稱羡他实乃正人。是亦真正僚氏。自有変化無穹之德。帰心改过。專一奉事之。敬畏之。悉順其正道。此事非止一国而然。尚有諸方国土。從之者如帰市。甚至靼韃之国。亦如此而向從。故於汝中国古时亦尝浔

浔此道。因其元順帝侵中土之时。靼韃人識認西士奇乞实道之教。此元帝亦乃净水人也。予因詳考鑑紀。乃知其由。故量汝唐人亦有着尝闻此正理也。又有人言汝中国有一神像。三頭連帯。又有一女神。手中抱子。此事乃古之事绩。正教之記号。实可猜疑着也。又彼昔之悪人。於先时誠要奉养口体。及既浔闻十二徒弟之善言善行。則尽棄世宝。絶除邑慾。每追悔自責其身。舍生取義。雖死亦不忍離西士奇乞实道。此事已見前章矣。予今问汝。這等執正。出於何自。彼十二之徒弟。亦人而

但誠有何力。而能感入人心乎。自然無一力。可為此大事。
如此汝等当知彼轉悪為善之源。实由正理之感化。咱
本頭西士奇尼实道。真正僚氏变化無窮太力之默相。
故彼十二徒弟。教万邦諸人正道。乃能克悪人之心。自
要悔过迁善。尊心信此净水之正道。奉事正僚氏。亦信
咱本頭西士奇尼实道。乃正人。是亦真正僚氏。亦甚敬
重此山礁居律氏記号。憶自来鐙西士之先。此居律氏
乃用刑之兵。殺罰邪人於其上。众人悪之。就有发之役
至鐙西士在居律氏則此居律氏换為珍重大事。可以捍

捍衛人命。可以制壓邪魔。今諸鄉閭市井無不豎立以
致敬之。君民士庶。無不佩帯以賴祐之。如此。实乃僚氏
之功力。能化悪為善。轉禍為福。除古时之迁世流俗。顯
正教之嘉言善行。復修本頭僚氏之正教門中妙道矣。
予知汝中華人物聰明。部用心詳究此变化發見之事。
則可知此乃真正教之正道微妙之正法。惟此净水教
門中之独有也。餘之别教邪術。則虚認矣。又可知此变
化發見之事。实乃正干証。可証此净水之教。惟正教而
無二也。如此汝唐人当認此事為正理。乃誠確無僞合当

當歸心致意而向順之。俾汝等能受天堂無疆之福。為好奇心足無遺矣。

○第三章 釋邪術瞞人耳目

僧曰。予既解此正教中真变化発見之情。想汝等必欲與我辯曰。我中華之邦。亦有許多变化発見之事。我江西省廣信府。有一張天師。世々子孫授職。斯人淂道神通。騰雲駕霧往返。便在眼前。能升天問。根消息。能除邪魔妖怪。聖上用之禱祝。每々有驗。前朝人民困苦。他能點石成金。以賑濟之。于是桂溪縣一縣錢粮。准支為月俸

俸。及年久有大臣啓奏說。那天師沒有大功。奚宜淂此重祿。欲取回錢粮。不許侵支。聖上遇夜御筆。書召天師三字。焚於燭火。瞬息之間。天師果然乘雲而至。聖上擇日設齋。令召始祖果来。又令之召一天將。名曰玄壇。此將便降。帝見其形高大。其色深黑。帝心驚動。乃封職平肩。于是天師玉印被玄壇奪去。今欲用印。須召玄壇請降。至當朝嘉靖年間。又被奏追俸。聖上召至。賜茶兩盞。試他如何承接。誰想天師時有南靖縣城隍伺候在日。天師先接一盞茶與城隍接着。然後復接一盞。故不致失礼

礼帝问其故。天師将实情告知。帝遂贈南靖縣城隍。加
一道敕。帝又令闹嚷於殿地。藏兵众於内。噪鼓喧闹譌
為妖邪。令天師治之。師治不退。乃啓聖上曰。此乃人也。
治鬼不治人。帝令之曰。若是人。汝亦治之。天師展法。用
一術治之。邪兵众悉藏於竇。是時京師大疫遍行。人民
多死。帝令設醮禳之。天師書符数万億張。啓玄壇一印
俱盖。分與人家鎮押。有符者瘟疫不作。無符者人口多
失。於是聖上復賜原俸。用之每年設醮。以保安天下。此
亦乃変化幹見之事也。僧辯曰。彼天師者。亦人民也。屬帝

帝御也。可謂之尊神乎。他有妻子。又貪俸祿。則好色貪
財矣。可謂之浮道乎。能騰雲駕霧。今不能矣。而玉印又被
玄壇所奪。可謂之神道乎。他既能點石成金。何不自積
富盛。而棄此祿俸乎。他既能升天。問根消息。何不先知
未来之事乎。既能掃除邪魔。何不正法治之。而因令人
數設齋醮。以蕩人財乎。明知是人。不是鬼。而又固用邪
術以陷矣。众可謂之善心道者乎。有戥無印。何異於世
人乎。玄壇敢拿其印。則玄壇尤愈於天師矣。玄壇既是
天將。則必聰明美貌。他之黑色醜陋。而謂之天將者。吾末

未之見也。予真知其乃魔鬼之正態也。此天師之說謬
戾之甚。假若真法。則亘古及今。雖沒世亦不能盛衰改
易。予聞汝大明人[illegible]自謂天師之法。古盛而今衰。当朝
皇帝亦稍疎之。所不削除者。因不敢背前朝先君之旨
故也。予今與汝明言。彼天師者。乃魔鬼者也。此等予已
書在辭天人之本性處。汝若用心究玩。則可知其詳。他
乃驕傲悪天人之被謫。原有神通之本性。僚氏若許之
施展。便能発見誑人。是以此魔鬼等。能張計。嚼(動)人心。欲
人順之。知彼帝王。乃万民之主。帝若有令。孰敢違之。故

先扶彼天師能升天感應之術。使帝王敬之。而下官民
士庶。則必听命而尊事之。此事非特中土而有是說。則
於天下亦皆有之矣。其異域他邦。予未真見。且致之謾
說。而吾土之实事。有如天師之能升天惑人者。予今盡
此。以釋其迷。昔有真得道人。乃西士奇厄实道之徒弟。
名曰山敝罗。分住万邦。誨人西士正教正道。或遇苦难
知求之者。或欲根善心者。僚氏助此山敝罗。能作大变
化発見之事。时山敝罗行道。至一大地方。名曰罗瑪。是
地有一人。名曰时文媽敖。乃邪術人也。此人既聞山敝

罗祿道撈先果受淨水微妙訖勝覽民厨及見山敝罗
弟別山道喠褒多黎氏作大変化発見之事使歆躐共
效之正法斯人因被魔鬼所惑輙起驕傲之思欲使人
尊敬之疑其彼正法発見之事乃人自有而能授人一
日咨送多錢進見山敝罗曰我適奉此錢與汝願汝所
能変化発見之法傳授與我山敝罗便斥逐之曰汝可
退邊此錢乃汝之本分與我何干那裡變化発見之事
有考商贾之买卖况非我所自有之力自能之法實由
一位至尊僚氏自有莫之為而為之力因他無極慈悲

自顧怜我亦欲怜彼善心者故每変化発見使人見驗
而驚嘆精羨之方可以顯揚淨水之正教有此正道正
法之発見而世人所当信從之也彼时又媽教遍発大
慈遂棄淨水正教之正道復歸邪宗如舊日之所為仍
行邪術假作变化之孝蠱惑众心引人品認正教咸称
之乃正変化正僚氏是也时山敝罗将聞此事極有憂
心始知此乃魔鬼助人假行变化惑众欲以紊乱正教
者也一日山敝罗復往(罗瑪)地方欲破此邪術使人無知

知其為偽遷遇是地人衆聚会。欲看彼时文媽敖所作
何等变化时。山敞罗亦在人衆之中。言曰。汝等可寺一
死人撞来在我二人面前。誰者能喚其復甦。則汝等可
信彼灵通变化时。衆人邁寺一死人撞到在彼二人面。
前时文媽敖先自心中默咐邪術助他喚。此死人復生。
特無有驗。彼山敞罗念经默求真正本頭僚氏劲他喚
此死身。果見復生时。文媽敖心中大怒。輙謂衆人曰。汝
等無有功劳與我。今欲升天。遠離此地。不與汝等同
住。山敞罗專心看怙僚氏。时有言謂魔鬼曰。我看真正本

本頭。使汝等離此一人。山敞罗言畢。彼術人登时墜地
粉身碎骨死于衆前矣。此乃魔鬼從山敞罗之言。驚真
正本頭故也

○此真偽变化發見之事情。予已書于前。嘗解古有一
大將道人名曰。毛以西氏有一暴虐之君。名曰花勝王
毛以西氏在此君之前。將自己所持之杖。置于地上。則
便化為蛇。其王遂召邪術者来。亦能以杖变化為蛇。但
此邪術之蛇。被毛以西氏之蛇所吞矣。毛以西氏又將
杖擊壞飛塵。变成蚊虫群多。而邪術人則不能矣。此邪術

術人乃自嘆曰彼毛以西氏之法力失乃真正僚氏助之所無所不能也。汝等看斟酌此事。便可知彼變化之力有二。一乃助時文媽數次。汝唐之天師。能非天花勝王之術士。要比並於毛以西氏。一乃助山敝罗。能使邪術人塗地。粉身碎骨。并助毛以西氏作多正法變化孰能露見其机。汝等當用心詳究。則可知彼助山敝罗毛以西氏之法力。爲愈高大。乃真正本頭僚氏無窮之力。無物不能。而真變化發見之事。非人所能識也。鬼術之助彼邪術等。及汝張天師之怪力。則爲小可之事。乃惡

鬼有限之術數。自不能真變化發見之正法。特瞞人之耳目而已。此事非特爭一人而設言。亦非我等求人而有是說。甚至祀鬼神之輩。亦知自斷其非。如花勝王之邪術者。初能將杖變蛇。欲與毛以西氏鬪法。及后終不能如之變蛇。彼術人乃自秉衷告於花勝王曰。彼毛以西氏之變化。乃真正無極本頭。變化無窮之法力。斯言乃邪術者自吐真情。非有人強抑之而出於不得已也。又非對旁人而言。惟在帝前而自實告也。因其本心難欺。故認他乃邪術惑人。不能長於正法發見者也。然毛以

以西氏变化之力。真乃正本頭僚氏賜與之力無以復
加着也。其於邪術雖先欲比類毛以西氏化杖為蛇。但
此非正本頭僚氏之力。乃魔鬼假借之力、偽為以惑人
因僚氏不祐悪人。故許之施為。乃能作彼虚偽之变化。
及后僚氏慮魔鬼之滑計。乃禁止之。不許之再為術事。
故邪術人不能如毛以西氏之擊壊化蚊。何况於別事
乎。如此。那邪術人。雖在帝前。亦自吐实。而不敢飾非也
便高声喟然嘆曰。彼毛以西氏之变化。誠乃正本主無
窮之法力也。伏與汝中華文物無尤子之好辯。或着不信

信。徒不覌夫異教異類之人。亦自謂邪術之变化。乃偽
為以惑人者也。如此。則汝国張天師之变化。乃邪宗之
力可知矣。予之此辯。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因汝輩今
聽明達理。能諳此理。則必欲辯此理。故予極喜華而詳
解之。万冀用心而究玩之。則此理自滑矣。
○咱本頭僚氏。乃普世之正本主。他惟是嘉。惟至公。每
欲扶助世人行正道。俾人有所覌感。或世有善心滑道
者。必庇祐之。而降之以福。或悪行從邪者。必懲譴之。而
加之以禍。此乃無極至真正本主之正道。而有此正本

性也。果若不遵信此理，則與邪宗何區以別矣。此理包見前章。今且闢之。夫彼耶張天師、及諸邪黨之力。自然非乃本頭僚氏之力，因與天師及諸邪宗怪術時，又焉敎均乃惡人驕傲貪畜物慾迷誑世人者。諸罪事，而本頭僚氏至公盡善，默相世人，常行好事而已。焉有助邪黨之法力乎。僚氏既不助之正法力，而邪黨焉能作正法變化之事乎。均是魔鬼瞞人耳目。誑人爲惡，而不足信也明矣。惟毛以西氏、止撒罗、山巴罗，乃善心得道人。僚氏自然助之正法力，而使之能作其變化，皆見之舉得

俾人欽服而贊嘆之也。此理予欲與汝等詳盡，望垂听之。假若不人於此，素行純良，則所爲必善矣。斯人豈以善自足而已。又必與人爲善，或者見人之爲惡事，則拒絕之，而不與之交。如此，唯本頭僚氏懿德盡善，又非若世人之衆心。此者自當默扶吉人，而已。其衆惡行者，則必責之以禍矣。而有敬助之以力於此理。惟與汝等用心詳盡，俾汝之定見一正，而可以勝百邪，爲其彼古之神明亦均人類，他之所爲豈能盡善乎。但先始作之諺，而后人悉從其僞。如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洪入

教等。切不可不慎也。予亦知汝中華。有多明智之士。不信神明之邪說。近聞昔有黄稚官。真知枉佛之誑誘。凡遇神廟。則盡行燒毀。倘為正經事理。皇帝何肯容之。又於民間妻妾。或進廟燒香献紙。夫男知之。則必阻止。或有從之者。亦乃愚昧村夫之輩。在乎高明之士。則不知是矣。又大明律法。嘗禁扶鸞禱聖。假降邪神一款。且汝中国乃書文之邦。凡有正理。則著之於書。無少遺漏。予亦多方傳覧精詳考察。凡汝大明聖賢書典。未始有著神佛之事。但見千言萬語。欲人収其放心而已。汝等若

窮究此理。則心中昭然覔悟。必不惑於邪神矣。其昔之所被誑誘者。因其聞正教。姑從迂世流俗故也。予今著作此書。乃正教正理之文義。俾汝受讀信從。毋使后日以未嘗聞為托故也。此書之首篇。皆格物窮理之事。使人尋見一位天主。今之末篇。釋異端邪說之行。使人知乃瞞人耳目。予真知汝中土。神像多等淫詞多端。故於首章亦畧解其疑。但未詳辯。今專解一二神佛之迷誑。俾汝可知餘類均乃邪說異端矣。譬若黄金。若無銅滲插。則為真金。不怕火釋煉。若正教則必正道。如有邪術

偽兼行。則非正教矣。
〇又聞汝国有釋迦弥勒二神。斯二者。乃西方天竺国
人也。二人俱欲到中国。使人敬争之為尊神。二人将起
程時。有約曰。釋迦從海行。弥勒從路行。若先到者。則為
尊。不想弥勒趕路来先到。疑以前殿為尊。乃坐位于此
釋迦后到。則坐位於后殿。人皆敬之為尊。彼弥勒执前
約。欲以先到為尊。釋迦不遜其位。二比争競。乃復約曰。
此有二株鉄樹。各置在前。如能開花者。則許之為尊。其
弥勒之鉄樹。不能開花。弥勒欢喜。大笑眼合。忘其所以。釋

釋迦計將鉄樹盗換于前。二比再競争位。弥勒被釋迦
叱罵。姑与之為尊。今於庙宇現有此二神。傍弥勒在前
殿。人輕失之。釋迦在后殿。人重敬之。和尚以之為本師
教主。其此二神之所為。醜陋甚矣。奉祀之者。亦為之愧
恥矣。若以之為道佛尊神。或有公心正直。而尤之可。彼
二者争競詭譎驕傲殊甚。豈尊神之德行乎。而奉事之
之者。可不謂之顛迷乎。且和尚又謂之釋迦有一釋杖
能打開地獄。超度人魂昇天。此事又為太謬。自己尚不
能先至中国。又徒槐計。乘弥勒之笑眼。而盗脱彼之鉄樹

奇。豈有力能打地獄之最大事乎。此皆魑魅魍魎之言。
籍以誑誘惑人事之而已。何嘗有作真變化叒見而使
人見之也。彼僧家奉釋迦之教門乎。亦嘗聞汝大明太
祖洪武皇帝。亦崇尚之。是以今之官府亦重聖之給其
粮食。此皆魔鬼張誑惑世誣民。誑君之信听。而后庶民
必順從之。正如張天師时文媽敖寺和黨之迷人耳目
而已。明智者其可崇尚乎哉
〇又聞汝中国有一女神明。名曰娘媽。林姓。生在丑化
府。莆田縣。有五兄。各撑駕一船出海為活。此女自恖不嫁

嫁。被嫂數迫之死。亦不從。一日在机織布。时倦睡机上。
夢魂真見五兄五船在海遇颶風大作。險沒。娘兩手足
各扶船一隻。口咬船一隻。因嫂出見娘昏寢在机。拍肩
唤醒。娘口應声。彼在口一船沒矣。乃謂嫂曰。其兄一船
失矣。嫂詰其故。從实报知。后果如其言。娘又被嫂迫勒
嫁矣。不從。溺水而死。至当朝三宝欽和番。船泊是澳。將
起椗时。椗重難起。令人入水探之。見一婦人坐在椗上。
自称娘媽。欽扶三宝同往和番。后來平善。船回永樂皇
帝見其有功。乃封之為天妃。令行船者均祀之。以求庇

也。予今與汝辯論彼娘媽者，乃人間之女流也，何有此大力乎。況神魂乃無形影之物，何嘗有四體乎。倘其身若親到彼，亦不能克濟，因其身之渺小，焉能任彼重大之事。縱使口啣一船，而手足有何長遠，而能把持別船乎。此娘媽之神，凡行船者均祀，衆所共知也。至於海洋強劫之徒，則亦祀之矣。或遇商船之往來，行兇劫之際，盜者使求娘媽以助其得勝，商者亦求娘媽以扶其克敵。以此觀之，則為娘媽鬪娘媽矣。且盜者常勝，而商娘者常敗，則彼娘媽助盜不助商矣。可謂之正直神乎。此

娘媽之說，誠虛誕之甚。其奉祀之者，予為之羞恥矣。祭之祭之〻〻〻。

○又有毛娘之類，有病者用銀洗花之末數，送之為工兇也，則敲壓請神下降，搖頭舞腳，狀如痴醉，稱係衛犯菜神，命請師巫，用肉小許紙錢洗貫祭之，以禳之。此是事情虛誕尤甚。豈有尊神而欲得此毫末之小利乎。倘果得病焉，又何各此酒肉之微費乎。焉有尊神而固輕入女流之身中乎。在世盛德君子，尚不動口而不動手。奚魔有尊神而搖頭散髮，舞足動手，如狂者之態乎。此正

魔鬼和神潛附於人身中。誘惑婦人需索酒食財物而已。烏能知彼未來之事乎。或有一二顯現之事。所能知者。亦偶然凑合。將以惑人。信其能知未來之事故也。在於未至隱微之未。豈魔鬼之力所得而及也。惟眞正本頭。無窮大力。無極灵通。無事不知。無物不能。雖未來隱微深遠之事。物悉知其詳。誠不得而擬之者也。

○又汝中国有一說。天地為夫婦。陰陽交感。生育万物。故汝華人每呼天地祀祐諸情。特此根源。誠能俾人易曉。因其首篇予已書。天地之本性。如何生育万物。則可知

知其非天地之本力。而有天地主之運用。誠不能庇祐等情。予知乃世遠誑傳之說也。觧以明之。記古僚氏罰惡降洪水。氾濫天下。人物没溺殆盡。止存一得道人。名曰儒挨。一家八口而已。此乃僚氏有意留存。俟洪水休息。使之復継子孫。布滿天下。其儒挨之妻名曰知祇哑。此二人多継子孫。分往万邦。后有一国名曰羕石挨敖又有一国名曰交螺阿廼。此二国常記儒挨时洪水之厄。亦諳彼天能助地生養草木諸物。因僚氏於始化天地之際。有與之天道之力。以助地道之力。可以全生養之德

復彼一国人及年久忘記懦挨夫妻之名思欲集錄彼
夫妻之行事但慕彼夫妻之能生継布如天地道之流
行而百物生焉故謂之曰天夫地婦能生継不息耳或
者記其妻名知低哑與天地哑音同義異而訛傳之如
此故汝華人以天為夫以地為婦常呼之以求庇祐亦
嘗聞懦挨妻知低哑之名或遇苦難則呼之如今人疾
痛則呼父母之說此釋天地為夫婦之論理也汝等既
聞此訛傳之義當醒悟詳察不可肩称天地能庇祐於
人須超出天地之外尋個真正儕氏乃天地万物之主能

能庇蔭人能責罰人至公無私惟可事之者也。
〇又聞中国有一女佛名曰觀音乃皇帝之女姉妹有
三姐俱嫁夫独他貞潔不嫁自欲出家為尼姑食蔬
菓之類不以美味適口不以色慾動心父王每為之措
婿固執不從計令宮中侍婢勿承事仍令其掃舍炊爨
供飧待敬亦從父命令忍無怨其心無少改移父望
其日悔嫁夫誰疑愈若而心愈堅一日父王欲設齋醮
祈安飛令現音做饅頭數百一夜要完不許人工助之
彼現音是夜有多神鬼來助他做饅頭亦助他允作

家事。是以父不能勝其心。一日父王大怒。令人責逐之
他則捉入尼姑寺中。日父不面其父怒尼姑收留他女
令人放火焚滅尼姑寺。众尼姑俱死一尽。惟観音手执
揚柳枝端坐。火不能燒及。后父王身発毒瘡臭爛難当。
多請醫士。莫能療之。及后女子観音。親来医療父疾不
用藥石。只自断其臂。流出白血。抹於父身瘡疾即愈。其
臂復接原全。故謂之観音断臂報父情。父王称其淂道
慈悲。能救苦難。而使人尊敬之也。予款與汝辯惑其観
音之不嫁夫吃素。便可謂之淂道乎。尤当偵探他一生之

之所為有如何尽善否也。知有鑄像之可論則不足以称其淂道
彼父之欺祭祀鬼神。令作饅頭且順從之。乃淂道者之行乎。予罔
淂道者擇善而從知邪必舍。既諂媚於鬼神。則所行有虧矣。又
観音之不嫁不奉養口躰。此之善事。予知其全然無益。因其凡人
作為諸事。必当体其本主。彼観所為雖善柰未識認真正頭像
氏特為神佚之道教而已。既惑神佚之道教而療氏肯納之功績
降錫之福慶乎。譬如吾国之善將受征戰之勞。竭力事吾国
之君。此將雖有功特吾国之君以封賞而已。汝中国之君肯念
其功而報應之乎。必不然矣。因其彼將乃外国之臣。與中国之

君有何干已故也。如此彼觀音之修行。自居必家為尼姑曰貴
已身。誠心齊戒。只為伸伕之道教而已。至真僚氏肯眷念其功
績而报之以福乎。且我入正教革勸歡為諸善事。若不体念正
本頭僚氏而作。從為別事而作。雖為善亦無益於已。何況於從
別教而能有論於已耶。予知彼觀音之行事。誠乃魔鬼之張
計。誑惑世人尊奉之。知天下之人莫不遵君之命。予是取國君
之女。修行斷𪐴其情。俾君父令一國人民奉敬彼觀音為道伕。
以中魔鬼之計網也。復論觀音所修之道。非真善事。因其人
若有善事。必先真正本頭僚氏助之有力。方能為之。又人歎為

為真正善事之時。必須專心念及真正本頭僚氏。假若念及別
事而為。則非真善事矣。彼觀音誠未識認真正本頭僚氏。彼之
為善事時。便不知念及本頭僚氏。只是人世常着伕道而已。可謂之
正善事乎。可謂之有功果乎。譬之禽獸亦有者知為好事善
條于者。報父母者。怜辟朋者。也見于首篇矣。但此禽獸所為之好
事。不有道德。亦非功果。因其無分曉。不識認真正本頭。不知有所
為而為故也。汝若究此理。則可知彼觀音之修行。誠無益
於事也。又汝中華居山岩之人。每日夜念經咒。專修行。望主寺
道徒他未識正主。未聞正道。徒自贖之其身而已。奚能助其浮道

道焉有益於功勞。此之所為。如囍者之妄行。不知好事之根源。不識功績之始終。此事予姑𢁑之。因汝中国神像多般。不能尽箄。聊辯一二。諒汝等今聰明曆智。聞一知十。凡諸仙佛及流借之餘。皆非正理。誠乃魔鬼瞞人耳目。誑人為悪。多者被之迷惑。予甚憫之。故著此書。俾汝等受諭。方知邪正之可從違。予亦求僚氏庇祐汝等。開心明悟。諳曉此中正理。知認一位真正本頭僚氏生前專事之。死后报汝升天受福無窮矣

○予既辯釋二神佛及邪術之等事。量汝等必問我。彼魔鬼如何假作变化發見之事。予答曰。有弗辯。匕之。弗明弗措也。予正欲與汝等詳

說。俾汝等當知古时。僚本岳僚氏化天地万物之際。亦賦與天地万物有力。使之可作別事。如地有力。俾能生草木諸類。又非特地之有力而已。至於水气。亦均有力存焉。此力雖今眼不得及見。但不可為無而忽之。如耕之予。雖微細。豈不謂之曰有力而能萌芽發成大樹乎。此力誠人不得親覩。実乃有力存焉。如此气火地水之力。並然有也。此理予將釋其愈明彼地之多生草菊。豈農者之播種。誠然乃地之自發也。且地上又有許多禽獸種類。亦無雌雄。尚有生生不息之机。如蚊蚋之類。不須雌雄。而地亦能自生。如此。彼地水气火有力能為別事。因此之僚岳遍賦

賦于其中。而固能如是。即與魔鬼之本性。乎已解于前矣。彼乃天人
古時係氏子初化成之。嘗賦之有聰明智力之資。但因驕傲被係氏誑
落乎界爲魔鬼。他雖被誑。而本性聰明智力。未始亡也。故其魔鬼
能盡認世物。亦能知地水氣火之力。亦能曉草木等類之力。且本性
之力。又甚大。雖極重之物。亦能反移。不須勞力。因其乃無形無影之
力故也。故彼魔鬼係氏肯許之施爲。便能祭鬼諸事。可使愚昧之人
疑以爲变化。而驚動之。在乎高明達士。雖見彼之作爲。則亦無異於
心固無知。然非其法力之变化。实乃魔鬼假借力而竊爲之故也。又故
吾當知彼邪術人與魔鬼約束。欲服他敬事他。要魔鬼助之。有 呼

呼則魔鬼無有。必不從是。以魔鬼因欲誑人爲惡。乃於邪術人定約曰。汝若
如斯。我則從之。故邪術人欲以誑誘世人。然魔鬼之約。假作变化發見
之事。遂足以動惑众心矣。如子之昔者。厄書大得道人毛以番氏正法
变化。將自己所持之杖。放在地上。便化爲蛇。邪術人亦能如是。但毛以
西氏乃正长頭係氏助之法力。其成变化發見之事。其邪術人乃
魔鬼能認地水氣火之力。潛附于杖中。假变爲蛇。將以惑人而已。故
若聯不以之爲驚動。因其無知。然非正本頭之法力也。又邪術人若欲惑
人痠病。或欲医人痊癒。切毋可疑以爲正道之力。此乃魔鬼之邪術。雖
人不得見其实。原魔鬼果來于彼。竊取毒草等藥。令人得病。或用



良言可療人之疾愈。如此彼凡神明之力偶有痴貪凡之想以真正变

能殆非也誠乃悪鬼瞞人耳目而已。如張天師之接奈。則有城隍先来

伺候他與之代接。其城隍豈不謂之悪鬼乎。而於时叟媽敖能升高之

事。乃悪鬼先来扶他可知矣。但此魔鬼之力。僚氏有时欺責驕泰

之人方許之能作假变化之事。假若僚氏不許之施為則不能矣。惟

與汝等用心伪探此理。俾汝后来切勿以悪鬼為神主之事。他乃被僚氏

囚禁在地獄中。永受不脱之刑。亦不可事神佛之像。因乃魔鬼設謎。

汝同入地獄中。莫使汝能升天。以充他之福位也。予今劝汝合当舍邪

敀正。破暗崇明。尊事一位真正本主。名曰僚氏。乃此書中與汝詳解者

他乃天地万物之主。有無穷之能力。至公至四罰悪人入地獄。报善人受福。[illegible]真正本主。[illegible]一无二者也

impidan tāt[illegible] como del libro ſe eſpera, ni menoscabenlas gracias yloores que avos (mi D[illegible]os) por eſta obra ſeos deuē dar. ~

[illegible]iendo me yo en particular tan obligado a eſo, No pudiendo por otra parte pagar al juſto eſta deuda por no poder alabaros perfectamente , quiſe manifeſt[illegible] porlomenos en algo mi deſſeo, dedicādoos (ſeñor) el libro: lo qual ſi por lo dicho ya era tan juſto ydeuda tā deuida; por no hallar fuera devos qui ē con verdad pueda auctorizar el libro nimenos fauoreſcer ſus pretenſiones (q̄ es lo que de ordinario buscā los autores dedicā do ſus obras) es caſi ya fuerça aūq̄ muy volūtaria ymuy aguſto

Recebid pues (benig[illegible]iſſimo Señor) aqueſte don , que por ſer pobre yhumilde ſe os atreue, y por no tenerotros yntētos (ſea[illegible] bendito vos por ello) ſino vr̄a honrra y vr̄a gloria, y la dilatacion y exaltacion de vr̄a ſancta ſe chatolica, y alumbrar algunna detantas almas, q̄ ſiendo hechura vr̄a ſe eſtan enlas tinieblas de la ynfidelidad tā oluidadas devos; con gran confiança ſe arroja en Vueſtras diuinas manos. Viuificad Señor eſta Vueſtra obra. Cōmunicad Vueſtro ſpiritu a aqueſtas palabras muertas, con que mueuā enciendan y viuifiquē almas tan frias tan ynſenſibles y muertas como lo eſtan las deſtos ynfieles en ſu infidelida[illegible]aſte ya (Señ[illegible]) el caſtigo q̄ tantos años ha hazeis en aqueſta gente, embiando tan innumerables almas al infierno. Iuſtiſſimo ſoys (Señor) y juſtiſſimos y la miſma yuſticia ſon tanbien vueſtros juicios: pero la miſericordia para los miſerablees eſ mas dulce q̄ la miſma miel. Deſta vsād ya (Señor) con aqueſta gēte Rieguen ya (mi Dios) aqueſta tierra tan ſeca de la gran China los [illegible]caudaloſiſſimos de ſangre precioſa q̄ de vr̄as llagas ſalierō [illegible]ēga ya (Señor) effecto en aqueſte Reyno vr̄a Sacratiſima muerte y paſion. Abrid los ojos a aqueſta gente de tan agudos entendimientos ; Moued ſus coraçones, q̄ tan en vr̄a mano eſtan: Afficionad ſus voluntades a la[illegible] coſas de vr̄a ſancta ſe que aqui les

les propōgo, para q̄ conosciendo os por ſu verdadero Dios y Señor, a ſolo vos busquen , amen, ypara q̄ tantos templos, y monaſterios de hombres y mugeres q̄ en ellos ſe encierran, y tantos hermitaños q̄ con tantos trabajos y aſperezas [illegible] los montes, apartados del cōmercio delos demas, ſiruiēdo [illegible]monio tan a coſta ſuya: ſalidos todos ellos deſte captiuerio y ēbaucamiento, ſe vnan y junten con noſotros en el apriſco de vr̄a ſancta yglesia , y juntos todos os alabemos yſiruamos, pues ſoys el Señor de todos que Viuis y Reynais enlos ſiglos de los ſiglos. Amen. ~

Nos el Pressidente y Oydores dela audiẽcia y chancilleria Real destas yslas philippinas a cuyo cargo esta elgouierno dellas.

Por quanto porparte del Padre Fray Thomas Mayor Religioso del Señor Sancto Domingo de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desta ciudad, ministro delos Sangleyes del pueblo de Binondoc, nos ha sido fecha Relacion que tiene compuesto vn libro, q̃ se intitula cathecismo y doctina christiana o simbolo dela fe, en lengua y caracteres de china, elqualesta corregido por Diego de leon Canonigo dela Sancta yglesia desta dicha ciudad, a quiẽ por nos fue cometida la correctiõ del dicho libro. y paraq [illegible] a copia del enestas yslas, para prouecho spiritual de los Sangleyes Christianos q̃ ay enellas, nos pidio licencia y facultad para ymprimir eldicho libro: atento aloqual por lapresente damos licencia aqualquier impresor desta ciudad, aquien el dicho Padre Fray Thomas Mayor señalare ydiere supoder, y no otro, pueda por el Original deldicho libro ymprimir y ymprima otros delmismo tenor y forma, poniendo antes desta licencia enlos dichos libros, elparescer y correction que por nro mãdado hizo eldicho Canonigo Diego de leon: y hazemos merced aldicho Padre Fray Thomas Mayor, paraq̃portiempo de seys Años pueda ymprimir y ymprima eldicho libro nombrando ympresor para ello, y cada cuerpo del libro enquadernado lepueda vender a ocho Reales ynoamas. ymandamos q̃ ninguna otra persona pueda ymprimir eldicho libro, pena de perder la dicha [illegible]sion que asi hiziere. ffecha en laciudad de manila adiez [illegible] Agosto [illegible] milyseiscientos y siete Años.

[illegible]ez. Ellicenciado Andres. El licenciado Manuel
de Alcaraz. de madridyLuna.

Por mandado de la Real Audiencia
Gaspar Aluarez.

Carta en que dedica el autor su obra, a Iesu Christo Redemptor y glorificador Nro.

Despues de muy bien considerado, hallo (señor) ser aquesta obra toda vra, por muchos titulos. Primeramente el acordar mis prelados mandarme emprender cosa tan devro seruicio por ser tan prouechosa paralas almas que en estas tierras tan remotas aũque redemidas con vra sangre no os conoscen; quien duda ser Inspiracion vra? Y El auerme yo atreuido a cosa tã desigual amis fuerças, quien no entendera ser por hauer melas vos dado yan mado a ello? pues si se m[illegible]alo q̃ el libro trata y contiene, por solo eso se podia llamar vro, y lo es: porq̃ en todo el no se pretende otra cosa sino dar a conocer a estas almas que solo vos (señor) sois su verdadero Dios su Criador Redẽptor y Glorificador, dignissimo de toda honra ygloria: y aquien solo Se deve la adoraciõ latria q̃ ellas (como ciegas enfin) dã a vras criaturas. Yporq̃ se hechase mas claramente de ver ser vra aquesta obra y lo q̃ gustauades della, haueis (señor) tenido tan gran cuydado siempre en [illegible]scerla, q̃ quando la visteis ya casi dexada, o, dexada de mi parte totalmẽte (como hombre flaco y miserable): Vos (q̃ como Dios eterno no soleys ni podeis dexar Imperfecto lo comẽçado) tomasteis tã apechos el quitar impedimentos y tropieços [illegible] lo que parescia ya imposible, o, alomenos difficultosissimo. allanasteis y facilitasteis detal manera: que el libro en[illegible] salido a luz acabado ya, aũque no tã perfecto: que no lleuara algunas faltas, que al pasar por mis manos sele habrá pegado. Estas perdonad vos (señor) como sumamente misericordioso, ycomo infinita mẽte sabio emendad ycorregidlas para que no impidã

Deque D Tho.[illegible] Q[illegible]

impidã

Dean y cabildo deste Arçobispado de Manila (sede
uacante) &. Por quanto por parte del Padre Fray Tho
mas Mayor de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destas Islas -
[illegible] se nos a fecho Relacion diciendo que el auia hecho
vn libro intitulado simbolo dela fe para lo imprimir, y por q
por nuestra comission y mandado han visto y examinado el di-
cho libro el canonigo Diego de leon cura desta sancta yglesia
metropolitana, y el Padre Fray Francisco de Herrera dela di-
cha orden de predicadores y lo han aprouado por ser vtil y pro
uechoso no solo para los chinos (en cuya lengua esta escrito)
que ya son Christiãos en la sancta fe catholica que professan, pe
ro para los infieles que vienen a estas yslas, y medio por donde
podrán venir al conoscimiento de vn solo Dios verdadero y de
los misterios de nuestra sancta fe catholica toda la gran China.
atento aloqual el dicho Padre Fray Thomas Mayor nos pidio
le mandassemos dar licencia para poder imprimir el dicho li-
bro. Por loqual por el tenor de la presente damos licencia al
susodicho para que pueda imprimir el dicho libro poniendo al
principio esta nuestra licencia y el parecer delos dichos Cano
nigo Diego de leon y fray Francisco de Herrera. en Manila a
die[illegible] del mes de Febrero de mil y seiscientos y siete años.

El dean. El Arcediano.

El chantre. Sanctia
go de castro.

Ante mi Pedro de Rojas.

Por

POr mandado y comission delos señores presidente y oydo
res de la Real audiẽcia y chãcilleria destas yslas philippinas
yo el canonigo Diego de leon cura desta ciudad de Ma
nila vi y examine con atencion y diligencia este libro [illegible]
cathecismo y doctrina xp̃iana o simbolo de la fe, en lengua y
letra china compuesto por el padre Fray Thomas Mayor dela
orden del señor Sancto Domingo, y halle ser muy catholico y
no contener error ni doctrina contraria a nuestra sancta fe ca
tholica y Religion xp̃iana, ãtes ser muy necessario vtil y prouec
hoso y lleno de sancta doctrina y erudicion para ẽseñar e ynstruir
no solo alos chinos ya xp̃ianos (en la sancta fe catholica que
professan) pero alos infiles q̃ vienen a estas yslas, y lo q̃ mas es
a ese mundo abreuiado dela gran china: lleuando copia y trasũp
to deste libro, por cuyo medio podran venir en conoscimien
to de vn solo Dios verdadero, y de los Misterios de nuestra -
sancta fe catholica, y dela necessidad que toda criatura huma
na tiene de seguirla y abraçarla para su saluacion, y lo q̃ les ym
porta dexar sus Ritos y falsos dioses, supersticiones y engaños
del demonio enemigo comun del genero humano todo loqual
trata admirablemente el autor desta obra. Y assi soi de parecer q̃
se le deue dar licencia para imprimir este dicho libro [illegible] muchas
gracias por lo hecho. y assi lo firme de mi nombre en Manila a
22. de Diziembre de 1606 años.

Diego de leon.



... Paci...
para que pueda ymp...
...es ... [illegible] nbolo delafe en lengua
...adre fray [illegible] che libro esta aprouado
...oc dnan... [illegible] ...o del partido de-
...na d... [illegible] pero que este libro
mucho prou... [illegible] ...e para los que de los-
baptizados, sino para los [illegible] ...eles que viuen en estas
...e viuen en su mismo Reyno. Y para q̃ cosa q̃ prome
... seruicio de nuestro señor tenga effecto y el Pa-
...omas Mayor tenga mayor merecimiento, leman
...le spiritu sancto y de sancta obediencia ponga la-
... para q̃ este libro salga aluz In nomine patris
...piritussancti Amen. Dada en nro Conuento de Mani
de Mayo de 1607.

Fr. Miguel de .S. Iacintho.
Prior prouincial.

...ado y Comission del Dean y cabildo (sedeua-
...desta Sancta Iglesia metropolitana de Manila
...mine este libro intitulado simbolo de la fe com
...ay Thomas Mayor de la Ordē de nuestro
...omingo, en lengua y caracteres dechina: en el
cosa [illegible] ra nuestra sanc... [illegible] e catholica antes toda la
que en el se contiene es muy sana y muy apropoito-
cōseguir el fin que cō el libro se pretende, que es el conos
...miēto de vn solo y verdadero Dios y dar de mano alos falsos y
... [illegible] esto enseña el autor con estilo elegan
... [illegible] ...mēte la verdad [illegible] a philoso-

 phia

phia cō que puedā conoscer y distinguir entre los verda...
sos bienes, entre la verdadera y falsa Religion: y no menos ...
prouecho alos nueuos Christianos confirmādolos mas en
por estar aqui explicados todos los misterios principales de
nuestra Sancta fe Catholica, y asi merece la licencia que pide
fecha en .S. Gabriel de Binondoc a 24 de Henero de 1607.

Fray francisco
de Herrera.

POR Mandado y comission del dean y cabildo (sedeua- cante) desta sancta Yglesia metropolitana [illegible] Manila, Vi y examine este libro intitulado simbolo de la fe y do- trina Christiana: que el Padre Fray Thomas Mayor de la or- den del señor Sancto Domingo compuso en lengua y letra chi na: y hallo ser muy catholico y sin cosa que contradiga a nue stra sancta fe, y buenas costumbres: antes muy necessario y prouechoso para por este medio enseñar alos [illegible] assi xpi anos como infieles al conoscimiento de vn solo y verdadero Dios y criador del cielo y de la tierra, y de los de ma... [illegible] de nuestra sancta fe, y lo que mas es de ... mar, que sin mas maestro que solo este libro, pueda en ese gran Reyno de chi- na entrar la noticia deste soberano y solo Dios y señor, y la so lida verdad de nuestra sancta fe catholica, y la [illegible] ...dad q̃ toda criatura humana tiene de seguir y guardar [illegible] cion: y assi soy de parecer se de la licencia q̃ se pide para i... llo, y las gracias al autor q̃ merece por ell... fecha en a 9. de Diziembre de 1606. años. ~

D...



... homas ...
... engua y letra China. ...
nuestra sancta fe cathol... con el libro
y prouechosa y mu... ...nto del ve...
de, que es que p... ...imhan ...
Dios y de la ley. E... ...a agor...
las tinieblas de la iuñc... ...mas de esta...
prouado con muchas raçones curiosamente puest...
alcançan por sola la lumbre de la Raçon, y demas ...
cion lata de todos los principales mysterios de nue...
gunos Martyrios de algunos Martyres señalados ...
dad de la fe pusieron sus vidas: contiene tam...
tacion de sus errores y de la falsa ley ... que viuen: to...
penetraran muy bien los q̃ leyeren este libro, por se...
agudos ingenios y grande capacidad, y asi mediante e...
diuino adeser de grandissimo fructo, al qual ...
medio para que se comience a predicar la fe e...
china, en el qual aun que ay diuersidad de len...
edad de las prouincias, pero este libro, no ...
en vna o otra prouincia sino en toda la china, ...
crito en caracteres Chinos que corren en tod...
me pa... ece que cõuiene que el dicho libro salga ...
ma, por que tengo por cierto que ades... ...
nuestro señor Dios y prouecho de muchisimas a...
gabri...l de Binondoc ... de Nouiembre ... 1606

Fray francisco
... Herrera

侯知有一位至灵之主宰[illegible]之[illegible]及也

○第二乃禽獸自知保身之事

乞禽獸之類有者善殺。有者善計。有者善走。有者善驚。知尋生路。以保其身。是故禽獸雖初生幼小。亦自知愛惜性命。雖種類不一。亦自知驚避仇敵。且覌夫小〻雞兒。見犬不驚。見猫則走。雞母見鷹鴨則不惧。見鴿梟則保護其兒。見烏雀見鴉不驚。見鶚



鶚則逃入叢林。羊羔見犬不驚。見虎則惧而知避。此事非止一二次之偶然。実亦〻之如是。驚其仇敵。害其群朋。知仇則惧之。知群則緊之。且禽獸甚多詭路。可保其生。如鹿則善驚。如兔則善走。善計者如鷓鴣。兒或遇人要擬拿之際。他則疾逃仰倒。以兩脚推汝敵身。抵掩人目。可、全其命矣。又如兔窟多

然後尋那軟嫩之草以為巢。又上善能打叠不致漏雨。巢中又鋪別鳥毛。使之溫軟。勿使鳥兒初生。而刺破其身。其鳥母伏巢。雌雄相代。可以求食。及至初出子之時。子幼不能食彼粗大之物。鳥母將可食之物先吞之。使其胃消化。必傾吐出與兒食之。此兒雖幼小。亦自有知覺。於將大便之時。亦自知皆行於巢邊以泄之。後來鳥母看見則啣出

巢

巢外。使勿污穢其巢。其鳥母亦自知保護其兒。或



有鳥為巢於土穴。若有蛇來要食其兒。那鳥母則飛遶哀鳴於上。為欲保愛其子故也。又兔母於養子之時。若欲出外求食。則知以草杜門。勿使獵者見而取子。又牛於帶子之時。若見虎來欲咬其子。則群牛皆圍子於其中。頭角向出。將以觸虎。已以保

全